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四號

復刊號

AQ/AE 74/0304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四號 總第四七九號（新第一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發行

不許轉載

編輯者 胡愈之 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尤佳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數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來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於文稿登出一月後如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為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定價表

每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冊數		一	十二	廿四
價目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	三元六角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二分	無	無
	香港澳門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國外	二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八角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一百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上等	圖畫內圖畫前後及首篇正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仁記路三十五號四樓「中國進口廣告公司」接洽（電話一六〇〇三）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冊籍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本期係特號零售每冊大洋三角

商務印書館

總館復業啟事

謹啟者、敝館總廠編譯所東方圖書館等於本年一月廿九日及二月一日、先後慘遭國難、被炸一空、不得已宣布將總館各機關暫時停業、從事善後、在停業期中、國內人士、無不同聲惋惜、函電紛馳、無慮千百、於慇懃慰問之外、備加積極奮勉之詞、盛意隆情、彌深感激、敝館自維、三十六年來對於吾國文化之促進、教育之發展、不無相當之貢獻、若因此頓挫、則不特無以副全國人士屬望之殷、亦且貽我華民族一蹶不振之誚、敝館既感國人策勵之誠、又覺自身負責之重、業已於本年八月一日先恢復上海發行所之業務、並在上海愛文義路及遼陽路分別設立小規模之製版及印刷工廠、藉以繼續其三十六年來貢獻我國文化教育之使命、尚望全國學術教育界中人鼎力提攜、熱忱愛護、俾敝館於巨劫之後、早復舊觀、得與吾國文化教育同其猛進、則受賜者豈特敝館而已、我國民族前途、實利賴之、謹佈區區、伏維

公鑒



為文化而奮鬥



為國難而犧牲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四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發行

東方畫報

刧後殘照（三色版）（一幅）
東方圖書館之浩刧（三色版）（一幅）
復興後之商務印書館（一幅）
為國難而犧牲（九幅）
廢止內戰（五幅）
航空救國（五幅）
東亞和平之威脅者（四幅）
如此滿洲國（五幅）
國聯調查團（四幅）
國內近事（四幅）
故宮古物（八幅）
美國總統選舉運動（四幅）
世界的婦女（四幅）
這為什麽（四幅）
這是什麽（四幅）
科學界珍聞（四幅）

卷頭語……王雲五（一）
商務印書館被燬紀略……何炳松（三）

東方論壇

本刊的新生……愈之（一一）
樂觀論與悲觀論……仲逸（一三）
國難與經濟……有心（一四）
東北關稅的移徵……作舟（一五）
英國自由主義的沒落……明養（一六）
絕食的矛盾性……仲逸（一七）
李頓報告書的分析和批評……胡愈之（一九）
印度的下賤等級與民族運動……江公懷（二七）
美國大總統競選之現勢及預測（美國通信）……張金鑑（三三）
美國民主黨候選總統羅斯福之生平……伯懇譯（三八）
最近德國政治之動向……樊仲雲（四一）
未來世界大戰論（三續）……武思茂譯（四九）
斯汀生主義的窮途……杜若譯（六六）
法西斯蒂主義之國際化……諒夫譯（六九）
一九三二上半年的世界經濟……嘯秋譯（七三）
散佈全世界的白俄……三立譯（七七）
蘇俄到底是什麽……塚寒譯（八一）
世界小諷刺（二十五幅）……（八六）
哲學中的主觀律與客觀律……亦英（八五）

現代智識階級的危機……哲生譯（八九）
風靡世界的爵士音樂……安娜譯（九五）
編者作者與讀者……（八九）
時事日誌……（九五）
附錄……（一一七）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關於非戰公約之演說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關於滿洲問題之演說
日「滿」議定書　日本外務省關於承認「滿洲國」之宣言　國民政府外交部爲
日本承認「滿洲國」致日本抗議書　國民政府外交部致九國公約簽字國照會　國
際聯合會調查團對於中日事件報告書節要

教育欄

憶教育雜誌……周予同（一）
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之先決問題……天行（五）
談談我國學校的訓育問題……趙廷爲（五）
現象學者謝勒爾的教育觀……蔣徑三（一四）
關於蘇俄教育新原理的檢討……范壽康（一〇）
奧國新教育哲學上之個人的和社會的教育原理……林仲達（二四）
國外教育雜訊……軼（二四）
▲美國——美國的博物館——美國文盲的統計　▲英國——英國私立學校的管理問題
今後的本欄……（二七）

婦女與家庭欄

婦女勞動之生物學的見解……金仲華（一）
目前中國之婚姻糾紛……孟如（六）
科學與住的問題之將來……少芳（九）
女性與生育的藝術……仲華（一三）
天空中的婦女……馬文元（一六）
女人與著作家……絡緯（一九）
美國當代女詩人米萊……華君（二四）
水國兒童的教育訓練談……伯衍（二七）
世界婦女新訊……愉（二九）
甘地英國女弟子被捕入獄——英國職業婦女的最近統計——北極探險中的唯一女子——巴拉圭婦女立誓救國——婦女與牙醫職業——波蘭女革命者去國——印度焚死孀婦的惡風——捷克婦女要求有墮胎之權利——募集新娘與招貢女工——曾祖母會——世界女子打字錦標

文藝欄

右第二章……終葵（一）
夜叉……施蟄存（九）
白鳥之歌……巴金（一七）
大地（三續）……宜閑譯（二七）

卷頭語

王雲五

東方雜誌復刊，胡愈之先生要我寫幾句卷頭語。但自從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以後，我格外覺得多說話不如多做事。而且關於本誌新生的旨趣，已由胡先生說得很透切；關於商務印書館被燬的情形，也由何炳松先生記得很詳細。我還有什麽話可說呢？

東方雜誌的停刊，是由於商務印書館的被燬；東方雜誌的復刊，也緊隨着商務印書館的復業。誰都知道在商務印書館被燬以至復業的程途中，我至少也算是掙扎得最苦的一個人。我為什麽這般的掙扎，這或者是許多人所想知道，卻沒有知道透切的。

為的是維持企業嗎？像商務印書館這樣企業，固然大有維持的必要；但我不過是其中一個很小的股東，而且和牠的關係也不算很久。為個人計，似乎不值得這般的掙扎；為事業計，似乎也還有更值得致力的地方。

為的是維持文化嗎？過去的商務印書館，對於文化事業固然有相當的貢獻；但是可為文化致力的地方也很多，不限於一個商務印書館；似乎也不值得把牠看做第二生命。

我所以不顧艱苦，不避嫌怨，力排萬難，把商務印書館恢復；並沒有什麽高遠的目的，祇是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商務印書館是中國人自辦比較有點規模的企業，覺着有些討厭，便首先把牠炸燬。我認為一打便倒，一倒便不會翻身，這是莫大的恥辱；所以極力要把牠扶起來。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為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圖書雜誌，多有提倡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亂覺着有些討厭，便趁勢一火把牠燒燼。我認為一燒便不能復興，也是莫大的恥辱；所以不獨要把各種舊出版物趕緊重印，而且對於新刊物也仍積極進行。試舉一例，日本帝國主義者於炸燬商務印書館後，藉口商務出版的教科書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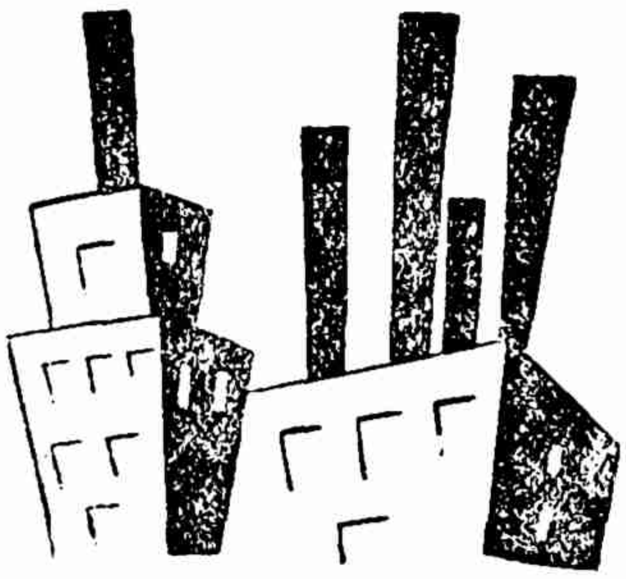
含排日教材;揣其意一方面似爲暴行辯護,一方面或亦以爲今後無如我何。但是商務印書館在刼後重印的各種教科書仍舊不止幾千萬册,而且每册都帶着一二八國難的創痕。東方雜誌的復刊,其意義也正是如此。

野草是愈燒愈盛的。我們的願望很奢;我們的力量卻很微。要達到我們的奢望,不能不賴各界的援助。

二十一,十,六。

介紹申報月刊

申報爲我國創造最早之日報,今年適屆六十周年,該報特創辦一種月刊,定名爲申報月刊,以資紀念。創刊號於七月十五出版,已出四期,茲將最近一期內容介紹於下:關於中日糾紛與東北問題之論著,有陳澤華之中日關係之未來展望,杜若之美國與東北問題,做知之東北問題與國聯,翁照垣之淞滬血戰回憶錄等文字。關於社會經濟之論著有陳長蘅之中國人口的三種壓迫與其解救方法,徐鈞溪之改革幣制與廢兩改元,孫懷仁之金本位之動搖,以及諸名家之農村問題講談會記錄等文字。關於國際政治方面,有朱偰之德國國家社會黨之政綱及其前途,董之學之美國各政黨之總統選舉運動,彬如之蘇俄之國防運動等文字。關於文藝方面則有徐訏之「心底一星」劇本,湯匡瀛之「地藏誕」創作等文字。其他尚有室內談瀛,新辭源,科學新聞,國內外大事記等軟性文字。按期並有時事漫畫二頁,影寫板畫報八頁,頗能引起讀者之興味也。



商務印書館被燬紀略

何炳松

本館經始於前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適當甲午中東戰役吾國失敗，列強劫盟，清政府變法圖強之際。創辦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諸人集資四千元在上海江西路賃屋三楹購置印機數架經營印刷事業，是爲本館創業之始。光緒二十四年遷於北京路，越五年始建印刷所於北福建路，設編譯所於唐家衖，設發行所於棋盤街。規模至是粗具。光緒三十年本館擇地上海閘北寶山路東建築大規模之總廠，佔地凡八十餘畝，爲總務處，印刷所，編譯所，尚公小學，以及日後另設之東方圖書館等所在地。復於棋盤街新建發行所。基礎至是益固。此後迭圖擴充，資本總額逐漸增至五百萬元。歷任總經理經理夏瑞芳，鮑咸昌，張元濟，王雲五，李宣龔，夏鵬諸人先後赴東西各國研究考察，以求公司具體之改進。設備日形充實，營業益有發展。

本館成立迄今已達三十六年。述其貢獻之犖犖大者計有四端：即教育教材之供給，中外名著之印行，實際教育文化事業之舉辦，國貨之提倡是。就教材之供給論，清季興學時則出版最新教科書，民國成立時則出版共和國教科書，國語運動興起時則出版新法教科書，學制改革時則出版新學制教科書，國民革命告成時則出版新時代教科書，最近國民政府頒布課程標準時則又出版基本教科書。無不適應潮流，風行全國。其他教育用品之由本館供給者約計全國總數百分之七十五之多。

其次本館深知出版事業關係我國文化前途甚鉅，故確定方針，一方發揚固有文化，一方介紹西洋文化，謀溝通中西以促進整個中國文化之光大。本館因此有中外名著之系統印行。我國名著之出版者有四部叢刊，續古逸叢書，續藏，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等，無不譽滿海內。藝術類名著則有宋人畫冊，石渠寶鑑，宋拓淳化閣帖等，亦無不精美絕倫。關於西方學術之介紹者則有漢譯世界名著，現代教育名著以及其他各科叢書。最近風行全國之萬有文庫尤爲國內唯一之鉅製，此外工具用

書如辭源，學生字典，教育大辭書以及人名，地名，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辭書，尤足應付吾國學術界之需要。定期刊物之有裨學術者有東方雜誌，學生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兒童世界，英語週刊等，讀者皆以萬計。綜計本館出版物至民國十九年止，已達八千餘種，一萬八千餘冊之多。

此外本館更出其餘力舉辦實際教育事業以謀貢獻於社會。已往者姑不具論，其較著者有由涵芬樓擴充而成之東方圖書館，培植同人子弟及閘北居民子女之尚公小學及幼稚園，以及學生普及全國之函授學社。本館並亦始終以提倡印刷上國貨之使用與製造爲宗旨。例如紙料石版鋼鐵之屬，無不儘先採用國產。至於鉛字，銅模，製版，及各種機械，油墨，膠棍等以及教育用品如儀器，模型，標本，文具等，亦無不自能製鑄。除自用外，並以廉價供給國人。

至於本館各種設備向極完善。其印刷機器之應有盡有，在遠東尤無其匹。機器重要者有滾筒機，膠版機，米利機，鉛版機，大號自動裝釘機，自動切書機，世界大號照相機等，總數達一千二百餘架之多，世人多稱本館爲東方文化之中心機關洵非過譽。

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晚十一時後，日本陸戰隊突然侵犯閘北，我十九路軍爲自衛計起而力抗。日軍志不得逞，遂於二十九日晨四時二十分開始用飛機多架由黃浦江中航空母艦上起飛，向閘北空際盤旋示威。至十時許接連向本館總廠擲下炸彈六枚。第一彈中印刷部，第二彈中棧房，當即爆裂發火。救火車因在戰區無法施救，祇得任其延燒。火起後日機復繼續擲彈，於是全廠皆火。濃烟彌漫天空。又因總廠紙類堆積甚多，延燒更易。廠中各種印刷機器全部燒燬。焚餘紙灰飛達十數里外，是日下午三時許全廠盡燬，唯火勢至五時許猶未全熄。據日本海軍大尉小田所記，是日日本實有水上飛機四架翱翔於閘北天空，皆攜有五百基羅格蘭姆炸彈多枚云。三月二日我軍因戰略關係西退守第二道防線，日軍隨於同日傍晚進佔閘北。直至五月二十三日方由我上海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正式收回云。本館總廠既被日機擲彈炸燬，在上海力抗日軍之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上海市長吳鐵城，國民政府委員孫科，李宗仁，陳友仁諸人皆通電指責日本炸燬本館爲「掠奪侵凌，」表示痛惜。上海市商會等各團體致電美國大總統胡佛稱日本軍隊猛攻華界，飛機擲彈放火，且將中國文化有關之商務印書館焚燬。古版圖書盡付一炬。請求主持公道，以强力制止日本暴行。蔡元培諸人亦代表中央研究院等電致國際聯合會國際文化合作委員會轉請國聯行政院迅採有效方法，制止此類破壞文化事業及人類進步之殘暴行爲。同時中外輿論界如大陸報，申報，大公報，時事新報等對於本館被燬亦無不備致惋惜之意。

三

不意本館總廠被燬後之四日，復有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被焚之事。當本館於前清光緒三十年購地於上海閘北寶山路建築新廠落成之日，本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即着手籌設圖書館，搜羅國內諸名家散出藏書，以供編譯參考之用，此即名著中外之涵芬樓之濫觴。此後二十餘年間蒐求未輟，即方志一門已得二千餘種。日本歐美名家撰述，暨歲出新書，積年藏弃，數亦非尠。本館鑒於國內文化進步之遲滯，世界潮流之日新，認爲有設立公開圖書館之必要，乃於民國十三年撥餘利十一萬餘兩在總廠對面寶山路西特建五層鋼骨水泥大廈一座，移涵芬樓舊藏圖書實之，名曰東方圖書館，同時並聘王雲五爲館長，總理館務。此爲東方圖書館由涵芬樓蛻化而出之情形也。

據本館統計，至民國二十年終止，實藏普通中文書二十六萬八千餘冊。外國文書東西文合計八萬餘冊，凡古今中外各科學術上必需參考書籍無不大致粗備。圖表照片五千餘種，內有羅馬教皇凡的康宮所藏明末唐王之太后王后王太子，及其司禮監太監皈依天主教上教皇書之影片，及中國古畫十餘軸，均張氏購入以供編輯考訂古代制度俗尙之用；此外如德英美諸國所出地質地圖，人體解剖圖，西洋歷史地圖，以及本館出版各種古畫油畫及照片之原底，尤爲不可勝數。

本館所藏善本書，可分舊四部各書，方志，及中外雜誌報章三大類，尤足珍貴。先就舊四部各書言，計有

經部	三五四種	二、九七三冊
史部	一、一一七種	一一、八二〇冊
子部	一、〇〇〇種	九、五五五冊
集部	一、二七四種	一〇、七三五冊

以上各書就版本言有如下表：

宋版	一二九種	二、五一四冊
元版	一七九種	三、一二四冊
明版	一、四四九種	一五、八三三冊
清版	一三八種	三、〇三七冊
抄本	一、四六〇種	七、七一二冊
批校本	二八八種	二、一二六冊
稿本	七一種	三五四冊
雜本	三一種	三八三冊

以上四部各版本書合計總數得三、七四五種，都三五、〇八三冊。其中有五千餘冊向寄存金城銀行庫中此外本館並購進揚州何氏藏書約共四萬餘冊，部別版本正在整理中。

本館善本室中除藏有上述涵芬樓舊四部各書外，並藏有全國各省府廳州縣志整套較國內任何圖書館所藏爲備茲爲備學人參考起見，特據本館紀錄詳列如後：

直隸省	二三〇種	一、七九八冊
盛京	二七種	一六〇冊

吉林省	三種	五八冊
黑龍江省	三種	一六冊
山東省	一九四種	一、五九七冊
江南省	一六〇種	一、二六八冊
山西省	一九二種	一、四〇八冊
河南省	一七二種	二、〇八四冊
安徽省	一一五種	一、四二一冊
江西省	二二一種	二、六二二冊
福建省	九五種	一、一九八冊
浙江省	一八八種	二、四六六冊
湖北省	一二二種	一、四六八冊
湖南省	一一九種	一、五二四冊
陝西省	一三三種	七七六冊
甘肅省	七七種	四五一冊
新疆省	一種	三〇冊
四川省	二二二種	一、七五四冊
廣東省	一五九種	一、四八一冊
廣西省	六七種	五七六冊
雲南省	九一種	一、〇一〇冊
貴州省	五〇種	五一六冊

以上凡二十二省得方志二、六四一種，二五、六八二冊；中有元本二種，明本一百三十九種。此中除省志齊全外，全國府廳州縣志應有二、〇八一種，本館已收一、七五三種，實已達全部百分之八十四。搜羅賅備，蔚成巨觀，國內殆無倫匹。

此外本館並藏有公元十五世紀前所印西洋古籍(Incunabala)多卷，為館長王雲五遊歷歐美時購歸，可稱珍品。

至本館所藏中外雜誌報章亦極完備，例如荷蘭出版之通報(Tung Pao)英國亞洲文會所出版之學報(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雜誌，皆為研究吾國國故者必讀之書，無不備有全份。此外又有福州及上海出版之教務雜誌(Chinese Rocordu)及香港出版久已絕版之中國彙報 (Chinese Re-pository) 哲學評論 (Philosophical Review) 愛丁堡評論(Edinburg Review)等雜誌全份，尤為難得珍本。本館所藏各種科學雜誌甚多，而以出版已達一百餘年之德國李比希化學雜誌(Liebig's Armclender Chemie und Pharmacie)初版全套，殆為遠東唯一孤本，最為名貴。至於本國出版之日報，如上海之時報，神州日報，民國日報，天津之大公報，益世報，以及清末光宣之際與京報並行之諭摺彙存，均藏有全份。上海之申報新聞報，該館所藏亦均各達三十餘年以上。本國雜誌之備有全份者，為著名之外交報，新民叢報及國聞週報，以及二十九年來本館自出之東方雜誌及其他雜誌。搜集保存，均非易事。以上普

通善本各書除圖表照片外，總數已達四六三・〇八三册之多。就吾人所知，吾國各公衆圖書館藏書之富，在當時殆以東方圖書館爲首。國人推爲我國東南圖書館巨擘，實非過譽。東方圖書館圖書布置既已就緒，乃於民國十五年正式公開展覽，各界人士赴該館閱覽者，據民國十九年統計一年中已達三萬六千餘人。民國十八年該館更添設兒童圖書館，民國二十年復設流通部，以達服務社會初旨。

至於本館之編譯所，原設寶山路東總廠中，民國十六年後移設東方圖書館後部餘屋。所中除分設各科編譯小組外，附設雜誌社十處，及函授學社五科。

四

當本館總廠被燬之日，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即已有人傳言因火焰沖過馬路，亦遭殃及。迨二月一日晨八時許，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又復起火。頃時火勢燎原，紙灰飛揚，直至傍晚，此巍峨璀璨之五層大廈方焚燬一空。東方圖書館三十年來繼續搜羅所得之巨量中外圖書，極大部分之舊四部各善本書，積累多年之全部中外雜誌報章，全套各省府廳州縣志，以及編譯所所藏各項參考書籍及文稿，至是盡化爲劫灰。

東方圖書館既被焚燬，國內外人士益形驚動。中央委員孫科，孔祥熙，吳鐵城等通電全國，謂日本對我國「交通文化教育機關輒付一炬」，既激同胞公憤，且失世界同情，應即一致奮起，共救危亡。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向兵士訓話時，對於文化機關之被燬亦極爲憤慨。南京重要文化團體及教育機關如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等，上海律師公會，各大學聯合會，中國著作者會，北平學術界中人胡適，蔣夢麟，丁文江，翁文灝，傅斯年，梅貽琦，袁同禮，陶孟和，任鴻雋，陳衡哲諸人，以及上海英美籍基督教傳教士百餘人，無不發表通電及宣言，認日軍以飛機擲彈炸燬全中國教育界所託命之商務印書館及其藏有多量無價典籍之東方圖書館爲慘無人道，應請全世界人民羣起制止其暴行。國民政府教育部自得本館及東方圖書館等被燬消息後，部長朱家驊，段錫朋先後專電慰問，表示痛憤。同時中外輿論又一再致其惋惜憤慨之意。大公報，大美晚報，及華北明星等無不各著長篇評論，表示憤慨。大公報，申報以及時事新報亦皆以東方圖書館收藏宏富，今茲遭劫，至堪痛惜爲言。

五

本館總廠，及編譯所，東方圖書館，尚公小學等既被日機抛彈縱火，全部焚燬，損失重大。乃於二月中旬備文分呈中央及上海黨政各機關，並函致上海各實業團體，請求迅向日本提出嚴重抗議，並聲明保留賠償損失要求。三月上旬，戰事停止後，本館始得派人前往閘北視察。據其報告所云：本館總廠中第一第二兩印刷所爲兩層樓長屋兩大排，中有機器數百架，爲本館主要印刷部分，均與房屋同歸於盡。第三印刷所爲

三層大廈，係墨色石印部分，英文排版部亦在其中，均焚燬無餘，第四印刷所為四層大廈，二三兩層置彩印精印機器數十架，上層為全公司總務處所在地，下層為營業部所在地，均付一炬。其他如標本模型製造部，製油墨部，以及三層大廈置有裝切機器數十架之裝切部等，亦無不全燬。又書籍及紙張等棧房之大廈及所存書籍紙張，均焚燬一空，紙灰深可沒膝。儀器文具等棧房亦如之。藏版部係三層巨廈，被焚後所藏銅鋅鉛等版，均溶成流質，溢出牆外，凝成片塊。他如儲電房，自來水塔，木工部，出版科，寄售股等房屋，無不燒成瓦礫之場。其殘留者，僅機器修理部，澆版部及療病房數處而已。至於總廠以外之東方圖書館，編譯所及其附設之各雜誌社，函授學社，尚公小學，以及廠外書棧房等，均僅餘斷壁頹垣與紙灰瓦礫云云。嗣經本館當局詳加查勘之後，當即於三月中旬依據實在情形，將全部損失數目造具清冊，呈報政府，茲將本館所報數目列左：

一、總廠

(甲)房屋

子、總務處　一七〇、二八〇元

丑、印刷所

1印刷部　三七八、〇三一元

2棧房　一三九、二三四元

3木匠房等　五、七九六元

4儲電室　二一、九五三元

5自來水塔　一一、四二九元

寅、家慶里住宅　七、二〇〇元

(乙)機器工具（包有滾筒機，米利機，膠版機，鉛版機，大號自動裝訂機，自動切書機，世界大號照相機等。）　二、八七三、七一〇元

(丙)圖版　一、〇一五、二四二元

(丁)存貨

子、書籍

1本版書　四、九八二、九六五元

2原版西書　八一八、一九七元

丑、儀器文具　七七一、五七九元

寅、鉛件　一九、八〇七元

卯、機件　六、二〇七元

(戊)紙張原料

子、紙張　七七六、一〇〇元

丑、原料　三一一、二〇〇元

(己)未了品　二七五、〇〇〇元

(庚)生財修裝

子、總務處　一二、五二三元

丑、印刷所　八二、一〇五元

寅、研究所　五二五元

(辛)寄售書籍　五〇〇、〇〇〇元

(壬)寄存書籍字畫　一〇〇、〇〇〇元

二、編譯所

(甲)房屋在東方圖書館下層，已列入東方圖書館損失數內不另計價。

(乙)圖書

子、中文　二、五〇〇部　三、五〇〇元

丑、外國文　五、二五〇冊　五二、五〇〇元

寅、圖表　一七、五〇〇元

卯、目錄卡片　四、〇〇〇元

(丙)稿件

子、書稿　四一五、七四二元

丑、字典單頁　一、〇〇〇、〇〇〇張　二〇〇、〇〇〇元

寅、圖稿　一〇、〇〇〇元

(丁)生財裝修　二四、八五〇元

三、東方圖書館

(甲)房屋　九六、〇〇〇元

(乙)書籍

子、普通書

1中文　二六八、〇〇〇冊　一五四、〇〇〇元

2外國文　八〇、〇〇〇冊　六四〇、〇〇〇元

3圖表照片　五、〇〇〇冊　五〇、〇〇〇元

丑、善本書

1經部　二七四種　二、三六四冊

2史部　九九六種　一〇、二〇一冊

3子部　八七六種　八、四三八冊

4集部　一、〇五七種　八、七一〇冊

5購進何氏善本約四〇、〇〇〇冊

（以上1至5）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6方志　二、六四一部，二五、六八二冊　一〇〇、〇〇〇元

7中外雜誌報章　四〇、〇〇〇冊　二〇〇、〇〇〇元

寅、目錄卡片　四〇〇、〇〇〇張　八、〇〇〇元

(丙)生財裝修　二八、二一〇元

四、尚公小學

(甲)校舍

子、小學部　一九、一〇九元

丑、幼稚園部　一〇、〇〇〇元

(乙)圖書儀器及教具　一二、〇〇〇元

(丙)生財裝修　六、〇〇〇元

以上共計一六、三三〇、五〇四元

萬有文庫本

百科小叢書

本叢書前後已出二百數十種、每一問題成一專冊。執筆者均爲知名之學者、用極其淺顯的文字、和饒有興趣的方法、介紹各種科學上必要的知識。定價特廉、最便一般閱讀之用。茲當萬有文庫發售單行本時、特就本叢書新出各種中擇要列左、以供選讀。

商務印書館發行

▲哲學心理學

哲學淺說	李石岑	三角
哲學與現代思想	張銘鼎	二角
孔子	江恆源	五角
墨子	錢穆	三角
諸子概論	陳柱	五角
朱熹	周予同	四角
王守仁	錢穆	四角
亞理斯多德	范壽康	三角五分
心理學概論	高覺敷	二角
行爲學的基礎	郭任遠	二角五分
動物心理學	周太玄	三角

▲社會科學

政治學	張慰慈	三角
國家	樓桐孫	三角五分
憲法	張慰慈	二角
政黨	彭學沛	三角
各國民權運動史	黃之學	四角
孫中山先生傳	胡去非	五角
王安石	柯敦伯	七角
工業經濟	彭維基等	三角五分
商業政策	李權時	二角五分
中國國際貿易小史	侯厚培	三角
中國教育史略	黃炎培	五角
義務教育	袁希濤	三角
福勒伯爾	姜琦	二角

▲自然科學

科學概論	鄭太朴	二角五分
中國算學小史	李儼	四角五分
天體物理學	周昌壽	四角
地球	周太玄	三角
日球與月球	[illegible]	二角五分
地質學淺說	周太玄	二角五分
物理學小史	鄭太朴	四角五分
電子論淺說	陳章	二角
有機化學概要	饒貞文	五角
物理化學大綱	伍況甫	四角五分
膠質化學概論	許炳熙	二角
溫度計與高熱計	謝龍[illegible]	四角
顯微鏡	賈[illegible]年	二角五分
留聲機	江鐵	三角
攝影術	曹元宇	四角
飛機	周昌壽	四角
生物學淺說	周太玄	二角五分
壽命	費鴻年	三角五分
膦	周太玄	三角
衛生要義	俞鳳賓等	三角
中藥淺說	丁福保	三角
西藥淺說	程瀚章	三角
植物學小史	胡先驌	四角
動物地理學	劉虎如	四角
動物分類學	王修	四角
達爾文	馬君武	三角

▲農學

農藝	[illegible]希庠	四角
重要作物	[illegible]啓宇	四角五分
畜牧	王修	四角

▲文藝

中國文字之原及變遷	吳貫因	二角五分
漢魏六朝文學	陳鍾凡	三角五分
唐代文學	胡樸安等	二角五分
宋代文學	呂思勉	三角五分
清代文學	張宗祥	二角五分
印度文學	許地山	四角五分
日本文學	謝六逸	五角
德意志文學	余祥森	三角
屈原 宋玉	陸侃如	二角五分
莎士比亞	周越然	二角五分
哥德	黎青主	二角
莫里哀	楊潤餘	二角五分
中國戲學概說	[illegible]宗元	二角
中國音樂小史	許之衡	五角
音樂通論	黎青主	三角五分

▲史地

中外交通小史	向達	四角
新興國	胡煥之	二角五分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	四角

◆萬有文庫單行本總數凡五百九十種另印目錄贈閱◆

東方論壇

本刊的新生

經過了一二八慘痛的事變，經過了日本帝國主義重砲與轟炸機的摧毀，經過了敵軍琉璜彈連天不絕的焚燒，東方雜誌從那殘破淒惻的灰燼瓦礫堆中竭力地掙扎着，現在居然又得和親愛的讀者們相見了。

一二八事變中日本帝國主義所加於商務印書館的物質的精神的損害，在本期裏王雲五何炳松兩先生已有所論述。讀者們揭開了本期的封面，就會看到那些慘酷的紀念照片，表現了帝國主義的橫暴獸行和鉅大的破壞力。這些照片也許將在讀者們的腦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慘痛印象罷！一年來日本帝國主義向東北與上海武力進攻，整個的中國民族，遭遇了歷史上希有的大犧牲，在這鉅大的民族犧牲中，商務印書館所受的一部分損害，實等於滄海一粟。要是拿歷年來帝國主義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上所加於民族全體的危害，總算一下，那麼本刊這次因國難而遭受的損失，又算得什麼！常言道：『多難興邦。』國難不一定就算是災害。只要經過了患難能加倍振作，經過了破壞能努力重建，經過了屈辱能發憤報復，經過了高壓能奮力抵抗，民族前途決不會沒有希望的。從兵燹後的灰燼瓦礫中竭力掙扎，重新振作，創造本刊的新生，創造民族的新生，這是本誌復刊的一點小小的——也許是過分誇大的——願望。

我們十二分地明白，欲求民族的新生，單靠了筆頭和紙頭，是不中用的。慕沙里尼說：『砲聲更響於言辭。』我們是生在『槍桿兒』的時代，不是『筆桿兒』的時代。近數十年來政治的經驗告訴我們，外交公

文敵不過飛機大砲，理論宣傳敵不過實力鬭爭。難道我們以前上當還不夠，現在還能再相信可以單靠了文字來「救國」嗎？

不但我們不相信可以單靠了文字救國，連文字這東西根本有什麼用，我們都開始懷疑着了。近年來內憂外患的狂波怒濤把我們這一輩子，這些握筆桿兒的怯弱的書生們，都震撼得站不住脚了。大家已開始覺得文字是浪費而沒有用的。假如我們不能丟開筆桿兒去拿槍桿兒，那麼我們只有沉淪和沒落的份兒，這大概是目前智識分子同有的感想罷。

但是單靠文字救國，固然不對，如絕對否認文字的力量，也只有一半眞理。我們已脫離了原始的簡單的生活時代。現代的民族鬭爭和社會鬭爭，都用着非常複雜的方式，沒有文字和理論來作指導，斷沒有決勝的把握。這好比近代的戰爭固然必須有英勇的士兵隊伍，但同時也省不了機智的參謀本部。參謀離開了士兵固然不能作戰，而沒有參謀的軍隊，也便等於烏合之衆。假如以前文字的工作，不能發生効力，這是因爲文字和現實離得太遠了。中國的智識分子，沿襲了士大夫的習慣，喜歡站在雲端中，說些不關痛癢的話。這些離開現實的文字，誠然是浪費而無用的。但是分析現實，指導現實的文字，卻在民族社會鬭爭中有他的重要的使命。所以我們不必咒咀筆桿兒，頌讚槍桿兒。現在所必要的，是筆桿不離開槍桿，槍桿不離開筆桿。

拿筆桿的智識者，如果能夠用着拿槍桿的精神，捨身到現實中間去，時刻不離現實，我想除了懦怯以外，決沒有自悲「沒落」的理由。

以文字作分析現實，指導現實的工具，以文字作民族鬭爭社會鬭爭的利器，我們將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國智識者的新生。我們不敢相信一定可以達到我們的標的，但是能做到幾分，我們就做幾分。（愈之）

樂觀論與悲觀論

對於應付國難的方法，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一派是樂觀論者，一派是悲觀論者：這是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面提出的名辭。樂觀論者相信一切國際公約和條約，都有法律的道德的制裁力，國際聯盟和美國至少總得說幾句公道話。日本雖然有强大的武力，但在道德輿論方面已陷於孤立地位，所以中國不必灰心失望。反之，悲觀論者，則以爲一切和平公約，本來就只是帝國主義玩的把戲，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主持公道正義，所以中國不能依賴國聯或英國撐腰，除了自己奮力抵抗以外，只有亡國這一條路。

九一八以後，我們的政府，就是第一個樂觀論者。國民政府和出席日內瓦的中國代表，幾次對內對外聲明，中國完全信賴國際聯盟，並且相信國際聯盟可以有一個辦法。張學良不抵抗日本軍隊，並不是甘心放棄東北，只因爲武力抵抗無用，倒不如憑藉國際勢力使日本退兵，所

以他也是一個樂觀論者。反之東北義勇軍，上海抗日的十九路軍，以及許多民衆團體卻是悲觀論者。因爲他們明知中國武力萬不能抗日，但因爲國際勢力更不可靠，所以只有孤注一擲，以顧全民族的顏面。我們很明白地看出這一年來中國各地「人自爲戰」的抗日鬬爭，多少都帶着英勇的悲劇意味。因爲誰都不相信有十二分把握，不過因國際環境實逼處此，故不得已而爲之。

但是事實存在着，十九路軍的奮勇禦敵，東北義勇軍的紮硬柴，打死仗，到底替民族爭得了無窮光榮，替民族留下了一線生命。至少是培養了中國民族的自信力。就這一點說，悲觀論者的態度反是積極的。至於一般樂觀論者也未嘗不明白條約無用，國際勢力不足恃，但因爲不相信自己有什麼實力，所以只好倚賴國際。所以他們的根本態度卻是消極的。

樂觀論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於當前的國難問題，沒有一個自發的確定的立場，所以只好永遠跟隨着國際情勢時刻轉變着。譬如九一八事變初起時，中國便可立即提出九國公約，但當時因爲美國態度暗昧不明，所以中國不敢提出，以致坐失時機。又如中國在國際聯盟本來早就可以援引公約第十五條，請國聯調處，但因顧慮國聯難以下台，所以最初只援引第十一條空洞的條文，向國聯請求。直到滬戰後，調查團業已出發，中國代表方再提出第十五條，這中間也錯失了許多機會。這都因爲對國際過分樂觀的緣故。最近日本承認僞國雖與樂觀論者以重大打擊，但史汀生的非戰公約演說，卻彷彿又在替樂觀論張目。尤其最近因歐洲問題發生變化，美參議員李德赴法，傳聞美國對於遠東外交，有與英法合作的可能。樂觀者更多以此自慰。但在實際上，美國和英法的妥協能否告成，是一個大問題。即使成功，英法或可在國聯中取有利於我國的態度，但陷於孤立地位的俄德，意必然和日本打成一片。日俄接近的結果，將使東省永不再爲我有。美國和英法因地理上距離太遠，一定不能加以干涉。所以樂觀論者雖一時樂觀，最後仍不免要失望的。

我們相信一個民族至少當有自信力，方能圖存。民族有了自信力，便可以產出民族生存鬬爭的決心，而不必倚賴國際局勢而轉移。所以對外一味的樂觀，實不足取，反之對外悲觀論，卻有其存在的價值。（仲逸）

國難與經濟

當軍人忙於征伐，政客忙於奔走，人民苦於無飯可吃，外來帝國主義壓力快要消滅民族生存的時光，還有一班理論與實際的經濟學家來思索國民經濟問題——我的意思是指中國經濟學社諸人肯把第九屆年會獻給國難與經濟之嚴重題目的討論——這未嘗不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直到起草本短評時，作者尚未能一一遍讀諸專家的論

文，但就報紙所得到的看來已經有了一點感想。

到會宣讀論文諸人均能注意到發展生產為今後救亡的要圖，這是一件可以慶幸的事。例如張公權先生在舉出許多關於中外貿易的統計數字後，便下這個結論：『照這個情形不想辦法，人民一定弄到將少些積蓄如數消耗，以易其衣食必需之品，終至於人人變為赤貧，結果唯有減低生活，衣服如襤褸，飲食如禽獸，庶可談國際貿易出入相抵。試問人民到這個地步還講些什麼自立自衞，還講些什麼抵抗到底？只有奄奄一息，坐而待斃而已。』這個觀察是對的，亦可說是國難所給與一般人的新覺悟。

關於補救辦法，各專家所提出的零碎意見很多，要其根本前提，倒不外乎依今法程序維持並扶助生產機關，使工商業得遂其自然的發展。把各專家各種具體建議之要言之，則有如何浩若先生所提出工業化商業資本和恢復固有的農村經濟之二點。若以張公權先生之語表之，則為『恢復農村使農產不再減少』與『努力建設新經濟單位，以造成國民獨立的適應的經濟生活促進生產資金的增加。』

我們對於中國現階段經濟危機的認識大體是和各專家相同的。我們以為中國除發展生產，使人民的物質生活得到更好的保障而外，別無其他救亡之道。不過大家有須注意者在資本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即使各地生產機關能夠得到相當的法律保障與政府的扶助，（這已經是萬分危險的假定）本國的工農業仍不能遂其自然的發展，蓋農業的發展，在目下農作技術進步的情形下，不能不和工業發展互生密切的關係，而目下操於我們手中的最有效的保障新興工業的武器無過於不完整的關稅權。這不完整的關稅權即使能夠於最短時期內變為完整，亦不能發生極偉大的保護新興民族工業的偉大作用，因為諸工業國經濟外向發展，早由商品輸出進到資本輸出的階段，高關稅只能在某種範圍內，——即限於國民的需要品能由本國生產機關供給者，——抵制外國商品的輸入，卻完全不能防止外國資本的輸入。而依馬關條約，及各國最惠條款，外資可以自由輸入中國內地開辦工廠，經營生易。當外資在中國內部發生作用時，其所受中國稅關的保護，與本國商業資本流於工業方面者一樣。在此場合由內地破產而集中於外國勢力掩護下的通商大埠的商業資本，很難流入工業的孔道，如果我們沒有得到比較高關稅更能抵抗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武器，便高談促進生產資金的增加，或工業化商業資本，結果必定會造成中國工業的外國資本化的局面。此局面的造成未嘗不可為本國人民多謀一些職業，但中國人民的勞動剩餘將盡數流到外國資產階級的荷包裏，而民族資產階級所能分沾的澤潤不過是一些買辦者的經手費而已，這又未免與國難期中的經濟討論所抱造成獨立適應國民經濟生活的宗旨發生根本矛盾，至於恢復固有的農村經濟更說不成話。蓋所謂舊有農村經濟一名詞所包括的意義，不外乎農村的舊有組織，與舊有的農作技術。舊有的農村組織已被外國的資本力，與由外國資本力的

侵入而發起的社會變革所壓碎，舊有的農作技術亦因科學與機器的輸入，正在那裏開始沒落。雖然有許多人夢想自足自給的封建黃金時代的復活，其奈客觀條件不許可何？所以我們以爲促進生產，固爲應付國難之唯一持久手段，但促進個人主義的生產，則只有增加國難，而不會消滅國難的。（有心）

東北關稅的移徵

當日本政府對於他一手所造成的「滿洲國」加以所謂正式承認後的第二天，僞滿洲國卽發表了一篇宣告東北海關獨立的聲明書，電告國聯事務局及各國政府。聲明書的概略說，「滿洲國」政府今後關於關稅及通商航海關係，視中華民國爲外國，九月二十五日以後，從「滿洲國」由陸路或海路進出貨品，照現行稅率課賦輸出入稅，並否認中國政府所發給的噸稅完納證書及內水航行許可證。我政府針對着僞滿洲國的海關獨立，也就決定從九月二十五日起實行早經決議的東北海關封鎖政策，卽移地徵稅辦法。這辦法的要點，凡由各地或外洋運赴東北的貨物，一律按照海關稅則，由經過各關徵收進出口稅各一次。就是說東北各關的進出口稅，歸我國管轄的各關來徵收。

「滿洲國」攫奪東北關稅，實際上自三月二十八日起已經開始。但現在的聲明，則不但表明爲我國稅關制度的分立，且進一步宣告東北成立一個獨立國的稅關制度，與中國稅關相對立了。

政府對於「滿洲國」攫奪關稅後的對付辦法，只是照例提出抗議。六月二十六日外部將抗議書送駐京日領館，謂東北截收稅款，將使中國對外各種借款發生危險，釀成上述事端，全係日本主使，日政府應嚴重注意並負擔已成事實的一切責任。日外務省卻說得乾脆，『此爲中國政府與「滿洲國」政府間的問題，與日本無關。』同時外長羅文幹與財長宋子文商定一個辦法：第一步提嚴重抗議；第二步若抗議無效，決實行封鎖政策。這辦法是商定了，中間復經中政會議的通過，愼重的會商與修正，但結果僞滿洲國卻先我宣布了東北海關獨立。

現在我國移地徵稅辦法已與僞滿洲國的海關獨立制同日實行了。據申報二十五日南京專電所載：『國際方面對此，並無反對表示，因各國在東三省之商業，除日本外，英美法俄等國投資極微，東北商人因日本强佔東省後，秩序混亂，多相率停業，所存無幾，對此種辦法，當能概予遵從。』在對日關係，同日上海每日新聞說：『因東北海關封鎖，故本埠對滿輸出入貨物，驟形減少，大連汽船等，或將大受打擊。』又據上海海關負責人員宣稱：『江海關已依照移地徵稅辦法，實行徵收東三省各口岸關稅，目前進行異常順利，並無何種困難。』由以上各方面看來，移地徵稅的計劃，已顯有成功的希望了。

但是對於這問題卻有兩點不能加以忽視：第一，此後我國或外國在各口岸運往東北的貨物，既已由各關代徵東北入口稅，運抵東北後，

又須依照僞國新稅率完納東北入口稅；同樣，在東北已經完納出口稅的貨物，運抵我國各口岸，仍又須補納東北的出口稅。在這二重課稅的重壓之下，內地或外國轉運的貨物，勢必大受打擊。但是外貨可以改口裝運，且爲數亦微。外貨中的日貨，受打擊者僅爲在中國製造輸往的一部分。移地徵稅後，最受影響者，勢必仍爲我國商人。政府以爲失之東北者，可以收效於移徵，在事實上恐未必這樣簡易吧。第二，東北各關，雖被攫奪，而以關稅爲擔保的外債賠款，我政府爲維持國際信用計，仍全數照付。在政府未實行移徵之前，以東北稅收作抵部份的外債及賠款，沒有按照比例扣撥，仍請解本息，我國人民已受了很大賠累。實行移徵以後，我政府就財政上打算，雖可補彌一時，但對於貿易前途及人民負擔諸問題，卻也不能不兼籌並顧罷。

中國對外交涉，向來只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不作根本解決。僞國刼奪郵政，我國方封鎖郵政，僞國刼奪海關，我國方封鎖海關。挖東牆，補西壁，實是勞而無功。東北領土主權一日未收回，則這些枝節問題，永不能得滿意的解決。我們並不反對封鎖海關郵政，但是收回失地，討伐僞國，應該比這些更重要，希望政府不要因爲專心注意這些小問題，而把整個前提忘卻了。（作舟）

英國自由主義的沒落

英國又鬧了一回政潮。國民內閣的三個閣員，斯諾登，薩謬爾，與辛克萊都提出辭職了，新的閣員業已任定，閣潮似已安然地過去了。斯諾登的辭職，是因爲哇太華帝國會議的結果，採取了極端的保護關稅政策。哇太華會議於八月間閉幕，簽定了十二種帝國協定，規定不列顛帝國的對外貿易採取保護政策，在英國與各屬地間則採優惠待遇辦法，保守黨的帝國內部自由貿易主張，得到了極大的勝利。鮑爾溫輩興高彩烈的回到倫敦，而所謂自由貿易主義者卻開始表示不滿了。

不列顛帝國的發展前曾到了最高的頂點，但自此以後，昔日的光榮就漸漸的過去了。所有海外市場都給新興的美國奪去，世界的金融中心，也從倫敦移到紐約，大英帝國的運命，已受了新大陸金圓外交的威脅。爲從新興的美帝國主義手中奪回世界市場的領導權，並以挽救不列顛帝國主義衰弱的命運起見，保守黨主張採取保護政策，對外國輸入貨物課以重稅，但在大不列顛帝國內的各部分間，卻採取優惠稅制，仍舊保留着自由貿易的精神，這是所謂帝國自由貿易派（Empire Free Trader），以新聞大王皮佛白羅克（Beaverbrook）爲首領。這種運動的開始雖然很久，但直至今年哇太華會議閉幕後，方得到大體的實現。

此次斯諾登攻擊哇太華協定的理由，以爲此項協定於帝國統一非惟無益而且有害，中央所畀予各屬地之利益較所得者爲多，糧食

與原料之課稅，將使英國工人及其工業前途受重大之影響。此項理由之能言之成理與否，我們不去管他，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在去年所謂舉國一致內閣成立時，自由貿易政策早已棄如敝屣了，那時漢德森領導下工黨之對麥唐納與斯諾登輩的攻擊就是用這些理由的！斯諾登在其辭職宣言中，說哇太華會議的結果，使國民內閣變成為保守黨的內閣，殊不知國民內閣在其成立時，就根本是一個保守黨的內閣了！所以斯諾登輩這次的辭職於英國的國民內閣——不，保守黨內閣——的前途，暫時應該不發生多大的影響罷。（明養）

絕食的矛盾性

在這全世界經濟蕭條的年頭兒，無論中國外國，到處都有「喫飯難」之嘆。雖然我們還有着幾個大天喫飽飯的大胖子，作點綴品，可是餓飯的人究竟多於喫飯的。可是說也不信，現在卻還有些人自動絕食，有了飯不喫。這自動地不喫飯，竟成了一時的風氣。

單就最近的幾件事來說罷。上海三友實業社的工人，絕食要求廠主復工。因患危害民國罪被捕的牛蘭夫婦，因法庭不准許移滬審問，便實行不喫飯。去年我們更從報上知道，一位北方某大學的教授，因請求政府出兵抗日，實行絕食。最近印度的怪雄甘地，又鬧了一次著名的絕食事件。三友廠的工人和牛蘭夫婦，有好多天不喫飯，但是後來我們知道，他們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卻又開始喫飯了。北方某大學教授那一回事，我們不知道後文如何。只有這次甘地的絕食，卻得到了勝利的結果，所以我們單就這一件事實來說一說。

甘地因為英國政府頒布印度地方選舉制度，使低賤等級分別選舉，藉以破壞印度民族運動的聯合戰線，所以甘地在獄中絕食，要求取銷此種分別選舉制。到了最後，英政府方纔允許低賤等級與其他印度選民混合選舉，甘地的要求達到目的，方纔停止絕食。在這個消息傳出那一天，上海英文泰姆士報的廣告牌，標着『英國叩頭甘地喫飯』(Britain bows, Gandhi eats)的大字標題。原來不喫飯可以叫世界第一等的帝國主議叩頭，帝國主義叩頭了，甘地方纔喫飯。不喫飯之時義大矣哉！

本來絕食是一種弱者反抗強者的武器，和中國忠臣烈士所謂「失節事大，餓死事小」的意義不同。但絕食何以能當作武器？甘地絕食何以能使英政府叩頭？這就因為絕食暴露了統治者的矛盾性。因為統治者一方面用武力及片面的法律制裁謀鞏固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則必須用正義，人道，來作鎮壓人心的工具，弱者自動絕食，使揭破了強者所用以作掩護的正義人道的面具，所以對於強者是一種有效的打擊。甘地在印度是宗教信仰與民族運動的領袖，甘地一旦餓死，英國政府便在印度人面前，赤裸裸暴露其不人道與殘暴的真面目。結果必然地引起印度民族的極大的反抗。為避免自身地位的動搖，帝國主義

就不得不向奄奄待斃的甘地叩頭了。

假如甘地的不喫飯應該由麥唐納負責，則自英國統治印度以來，印度三萬二千萬人民陷於饑餓或半饑餓狀態，似乎更應該由不列顛政府負責。印度在英國人的統治下，窮荒已到了極頂，據英國人方面的統計，印度在十九世紀後半一八五四至一八六七年的幾次大饑荒中，單在阿里塞（Orisa）一省中，餓死的達一百餘萬人。在一八七三至一八九九年幾次連續的大饑荒中受災的二千六百萬人，餓死的達二百萬人以上。印度的農民，一般都生活在半餓狀態中，據前般加利省長哀里歐德勳爵（Sir Ch. Elliott）說，印度人民每日不能喫一頓飯的，在四千萬以上，全印度人口中營養不足的約佔三分之二。這幾萬萬饑餓及半饑餓的印度人民，並不像甘地那樣，有了飯而不喫，只是因爲受英國統治者的搾取剝削，所以不能喫一頓飽飯。所以英國對於印度全體人民饑餓所負的責任，比牠對於甘地個人絕食所負的責任，不是更大上幾千萬倍嗎？



但是麥唐納以爲可讓印度三萬餘萬人民逐漸枵餓至死，卻不能讓甘地一個人餓死。這就充分地暴露了帝國主義統治者矛盾的本質。

如果麥唐納相信只要暫時保全甘地的瘦弱的生命，把他幽閉在葉洛夫達監獄中，便讓一切印度人都逐漸餓斃，也沒有什麼要緊。大英帝國的統治依然可以「萬世萬萬世」。那他便是完全錯誤了。全體印度人民的長期饑餓，對於英帝國統治地位的危險性，要比甘地絕食更大到無數倍。要是在英國統治下印度三萬二千萬人民——不僅是甘地一人——全有飽飯喫了，那時英國便不必怕甘地絕食。不然，待到全民族都要餓死而不得不反抗時，帝國主義的統治者，即使想對印度人叩頭，怕也已不及。（仲逸）

李頓報告書的分析和批評

胡愈之

一

國際聯盟對於中日事件的調查團報告書（因李頓為調查團主席，故又簡稱「李頓報告書」）已於十月二日在日內瓦南京東京三地同時發表了。到本文下筆時止我們還不能得到這巨帙的報告書全文，但從外交部所發表的報告書緒論及第一至第八章的節要以及第九第十章的全文我們已經充分認識了報告書的幾個要點和調查團所建議解決方案的全部。就這報告書所陳述事件的重要，牽涉範圍的廣泛，調查經過的艱難，編成卷帙的浩繁，這報告書不僅是中日事件中最重要的文件，而且將成為國際聯盟成立以來最著名文獻之一，這是沒有疑問的。

據報告書緒言所載，調查團係本去年十二月十日的國聯行政院決議以行使其職務。在當時中國只提出國聯盟約第十一條向國聯要求，本年二月十二日中國代表雖又依盟約第十五條提出要求，但已在調查團出發之後。因此這次發表的報告書不能認為依盟約第十五條所編製的調查報告書。將來國際聯盟是否將以此報告書作為解決中日爭議的基礎，尚有待於大會或行政院的決定。但是因為這報告書是經國際聯盟正式派遣的調查團所調查編製，而這調查團的分子，又包含與遠東問題有密切關係的英美法德意五大國代表；所以這報告書中所指陳的事實，所建議的解決方案，將為各方面所重視。這報告書的內容，將影響於各國朝野對於滿洲問題乃至對於全部中國問題的態度和意見。換句話說，這李頓調查團所發表的重要文件，對於東北問題的最後解決，乃至今後中國的國際關係，一定會發生若干影響，這是更沒有疑問的。

這報告書對於中國的利害關係怎樣，對於世界和平的關係怎樣，這些問題我們暫時不提出討論。我們應當先摒除一切成見，對於李頓報告書的本身作客觀的分析和批評，方纔能明白這報告書會發生怎

樣的後果這就是本文的目的。

調查團的任務，係根據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國聯行政院的決議案。該項決議案所規定的任務，就報告書緒言中所述，分爲兩點：

（一）審查中日間的爭議（包括此項爭議的原因發展及在調查時的現狀。）

（二）考慮中日爭議之可能的解決辦法（務須對於兩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

十二月十日行政院決議案更說明『指派五人委員團，就地調查並向行政院報告妨及國際關係及危害中日間和平或和平所賴的良好諒解的任何情形。』所以調查團的任務不外乎調查事實與建議解決方案之二者。但調查團執行此二項任務，卻限定一個相當的範圍，這範圍則已在決議案條文中確定如下：

（1）所調查的事實應以和中日爭議有關者爲範圍。

（2）所建議的解決方案，應以調和兩國根本利益而不危害和平及和平諒解者爲範圍。

調查團是否在上述的範圍內充分行使牠的任務，這是我們分析批評報告書時所應注意的一端。

調查團爲國際聯盟所派遣的正式代表，國際聯盟對於中日事件在未下判斷以前應處於第三者的中立地位。國際聯盟雖爲政治性質的機關，其處理中日事件含有政治調解的性質，自與國際法庭仲裁法庭審理國際爭議之純粹法律性質者有別，但依照國際聯盟約序文所載『確守國際法的規定以爲各國政府間行爲的軌範，』則國聯處理國際爭議事件時，自不能拋棄法律的考慮。因此就調查團本身的性質及組織而論，調查團報告書必須具有以下的條件：——

（1）中立的態度；

（2）不違反國聯盟約的文字及精神；

（3）遵守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4）於政治的考慮以外，尤須注重法律的考慮。

李頓報告書是否適合於上述條件，這是我們下手分析與批評時所應注意的又一端。

二

先就所調查的事實來說。

報告書第一章至第八章係敍述調查所得的事實。其中又可分爲兩部：第一部分是所謂中日爭執的「歷史背景」，載入第一至第三章。第二部分是關於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及以後的事實，載入第四至八章。

翻開這開宗明義的第一章，我們就明白地看出了調查團已越出上述的任務範圍。在緒言中，調查團雖聲明承認中日兩國在滿洲的權益爲此次爭議的根本原因，故『敍述此項權益以作爭議的歷史背景』，但即使依了這樣的解釋，也只第三章有保留的必要，第一第二章卻完全與中日在滿洲的權益無關。尤其第一章內所述中國「中央與反對

分子的競爭」「共產主義在華的發展」中國人民「不重國家觀念」「經濟抵制」「排外宣傳導入學校」這一類的話，且不問其記載的是否真確，總之純然屬於中國內政問題。獨立國的內政斷不能由別國或國際機關加以干涉。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八項，也規定不干涉「按照國際法純屬本國法權內事件。」所以報告書的第一第二章，實越出調查範圍，並違反國際法及盟約的精神。至於第一章中，單從簡略的節要裏邊，我們已經找出許多純粹主觀的論斷，例如說：『中國當此過渡時期，具有此不能避免的政治，社會，智識，道德的種種紊亂情形，不免使友邦失望，且產生足以危及和平的仇恨心理。』又如說：『因有國民黨的勢力，遂更引入一種竭力反對外國之不規則色彩。』這一類主觀的偏見，並已超越了中立的第三者的態度。

緒言中承認中日在滿洲的權益，為爭議的根本原因，但是為解決爭議的本身，單從政治方面考察此種權益產生的經過是不夠的，更必須從權益的法律根據方面加以考察，纔能獲得最後解決的線索。在第二第三章節要所載，只敘述日本在滿洲取得特殊權益的經過，與日本權益的政治根據。雖然在節要中所載甚為簡略，但是我們卻可以看出報告書沒有注意到權益的法律方面。如所謂一九〇五年的「中日密約，」一九一五年用武力迫脅取得的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在我們認為法律上都不能發生効力。此外日本在滿洲的實際權益，有許多是超過條約所讓與權益以外，報告書並沒有加以詳細考查。因此不免引出第九第十章的錯誤結論：就是誤認日本非法取得的權益為既得權，而主張加以維持。我們不知道調查團是故意含混或者無心忽略，總之對於日本權益，拋棄了法律的考慮，這是報告書所犯的一個最大錯誤。

三

報告書第四至第八章是報告九一八事變發生及以後的事實。其中第五章關於上海事件，第八章論及在滿洲的經濟利益。因節要過於簡略，暫不加以批評。

第五章和九一八事件的責任問題相關，一般都認為有利於中國。因為本章所列舉的事實證明『日方的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的辦法。』九一八日軍攻取瀋陽，其唯一的藉口只是南滿路軌的被炸，但報告書卻已說明『就鐵路損害的本身，實不足以證明軍事行動之正當。』這樣便指出了九一八事變日本應負完全的責任。在全篇報告書中，這算是差強人意的一點。可惜報告書不敢明白指出日本違反非戰公約，國聯盟約和九國條約。而且在第九章內又有意或無意地用了『本調查團的任務不在就該案作辯論……僅俟褒貶不足以達到目的』這些話，把這重大的責任問題和條約的神聖義務蒙混過去了。在敘述九一八以後日軍軍事行動時，又不曾說明日本此種行動是否與國聯的幾次決議案及日本政府對國聯的幾次約言相符合。在全篇報告書中，似又故意忽略，沒有敘述到中國方面所受損害的數量。所以報告書在這一點也仍是不完全，不徹底。

第六章中對於「滿洲國」的調查也算比較的令人滿意。調查團指出「滿洲國」的成立乃由於日本軍隊的在場及日本參謀部與文武官員的造意與指揮。這名爲「滿洲國」的內政完全操在日本官吏及日本顧問之手。居民對於這「新國」都表示不滿可見「新國」非由民意所產出而且未得居民的擁護。在這裏報告書就政治方面說得很明白，可是在法律方面仍缺乏考慮。對於日本創造僞國承認僞國一事，是否已違反了國際義務，是否已違反了國聯盟約與九國條約中尊重主權與行政完整的規定，卻仍不敢明白指出。雖然在這一章和第四章裏所述事件的責任問題，一旦明白提出便會引起最困難的制裁問題，就國際聯盟目前的政治地位來說，對於強大的當事國，絕無加以制裁的能力。所以報告書只好力取審愼態度。這雖然可以原諒，可是研究九一八事變與製造「滿洲國」的責任問題爲調查團最主要的任務，把這問題含混過去不能算作調查團已盡其本身所負的使命。

在第七章敍述到「日人的經濟利益和華人的抵貨運動」（外交部的譯文作「經濟絕交」但原文只是說 boycott，兩個名詞大有出入所以應改爲「抵貨運動」方爲確當。）在這裏我們可以把本章中所述抵貨的事實，分作二種第一種是人民的個人行動及團體組織的行動。這一類的行動無論其爲合於本國法與否，卻爲國際法與任何第三者所不能干涉的事件，自無疑義。第二種是政府的行動，報告書首述，中國政府對於抵貨運動『曾予以某種直接的援助，』故應負責任。但在以下又說：『單獨對於某一國家的貿易，實行有組織的抵制，是否合於睦誼，抑或與條約義務不相抵觸，乃係一國際法的問題，而不在調查團調查範圍之內。』在這裏已不免自相矛盾。在我們以爲抵貨運動，無論其爲政府或人民的行動，都屬於國內法權問題，不應列入調查範圍以內。如把抵貨運動當作兩國爭議的政治原因之一，或者可以說的過去，但在全章及本章結論中，故意把抵貨的事實誇張，以中國方面採用抵貨運動與日本方面採用武力互相對比，這是不是故意用了巧妙的文字以減輕日本武力侵略的責任呢？

四

報告書最重要的部分當然在於第九，第十兩章。因爲以前的數章只是審查事實，而在最後兩章中方提出解決中日事件的建議。就上文的分析，我們知道報告書所陳述的事實，有很多忽略和過分誇張，先後矛盾，甚至越出範圍的地方，因此從這些不正確的調查所演繹出來的結論，自亦不免失卻了正確性。現在我們先把第九章所述的解決原則和條件來檢討一下。

解決東三省的中日爭議問題，有三種不同的原則即（1）恢復原狀主義；（2）維持現狀主義；（3）創造新局面主義。就第九章的建議，絕對排斥維持原狀主義，這當然不成問題，因爲現狀可以維持，日軍可繼續佔領東省，傀儡國可任其繼續存在，則國聯的處理中日事件，與調查團的派遣，豈非多事？但同時報告書又不主張恢復原狀主義，其所持論

據甚為薄弱，只說恢復原狀，係僅就理論着想，徒使糾紛重見，而非解決辦法。但是我們以為在解決方案中如蔑棄理論方面法律方面而一味遷就已成局勢，則糾紛將愈加延長擴大，更非滿意解決的辦法。

報告書既已排斥了恢復原狀主義與維持現狀主義，便提出了第三種原則，就是創造新局面主義。但這創造新局面主義，依然不從法律理論方面着想，卻過分遷就改變事實。因此這創造新局面主義，已變成了修改現狀主義。所以報告書說：『一種滿意合式的制度，必須就現有制度改進，不能採積極變動。』既不能積極變動，而又主張改進，因此其所確定的解決方案，不免依違兩可，捉襟見肘，這在調查團的主觀中或可認為合式，卻決不能視為滿意的制度。

我們再看所謂「適當解決的條件，」其中包含無數的矛盾與含糊不清的觀點。如解決條件第一項主張「適合中日雙方的利益」而用什麼平準來求適合，使避免兩國利益的衝突，卻全未說明。在我們以為只有根據權益產生的法律的考慮，方能謀適合兩國的正當利益。不幸調查書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對於此種觀念，卻最為缺乏。「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一項也犯了同樣的毛病，就是只考慮到日本與東省的「歷史上的關係，」而對於日本權益取得之是否適合於法律與國際法原則，則全然忽略過去。第三項主張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與九國條約，但這只是極空泛而矛盾的說明，因為事實上報告書中所提出「滿洲自治」的原則與具體辦法，已違反了盟約與九國條約中尊重主權與行政完整的規定，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調查團的建議應以關於中日爭議者為範圍。而如第十項所建議「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的建設，」顯然已離題甚遠。我們不明白中國內部建設與中日爭議有什麼關係。如報告書以為『中國政局的不穩定為中日友好的障礙，又為其他各國所關懷，』因此引出『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的內部建設』（這句話就是「國際共管」的外交文字的說法。）的結論，那麼李頓勳爵的本國政府也天天鬧着政潮，鬧着內部的分裂，（如最近愛爾蘭之對英經濟絕交。）是否應該主張，暫時以國際合作，促進英國的經濟建設？德國的內部騷擾，與經濟恐慌是否可以成為國際共管德國的理由？又如第二項主張「考慮蘇聯的利益。」蘇聯並未參加中日糾紛的任何方面，蘇聯既得的合法利益，依法律上說，調查團以及任何他國當然無權加以侵犯及干涉。要是不合法的利益，更非局外的調查團所當代為考慮。報告書中有此種怪異的邏輯，如果我們不懷疑調查團別有用意，至少亦當承認是重大的失辭。

五

全篇報告書中最有「精采」的是關於「滿洲自治」的一部分。因為報告書中全文都是籠統含混，只有關於「滿洲自治」這一部分，有明確的具體的建議，這大概是李頓調查團最得意之筆罷。雖然如此，對於「滿洲自治」的理論的法律的根據，卻依然用輕巧的文字遮掩

過去，沒有明確的說明。在第九章中既說明『滿洲爲關內中國的天然延長，且從種族文化及國民性情各方面言之，東三省中國化的程度直使其與隣省河北，山東無異；』又說明『以前東三省地方政府雖對中國中央政府宣布獨立，非僅一次，特其人民悉爲中國人，固未嘗有與中國脫離之意。』但同時卻用了『其地方政府實具有充分自治性質，得與日本直接談判事件』的簡單理由，便下「滿洲自治」的武斷的結論，實是報告書的一大矛盾點。

在解決條件第七項中說『滿洲政府應依下述的方法加以改組，卽在不背中國主權與行政完整的範圍內，謀得大量的自治制度。』（按外交部譯文中漏去「大量」large measure 二字）但是這自治制度大量到什麼程度呢？依第十章所提出的具體方案，我們可以想像出東三省將變爲以下的一個奇怪組織：

（1）名義上東三省爲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分。

（2）除第一任行政長官由中國政府任命外，中國對於東三省一切官吏無任命及罷免權。

（3）除一部分外交權外，中國政府無管轄權，並不能向東三省政府下訓令。

（4）中國軍隊不得在東三省駐紮。

（5）中國只能管轄海關，郵政，鹽務，或在可能範圍內管轄印花及煙酒稅。東三省一切稅收機關均由國聯提出的外籍官員監督。

（6）東三省只准設憲兵以保衛地方秩序，此憲兵由日本軍官及其他外籍軍官教練，並受國聯所提出外籍官員的監督。

（7）自治政府的行政長官應指派相當數額的外國顧問，其中日本顧問佔最多數，並包含屬於各大國小國國籍的顧問。

（8）東三省各級法院均設外國顧問，略與上海租界法院未收回以前的情形相同。

（9）東三省中央銀行設總顧問，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

此外據報告書所述現在「滿洲國」的一切設施，如『省政府的改組，中央銀行的設立以及外國顧問的雇用，』可保留於新組織內。總之這所謂「東三省自治政府」和日本人所贋製的傀儡國，並沒有什麼大差別，不過在第一任偽執政上面加一個中央政府的委任狀罷了。我們不明白調查團何以如此不憚煩反對第一個「滿洲國」，同時又主張創造第二個「滿洲國」！

報告書的建議中對於「東三省自治制度」雖然再三申說應以不侵犯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爲範圍，但是無論那一個巧辯的公法學者，都無法代調查團辯護，說是此種過分「廣泛」的「自治」能夠和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相調和。連最主要的國防權都失掉了，那裏還談得到主權？除第一任的行政長官外，都不能由中國政府任命；除一致的外交事件外，中國政府不能對東三省下命令，這樣更那裏談得到行政完整？我們也明白「自治制度」並不是調查團所發明，世界上許多大

國在其國土內，都有半獨立的自治組織。如不列顛帝國的大部分屬地，全採取「自治制度」；蘇聯所包含的許多小共和國，全採自治組織。但此種自治權係母國出於自願的讓予，就法律上說，是本國主權的分支，並非出於與外國所訂條約的干涉。歐戰後許多新興小國，雖經條約規定，在其一部分的領土內設立自治制度，但這是由於新國成立，取得主權時的一種附帶條件，故亦與其國家主權無損。但東三省的情形，完全不同。東三省本在我國主權範圍之內，九國條約中更特別加以尊重主權的規定。在政治的法律的立場，此種主權的完整存在，全無疑問。現在報告書卻要求中國放棄在東省的大部分主要主權，並割裂中國政府在東省的行政權。可見就報告書建議的本身而論，已侵犯了中國的主權與行政完整，同時即違反國聯盟約和九國條約的精神。在這一點，報告書不但解釋矛盾，越出範圍，而且已犯了不可寬恕的重大錯誤。

我們知道報告書處處充滿妥協的精神，或者因為過於重視事實，認此為依目前政治情勢唯一可能的解決，這也許可以原諒。因此我們暫置法律於不顧，單就事實方面來研究，報告書所建議的辦法，是否眞有解決滿洲問題的可能。在我們以為這種辦法一定失敗無疑。因為東三省國際糾紛的政治原因，是關於中日俄三個利害關係的複雜，在報告書第二章第八章內已加以確定。所以自然應該依照法律的立場，把以前東省一切被侵奪的權益，都歸還宗主國，方可避免外國勢力在境內的衝突，這纔是持久的解決辦法。現在報告書的建議，卻反把中國原有的主權和行政權，幾乎全部剝奪，而置於許多屬大國小國國籍的洋顧問手中，這樣使東省的國際政治關係愈益複雜，糾紛自愈益增多。而且在此國際關係非常複雜的國土內，更不許「宗主國」置兵，對於四圍強鄰的侵略，全無半點保障。調查團自信以為足以維持和平，在實際上是適得其反。依報告書的建議，東三省應成為撤廢軍備區域。如中日兩締約國中之一國或第三國對此撤廢軍備區域，武力侵犯時，其另一國或兩締約國有權採取認為應行的任何辦法。調查團是否認為此種條文的規定，可以防止九一八事變的重演？這眞是一大疑問。

六

除了東三省政治制度的大綱以外，一切細則及其他中日爭議的懸案，調查團都不曾建議具體的解決方案，而把大部分的責任，諉卸給所謂「顧問會議」這 Conference of Advisor 單就其名稱而論，就有些不倫不類。因為就報告書所建議，這個組織係由兩方的政府代表及人民代表混合而成，而又加入中立國的觀察員，其職權有類於混合仲裁法庭，但又以行政院為其最高的決定者。列席會議的既非專家顧問，而其任務又帶有仲裁談判的性質，非僅以備諮詢而已。但是報告書內偏替牠加上一個牛頭不對馬嘴的名詞，實在是很奇怪的。我們記得多年前英國的殖民家約翰斯頓勳爵(Sir Henry Johnston)曾經提議建立一個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dvisor (國際顧問委員會)。因非洲殖民地的國際關係極為複雜，各國的殖民政策往往引起相互

衝突，所以主張設立一個國際機關以備各殖民國家的諮詢。這種提議雖未成為事實，但後來頗為主張殖民地國際化者所徵引。在這次國聯調查團中，包含着幾個非洲殖民家，依我們的推測，這「顧問會議」的名辭，或者就是約翰斯敦的出典，也未可知。總之調查團是想避免第三者仲裁與直接談判這兩條路徑，所以找出這第三個辦法。不過這組織複雜的顧問會議，是否能獲得解決爭議的効果，更是一個疑問。

七

因為篇幅的限制，對於報告書的分析，只得暫止於此。以下我們再給牠一個概括的批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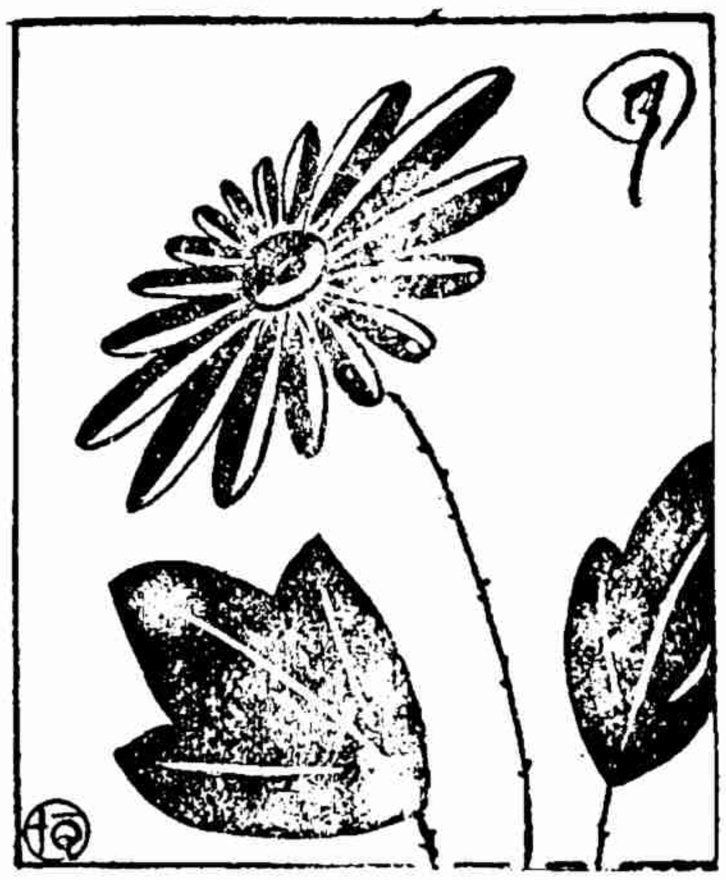
就大體說，李頓報告書有兩個重要的缺點和一個優點。報告書的第一個缺點，是忽略法律方面的審察。除了第四章和第六章是例外，此外各章都沒有從法律的觀點去考查幷解釋事實，更沒有從法律的觀點去尋求解決方案。因為一味遷就事實，偏重政治的方面，所以調查的事實，不免帶着濃厚的主觀色彩，而失其真確性；所建議的解決方案，更是剜肉補瘡，不能成為根本的持久的解決。自然國際聯盟直到現在為止，只是純粹政治性質的組織。國際聯盟對於各盟員國，決不能像政府對於人民可「執法以繩」，這一點我們也很明白。但是當國聯解決爭議時，除了依國際法的原則慣例以下評判，更無妥善之道。如國聯可以不顧一切法律原則與國際義務，一味用政治手段，遷就事實，以解決政治糾紛，則與帝國主義外交家的分贓會議，更有什麼差異？這是我們對於李頓報告書的一大失望。

第二個缺點是逾越任務範圍。報告書所調查的事實，牽涉到中日爭議的範圍以外，並且牽連到內政問題。所建議的解決方案，又超越中立的第三者態度。因此不免使我們懷疑到調查團是否純然為調解爭議維持和平的動機，而沒有攙雜任何第三者的野心與欲望。就報告書統篇看來，顯然承認中國內政問題，為滿洲爭議的一個主要原因，而且為妨害和平的一個要素。因此所得到的結果，便是應該由列強共同干涉中國內政，方可使滿洲爭議，世界和平，得到滿意的解決。所以這報告書不問其能否發生解決中日事件的効果，但是牠的文字內容，卻永遠可以用作列強干涉中國的口實。這是我們對於報告書所造成的錯誤觀念的一個最大的憂慮。

此外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報告書有一個優點，這優點就是妥協性。這報告書從頭到尾，帶着極端妥協的色彩，是誰都不能否認的。因其十分妥協的緣故，或者有助於中日事件的解決。但是希望以此報告書作為解決中日事件的基礎，卻只有一個可能：就是當中國民衆甘心全部屈服，讓國際殖民化的趨勢，從東三省開始，蔓延到中國全部，以及日本受列強的聯合壓迫，不得不放棄大陸獨占政策，讓列強勢力伸入的那個時候。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

（附註）本篇所引報告書原文，一部分根據外交部發表之譯文，仍有一部分則因外交部譯文辭意不甚明晰，由作者據英文本改譯，特此聲明。



印度的下賤等級與民族運動

江公懷

印度民族運動沉寂一時，最近因英國政府決定對「下賤等級」(注一)規定分別選舉區與甘地宣告絕食抵抗的決心又起波瀾。到底所謂下賤等級是甚麼，國人很少詳細談及。我們的目光只注意到印度要求民族解放的政治潮流，而忽略印度內部下層民衆要求等級解放、的社會潮流。前者的消息雖滿載於報章，後者卻是印度對於西方文化刺激發生反應之較眞確的指數。此文之作，着重於印度的社會潮流，蓋所以彌補上述的缺憾也。

一　下賤等級的歷史背境

印度的傳說多刻截於寺廟、宮殿、與營築細考之，乃一由許多外來侵略瑣語湊合起來的故事。由最古遺物之存在那一時候起，直至於紀元前一五〇〇年阿利安侵入的歷史時期止，其間共二千多年的事跡，均屬荒渺無稽。北印度的確定歷史紀年始於紀元前六五〇年，南印度的歷史最初紀年則開始於數世紀以後。

除紀元後第八世紀亞剌伯人征服與都(Hindus)這一個例外，當十六世紀歐洲侵略者未來之前，沒有敵人由航路向印度的東、西、南三方向侵入者。至於北方則有喜馬拉雅山把印度與亞洲其他部份分開。東北方面亦有天然的屛障，只有自喀什米爾擴延至亞剌伯海的西北邊疆比較難於防禦。六條歷史道路由巴左（Bajaur）與叔拉哇（Shurawak）六百哩距離諸山嶺間伸入，過去的侵略者——如德維達人，阿利安人，波斯人，巴克特里亞人，帕提亞人，亞徐亞人，匈奴人，阿富汗人，蒙古人，——都是穿過這六條路來襲的。阿里安人早若紀元前一五〇〇年侵入印度，與先他征服印度的民族爭地盤，勝之。其不屈服的敵人，如德維達人則全體退到印度南部。這些身材很高顏色較淡的印度客人自稱為「阿剌斯」（Aryas）或貴族，瞧不起身材短小皮膚深黑的本地人。最初阿里安人雖把全部生活時間分為戰爭的與

崇拜的，但其社會組織卻未曾發生等級的痕跡，尚未脫離初期共產（注一）社會的階段，——村落土地是共有的，獵取的獸肉是大家喫的，許多現存的惡習慣，當時還是看不到的。其後榨取階級逐漸型成，借宗教面具以行剝削，生活的崇拜方面漸趨重要，與最初崇拜經典——四部吠陀及約於紀元前一千前蒐集的一千零二百二十八首獻祭詩歌，——相關係的文字逐漸堆積起來，於是社會需要一些觀念生活者，如婆羅門等級，來解釋。在婆羅門中，我們便找出等級的根芽。最初婆羅門還有相當的智識，及其得到確定的祭司地位後，其神學的優越與其地位沒有關係。蓋飯桶的婆羅門或僧侶自以為凡能當婆羅門者，都是因為他有特殊血統。此為僧侶等級世襲制下個注脚，無可疑了。

以上是說阿利安社會的一個特殊等級之型成。至於阿利安人全體都覺得他們是征服他人的民族。和現在統治印度的英國人所感覺的一樣，即征服民族的優越不能不有所表示於外，於是便在他們自己與與都化的非阿利安人間設立種種社會的隔離，現今複雜而硬化的社會等級區別蓋於是時漸備雛形。

當然，這印度社會所特具的複雜等級分野，總不是上述數語所能解釋。吾人亦無暇對於各種說明印度等級的理論詳加探討。吾人所欲知道者，便是印度有多少等級。即這個問題的答覆都不是容易的。現只根據與都慣例，依其神源之不同，分等級為四種，——婆羅門（僧侶，）客謝突雅（戰士貴族，）昧斯雅斯（商人與職業者，）與蘇德拉斯（其他。）

（注二）蘇德拉斯包括「下賤等級，」有時亦稱為「不可觸犯者。」

二 下賤等級的實況

下賤等級人數的推測，各專家的意見不同，其最高的數目為六千萬，但據西門報告，其數不過四千三百六十萬，佔與都人口百分之二八·五，佔全印度人口百分之十九。（注三）屬於這個等級的，其生活至為可憐。據西門報告書說，下賤等級的被歧視除宗教方面而外，尚有其他方面。其被歧視的程度因地不同，即各地方的各區，情形亦有差別。就普通的情形論，他們不特在與都社會與宗教制度裏處最下的層次，且除稀有的個人例外，大都是沉淪於經濟層之最下者，且大都是不受教育者，他們不能與其他階級同在一塊拜神。在農村，他們另居一區與其他部分人隔離，並不常吃社會其他部分人所經手栽種與賣買的食物。他們的大部分是無土地的農業勞動者，以最低的報酬出賣其勞動力於地主，間亦有工作於大工業區者。其投入工廠者有時亦不能與普通工人同在一地點工作，若干工廠特為他們劃出場所，以尊身分。普通他們最感覺苦痛的，便是取水與受教育，依流行習慣，下賤等級不能與其他階級共飲一井之水。當市政府用公款去建築自來水時，「不可觸犯者」之水的使用便成為最難解決的問題。在鄉村，水多取自河溪。在理，天然供給的水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的，「不可觸犯者」對於用水雖然不受限制，但對於取水地點則須選擇比較其他階級取水地點之下流

者。關於教育，下賤等級有時簡直不得享受。如果學校是用公款來建築和維持的，當局或者為此等級的兒童另外設置課室，在若干場合，甚至令「不可觸犯者」的兒童立於課室之外聽課。據教育調查專員報告所：『這些等級的教育發生一個最困難而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在若干地方，他們的子弟，確因其等級的關係被擯除於普通公立學校之外——雖在好多區域，階級偏見確實很快地泯除，……但還有好多區域的人民視與「不可觸犯者」的接觸或同處為不潔不祥之所自來，因此在這些區域，許多公路與水井都不許下賤等級於白晝使用，政府管理下的學校常建築於整個下賤等級完全不能走到的地點。即使他們的子弟得進普通學校，下賤等級學生必須坐於課室內特別劃分的位置，甚至於被迫站在學校門外者，亦非稀有的事。』（注四）

下賤等級之最感苦痛者，便是那些居留於瑪德拉斯與馬拉巴者，馬拉巴至今尚存一個為他地所無的「不可接近」的現象，所謂「不可接近」者，即云一個「不可觸犯者」不能於某種距離內接近一個高級的與都人，並應當於後者過路時逃避一邊，甚至於必須自己呼喊，使他人免得冒傳染汚穢之險。瑪德拉斯某地方當局寧願不修治道路，卻不願雇用「不可觸犯者」來辦理此種工事。在孟買與中部各省，下賤階級的地位雖稍高，但此不過對上述兩地方比較而言。雖法令明載他們應該受同等法律待遇，但有些被告的「不可接觸者」簡直不敢進去公堂伸冤，蓋恐怕他們的出席惹上層等級的非議。

三　下賤等級的進步與要求

下賤等級的社會覺悟心很快地萌芽生長起來，最重要的推動力不消說是教育。最近數年來，下賤等級的學生數增加二倍有半，（約由三十七萬增到八十萬）他們進的大概是初級學校，女子的教育尤低，平均起來該等級中三萬個男丁只有一個女的進過比初級更高的學校，綜計該等級女子在正式學校受課者不過五萬左右。下賤等級智識之提高，使他們漸漸放棄聽天由命的態度，其覺悟分子漸敢站出來反抗現在壓迫他們的社會，經濟與宗教制度，並努力團結，以積極手段求得應享的幸福。直至最近，他們的奮鬪均由本等級以外的領袖來領導，目下他們自己亦產生領袖。他們的行動日趨積極，例如他們組織全印度下賤等級聯合會，使各省機關得採一致方針，又如要求其名號之取消，並請求在下次人口統計書稱他們為「亞得哈買」(Adidharmis)這個新名號暗指他們為阿利安人未侵入前之印度古代種族的遺裔。他們漸能夠把各種要求系統的提出來，列舉之不外乎：（一）確立一個分開的選舉區，使他們能夠選舉真可代表他們的議席；（二）增加立法機關中的下賤等級的代表人數；（三）擴大投票權；（四）推行義務與強迫教育；（五）平均政府服務的機會，與撤消阻止他們充當警察及軍隊的法令；（六）給與他們以同等使用公共水井，公共道路與公共機關的權利，（七）取消一切與都經典中關於侮辱他們的文

字。除上述諸種活動而外，他們又要求進興都寺院去禮拜。

四　興都領袖對下賤等級及下賤等級對英國的態度

下賤等級民衆構成今印度人口百分之十九，其為印度復興運動的羈勢力無疑。因此興都諸領袖對於他們持非常籠絡態度。不久以前，「不可觸犯者」謀强進興都教堂。此為正統派興都教徒所認為大逆不道者。但興都諸開通領袖均的採溫和客氣態度與對方妥議，希望得到了解，此舉雖沒有甚麼成功之可言，但甘地所給與他們的印象卻是十分好的。他勸下賤等級云：『行動要和平，强進教堂不是一種「靈魂力量」（換言之，不是「消極抵抗」）這些教堂因為你出身低微而拒絕你進去者，根本就沒有上帝存乎其間，那些想强進教堂者內心便沒有敬虔之意。』還有若干其他重要的印度民族運動人物以個人資格努力提高「不可觸犯者」的地位，其動機當然沒有一樣。他們知道：假如「不可觸犯者」離開興都的懷抱，進去回教與基督教所開的門戶，則興都民族的聲望將受重大打擊。他們知道：假如不取消等級的觀念與習慣，則將無法搪塞反對印度政治改革者不倦應用的藉口，——即社會排他性與眞實的民族主義不能相容。一個印度很有名之民族運動領袖，——（Lala Lajpat Rai）本身係亞拉教派信徒，對於下賤等級的教育提倡甚力，當然他的動機不純是怕他們進去基督教的。現在回到甘地這個老頭兒來，甘地對於下賤等級的態度已於上面引證的言詞中看出一班，但他之為下賤等級奮鬭初不止於此。假如近年來，興都的上層社會對於下賤等級的態度有改善的話，這個改善亦大部分歸功於甘地的言論上與行動上的表現。不論興都教正統派如何攻擊，甘地總不斷地重覆其於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所發表的話說：『「不可觸犯」這習慣多久蒙蔽興都教的面目，我便多久道堅持自治的獲得是一個絕對不可能的事，即使道寧街（英國中央政府所建築所位置的地點）把牠（指自治）當做一種禮物送到印度來，假如我們沒有把這惡習（指「不可觸犯」）除掉，此禮物仍然會變成一個可以咒咀的東西。』甘地常親自出席於「不可觸犯者」的各種集會，其行動為其他領袖所效尤。

上面所說的都是若干領袖的提倡，社會一般的隔閡仍未能一時取消，而下賤等級領袖亦不常和興都領袖站在同一反英戰線，興都民族領袖不消說是要排淨英人勢力，然而下賤等級領袖則想借英國統治的力量來促進自己的社會解放，對於興都的政治獨立不見得十分熱心，所以當西門調查委員團來印度時，下賤等級的領袖拒絕參加對委員會舉行的杯葛運動，據其一個小領袖所說，沒有外力的幫忙，我自己不能提高起來，如果我們拒絕外邊的助力，——英政府，——則他們的將無以自拔於奴隸地位，故調查委員團雖有許多缺憾，仍然是值得歡迎的，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民族內部的社會鬬爭的離心力大於民族

間政治鬬爭的向心力。

尤其可以令人注意者，下賤等級爲調查團蒐集不少證據，其代言者庵白克（Ambedkar）博士於調查委員團到浦拿時，發如下的議論：『我們要求我們應被視爲一個特殊的小數團體，與興都社會分離。在興都人與下賤等級間並沒有甚麼當眞的聯繫，所以我們應當當做一個特殊分離的社會。因我們教育之落後與社會經濟地位之低下，我們較諸印度其他少數團體更需要政治保護。』當圓桌會議開會的時候，同個博士對於興都領袖吐露不滿之詞，（注五）其詞云：『印度是個特別的國家，其民族主義者與愛國者是一羣特殊的人民，在印度一個愛國者與一個民族主義者是能夠打開眼睛，普看其同儕受比人還低的待遇，而其人道情緒不能促之反對的一個人。他知道不論男的女的沒有緣故而被剝奪其應得權利，但此亦不能觸動其政治的感官，使之能夠發生補救的行動，……愛國者唯一的吶喊便是爲他自己及其階級謀權力更大的『權力，』幸而我自己不是屬於這一類的愛國者。』

五　英國的巧計與甘地的對付

英國對於印度素來是採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最初她鼓勵各宗教派別互相水火，現在同印度人結成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減殺印度人的宗教的不同與衝突。於是英國又轉個方向，例如西門調查委員團把整個印度分爲英國直接行政下的英屬印度，諸小國王及緬甸等等，一旦英屬印度的統治權維持不下去時，她還可以保持其在小王國及緬甸的勢力，再行從中鼓勵他們間的衝突，藉收漁利。現在英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地想分化促進民族獨立最利害的興都社會，變相地利用階級鬬爭的原則鼓動下賤等級起來，和上層階級再對抗。這個計策眞的再巧沒有，因爲下賤等級合佔興都社會人口幾三分之一，處於興都社會之中，而非興都社會的一部分，把這個勢力動員起來與印度民族運動所自出的婆羅門等級鬬爭，使興都社會的內部發生衝突，確不是一件困難事。最近的分離選舉區之設置，即此政策實施之一重要步驟。甘地雖明知英人的詭計，但總感覺話之難說。如果他明顯地說他不贊成下賤等級的投票權或另成一選舉區，那麼便不免走上反動之路，未免與從前的行動與言論相矛盾。如果他不站出來反對，英國政府將實施其選舉法，實現其陰謀，而興都社會將感極大的不安。因此甘地此次反對分開選舉區的措詞十分含糊。其致何拖爵士第一封書中云：我堅持就是由政治方面看去，一個分離的選舉區是不利於他們（指下賤等級）及興都教的。（何以不利，沒有說出！）又云：『就興都教說，一個分離的選舉區簡直要把牠分剖碎裂（眞話！）就我個人看來，關於這些階級的問題可說大都是屬於道德及宗教的，因此，我很尊敬地奉告陛下政府；當其決定爲下賤等級造出一個分離選舉區的事態發生中，我便決禁食至死。』看完這些話，簡直不明所云。反之我們於麥唐納九月八號致甘地信中，找出很冠冕堂皇的話：「由我們所得到各種

下賤等級機關送來的請求書，與由處其底下生活的一般公認且亦爲你自己所常說及的各種差等待遇情形看來，我們覺得保障我們認爲下賤等級應享其於立法機關中推出相當部分代表的權利是我們的義務。你自己於三月一號書中亦沒有反對他們選舉代表到立法機關去。」這話說得多麼響亮，可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絕非有意幫助下賤等級，但如果他有這樣意思，他何不根本地從改革下賤等級的經濟情況入手，而只急急給以畫餅不能充飢的選舉權？可見他們不過借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的矛來攻襲復古傾向那一派的民族主義的盾而已。然而英國並不覺得自己是在那裏玩火，因爲下層階級的革命火燄一燒起來，更足使其統治王座坍塌。同時這個事件又證明印度民族運動需要一個新的偉大領袖來領導，因爲擺出封建神權時代的觀念武器來與英經濟帝國主義抵抗的甘地現今覺得其立腳點根本發生動搖了。

（註一）尋通譯 Depressed Classes 爲低等階級，這個譯名不甚妥當，因爲階級是以生產工具之有無爲定，而印度的不可觸犯者，亦有變爲生產工具所有者，足見應譯爲下賤等級，蓋等級與階級有不同的術語意義也。

（註二）四階級之英文名字如下：Brahmans, Kshatriyas, Vaisyas, Sudras,

（註三）Report of the Indian Statutory Commission, Vol i. p.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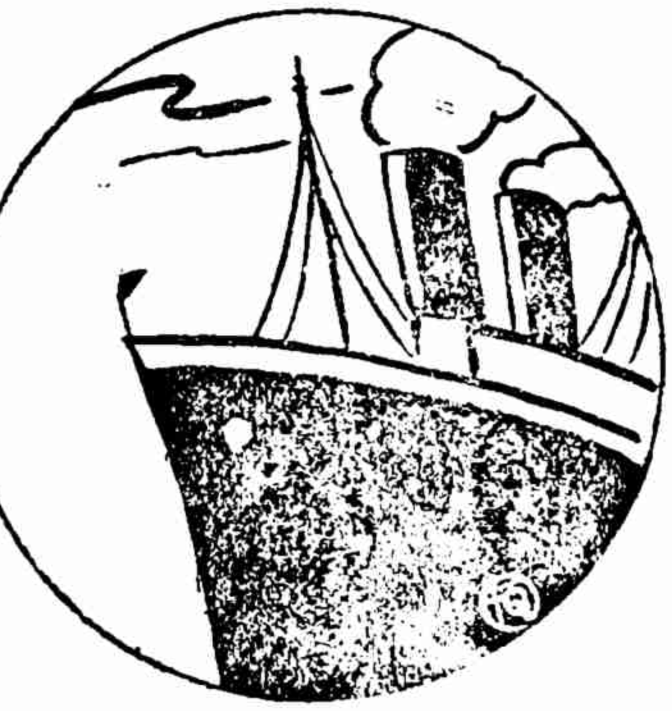
（註四）Educational Report, 1929, O. M. D. 3407.

（註五）沒有在大會宣讀出會付印。

介紹經濟統計季刊

經濟統計季刊爲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編輯發行，專載經濟統計方面之研究論文，內容極爲充實，茲將最近二期論文介紹於後。

吳大業：百年來金銀價變動之原因及其影響；方顯廷：中國工業化之統計的分析；何廉：民國二十年中國經濟概況；何廉：東三省之內地移民研究；方顯廷：河北省之工業與勞工；吳大業：關於生活費指數之討論；何廉：二十一年第一季之中國經濟概況。此外尚有許多統計附錄云。



美國大總統競選之現勢及預測

（美國通信）

張金鑑

美國聯邦政府之組織，採總統制。大總統為實際行政首領，握有實權，至為重要，非內閣制下徒擁元首虛名之英皇及法總統可比。今年為美國大總統改選之期，全國各政黨及選民對之極為重視，自一月起即開始作總統競選之活動，至十一月大選完畢後，競選方能告一結束。現在美國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已各將其總統候選人指定，競選運動，更趨熱烈。茲將觀察所及，作左列之簡單敍述：

一 大總統選舉之方式與步驟

美國大總統之產生，係採用複選制，非由選民直接選舉。按照美國聯邦憲法之規定，其步驟有三：即（一）各州由選民依法選出總統選舉員，（二）各總統選舉員在各州分別舉行投票，（三）聯邦國會開票並核定選舉結果。然此外未經憲法規定，實際上極為重要，先此三者而舉行者尚有二步驟：即（一）政黨指定總統候選人，（二）政黨指定各州總統選舉員候選人。茲分述如下：

（一）指定總統候選人——每屆大選之年，各政黨全國中央委員會，即於一月決定其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地點，日期及各州應派代表數目，通告各州黨部，選出應選代表，依期赴會，舉行各黨之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開會時由各州代表依次提出總統候選人，迨提名已畢，乃舉行選舉。照共和黨之規定，得過半數之選票，即當選為該黨之總統候選人。民主黨則必須有三分二之選票，方能當選。代表大會通常在一月決定召集日期，四月選出代表，六月開會。

（二）指定總統選舉員候選人——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其總統候選人後，各黨之州中央委員會，依各該州政府法律之規定，辦理各州總統選舉員候選人之進行。各州所行制度，頗不一致，且極複雜。惟其方式不外州代表大會決定，或黨員直接選舉。其人員大半為各政黨之要人，但現未任聯邦政府之官職者。

(三)總統選舉員之選舉——各政黨將各黨之總統選舉員候選人決定後，各州政府卽依法將此等合格人員，印載於政府所備之正式選舉票上，並註明其黨籍。至十一月總選時，各主持選舉事務之機關，卽將此等備妥之選票，發給各合格選民，各選民卽於票內各候選人之姓名上作爲標幟，指明其意志，選出各州之總統選舉員。

(四)總統選舉員選舉總統——各州總統選舉員之人數，與各州在聯邦國會議員人數相等，此項人員於十一月由各州選民選出後，於次年一月各州之總統選舉員分別在各州首府集合，於各該黨所指定之總統候選人中選出美國合衆國正副大總統。雖然美國聯邦憲法並未規定各總統選舉員必須選舉各政黨所指定之總統候選人，彼等有權選舉其他人員爲總統，然考之美國歷史，此等事實，向未發生。

(五)聯邦國會核定結果——各州總統選舉竣事，將選舉結果報知聯邦國會。於二月間在上議院議長監察之下，國會上下兩院開聯合會議，核定選舉結果。如總統候選人中，無得票爲大多數者，由下院於得票較多之二人內，選出一人爲大總統。如副總統候選人之票數，發生同樣情形者，則由上院於得票較多之二人內，選舉一人爲副總統。

二　共和民主兩大政黨之全國代表大會

共和黨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在芝加哥城舉行該黨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典禮，全國中央委員會主席費詩 (Fess) 致開會詞，代表共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其分派爲：(一)各州選舉全州代表四人，(二)菲律濱、夏威夷、阿拉斯加、哥命比亞地方、及巴士瑞克各派代表二人，(三)前屆大選時共和黨有多數選票之州得增派代表三人，(四)各州各國會議員選舉區各派代表一人，但該區若於上屆大選時有共和黨選票在一萬以上者得增代表一人。大會之重要決定卽爲本屆該黨所主持之政綱及選定正副總統候選人。現任大總統胡佛以一一二六票，重選爲該黨大總統候選人。現任副總統聯邦國會上議院議長之寇蒂斯 (Curtis) 當選爲該黨副總統候選人。

胡佛氏爲沈毅寡言，態度冷靜之政治家，現年五十八歲，其父爲鐵工，胡佛氏之籍貫爲加利福尼亞州，由半工半讀畢業於斯坦福大學礦科；其宗教爲新教中之教友派 (Quaker)，曾爲中國、澳大利亞、及墨西哥各地之礦務師，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曾任美國賑務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一年被任爲美國商務部部長，一九二八年當選爲美國大總統，此次被重選爲共和黨大總統候選人。

民主黨於本年六月廿七日至七月三日在芝加哥舉行該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共一千一百人，其分派爲：(一)各州選舉全州代表四人，(二)菲律濱、夏威夷、阿拉斯加、哥命比亞地方、巴士瑞克、及巴拿馬運河地帶各選派代表六人，(三)浮金島 (Virgin Islands) 代表二人，(四)各州國會議員選舉區各派代表二人。當選舉該黨本屆大總統候選人時，因須三分之二之票數，故頗費周折，經幾次投票，最後始行選定現任

紐約州州長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爲該黨大總統候選人，現任聯邦國會下議院議長葛納氏（Garner）爲該黨副總統候選人。

羅斯福爲手腕靈活，眼光敏利之政治家，紐約州人，現年五十歲，哈佛大學法律系碩士，其宗教爲新教中之聖公會派。曾任紐約州州議會上院議員，爲民主黨之要人。威爾遜總統競選時，彼盡力頗多。歐戰後曾同威爾遜總統赴歐洲參加巴黎和會，一九二八年當選爲紐約州州長，一九三○年復被選爲紐約州州長，此次被民主黨推爲該黨大總統候選人。

三　共和民主兩大政黨之最近政綱

最近共和民主兩黨各於其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其競選政綱，並揭示全國，以爲競爭大選之號召。茲將其最近政綱擇要述之於后：

（一）共和黨之政綱：

（1）主張由聯邦政府籌集鉅款，貸與各州政府，由各州救濟失業問題。

（2）贊成參與國際會議，討論銀價，幣制，及國際商品物價等問題。

（3）主張厲行緊縮政策，減低政府支出。

（4）主張厲行保護關稅，以謀美國農業實業工業之發展。

（5）主張禁烟並保持聯邦憲法第十八款之修正案。

（6）維持並改進西半球各獨立國之利益與幸福。

（7）維持美國在遠東之條約上應得之權利與利益，主張中國之公平均衡。

（8）主張同各國商定爲比例的軍備縮減，但擁護一九二○年間之國防法及一九二六年之空軍法。

（9）主張政黨政治。

（10）主張維持菲律濱現在政府狀況，反對菲律濱獨立。

（二）民主黨之政綱：

（1）主張減低政府支出，裁減幷合併各種冗閒政府機關。

（2）主張由美國政府主動召集國際會議，討論恢復銀價各問題。

（3）主張財政關稅，反對保護政策，主張召集國際經濟會議，以謀國際貿易之恢復及利便。

（4）主張失業工人及農民之救濟。

（5）主張廢除聯邦憲法第十八款之修正案，主張將禁酒權歸於各州政府。

（6）主張菲律濱獨立。

（7）主張政黨政治，並主張公開各政黨之財政。

（8）主張縮減軍備，但國家軍備須以能鞏固國防爲準。

（9）主張世界和平，贊成以國際公斷解決國際爭執。

(10)反對減少或取消在國所欠美國之債務。

四　民主共和兩大政黨勢力之衡量

民主共和兩大政黨所標榜之政綱既異，則一般人民爲其自身之經濟利益或他種原因，勢必出於擁此反彼之一途，於是兩黨勢力之分野，得以明白顯出。茲就人民職業、宗教、種族及地方爲標準作左列之衡量。

一、職業　美國政黨之組織，並不以社會階級或職業爲分野，故無所謂代表某一階級或職業界之特別利益之政黨。然實際言之，因各黨所持政綱不同，無形中形成此種趨勢：(1)共和黨——銀行家，企業家，大實業家，大資本家，大地主，及其他上等資產階級，多爲共和黨之後台老板或擁護者。(2)民主黨——中產階級，普通商人，及自由職業者，農民工人多半趨向民主黨。惟近年來農工分子頗有獨立組織政黨之進行。美國兩大政黨對立之局勢，不久之將來，亦頗有步英吉利後塵之可能。

二、宗教　在美國南部各州，民主黨黨員純爲新教之教徒，惟在新墨西哥州，麥來蘭(Maryland)及路易斯安那(Louisiana)各州之民主黨員則爲天主教教徒。在北部各州之民主黨黨員以天主教教徒爲多，特別是愛爾蘭人及波蘭人。在美國北部各州之共和黨黨員多爲新教教徒，但共和黨黨員之意大利人，斯拉夫人，及蘇格蘭人則多爲天主教徒。照美國憲法，政治與宗教係各自分立，政府並無權干涉宗教事宜，惟全國人民既各有其宗教之信仰，故宗教問題，亦極易牽入政治漩渦，一九二八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斯密士之所以失敗，雖原因複雜，然其爲一天主教徒，固爲失敗之一要因焉。

三、種族　美國種族至爲複雜，故每屆選舉，各政黨對於各種不同之種族，極盡拉攏之能事。至種族之黨籍隸屬，大抵如下：(1)因共和黨爲主張釋放黑奴者，故黑人多爲共和黨黨員。(2)德意志人之在美者約八、六六二、五〇〇人，因多處於北部，富於國家觀念，主張放奴，故多爲共和黨黨員，但最近彼等不贊成禁酒，有趨向民主黨之傾向。(3)英格蘭蘇格蘭人之在美者，其黨籍大半由其所處地方及職業而決定。愛爾蘭人則多爲民主黨黨員。(4)意大利人在美者有六〇三、六〇〇人以上，其黨籍多爲社會黨。(5)希臘人多爲共和黨。

四、區域　據現勢及過去歷史觀察，美國各州之黨系所屬，可爲下列之分類：

(1)共和黨區域——康納克達州(Conecticut)八票；愛歐渥(Iowa)十一票；米尼蘇達(Minnesota)十一票；威斯康辛(Wisconsin)十二票；浮芒特(Vermont)十一票；得列威(Delaware)三票；印第安那(Indiana)十四票；梅恩(Maine)五票；新吉賽(New Jersey)十六票；本薛文尼亞(Pennsylviania)三十六票；羅蘭得(Rhode Island)四票；阿利根(Oregon)五票；意利諾(Illinois)二十七票；麥塞諸(Massa-

chusetts)，十七票；新漢譲(New Hampshire)四票；歐海歐(Ohio)，二十六票；華盛頓八票；孟特那(Montana)四票；加利福尼亞二十二票；猶達(Utah)四票；南北達克達兩州(Dokata)，八票；威艾明(Wyoming)，三票；納渥得(Nevada)三票；西渥金尼亞(West Virginia)，八票；麥來蘭(Maryland)，八票。計二十六州，共二百七十八票。

(2)民主黨區域——阿爾巴馬(Albama)，十一票；阿克色士(Arkansas)，九票；喬治亞(Georgea)十二票；路易西安那，十票；米斯斯必，九票；南克祿林那，(South Carolina)八票；紐約四十七票；坎得克(Kentucky)，十一票；泰克色(Texessee)，十一票；福來得(Florida)七票；北克祿林那(North Corolina)十三票；塔克士(Texas)二十三票；浮金尼亞，十一票；密梭利(Missouri)九票；坎色斯(Kansas)，九票；艾達河(Idaho)，四票。計十六州，共二百零四票。

(3)游離未定之區域——阿克拉河馬(Oklahoma)，十一票；密西根十九票；阿倫日那(Arizona)三票；尼不拉士克(Nebraska)，七票；克路瑞達，六票；新墨西哥三票。計六州，共四十九票。

全國總統選舉員共五百三十一人。據現今之計算，共和黨可有二百七十八票，已過半數。故據是以觀，共和黨總統胡佛氏頗有連任之希望。惟眼前之美國經濟不振，百業疲敝，現狀確與政府黨以莫大之不利，加以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手段靈活，頗具聲望，且該黨本年黨內財力頗爲充足，共和黨雖然有繼續掌握政權之希望，然較之一九二八年之選舉，當困難多多，不若昔日之易矣。

八月七日寄自加里福尼亞。

日本在滿投資

鐵路	三五六、三一六、○○○日金	港口	六三、八三四、○○○
公用事業	三○二、五六九、○○○	各種運輸事業	二八、○三六、○○○
農業林礦	二四一、○四六、○○○	電氣瓦斯	三七、二八三、○○○
商業	一一七、七五三、○○○	其他	四九、四五八、○○○
工業	一一○、一二一、○○○	共計	一、五一○、七五六、○○○
銀行	一○六、七○五、○○○		
金融	九七、六三五、○○○		

(錄自瀋陽蒙滿時代)

美國民主黨候選總統羅斯福之生平

Claude Moore Fuess 著

伯懇 譯

富蘭克林·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是本屆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候選人。他今年五十一歲，正當盛年，身高約六呎二吋。他有寬肥的頸項和胸膛，明亮的藍色眼睛，棕色的頭髮，和動人的微笑。根據一九三〇年十月間他的人壽保險健康檢驗，他體重一百八十二磅，除因一九二一年間患癱瘓症所致的以外，他的身體毫無弱點。他發音宏亮，演說時常令人感動。

論羅斯福的人格，有的說他是『狡猾的投機分子』，有的說他是一個勇於反抗特權和獨占的豪俠的十字軍，有的說『他的思想不清楚，宗旨不純一，方法不直接』，有的說他是一個『具有對於全國的清楚的眼光和知識的實際的美國人。』總之，他不全是聖人，也不全是罪人，却是一個具備複雜的觀念，願望和偏見的常人。名人的毀譽常不一致，我們且慢下斷語，先從事實上看看他的生平。

羅斯福是詹姆士·羅斯福 (James R. Roosevelt) 和他的繼室沙賴·提蘭拿 (Sara Delano) 的兒子。羅斯福和提蘭拿兩家俱是紐約的老貴族。他於一八八二年一月三十日誕生於 Hyde Park 之他父親的農村。他幼年未入公立小學，而受學於幾個法國和德國的家庭女教師及其他私人講席。十四歲他纔進入貴族專設的格羅頓學校 (Groton School)，與其他貴族子弟同學。他和家族以外的兒童聚遊的機會很少，但他對於戶外健康生活却很認眞，常從事狩獵，游泳，打網球和駛船。

一九〇四年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校時，他常被選爲各種同學團體的主席。他是校報 Crimson 的主筆，常發表透澈而大膽的議論。他對於功課也很努力，只在三年間就完畢他的課業。在這期間，他碰到了對於他的全生涯有重要關係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第五從兄西阿陀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正在做全國的總統。他正當易感的年齡，從兄的煊赫的事業自然引起了他的模糊和幼稚的願望。他對於公民

責任和公衆服務等等的理想就是在他求學哈佛大學的期間發端的。

一九〇四年秋季,羅斯福升入哥侖比亞法政學校。這時候他已有了戀愛的對手,一九〇五年三月十七日他和恩娜 (Anna Eleanor Roosevelt) 結婚。恩娜是總統的姪女。他們舉行婚禮的時候,總統親身到場,他的女兒愛麗絲充當女儐相。羅斯福夫人是一位知識高强胸襟寬博的婦人,羅斯福的發展得她的助力不少。

一九〇七年,羅斯福得到律師業許可證,不久就進紐約著名的 Carter, Ledyard and Milburn 律師事務所辦公。因爲他對於海軍事件特有興味,凡是關於海軍裁判所的案件都委託他辦理。他雖充當律師,對於政治研究的熱心仍不稍減。一九一〇年,在共和黨占勢力的他的故鄉,他被推爲州議會民主黨候選人。這於他似乎是一回枉勞的競爭,但他却以穩健認真的步驟居然把對手打倒了。這是他在政治舞臺上第一回勝利。

羅斯福當選爲州議員後,劈頭就和坦馬尼派 (Tammany) 爲難。坦馬尼派首領慕菲 (Charles F. Murphy) 選定一個無派的政治家西罕 (Sheehan) 爲國會議員迭晉 (Channcey N. Depew) 的繼任。羅斯福鑒於西罕過去的歷史,認爲不當,主張改選希派 (Edward N. Shepard),邀集十八名民主黨州議員同盟拒絕到會,一致要求取消西罕的名字。他雖因此遭遇重大的壓迫,却毫不屈服。最後,慕菲知道他堅決不可移動,便和他商量雙方讓步,以第三者高曼 (James A. O'Gorman) 爲候選人。羅斯福的獨立的示威使他成爲顯著的人物。

羅斯福在亞爾巴尼聲望日著,到了一九一三年,他的正則的發展却被運命所阻止,因爲正在他被選連任州議員的當兒,他被政府委任爲海軍次長,於是他辭了原職,攜帶他的眷屬遷居華盛頓,在那里他消度了八載辛勤的光陰。

羅斯福對於他的新職務很能勝任。關於海軍事件的全世界的名著,他已研究有素,而且他從兒童時代起就作航行的實驗。他主張擴充軍備,增添有力的戰鬪艦隊。遠在世界大戰開始以前,他早已對於國防種種問題考察詳熟,所以戰端一開,他已有了充分的準備。他對於緊急軍費有大膽的先見,常在國會正式通過之前擅自撥支巨量的款項。在戰爭吃緊的時期他是一個傾注全副筋力與熱誠以求勝利的軍事家。在大戰後期,關於那大挫德軍的著名的北海堰壩 (North Lea barrage),他是一個重要的設計者。一九一八年七月,他赴歐與協約國領袖共商合作方法。他出席凡賽爾和會。他信仰國際聯盟是國際諒解的基礎。

一九二〇年全國民主黨大會開會時,他以三十餘名擁護威爾遜政策的紐約州代表的領袖出席。在喧鬧的閱軍典禮中,他手執州旗,以示忠於總統。柯克史 (James N. Cox) 被推爲候選總統後,他隨着在歡呼聲中被推爲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他週遊全國,作一千次以上的競選演說。可是民主黨的運動總於不能與哈定的「中庸」(normalcy)

的口號競勝。哈定和柯立芝被選後他重復從事律務。大戰終了，他的軍事野心也驟然冷淡從此以後他提倡海軍休假及其他圖謀世界和平的方案。

一九二一年是對於羅斯福可紀念的一個年頭。那時他年三十九歲，身體完全健康却不料一個重大的災難驟然臨到他身上。過了一個忙碌的冬季，羅斯福感覺身體倦怠往坎坡培羅島（Campobello Island）的別墅中休憩。在一個悶熱的下午，他躍入冷水中游泳。因此他受了寒。第二天他病了，第三天他的腿不能移動。醫生診斷他患的是癱瘓症。他被用昇牀擡回到紐約，從此他的健康受了重大的打擊。但他仍不自餒，藉拐杖的幫助每日照常工作。同時他就教許多著名的醫生，圖謀恢復健康；雖進步非常緩慢，他却毫不灰心。一九二四年，他主持史密斯競選運動。他的抱病奮勇，大大引起人家的感動。這一回運動他又失敗；以柯立芝爲化身的共和黨依然掌理全國。

一九二四年，羅斯福赴喬其亞（Georgia）療病，竟獲圓滿的效果。那里有一個溫泉，平均溫度恆在八十八度上下。他每日費數小時在溫泉中練習腿部運動。他的肌肉逐漸堅強，數月後他能不攜拐杖行動自如。一年後他能騎馬駛車，到了現在他只藉綁帶和杖的幫助行走。最近他從亞爾巴尼出席芝加哥會議，已無顯明的病象。

藉羅斯福的金錢與勢力，荒僻的喬其亞成爲癱瘓症療養的中心。

一九二七年，羅斯福創設喬其亞溫泉基金，購買旅舍，別墅和溫泉，結果成立一個大規模的癱瘓症療養院。直到現在，已有數百名同病者藉他的救濟而獲痊愈。

在一九二八年以前，羅斯福幾乎沒有敵人，無論關於私人或關於政治。在大衆的眼中，甚至在共和黨的眼中，他是一個溫和有爲的青年，雖有大志，却爲疾病所累，決無要職競勝的可能。坦馬尼派認他是一個危險物，不主張叫他重入政治漩渦。他自己也集中全力謀健康的恢復，無論對於議員或州長的運動他都表示拒絕。直至一九二八年，經候選總統史密斯再三敦促，他纔出任紐約州長競選運動，結果以二五五六四票多數當選。他的可驚的競選的能力從此引起全國民主黨的信仰。

一九二九年元旦他在亞爾巴尼就職，這是他的政治生涯另一時期的開始，同時也是他受怨恨與誹謗的命運的開始。他須得應付混惑的爭論，須得反抗舊時的同僚，須得和坦馬尼派及其貪婪的領袖們爲難。甚至在他的同黨中，他也難逃反感。爲了聖勞倫斯河的水電問題，他特別引起保守黨的反對。原來這個水電事業由公家管理發電，供給方面則歸私人公司承辦。羅斯福認私人承辦供電對於公民有不平之處，主張發電供電俱歸公家管理。表同情於電業由私人發展的議院自然把他的主張否決了。這一個水電問題可以說是兩黨敵對的主要關鍵。

可是，除他的本州以外，全國的民主黨員對於他的信仰並不因此稍減，七月一日他被推爲民主黨候選總統正是唯一的證據。

譯自 Current History 八月號

最近德國政治之動向

樊仲雲

一 矛盾的中心

托洛斯基曾經說過：「德國是世界政治的鎖鑰，」在這裏我要下一句解釋：「這因為德國是現世界一切矛盾的中心。」

德國地當中歐，東為蘇聯，西接英、法，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勢力的交流點。亦自兩大勢力誰塗染了德國，便是誰取得了歐洲，不，取得了世界。

歐洲的均勢，向有賴於英、法、德的三角關係。大戰以後，德國一時沒落，成為英、法的對立。為爭取歐洲的霸權，英國的政策，惟有結德國以自重。德國這樣表現為英、法外交的矛盾的焦點。

自戰後德、奧勢力的衰落，在歐洲大陸嶄然露其頭角者為意大利，著著發展，欲與法國在地中海上爭一日之短長。在這法意的對立關係中，德國實處三角形頂角的地位，有平衡左右之勢。德、意的聯合，其意義無異法國大陸霸權的動搖。

戰後德國的賠款問題，是協約各國經濟復興的根本，而賠款計畫的履行，則有賴於美國對德的投資。美國放款於德，德國以之付賠款於協約國，協約各國則以之償還美國的戰債。美國這樣因掌握了德國賠款計畫的鎖鑰，貯積了世界將近半數的現金，成為世界金融界的霸王。在這債務國與債權國的對立關係中，德國實處在中心的地位。

為了通過戰後的危機而達到安定的境地，於是道斯計畫，楊氏計畫，洛加諾安全保障協定，各種的計畫，各種的協定，說一句，無非欲德國與歐洲資本主義各國保持協調，以維持所謂「世界和平」。德國這樣成為世界和平的基礎，戰後資本主義相對的安定之中心。

一九二九年冬，世界經濟恐慌的警鐘從美國響徹世界。老實的說，這不過是德國經濟危機的反映。德國的經濟基礎已發生龜裂了，居在摩天樓頂的美國，自然最先感到動搖，果然立刻之間，恐慌的暴風雨，吹

激了世界各地。為了求得出路，各國都狠奔豕突，紛紛擾擾，有如瘋癲。這便是當今的世界，而德國實為其樞機。我東北一角所捲起的風雲，說起來不過是由德國所發生的暴風的氣流的激盪而已。

二　在恐慌中

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雖有多種；但最重要的要算賠款問題。自大戰結束後，一般人都以為使戰敗國家多付賠款，這不但是戰勝國的利益，且是將來和平的保障。殊不知世界經濟組織已為一有機體的今日，彼此之間，息息相關，德奧的苦痛，實即是歐美全體的苦痛。德、奧沒有現金，若以實物為賠償，戰勝國之從事此種物品製造者，即不免失業。質言之，這於德、奧固是損失，於協約各國亦是不利。故所謂實物賠償始終未行。德國的付償賠款，乃全賴外國資本的輸入。此種資本大抵係短期借款，其信用的維持，則有賴於德國的對外貿易。但德國的對外傾銷，於各國貿易為甚大的威脅。自物品的生產過剩及各國的提高關稅，德國的對外貿易大受打擊，外債信用發生動搖，現金流出，賠款的付償，遂發生問題。

當一九二九年討論楊氏計畫時，因德、法關係的惡化，法國肯從德國提取短期資金，楊氏計畫卒以德國的讓步而成立。但因德國總統的批准，國內發生了猛烈的反對，加上世界恐慌的爆發，遂完全暴露了德國的經濟情況。德國為了支付賠款及救濟財政的困難，只好增稅減俸一。一九三〇年三月底，社會民主黨的繆勒內閣即以財政困難，不得已而去職，由中央黨的白魯寧繼組內閣。但中央黨在議會中為少數，白氏挾其解散議會的緊急命令以為威嚇，雖勉強維持至七月十八日，卒不得不出於解散之一途。

九月十四日總選舉的結果，使德國政局發生巨大變化。向為第一黨的社會民主黨，現在雖尚保有第一黨的地位，但人數已減了十人。中間各黨除中央黨勢力較增外，餘俱減少。這時候極左的共產黨與極右的民族社會黨，則俱勢力大增。尤其是民族社會黨從十二人增至百零七人。這表示因恐慌的到來，政局的動盪不安已到了極點。以後因了社會民主黨態度的改變，從反政府而成為政府的與黨，及總統的緊急命令，白魯寧內閣乃得於動盪中保其存在。

在白魯寧內閣的期間，恐慌日以深刻化，即賠款的付償益不可能。這使國內各黨對於賠款之取消成為一致的要求，而為打開恐慌的難局，於是三月間，有外長寇帝斯之訪奧，與之成立德、奧關稅同盟。這雖然不是政治的合併，但無疑的為經濟的一致，所以立即引起了法國嚴重的反答，在五月間成為國際聯盟理事會之重要議題。隨着這對外關係的緊張，以法國資本為中心的短期債款繼續外提，到了五月之末，本年度的歲入不足，乃達十五億至二十億馬克之巨。為了這樣巨大的赤字，外資既不可得，增稅又不可能，於是不得已宣布減俸，削除一切經費，並把政府所有的鐵路優先股五千萬馬克，舉以出售。但是仍舊相差甚巨。

到了六月，形勢逐日趨緊張。一星期間中央銀行的現金準備，減去了一億六千萬馬克。迫不得已，白魯寧只好求救於英國，四日與英首相麥克唐納會於倫敦，六日，與興登堡總統頒布確保經濟財政的緊急命令，要求國民的大犧牲——即減去薪俸及遺族扶養金，增加稅收等。因爲危機的急迫，白魯寧於九日之晨，即離倫敦遄返柏林。但是財界的形勢，已緊急萬分，於是十三日把公定貼現率從五厘提高至七厘，以防止外國資金的逃避，然而仍是無用，計自六月一日至十九日，中央銀行的現金準備減去了十二億五千萬馬克。

在這樣的形勢中美國的關心實最深切，因其對德的投資在百四十萬以上。德國若一旦破產，美國必大爲不利。財長梅倫時適在倫敦，在與英首相的會見以後，頗覺形勢之不許旁觀，而與興登堡總統亦致電美國請求救濟。這便是六月二十日美總統胡佛賠款戰債俱停付一年的提案的由來。一時世界經濟頓呈活氣，但因法國對之表示異議，卒使「胡佛景氣」不旋踵而消，其於德國經濟界的反響反以更烈。自胡佛提案後一星期間，德國中央銀行現金之流出者達二億馬克。中央銀行之現金準備率在六月十五日爲四三·五%到了七月，一降而四〇%。中央銀行總裁路德爲了延長以七月十五日爲期的一億弗的信用，並獲得五億弗的新信用，往來飛行於倫敦、巴黎間。法國的條件是（一）停止袖珍軍艦的建造，（二）廢除德奧關稅同盟，（三）中止對於東部國境的要求。交涉不得結果，使外債的提取更以加甚。到了十三日，德國三大銀行之一的多那特銀行突然宣布休業，一時交易所亦停止交易，銀行公司之破產者續出。

在這恐慌的暴風雨逞其暴威於德財界之時，美、法二國鑒於局勢的嚴重，在九次的會商之後，於七月六日成立了妥協案，胡佛提案成立了。但是法國政策的堅強，亦於此大白於天下。在這經濟的壓迫之下，德國爲救濟其財政的危機，只好屈伏於法國的條件。這當然非國內各黨所能滿意。然而要各黨聯合一致推翻內閣亦不可能。在八月初普魯士邦的人民總投票結果仍是政府勝利——這是因爲政府利用緊急命令，如取締報紙等，有許多方便。中央政府所暫得安定同時，如一億弗滿期信用的延長三月，及五千萬弗新信用的承認等，都得到解決。而七月底的倫敦七國會議更給與德國以將短期借款有轉換爲長期可能的諒解，在美銀行並與德國方面成立信用協調。外交這樣算是成功了。德國外長寇帝斯乃於九月三日的聯盟調查委員會席上，正式宣布取消德、奧關稅同盟案。但對外雖然告一段落，對內卻引起內閣的改組，寇帝斯辭職，外長由白魯寧兼任。

三 【第三帝國】

綜觀一二年來的德國政局，有個最明顯的傾向，便是政府當局的右傾法西斯化，與左右兩極端勢力的擡頭。這都是有其社會經濟的來源的。在這各派紛爭的局面，內閣只賴總統的緊急命令而維持，議會等

於無用的長物，當然再說不上議會政治。至左右兩極端勢力的擡頭，最大原因由於一般人的貧乏化，使無產階級中人益覺非推翻現社會組織，無自救之路，這是共產黨的立場。

民族社會黨，即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勞動黨，當這二三年以前，其在德國政界的勢力實微不足道。那時只以排斥猶太人為其黨綱，並沒有什麼政策。蓋猶太人佔有新聞界、金融界及其他產業界的支配地位，民族社會黨因對之表示反對，於是間接的高唱了反資本主義的口號。迨一九三〇年九月的總選舉，一躍而為第二黨，乃標榜國民社會主義開始國民運動，世人因稱之為德國的法西斯蒂。

民族社會黨的所以得到大勝，表示德國中產階級的勢力。德國現今是最產業化的國家，但以利用機械而產業合理化，故勞動者人數卻反減少。反之，那些事務員階級，即薪俸階級則有增加。近來因為經濟困難，此等失業之人，勢必不投於左，即入於右。新俸階級中人一方面感到薪俸的低小，而前途又無可希望。但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意識不同，利害地位亦相殊異。故不入於共產主義而寧集於希德勒的旗下。除這些新俸階級外，如退伍軍人，小商人，小資本家亦與之有共同的傾向。大學生中最多中產階級的子弟，故法西斯蒂的分子亦最多。

民族社會黨的主張如否認資本利子，實行社會保險及獨占事業的國有化，好像頗具有社會主義的臭味，但可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他們的所以如此，不過用以維繫小無產者的歡心。他們只是因對現在社會民主黨的支配表示不滿，並欲消滅猶太金融資本的勢力的這樣一個政治組織。

原來任何國家，任何時代，凡觀察一國政黨的分野，大抵不外是欲維持現狀的黨派與欲打破現狀的黨派。在現今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可說是現狀維持派的代表。社會民主黨本不是保守的政黨，而為進化的，革命的政治組織。但自一九一九年革命成功以來，雖然是進化的，卻是最希望維持現狀的政黨。這是因為時代、地位、都今昔不同了。至於要打破現狀的，則可分二派：一是主張為恢復戰前光榮優勝的地位而打破現狀的，還有則不然，主打破現狀以創造未來。前者如胡根堡的國權黨。後者如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共產黨所欲創造的是第三國際的世界，但民族社會黨則不然，為『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第三帝國者，即繼歷史上第一帝國（神聖羅馬帝國）第二帝國（德意志帝國）而建立的德國人民最初的民族國家。

但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二者雖都主以暴力打破現狀，不惜施行恐怖手段，實際究不相同。共產黨有明白的階級基礎，民族社會黨則不然。民族社會黨的分子，其惟一的共同點，便是打破現狀以創造新世界的願望，且消極的是反共產黨的。這當中雖似以中產階級為主，但儘多超於階級的不平分子。老實的說，這還是一個游離分子的集團，資產階級的前衛。資本家階級為了減少共產主義的恐懼，嘗不惜加以援助。其黨費之所自出，係由於德國大工業家銀行家之捐助，這已是公開的祕

密，不待多言了。

綜合民族社會黨的主張，大抵是(一)對於資本主義的鬬爭，(二)對於馬克斯主義的鬬爭，(三)對於猶太人的鬬爭，(四)對於戰勝帝國主義勢力的鬬爭。但其最重要者爲第四項。所以對於民族社會黨的得勢，各國無不以深切的眼光注意不懈。惟在這些主張之中內部儘多矛盾，欲求實現頗爲困難。放希德勒之以國內政策的矛盾，引人心以向於對外問題，注其全力於賠款、裁軍、改約等等，這種對外強硬的主張實不是沒有理由的。

四　從白魯甯到巴本

前面曾經說過白魯甯當財政難關之前，其所以能夠保其存在，一是因爲社會民主黨恐極右的民族社會黨得勢，故寧對之表示贊助，二是藉着憲法四十八條，總統得以自由發布「代法律」命令。蓋這一二年來，民族社會黨的勢力，因恐慌的深化，實有非常的發展。歷次邦議會的選舉，民族社會黨所得的票數，都是一天天的激增，而爲現內閣與黨的中央各黨則恰相反，勢力日削。且在此時，各黨之間，尤其是民族社會黨與共產黨鬬爭日益尖銳化，游行示威，彼此殺傷之事，不絕於記載。結果，不特使國內人心大感不安，且使國外信用喪失，裁軍會議，賠款問題的解決，以及外國經濟的援助，趨於不利。而三月總統選舉之期，卻再再來到，政爭更以激化。

初，政府當局考量內外的困難，主延長總統的任期，但除共產黨自有其立場外，如民族社會黨則主張須以改選議會爲條件。於是欲以憲法的改正而延長總統任期，事不得諧，政府際於局勢的嚴重，遂聯合社會民主黨，以與登堡爲候選人，與民族社會黨的希德勒，共產黨的臺爾曼(Ernst Thalmann)開始競選。三月十三日開票結果，與登堡雖居多數，但未達法定的過半數，於是有第二次的選舉。與登堡得了勝利，但是由希德勒所得的票數，在第一次爲三〇・二%，第二次爲三六%，其勢實不可輕侮，(與登堡第一次爲四九・六%，第二次爲五三%。)

繼着總統選舉，四月二十四日有普魯士、巴威略、吳登堡三大邦議會的改選，普爲全德最占勢力之一邦，普邦的勝利，其意義實無異政權的獲得。這樣又展開了凶惡的鬬爭，政府爲壓制反對派的擡頭，因發布緊急命令，禁止民族社會黨挺進隊(Sturmalteilung)的活動。社會民主黨爲防止民族社會黨的得勢，則藉其在普議會的多數，改正憲法，規定內閣的組織，須在議會有過半數的基礎，取消原文後半若不得過半數，由第二次投票可以相對多數者當選的規定。但是選舉結果，民族社會黨雖非過半數，卻一躍而取得第一黨的地位。中間諸黨除中央黨外，幾於一敗塗地，社會民主黨亦勢力減少。這造成了互相牽制沒有一黨能組內閣的局面。

民族社會黨既在邦議會勢力進展，對於現政府的壓迫，遂更具勢力。因爲政府之解散其挺進隊，而對於社會民主黨的國旗團(Reichs

-banner）則從不過問國防部長而兼內長之葛來那（von Groener），於是成了衆矢之的，加以海陸軍官對於葛氏的不滿，至五月十二日葛氏遂不得不提出國防部長的辭呈。這是對於內閣的一個最大的打擊。於是因了閣員的補充問題與民族社會黨的衝突，預算的編製如減少戰傷者年金及遺族補助金不爲總統所認可，大地主的財產管理計畫又遭了地主們的反對，五月三十日遂不得不出於總辭職。後繼內閣，因爲無一能得各黨的同意，且議會改選之期又近在目前，由一在政治上並無赫赫名的巴本（von Papen）組織超然內閣。而爲白魯寧內閣倒壞的動因之軍部要人施來徹（von Schleicher）則被任爲國防部長，且現役軍人而任國防部長，亦爲德國戰後所未見，所以是值得注目的。

從白魯寧內閣到巴本內閣，由政局的形勢言是趨於右傾，這是因爲恐慌的深化，民族社會黨的勢力既大進展，逼之使不得不走右傾的路。但是內閣的中心，則可說仍無變動，以前是興登堡、白魯寧、葛來那內閣，現在爲興登堡、巴本、施來徹內閣。不過有點不同的，軍人獨裁政治的色彩是更爲鮮明了。這在各派競起而無一能支配政局的形勢中，可說是時勢所必至。

巴本內閣的第一事，值得注目的，卽爲求民族社會黨的援助，撤回對於其挺進隊的禁令，及報紙的檢查。民族社會黨因爲七月底將是議會總選舉之期，這樣便可發揮其法西斯的手段了。但在這期間，因爲普魯士政府仍在社會民主黨手中，民族社會黨與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間勢不相下，衝突甚烈，乃由總統發布緊急命令，以巴本兼攝普邦最高委員，有能免全部閣員之權。普魯士政府原爲社會民主黨的大本營，這樣遂一舉爲所破壞。然而猶不止此，由緊急命令，國防部長施來徹並掌握了柏林、白來登堡各地的行政權，及戒嚴令中的一切權力，如報紙、電信的檢查、家宅之搜索、財產之沒收等。憲法中所規定的人民的自由，現在是全被剝奪了。這是軍人獨裁政治的展開。

七月三十一日總選舉，如一般人的預料，民族社會黨得票最多，爲第一黨，次之爲社會民主黨，又次爲共產黨。各黨議員的人數有如下：

	新	舊	增或減
民族社會黨	二三九	一一〇	一二九（增）
社會民主黨	一三三	一三六	三（減）
共產黨	八九	七八	一一（增）
天主教中央黨	七六	六八	八（增）
德意志國權黨	三七	四一	四（減）
巴威略人民黨	二〇	一九	一（增）
德意志人民黨	七	三〇	二三（減）
其他	一一	九五	
計	六〇二	五七七	

由這人數的分配，民族社會黨雖居多數，然與半數相差甚巨，卽希德勒要想由議會手段而取得政權，爲不可能。同時，其他各黨要想組織

聯合內閣，也不容易。這樣，巴本內閣便有保其存在的餘地。但巴本在議會中至多不過國權黨三十餘人，要想由議會政治的常道以保其政權，也不可能。由希德勒的野心，頗想模倣慕沙里尼的進據羅馬，演一回進襲柏林的戲文，但是軍部勢力的代表者施來徹，卻表示異議。反之，因了施來徹與巴本有聯合政權的關係，內閣乃得以超黨派的獨裁政治的形式而存在。爲了應付議會，一開會便是休會。休會再開，九月十二日，巴本知形勢之不利，即以總統緊急命令，宣布解散。

觀察德國政局的形勢，這一二年來，民族社會黨從微不足道的地位，一躍而爲第一黨，聲威赫赫然，但不進則退，希德勒既不能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奪取政權，自今以後，恐怕難以維持了。很明白的，軍部的領袖，施來徹已踏着希氏的肩頭而登臺了。施氏之於德國，在目前猶如荒木之於日本，是未知數的人物。據最近傳聞，在這極端右傾的轉變中，或發生帝制復活的事亦未可知。惟此帝制或爲霍亨查倫家普魯士王位的復活，或爲巴威略及其他小君主之登極，從此建立德意志聯邦帝國，則須視可能性之多少而定。這在深刻的恐慌中，資產階級爲挽回其最後的命運，原是不得已的行動，但德國政局而果有此變化，則不僅內部有革命爆發的危險，其在國際政局將發生巨大影響，也是不待言的。

五　國際政局上的變化

自德國日益右傾以來，國際政局上一個明白的傾向，便是戰後的協調外交，大有破裂的危險。誠然，德國的右傾，也是勢偪處此。在這恐慌中，他已覺得只有解除和約的束縛，是惟一的生路了。

對於德國的行動，向來，英國因爲與法國的對立關係，寧是贊助的。但自今年三月的多腦河關稅同盟問題，英國的同情顯然已不在德國。六月的洛桑會議，英、法紳士協定成立，其目的固是謀對美的戰債問題，債務國取一致態度，但若對德政策沒有諒解，英、法是不易達到妥協的。還有洛桑會議的另一意義，等於一九二五年之洛加諾，便是謀英、德、法的妥協以共同反俄。所以他們於德國的賠款問題可以讓步，把賠款的數目大爲削減。而法國則只要復興費用有着，也就無所不可，反正其餘的只供償還戰債之用，於己無與。在這樣的形勢中，德國自然也知道考慮其利益。他不爲毫無所得的而列入反美反俄的陣營。這便是德國提出軍備平等要求的緣故。

原來德國的陸軍，由和約的規定是不得超過十萬人，以之與法國的五十六萬五千人來加比較，對於這種無理的制限，德國當然是心所不甘的。爲了對抗法國起見，德國有十五萬的武裝警察。因此之故，乃常引起法國的懷疑，說是有背和約。德國既無可如何，只好等待時機，以提出其對抗的要求。二月以來的日內瓦裁軍會議，美國提出一例裁減軍備三分之一。美國的提案很明白是在對付英、法削減戰債的交涉，明知必無成效，不過藉此以牽制英法。德國乘此機會，於七月二十二日，即休會前一日，提出平等的要求。八月下旬並正式通牒各國，開始交涉。法國

的反對是在我們的意料中，出於意外的，是英國的態度，卻與法國同。

因爲英法的一致，德國遂於九月十五日向國聯裁軍會議提出不參加會議的通知。意大利因爲對法的關係，則公然擁護德國的主張。歐洲形勢這樣很明顯的分裂爲二個壁壘，倘英法必欲以國聯之力，來加壓迫，則以德意之脫退，不僅名義上爲和平機關的國聯，將不復存在，恐歐洲大陸亦將化爲戰亂之場。況遠東的日本，以東省問題，深恐國聯與以制裁，亦正不惜以脫退爲要挾。英法二國，果眞有維持國聯威信的決心沒有呢？則要看國聯以外的美國的態度。維持國聯，要借未入國聯者的勢力，國聯之爲國聯，也可憐到萬分了。

美國因爲東省問題，與日本立於對抗地位，在目前，美既無對日作戰的決心，遂只好利用國聯以爲壓迫。最近英蘭銀行總裁諾曼之祕密赴美，美參議員里特（Reed）之歷訪英法，關於世界經濟會議戰債問題等等，聞均有所討論。故觀察目前局勢，英、美、法的妥協或不無可能。倘其成功，則形勢將爲英、法對美讓步以制日，美對英、法讓步以解決戰債問題等等。

德國的外交，自以軍閥爲背景的巴本內閣的成立與極右翼勢力的增大，很明顯的有方向轉換之勢，即從國際協調主義轉而爲『德意志第一主義』，而當此時，法西斯蒂進據羅馬十年紀念（十月二十六日）的意大利，慕沙里尼首相乃自行兼攝外交，調其國際協調主義的外相格蘭第爲英使，在這旗幟鮮明的陣營前，欲求協調的保持，倘非法國的讓步，可說是不可能。

在這樣的形勢中，倘若德國政局一有大變，那末不特歐洲，全個世界都化爲戰場，也不一定只是預言者無稽之談。德意志政局的變化，眞値得我們嚴重的注意呢。

九月二十四日夜

介紹『社會與教育』週刊

社會與教育爲樊仲雲先生編輯，登載關於教育的論文，社會問題的分析，及國內外政治經濟的解剖，社址在上海環龍路六十二號，現在出至第四卷第二十期，茲將最近數期要目抄列如下：

國際政治中心的日帝國主義…瓦爾加　貧乏的出版界……………高新一　大戰來了……………………馬奇亞

說李潼戀愛事件……………羅　夫　九一八後國際形勢的變化…樊仲雲　條約總動員……………………周木齋

論遠東戰事…………………賴洪克　不統一的命數法……………許清源　大可注意的九月………………王子平

廣州投考記…………………舒　嘯　長期抵抗在那裏……………武育幹　時鐘的故事（教育小說）…伊林

未來世界大戰論（續第三號）

德國　魯賓斯坦　著

武思茂譯

> 未來世界大戰論自在本誌第一二三號發表，頗受讀者歡迎。故本誌復刊後仍行續登。惟第三章第六節「空中戰爭」與第七節「海上戰爭」二節因一二八事變原稿被焚，譯者又遠在西安，一時不及補譯，只得將本章第八節以後之稿先行發表，其被焚之稿俟譯者補譯寄到後，再行刊出。特此通告，幷誌歉忱。
>
> 記者

第三章　未來戰爭底軍器（續）

八　化學戰爭

化學戰爭的歷史

把閉塞呼吸氣管的瓦斯及含毒的物品用作戰爭武器，乃是把戰爭機械轉變為原始形式的實例之一，這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上，於生產力發展的另一階段中產生出來的原始形式。

野蠻人用的毒箭，野蠻人用烟或硫黃氣把敵人從草屋中「薰」出來，向井中及水槽中放置毒藥，——所有這些都是在化學工業的基礎上，以個別的資產階級代表者亦將對之不寒而慄的形式重新出現了，以確實能消滅了大部分人類因之而在許多情形下使資本主義的保全發生恐慌的形式重新出現了。

把應着人類需要而產生的綜合化學的偉大進步，用作遠過於一

切歷史上野蠻行爲的滅絕人類的利器，——最明顯地表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的不可消滅的矛盾者，莫過於此種事實了！

猶憶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之役，英國海軍上將鄧腦丹 Denoldan 向政府呈上最周密的計劃，擬以硫黃氣破壞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底防禦。政府認爲『應用此種方法而能得到的結果是十分殘酷的，凡公正的戰爭皆不能運用此種方法以達其目的。』（註一）所以此種呈請，曾被否決。

前世紀中葉，不列顛帝國主義者，尙不忘『公正』與『人道』（祇是因了機械基礎不穩固及機械知識不豐富，運用新方法缺乏成功希望，故上項呈請乃經否決，）而二十世紀的不列顛及其他國家的軍閥，都有遠過於從前軍閥所有的知識了。

在上次大戰中已準備應用毒物以達軍事目的。最明顯地表現了此種事實者乃是一九〇七年成立的莊嚴的海牙會議曾規定了『無條件禁止運用毒藥或含毒物品』（第二十三款）一九一二年，此種規定曾重新確定一次。但在大戰開始兩月之後，法國人便已試行（誠然不曾成功）運用毒瓦斯。

同時，在大戰開始三月之後，德國人在俄國戰線上曾運用過溴素瓦斯，且結果甚佳。前線上的俄國兵士突然死了數千，此後才試行採用原始的『防毒器』——用尿浸濕的毛巾——以抵抗敵軍。（註二）

經過成功的『實驗』以後，乃產生了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著名的對依伯拉的瓦斯衝鋒。資產階級歷史家認爲這是化學戰爭的正式開始。在此次戰爭中協約國受到巨大的犧牲——六千死亡，被俘擄的兵士亦約爲此數。從此時起，各參戰國軍隊都開始具備了各種化學武裝。

應當知道，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的瓦斯衝鋒所用者，乃是純氯，乃是很早以前人所共知的瓦斯。

現時戰爭應用的大部分毒物，都不是新奇的東西。戰爭所用的瓦斯如氯，燐酸鈉，氯甲烷，芥辣及其他等等，已於數年甚至十年之前，爲人們所共知的東西。不過因了近年化學工業的長足發展，乃有大批製造此種物品的可能，也祇有現代資本主義才發現了此種物品的光明的用途！

毒物底基本形態

在上次大戰中，試驗過百餘種毒物，在其應用中，發現了約有二十五種基本毒物。

根據化學成分，物理本質（液體，氣體，煙體，）強烈性，生理的功能及其他等等，可以把此種基本毒物分作各個不同的形態。（註三）

一部分根據強烈性而分別出來的具着偉大的軍事意義的基本毒物爲：（一）功能遲緩的瓦斯（德國統稱爲黃色十字標）（二）中等強烈性的——較功能迅速而時間短促的瓦斯稍爲強烈的瓦斯

（綠色十字標，）及（三）雖不强烈然亦能穿防禦器具而過的瓦斯（藍色十字標。）根據其功能，我們在基本上可以作出下列簡略的分類：

第一類，乃是傷害呼吸氣管的毒物。屬於此類者，爲氯(chlorine)光氣(phosgen)氯甲烷(chloropicrin)及其他等等。此種瓦斯，倘經人類吸入，立卽死亡，或根據英語說，則此種瓦斯所能造成者乃是『陸地上的溺斃』(dryland drowning)。毒物穿入肺孔，整個的肺變爲液體，人乃『溺於』自身底血液中。吸入毒物的人們，在血液凝結，痙攣等等情形之下，死亡於最慘的狀態之中。倘以最良方法立卽排毒於外，則此一次受毒已能遺留了終身的疾病。其中最要者，則因毒能擴張肺部，故可使人得到許多傳染病。因爲有學識的資本主義臣僕們關於此問題散佈了許多卑劣的謠言，（吾擬於下文論之，）所以我們認爲對此種毫無疑意地已經成立的藥物事實，應當予以說明。

許多軍事家認爲此種傷害呼吸氣管的瓦斯已是舊式的了，主要地因爲人們若帶了防毒器，頗足以防禦此種瓦斯。但在實際上，我們也可以指出此種認定不完全與事實符合。

第二類毒物，乃是所謂流淚瓦斯(Lachrymator)。此類瓦斯能使人眼淚湧流且成爲暫時的盲者，同時亦使人感到激烈的痛苦。此類瓦斯底基本，主要的是由溴類瓦斯（如溴化甲煸(Bensilbromide)及溴丙酮(Bromacetone)等等）組成的。

此類瓦斯，防毒器固可抵禦，然在『小』戰爭中，殖民地征討中以及軍警對羣衆的鎮壓中，乃是最便利且最『廉價』的武器。我們將於另一章中，詳論此種瓦斯在壓迫革命羣衆中的作用。

第三類，乃是化學的化合品，乃是傷害血液，心臟及神經的毒物。此類毒物的主要成分乃是毒烟及其他甚至以極稀薄的分量亦能穿過普通面罩的砒素化合物。以此種瓦斯底極爲細微的分量，已足以使人打痙攣的噴嚏。倘使成分加重，則使人腦部及胸間立卽感到不能忍耐的疼痛，且繼之以痙攣嘔吐，神經錯亂（癲狂，自殺等等。）

英國一九二六年的『化學戰爭方法年刊』(Manual of Chemical Warfare)對於上述的瓦斯之一種曾這樣描寫着：

『人類在含着最稀薄的二煸基氯砷(diphenilchlorarsin)的空氣中（二萬萬分子空氣中含一分子瓦斯）呼吸五分鐘，則肺膜便能感到刺痛。在五千萬分子空氣含一分子瓦斯的情況下，便能表現出毒的標記。若一分瓦斯含於一千萬分空氣中，則在空氣中的人們，於一分鐘之後便失去了一切動作能力，再繼續呼吸二三分鐘，便發生最强烈的痙攣嘔吐。此種瓦斯主要地用以强烈傷害人類感覺機體。』

在上次大戰時，此類瓦斯曾得到最初的運用，幷且英國及美國對一九一九年戰爭曾準備了巨量的此類瓦斯。

在上次大戰運用過但不曾成功的通稱爲『死露』的美國劉氏瓦斯(Luizit)亦屬於此類毒物。在其化學成分上則稱爲 Chlorvin

Dichlorarsine，他也屬於有機砒素化合物類的，屬於此類者尚有殺梅毒菌及其他細菌的六〇六（Salvarsan）及類此的藥劑。自此類物品試戰爭運用以殺害人類機體，迄今將近二十年，現已可用以殺滅大批的人類了。

此劉氏瓦斯且能傷害皮膚，人體任何部分若接觸此毒，則毒力能散佈於全體，因此面罩在此情形下是完全無用的。

其他更猛烈的毒物（如青素（Cyanogen）等等）代替了氯是爲了毒力，且產生了在戰爭中大可運用的新的化合物。

在功能上相等的毒物，則爲專傷害神經系統的毒物，尤其是青酸（Cyanic acid）及其他青素化合物。死於此種毒品之下的死者生前的動作姿勢尚不及改。在上次大戰中意大利戰線上，可以看見戰壕中兵士的死態是各式各樣的：有些高舉的手中堅持着長鎗，有些手中持着紙牌（在遊戲中）等等。

屬於第四類毒物者，則爲所謂「化膿的化合物」此毒物傷害皮膚，同時亦傷害氣管、黏膜等。

此類毒物的最主要的代表，則爲所謂「芥辣瓦斯」(yprite)（黃色十字標）因許多關係，對此類毒物必須予以較詳細的說明。

芥辣瓦斯，根據化學成分稱爲 Dichlordietilsulphide $(CHCl, CH_2)_2S$ 於一八八六年始行成立。在上次大戰中期，德國人初次用以攻敵，但在大戰末期，英人已學會了以較德人更爲迅速更爲廉價的方法去製造此種毒物，而美國對此毒物的生產，則超過了德國十倍。

此種毒物係油質液體，最小分子亦可燃燒，皮膚倘經接觸，立即膿起膿泡，此外更傷害氣管、黏膜、肺、眼睛、消化器官（藉食物）等等。

此類毒物能使人皮膚及黏膜發腫且生出膿泡，以後此片受毒的地方便變爲潰肉，裂開很深的傷口，數月不能治愈，爲傳染病菌附着方便之門（敗血）。眼及臉黏膜受毒之後，也有同樣的情形，普通眼角膜受毒之後，必要感到雖然是暫時的但卻異常痛苦的盲目。

芥辣瓦斯倘經吸入，必致死亡——胸部發腫，因了血管破裂，而血流入腦、肺、腎臟、腸胃等各部。紅血球崩壞，脈管轉移。因爲神經中樞已痺，人乃痙攣而死。

芥辣瓦斯以其許多特殊的能力決定其軍事意義。最險惡的一種能力便是無色無臭，而毒的發作卻在受毒許多時以後（自三小時至數日不等。）天氣愈陰寒，此種性質愈強烈。此種油質液體落於地面，消散異常遲緩，可保持四五禮拜之久。經芥辣礮彈射擊之處，一禮拜之後仍留着很大的危險性。根據德國軍事訓練，則芥辣礮彈的發射最好於夜間執行。在發射時，敵軍都罩上面罩，但因經數小時之後毫無所見，乃除去面罩，詎料毒氣正於日出東方之時開始蔓延。

大量的此類瓦斯是用飛機自天空向大城市散佈的，此種瓦斯能長時間在空中如浮雲之遮天蔽日，逐漸流進房屋，穿入一切孔隙，穿入水管與水池。

芥辣瓦斯的另一種主要本性便是能穿過紙造物及毛織物且亦能穿過橡皮。因此人們倘遇此種瓦斯襲來，縱永遠籠罩着防毒器，然全身皮膚，尤其是滋潤而柔輭的部分都將被此種瓦斯侵害而腫起膿泡。皮膚愈纖細的人，愈易受毒而全身腫起膿泡，——所以說在大城市中最先犧牲於芥辣瓦斯之下者，乃是婦女與兒童。

禦芥辣瓦斯的衣服，乃變爲間斷的消腫膏藥。服瓦斯不能穿過的衣服或以特殊藥品塗搽全身體，祇能保持暫時的安全，因爲在長時間應用之下，妨礙皮膚呼吸且不能動作的。服了禦瓦斯的衣服雖防禦於一時，然芥辣瓦斯敷於皮鞋及鞋底等處，反而能流散於藏匿所，醫院及其他各處，因此，使一切防禦方法，統歸無效。

因爲瓦斯有這些特性，乃以發射芥辣礮彈及其他方法長時間地毒害鄉村，田野，道路，森林及山谷。軍隊在退卻的時候，也在農家及其他可以藏匿之處都安置了「瓦斯陷井。」

因此人人都防備着芥辣瓦斯底發射，所以前線上時時刻刻都很緊張。美國軍隊中一位化學戰爭指揮家法勞（Farrow）聲稱在芥辣瓦斯攻擊之下，禁止兵士睡眠於與戰線接近之處。但是在現代化學工業偉力之下，何處沒有危險呢？實際上現代化學戰爭方法的發展，無限制地擴張了戰線的範圍，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有死亡的可能，絕無一種安全的防禦方法。

上述的一切祇是用以決斷化學戰爭底「人道」的根據。關於此點，我們於下文都可見到。

化學戰爭的「調查」

關於毒物底生產方法及現代化學工業底發展諸點，吾擬於另一章中，詳細論之。在此須要說明最充分地，明顯地的並正確地表現了現代社會並爲我們指出了現時戰爭機械底發展傾向的化學戰爭準備底一種基本特徵。此種特徵乃是毒物製造過程與全部「世界」化學工業之間底絕對不可分解的連繫。

大部分軍事化學生產品，乃是對於人民日常應用的各種半生產品施以一次或數次相當簡單的化學作用而成的。

我們在汽車工業中已經看見一種傾向，便是設立「零件工廠」專門製造零件，而在另一個特設的「裝置工廠」中裝置爲完成的生產品；在化學工業中也有同樣的情形，便是有些工廠專門製造基本的半生產品，而生產過程底最後一段——化學化合等等——則於另一工廠中行之（後者或與前者設於一處，或另行設立於別處。）化學工業與汽車工業之間底差別，乃是化學工業因着各種物品底化合，最後一段能產生色彩形式完全不同的生產品，液體毒物及氣體毒物。德國在上次大戰中，芥辣瓦斯生產過程底前段，在劉維斯加芬（Ludvigsgafen）進行，而後段則在列凡爾叩任（Leverkuzen）或在前線附近

特設的小工廠中行之。

所有這些情形拭去了軍事生產及和平生產之間底界限，假使欲對化學軍事準備作一調查，亦爲事實上所不可能的。

協約國欲對德國化學工業加以調查，然自始至終絕無絲毫成功。對實驗室底試驗工作欲加以調查也是不可能的。甚至直接參加該實驗工作的助手，對他自己所參加研究及試驗的對象也始終沒有整個的瞭解。（註四）

實際上差不多全部巨大化學工業（一般地說，約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大戰開始後能以最短的時間變爲化學軍器底直接生產機關。在戰爭期間，全部化學工業祇爲戰爭服務。所有此等事實，都由名聞遐邇的代表會議，外交文件及其他關於『禁止』化學戰爭的『協約』底細目中表現得異常明顯。吾人試回溯已往的『協約』歷史，自戰前的決議以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軍縮預備會議，完全是極端乾枯並極端無聊的周旋而已。

雖然現時有許多非戰決議及非戰條約等等，然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卻空前廣泛地計劃，詳密地，堅決地並不斷地製造並準備運用未來大戰中的毒物。據著名的德國毒藥學教授列文(Levin)宣稱，自大戰終結迄今已發現了一千種新毒瓦斯，其中有二十五種能穿過一切防毒器並以最小限度的分量絕對能致人於死地的。

艾利(Erlich)氏及哈達(Hata)便具着這樣的堅毅的精神與他們底助手在千餘種砒毒化合物中發現了六〇六，現時更有數千經政府鑑定的化學家埋頭於設備精良物品充足的實驗室中，在無數的化學物品混合中探求『殺人力』最强的化合劑。此方面底効果實際上毫無限制的。致力於一種一定的毒物，可以求得各種不同的化學化合物，都具着一定的性能。例如，濁編蘇油(Benzol)倘於其已成的公式中換去一個分子，便自動地能求得許多新物品。完全同樣，並不須任何天才的啓示，祇要將氯、砒、靑等等毒物化合物底公式稍一變更，便能求得無數的新毒物，適應着某種目標且增强了毒力的毒物。

所以現時所有的關於此問題的一切著作，對於毒物在現時以及在將來（甚至最近的將來）的實際情況，不能予以明確的說明。新的化學化合底無限制的可能，不停止的變動，以及軍事祕密底保守（防備敵人發覺者少而防備大衆發覺者多，）——所有這些使得一切說明或描寫化學戰爭方法及特徵的企圖，未得實現。

在現時化學工業底發展之下，爲調查巨大企業底生產量，則應先調查監察員底名額而不應調查工廠中工人數量，但是此種調查仍然是盲目的。長足發展的化學工業，並不須事前趕製化學軍用品。最低限度，在製造人民日常用品底掩護之下，在總動員底初期，便能充分地準備就巨量的半生產品。預防此種現象，祇有一法，便是將平時的巨大化學工業消滅淨盡。

雖然現時有關於此種方法的提議及宣傳，但是可想而知，甚至協

約國參謀部亦不能（且不願）決定。他們選擇了另一條『出路，』便是先盡力以此種軍器武裝自身，且以武裝自身爲目的而極力發展自己底化學工業。

在此應當說明者，乃是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對於軍事化學生產品或在化學工業工人方面對軍事化學生產品的準備，吾人並不想望如何確切的『調查。』化學工業底工人，祇有很少的機會能想到他們所製就的生產品是用於軍事目標中或用於『和平』目標中的問題，尤其是他們在製造將在另一企業中完成其生產過程的半生產品的時候，更難想到此種問題。生產過程底最後一段，祇需要很少數的工人，而且此種少數工人，在資本家『理想的』工人份子中，最易選擇。關於此問題，吾人擬於另一章中，詳加討論，——在此祇須說明社會民主黨的陳腐的口號『不製造軍事生產品，』已失掉了眞實的意義，已成爲空談了。

化學戰爭底『人道』

化學軍器變爲未來世界大戰底基本軍器的現時十分顯著的傾向，使帝國主義底無數的臣僕們，極力地尋求適宜地製造並準備『社會意識』的門徑。因此，乃利用科學，文學及報紙底最佳力量以及『觀念形態工廠化』的方法以達此目的。

在全世界軍國主義的文章中，吾人自始至終祇能看到關於瓦斯戰爭底『人道』的卑劣下賤的論調，謂瓦斯祇是爲暫時消滅敵軍而用的，謂『敵人死亡於不知不覺間，』有時甚至謂『非常淸快。』

吾人可以舉出許多此舉論調底實例。

英國底專家——劍橋大學生理化學教授哈爾坦(Haldane)在其著作中充分地證明了毒瓦斯底『人道，』因之應在未來大戰中廣爲運用。誠然，在他底說明書上曾註明了爲要保證此種人道，祇有執行下列兩條可驚的『規律：』（一）除流淚瓦斯(Lachrymator)外，拒用其他一切瓦斯，（二）拒用眼鏡，眼套以及其他護眼工具。同時該教授又稱：『當然，很難使任何時候都能執行此種規律，』（註五）但是此點仍不能阻礙他在數段以後復從而宣傳戰爭方法中之『最人道的』方法。我們應當說明，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最高學府的學識淵博的化學教授，疑爲無知之徒。因此，我們得到了確切的結論，他底著作中充滿着明顯的無恥的欺詐，祇有輕信的愚人，才能被其蒙蔽。關於這位教授爲黃髮小兒而作的欺人之談，我們擬於另一章中詳爲討論。

另一位此類教授，德國最著名的化學戰爭專家邁葉爾（Meyer）也負責貢獻了他底關於毒瓦斯的名著，關於人道問題的妄談。他初以哲學家底口吻說：『戰爭是會降臨人間的，吾人及時行樂吧。』因爲戰爭乃是『世界秩序（Weltordung）底不能排除的份子。』他認爲毒瓦斯乃是『最佳的且特別人道的戰爭方法，最能保護慈善的及道德的文明柱石的戰爭方法。』他以很長的一章，說明了此種論調底道德

假護。法律根據、宗教根據及其他根據，而作成了大聲疾呼的結論：化學戰爭，乃是人類底眞實幸福。他對於紅色十字標底確定，非戰的決議案以及其他相當的能妨礙化學戰爭底擴張的一切動作，都非常憤激；但稍能使他安慰者，乃是『幸而上述等等僅屬紙上空談。』（註六）

法國同志慕萊（Mourren）教授，亦不後於此等惡魔。他在其關於化學戰爭的內容豐富的著作中，關於化學軍器底人道，也發表了同樣荒誕的妄談。（註七）

倘若化學教授尙能被此種明顯的事實所欺瞞，更何有乎永遠以帝國主義大戰爲生活意義的勇士。在這些含毒的宣傳中我們在我們已經說過的英國軍官李代爾・哈德（Liddell Hart）底著作中可以指出特別關於『瓦斯人道』的一節。（註八）這位熱烈的福烈爾信徒很愉快地把國際聯盟對瓦斯戰爭之『禁止，』充分確定爲妄談，且舉出了下列的有趣的對照。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的結果嚴重地宣稱：『絕對禁止運用毒瓦斯及其他化學化合物，蓋此等物品之爲害，於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中已能見之，倘再經運用，則有消滅全部人類文明之危險。』然五年之後，在日內瓦舉行的軍縮預備會議簡略而明顯地回答了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且確定爲（一）化學工廠，尤其是顏料工廠及與顏料有關係的工廠，能以最快的速率生產毒瓦斯，（二）在平時預防或阻止此種化學毒物底生產，乃是不可能的，（三）一切飛機最易用作散佈毒瓦斯的利器，（四）在出售中的普通物品最易迅速地改作散播毒物的器具，（五）以毒物炸彈轟炸城市，其效力很明顯地遠過於爆炸炸彈，（六）絕無任何『保護』工具足以預防化學戰爭方法。』

李代爾・哈德對此類結論不曾表示愉快。但這位軍閥依然認爲以『瓦斯人道』荒誕的邪說來掩飾化學戰爭準備，乃是本身底任務。他根據上次大戰底統計，證明了由瓦斯所得的死亡百分數，大大地少於由鎗彈及大礮所得的死亡百分數。此外，在上次大戰中，毒瓦斯僅得到初步的運用，而其中較猛烈的瓦斯（劉氏瓦斯等等）均不及運用。李代爾・哈德所引的統計，根本上搜集方法便很不正確，所以絕對不能有所證明。但李代爾・哈德對於勇敢的結論，仍覺不滿。他引了美國消毒醫院院長福倫雪斯醫士（Dr. Frensis）『在宣誓詞中所作的』聲明：『瓦斯底毒，不但不如一般人所斷定能使人類生肺結核病症，且恰恰相反，牠能減輕肺結核病症，並能治療行將發毒的病症。』他認美國軍醫處長底正式報告確定了此種驚人的結論。祇是缺少一個自己底結論，便是應使已有肺結核傾向的兵士及人民抵抗瓦斯攻擊，以免送他們入醫院或療養院。但是李代爾・哈德依然作出了類似的結論。他認爲：『瓦斯，乃是文明底救星，現代戰爭表現了可貴的進步並變爲十分人道的行爲的諸事實，經瓦斯底出現而確定了。』更爲顯著的，乃是他以『瓦斯人道』底最主要的指示者的資格，提示了這種事實：『瓦斯之別於其他毒物者，在於瓦斯祇傷害生命，而不傷害財產

(Property)」但是他卻不曾忘記「今日的仇敵，乃是明日的買客(Customer)及同盟者。」甚至在戰爭中，也要儘可能地保護私有財產權。「敵方」以及「己方」兵士底生命，在財產面前，確實渺乎小矣。他們祇是從專供礮彈轟擊的「走肉」變而爲專供研究以毒瓦斯「治療肺結核」的家兎而已。李代爾·哈德底理論，也祇能至此而止，然而德國及美國底「熱心於瓦斯」以及醉心於化學戰爭極度發展的人們，常常超過了不列顛商號底軍事僱員底卑賤記錄。

尙有在估量化學戰爭底「人道」上具着相當意義的許多要點，亦應於此予以說明。

甚至相信運用毒物的帝國主義者也極力欲使戰爭成爲「人道的」行爲，但是現代瓦斯底應用方法，使此種想望不能實現。飛行家在飛機上擲下瓦斯炸彈或燐質炸彈，無論如何不能十分精確。

在前線上也不能逃避浩大的瓦斯浪潮（現代化學工業能製造上次大戰時所不能想見的浩大瓦斯浪潮，）因爲此種浪潮能漫延數十公里，能追及狂奔的人馬。國際聯盟專家委員會關於「化學發明在未來戰爭中底作用」作了下列的答覆：「在上次大戰期間，吾人不曾看見一種事物可與由化學武器所造成的工業中心底破壞及人民底大量死傷相比較，然而此類空前的浩刼在新的大戰開始之時，便會從新降臨吾人的。」

更有一點，有些相反的意見認爲事實上沒有一種毒瓦斯是「無害的。」我們已經說過了最不猛烈的毒物底作用。最「無害的」流淚瓦斯，同時也傷及呼吸管的，倘再將分量加濃，則能引起許多嚴重的結果。「人道的」邁葉爾教授指示了許多通常人們認爲無害的瓦斯也能致人於死的證例。美國底試驗證明了最易消除的毒瓦斯，亦能使人們身罹嗎啡及其他痲醉劑之癮。

此外更應指明者，乃是爲準備化學戰爭，應使廣泛的預先試驗不但施之於動物且必須施之於人類。因爲戰爭準備在「激烈的」進行着，所以一切帝國主義國家，都進行着各種形式的試驗，且作出富有誘惑性的計劃，擬以大量的黑人作此種試驗底對象。有許多親眼見過的人作了正式的報告，宣稱許多試驗都在「試驗防禦新瓦斯的方法」及「偶然受毒者底治療」等等詭辭之下實行着。

我們已經說過，未來大戰毫無疑義地別於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者，在於毒物不但用以傷害前線上的兵士，且用以傷害後方的人民（主要地利用飛機。）美國著名的化學家曾述其與其友人某君的一段閒談：「下次大戰倘經開始，他立卽要奔往前線，因爲前線是戰爭中全世界最安全的區域。在後方的人民將被瓦斯攻擊殺盡滅絕，且前線的軍隊尙有防禦之物，而後方的人民祇有坐以待斃罷了。」

至於化學武器對於居民中心的作用，不僅以軍事專家底描寫爲定，且以現代實際情形底個別事實爲定。例如一九二八年五月漢堡曾有光生瓦斯(phosgen)底爆炸。據稱大概因爲化學工廠門旁一水槽

遇液體光生瓦斯（當然是另外一種毒物）而炸去屋頂，蒸氣乃瀰漫全城。姑勿論其全部作業即此小的變動，已造成了數百死亡；並且恰巧此日因另一區舉行盛會，故一般工人住宅中均空無人在，不然犧牲數量將大此無數倍。大半被難的人民，最初均不知其爲毒，用汽車搬運至災區以外，並住在距災區十五公里之遙的婦女們於第二天突然罹病，又經一日乃因毒發而死。距工廠十至二十公里的地方（因風力吹送），有許多在操場遊戲的小學生，亦曾受毒。工廠附近地面佈滿了小動物底屍體。距工廠很遠的草叢及樹林均變爲黃色而捲縮。在另一地方，於一九一九年曾發生同樣的事變，該處已九年不生長任何植物，不生存任何動物及昆蟲。近數年內法國，英國，美國及日本，均發生過同樣的『事變』。

毒物底運用方法

在未敍述機械化的瓦斯運用方法以前，我們必須說明上次大戰開始時的運用方法現時已落後而無人採用了。上次大戰初期各國均用鋼管放射瓦斯，當時成功與否，視風底方向及天氣陰晴等等條件爲定。所謂鋼管者乃是瓦斯鎗及化學礮彈。

一九一七年英人首次應用的瓦斯鎗，具着優良的瓦斯鋼管及瓦斯礮彈，而現時已更臻於完善地步了。此種瓦斯鎗每營兵可有四十至五十架，且因火門係由電流觸燃，故可將十二至十五公升液體毒物放射至相距三公里之遙的戰壕。

此種瓦斯鎗在工廠中最易製造，因近年來的生產事業廣用煤油及瓦斯之故，乃可製造無縫鋼管，並且用新方法製造礮彈殼亦異常迅速。

爲了自飛機往地面放射毒物，乃製造了特殊形式的瓦斯鎗。自飛機向地面簡單的灑散，毒物能散落或潑佈於廣大的場面。

毒物底另一種運用方法，乃是利用普通大礮發射於自方兵士絕無危險的化學礮彈。在上次大戰中化學礮彈底百分數逐年增高，且於大戰終結時，在德國已增至百之五十。

發射此種礮彈，不需要極端的精密與準確，因爲毒力可達距墜落處很遠的周圍（註九）此外，毒力且能持久。用充分稠密的射擊，不但可以『薰』出藏在戰壕中的敵軍，且可將強烈的毒力傳至周圍各處。日本人近年來且發現了用高射礮發射化學礮彈的方法。此種方法可使飛機所可達到的空中均成有毒的境界。同時，在相當的距離內不用駕駛員而以電流駕駛飛機的最新的（充分確實的）方法，使飛機變爲巨大的化學礮彈，此種礮彈可任意出入於任何有毒的境界而以自身所含的毒物向敵方居民中心拋擲。

至於毒物底其他軍事應用方法——運用瓦斯手溜彈及毒煙蠟燭，運用瓦斯坦克，用潛水艇自水下放毒煙等等——在此均不擬予以詳細的說明。總之瓦斯是一種最普遍而且最複雜的武器，依各種軍隊

而有各種不同的運用方法。

合衆國底化學戰爭機關

一九一七年之末始行參戰的合衆國，最初便致全力於化學戰爭機關底組織。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合衆國便在 Maryland 著名的埃傑伍德兵工廠（Agewood）依大礮多邊形製造礮彈，而此兵工廠乃變爲（現時仍是）全世界底化學戰爭準備中心。迄大戰終結時，此兵工廠共有五百五十八座樓房，一萬工人。數月之間，該處曾建立了製氯工廠，硝基三氯甲烷（Chlorpicrin）工廠及光生瓦斯工廠。一九一八年五月一個月內建造成了一個芥辣瓦斯工廠且進行工作。（註十）

埃傑伍德兵工廠礮彈部，至休戰之日爲止，每月生產五百萬化學礮彈，手溜彈及列文氏地雷，而飛機炸彈及其他特殊礮彈，尚不在此數。一九一八年三月中，每日生產五百四十五噸毒物，而每月的出品，多於德國一九一七年全年的出品。同時，生產底擴大尤爲可驚，陸軍部底化學綱領曾決於一九一八年八月每禮拜生產四五二五噸，即是說，在六個月之內增加了八倍。

一九二一年，在埃傑伍德兵工廠內，尚『儲藏着』一千四百噸各種毒瓦斯，而氯尚不在此數。

兵工廠底基本工人乃是兵士，『因爲工作是危險的。』確實，在一九一八年七個月之中，埃傑伍德兵工廠工人被瓦斯毒死者共有九百二十五名（其中六百七十四名，係被芥辣瓦斯毒死。）法勞曾悲痛地說：『戰鬬的危險不祇集中在前線上。』埃傑伍德兵工廠依着自身個別的目的，組立了許多其他製造毒物的工廠（如於尼亞加拉瀑布及布法勞（Buffalo）等處，）且很有統系地管理了此等工廠底工作。

此巨大的企業因之而作了『軍事化學事務局』（Chemical Warfare Service）底基本基礎，而此局乃是美國軍事方面最主要的一部。陸軍部直轄的此局與全美國一切化學團體及化學家均有密切的連繫，並向一切化學團體及化學家發下工作程序，使他們底全部工作都要適應着此局底需要。牠對全國化學家也有最精確的計算，事前早已準備妥切，在大戰爆發後二十四小時內，對他們能有適當的支配。在採求各種化學物品底軍事運用方法方面，每年消耗了數千萬美金，此數祇有很小一部分在軍事預算案上是曾列出的。『軍事化學事務局』與化學工業，尤其是與有力的杜勞特脫拉斯及『顏料公司』有更密切的連繫。因此乃產生了與一個中心點密切連繫着且由一個中心點管理指揮的多數工廠網，研究院及軍事機關，一切新毒物底組織最佳的發現及生產方法底探討，且由此而使他們得到空前的優秀成績。埃傑伍德在上次大戰中一年之內底發展過程以及戰後美國化學工業底進展，都足以表現美國帝國主義在此方面有了若何偉大的實力。

美國帝國主義對化學戰爭準備底主要特徵之一，乃是較歐洲特

爲限著的公開性。美國軍閥十分公開地說，一切關於「禁止」化學戰爭的談判，都是空談，因爲「瓦斯決不能被排除於日常需用品以外，」合衆國盡其全力以最廣泛的範圍探求化學武器底運用。美國軍事化學事務局局長福萊斯將軍(Gen. Frais)在其著作中十分公開地寫着：「就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我們是要用瓦斯攻擊那些與我們站在敵對地位而與我們交戰的軍隊的，並且讓全世界的人們都知道我們是要盡我們底技術能力而要把化學武器應用於最廣大的範圍的。美國人知道交戰國是要用戰爭中最猛烈的武器來攻擊他們，且交戰國有因此而獲勝利的可能，所以美國人決不願摒棄了戰爭中最猛烈的武器而不用。我們最誠懇地向全世界宣佈，我們在未來的大戰中，是要運用而且最廣泛地運用化學武器的！」（註十一）

化學戰爭底攻擊與防禦

化學的戰爭方法，在攻擊武器方面說，乃是用以「薰」藏在地下的敵軍，並藉飛機向敵國生活中心直接散佈毒物的最重要的工具。上述的關於現代毒物特徵的根本事實，充分表現了防禦方法底困難。在新戰爭中，防禦工具與攻擊工具比較起來，當然攻擊工具是占優勢的。

正如吾人所說。安全面具乃是基本的防禦工具，但用以防禦各種瓦斯，則毫不爲功。靑套固可防禦數種瓦斯，然未來的化學戰爭，使此等物品底作用、亦十分可疑。

對於在前線上的兵士，祇有穿了防毒衣才能變爲行動異常遲緩的怪人，最佳的戰士。因爲要穿着牠以經過每個甚至分量最輕的瓦斯浪及每個化學礮彈，即是說，在未來大戰底條件下差不多時時刻刻要穿着牠，所以每個兵士都不便於戰鬪，不便於運用戰爭武器。因之而指揮小部分的步兵，也變爲十分困難且多半不可能的工作。

對於後方的「和平」人民，自病人以至嬰孩，防護頭部的面具，乃是決不可少的工具。例如德國爲本國人民供給面具，政府化費了三十萬萬馬克。復因有各種形態的瓦斯，必須備各種形式的防毒器（或以濾過器代替，）所以數目字應當在明瞭了瓦斯底性質而決定採用必需的防毒器之時相當地提高。但是，此種情形當然不能防止關於每個國民須由政府供給防毒器的廣大宣傳。在此種口號之下進行着廣大的結合，有些是公開軍國主義的組織，有些是非戰主義的組織，婦女協會，報紙等等。在英國，數年以前，便有一部分議員提議應對每個學生供給防毒器並逐日教以使用防毒器的方法（略如上午八時——祈禱，八時十分——操練防毒器用法。）若能爲嬰孩備置防毒器尤佳。但是牠們對於防毒器底方法，「尙須長時間的學習。」

一切此種防毒器宣傳底線索，都操於由此能得到利益的脫辣斯底手中。正如恩截斯(Enderse)市長寫着「各國底軍事工業都無疑地喜歡此種嶄新的生產，因爲有由此獲得大量利潤的希望。」尤其是纖

皮脫辣斯更爲熱心。甚至焦急得不能等待大戰底到來而現在立即要求大量的定造德國橡皮脫辣斯「康亭恩塔爾」及製造瓦斯管（用以造防毒器上所用的濾過器）的「奧勞夫公司」對此項宣傳費了很多的金錢。（註十二）德國參謀總部及其他軍事中心都對此種宣傳予以贊助。軍事機關之所以贊助此種宣傳者，並非他們信任了防毒器底功能，而祇是單純的欲使廣大的民衆對防禦瓦斯有一種確信，使民衆覺悟，並減弱民衆對軍事準備的反對力。

一九一八年以後的軍事化學準備底顯著特徵，乃是對瓦斯混合物的研究及對於功能不同的瓦斯底化合方法底探求——例如以毒呼吸管的瓦斯與噴嚏瓦斯（砒素）或發膿瓦斯相化合。此種化合物使得過去防禦瓦斯的方法完全失效。例如，我們已經說過，毒芥辣瓦斯是「傳染的，」因爲發毒在於受毒數小時以後，所以受毒者本身在短時間內是不會發覺的。結果一人受芥辣瓦斯之毒而不自覺，歸向自己底防禦周到的兵營中，必能引起全營兵士底死亡。

應當知道兵營欲防禦發生瓦斯底襲擊，實際上祇有一法，便是在兵營內部提高空氣壓力（利用特殊通風機）使外來的空氣昇至最高點，且予以濾過。這些條件在軍事情況下多半不能實行，或有一二兵營實行一二日，即被炸彈炸燬。

近年以來，發現了無數的瓦斯混合物（至其成分則多半嚴守祕密）此等混合物同時能發出各種完全不同的功能。例如能穿過任何防毒器毒呼吸管黏膜並能驟起痙攣噴嚏或嘔吐的輕濃瓦斯，同時也能裂破面具而使人受到混合物所含其他可致人於死的瓦斯成分。

甚至國際紅十字會所組的特別委員會關於民衆對瓦斯之防禦問題，被迫而稱「以各種瓦斯攻擊與爆炸及燐質炸彈底轟炸所起之化合作用，使得人民不能防禦，」所以「不參戰的人民必落於最惡劣的厄運中。」此特別委員會底委員上院議員布魯克爾（Brucher）則更確定地說：「民衆對瓦斯的實際防禦能力實際上是被剝奪了的。」有許多專門家——如著名的德國化學家福蘭克·卡勞（Franch Karo）（註十三）柏林毒物學教授列文等人——都得到同樣的結論。

所以說，在化學戰爭中（較之飛機戰爭尤甚）防禦與攻擊實際上是混合的，混合爲一種形式，就是用攻擊防禦攻擊，祇有一個相互的攻擊，殘酷的絕滅的滅亡。

化學戰爭底此種特點，頗可補充上述的「人道」之不足。

殖民地底化學軍器

每種新的軍器或戰鬥方法，現時都有一種迅速向各處擴張的傾向。在現代化學及化學工業底發展之下，任何軍事祕密均不能保守，而毒物底運用方法，都要傳播於各國的軍隊中。

確甚因此，所以化學軍器祇有在很短的期間內是特爲實際而有力的軍器，因爲敵軍尚不及生產相當的物品，或因特種條件而敵軍暫

時不能進行此種生產。

近年來各國都將化學軍器用於殖民地戰爭及殖民地征討中。駐紮在印度的不列顛軍隊首先廣泛地應用了福列爾式的軍隊機器化與軍隊摩托化。航空在許多次殖民地征討中也曾得到廣泛的運用。各帝國主義國家底參謀總部都專心研究運用毒物以鎮壓殖民地民衆暴動的問題。

我們屢次論及的李代爾·哈德具着軍人的直爽性在論國際聯盟禁止瓦斯戰爭一事時，這樣寫着：『派代表於日內瓦的國家大半都有殖民地政權，但是對於他們，永遠存在着土人暴動及反叛的危險。

『廢除了瓦斯底應用，則文明的（！）國家必將迫而執行劇烈的征討，而此種征討是要犧牲大量的人命與金錢的。在現時半開化的民族，大半都有長鎗，而且有些還有機關鎗，故欲鎮壓此種民族底暴動，是相當困難的。我們在瓦徐李斯坦（Waziristan）（註十四）及法國在摩洛哥，都感覺到此種情形。倘若每個普通兵士竟同打獵一樣地用他們底軍械與殖民地民族交戰，則最低限度納稅人對此種政策將極端懷疑的。』（註十五）

講到殖民地問題，連帶地要想到上文曾提說過的劍橋大學教授哈爾坦所作的推行化學戰爭的十分卑劣下賤的計劃。在該計劃中，教授顯然忘記了他底『祇許』應用流淚瓦斯的言論，更超過了最廣泛運用的那種毒刺皮膚並使一般防毒器統歸無效的發靡瓦斯（芥辣瓦斯）底範圍。哈爾坦確認運用芥辣瓦斯可使敵軍底土地變為長時期的荒原，然後再用化學的進步去經營此土地。也就因此而他發現了有些民衆能『自然避免』芥辣瓦斯的理論。

此種民衆成分顯然是百分之二十白種人而百分八十黑種人。關於此百分之八十黑人不受毒的可驚的發明，作高深『科學』的比較底根據，他知道了皮膚由芥辣瓦斯所傷的膿泡，等於由日光所燒的瘡傷，但是因為黑人對於炎烈的日光習慣了，所以芥辣瓦斯不能毒害他們。所有這些『發明』都完全是有意的欺騙，自化學教授以至膺有褒章的劍橋大學底貴族愚夫，都不能不知道芥辣瓦斯之所以毒傷皮膚乃是因為牠是鹽酸接觸溼氣之後的配成品，而與日光是毫無關係的。

雖然上述的發明底根據是很可疑的，但文明的教授依然要立即對黑人作廣大的試驗，並且要在未來的大戰中廣大地運用有色的軍隊去佔領有毒的區域。於此（顯然是要維持軍隊紀律並避免下級幹部底不滿意）他宣稱須有瓦斯不能穿過的坦克及數名服瓦了斯不能穿過的衣服及手套的白人飛行家，與此等黑人協同動作。他愉快地說，因此『德國化學工業底超卓等於法國底黑人軍隊』而為安慰全國同胞並擁護不列顛帝國底光榮，他乃說出了一個希望：『印度人顯然也有抵禦芥辣瓦斯的能力。』

似乎其他各種瓦斯將來都不用以攻擊有色軍隊的……攻擊有色軍隊是有『限制』的啊！

姑勿論他底全部野獸般的野蠻，而此種『計劃』底實施，終屬幻想。化學戰爭是要有『熟練的家兎』與無數的犧牲的。雖然帝國主義的强盜們在殖民地剝削『有色的』兵力的權利目前尚不會毀滅，但是他不能運用他們（指有色軍隊——譯者註）作對貪求無厭的化學戰爭之神底第一批犧牲，不要看他們那樣下賤！

反對工人階級的化學武器

在利用毒物反對殖民地民衆以外，現時更廣泛地研究着利用化學武器以反對國內工人階級的方法。當然在此亦有荒誕的『人道論』英勇的戰士李代爾·哈德說：『在平靜內亂方面瓦斯武器在秩序上並在法律上所表現的力量，是很有效的並且很人道的。鎭壓暴動，不至十分危急之時，是要避免開鎗的。若果對暴徒開鎗，必能造成許多無辜的殉難者。暴徒乃是一羣暫時失卻理智而結果必能醒覺的人們。開鎗所能引起的情緒，祇是憤怒，而流淚瓦斯祇能使羣衆感到稀薄的痛苦。眼淚汪汪的暴徒，不是未來的死者，而祇是供吾人嘲笑愚弄的對象。流淚瓦斯與刺刀攻擊比較起來，前者確屬特爲人道的武器。』

毒物底利用，在美國警察中尤爲普遍。美國警察底上級機關製出了用毒物鎭壓暴動，驅逐露天大會，示威運動等等的各種詳細的方法。在運用方面，對於許多特殊的軍器，予以詳細的分門別類。美國資產階級不恐懼革命的直接危險，流淚瓦斯作了『國內化學戰爭』底基礎。但是遇必要時也可用更毒的瓦斯。

美國警察底最基本的化學武器，乃是具着特殊子彈的特殊的 Blind X 手鎗與長鎗。手鎗在十五米突距離上，祇須三數發，便能射倒四——五人。發射時不必瞄準，因爲有些人是要向後或向旁退卻的。

利用此種足以造成暫時盲目及劇烈的頭痛的武器，以逮捕並鎭壓暴徒及集會。同樣的長鎗，在一百餘米突距離之處，即能見效。此種物品是經法定用作鎭壓示威運動，露天大會，保護建築物（監獄，工廠及銀行等等，）並反對疾駛中的汽車的。此種『理想的武器』顯然是能以一射使平靜了數百暴徒的擾亂。爲個人防衛起見，社會秩序維持者及富人懷中均藏有 Blind X 小機器，手指在鈕結處一壓，即發生效力。

尤有 Dispers X 化學炸彈，美國警察用以鎭壓民衆甚多的集會。此種炸彈產生一種瓦斯雲，使民衆感覺不能忍耐的痙攣咳嗽、噴嚏及咽喉的痛苦。

爲保護銀行，倉庫，監獄等等建築，乃有『Blind X 保護機』。在接觸了暗機關或衝開大門等等之後，此種保護機便能自動發射無數的化學鎗彈。

國內化學戰爭中最有力的工具，乃是燃着白燐並能使多數人敗傷並受毒的炸彈。爲了預防示威運動及露天大會，而預先便對警察實施激烈巷戰方法的訓練。訓練如何以含着流淚瓦斯的炸彈及鎗彈攻

羣衆底中心或後方，若遇羣衆暴亂，則立卽以一切大量化學工具施之於前線。關於此種訓練，美國軍隊中最有力的化學戰爭指揮家之一福萊斯曾著了專門的書。此外，在合衆國已以毒瓦斯執行死罪，並對在法庭上或監獄中不安分的人們，以毒瓦斯用作『安靜劑』。一九二八年礦工總能工時，在有些監獄中對拘捕的礦工及其家屬施以新瓦斯底『試驗』（或專爲此目的而拘捕）一九二九年美國警察在一切總能工中更曾有系統地用過了毒瓦斯。意大利警察向美國定造大量的化學炸彈，並敦請美國教練指導與徒手暴徒戰爭之法。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底警察，都極力不願爲時代底落後者，都欲利用此法以鎭壓暴亂。

細菌戰爭

除過化學戰爭底廣大準備以外，帝國主義國家底實驗室及科學研究院現時都研究着並準備着未來戰爭底新軍器，——這便能釀成瘟疫的細菌底散佈。在此，對人類造了不少幸福的科學使人類能與可怕的仇敵如疾病者相奮鬪的科學，現在卻變爲資本主義底野蠻的殘殺武器。

此種現時帝國主義者均準備以細菌用作戰爭武器的事實（雖然是絕對祕密的，）迫得國際聯盟招集了特別會議，於一九二四年由各國底專家教授參加討論此問題。

此種會議底總結，決禁止下列的細菌學戰爭方法：（一）散佈傷寒，霍亂等病菌於水源，（二）利用飛機將有病毒的貭投於敵軍區域，（三）自飛機向城市擲下滿盛着各種細菌底不易死亡的培苗的鐵罐或鐵筒，（四）以動物病菌培苗散佈人間，（五）自飛機散佈有毒的植物以消滅禾苗。

此類軍事作用底邊界是無限制的。散佈霍亂，傷寒，流行性感冒，黃熱，破傷風等病菌很容易表現爲兩刃武器，其毒力是向前敵兩方傳播的。自另一方面以濾過或氣化水，接木等等方法防禦病菌，是充分可能的。但是細菌戰爭底此種技術上的『缺憾，』在按此目的利用飛機飛入敵軍後方的時候，是能超越了的。根據上文屢次說到的『和平』民衆在後方的偉大意義，造成敵軍居民中心底恐慌的偉大軍事作用，此種軍器底廉價等等，我們認爲在未來的帝國主義大戰中，此種細菌軍器必將廣被運用。

結論

一切上文所引的材料，祇能證明化學軍器在行將到來的大戰中的小部分的應用。我們已經說過，對於未來的化學戰爭作一個相當充分的詳盡的敍述，乃是不可能的，因爲除過軍事祕密底封鎖而外，化學戰爭方法變遷之迅速，爲軍事機械及生產機械底任何部門所不及。化學工業底方法與形式逐年逐月有變動。接二連三的發明，不休止地進展着。在戰爭期中，此種進展必有更速的速度。但是由上文所引的材料，

可以看見化學軍器尤其是與航空混合以後的化學軍器，完全變更了未來大戰底形式。過去大戰底一切殘酷與未來的大戰比較起來，祇等於兒戲。未來大戰中，有大量的民衆死亡，大城市底極度驚慌，對逃亡者汽車交通及火車的擊毀，頭上戴上防毒器在地窖中無望地酷坐數禮拜，以及許多類此的悲慘的前途。

革命的民衆對此種前途，是不應悲傷，不應畏懼的。利用帝國主義底每個矛盾點，利用統治階級底每個『裂痕』去變帝國主義間底戰爭為國內戰爭，纔是革命民衆底任務。況且帝國主義者底凶猛的武器——化學工業，是操在各國工人手中的，將來在戰時，工人是否能以此種武器轉向着他們底剝削者，是確實成問題的。

(註一)見 Eduard Farrow 著瓦斯戰爭

(註二)見 Dr. G. Wokr 著 Oer Kommende Giftgaskrieg.

(註三)見 I. Meyer 著 Der Gaskampf 一九二六年柏林出版

(註四)見列凡布爾 Lefebur 著麥茵謎語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

(註五)見 I. Haldane 著 Callinicus, a defence of Chemical Warfare 一九二五年出版

(註六)參閱 I. Meyer 著 Der Gaskampf 一九二六年柏林出版

(註七)參閱 Charles Mouren 著 La Chimie et la Guerre 一九二〇年巴黎出版

(註八)參閱 B. H. Liddell Hart 著 The remaking of modern armies 一九二八年出版

(註九)在磁彈中裝了爆炸物與毒物底混合質其動力尤為劇烈

(註十)見 A. Frais and K. West 合著化學戰爭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

(註十一)見 A. Frais and K. West 合著化學戰爭一九二三年莫斯科出版第四九七頁

(註十二)見一九二九年 "Der drohende Krieg" 雜誌所載 Steffen 的文章

(註十三)見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 "Berliner Tageblatt"

(註十四)英國對於瓦徐李斯坦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及一九〇二年共討伐三次譯

(註十五)見 Liddell Hart 著 The remaking of modern armies.

史汀生主義的窮途

杜若譯

史汀生在外交討論會的演說確有其重要性，牠不但是表示史氏對於非戰公約的個人信仰，而且表示世界和平，有共同商榷以阻止戰爭之必要。所謂不承認侵略行動之「史汀生主義」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公式。去年的滿洲事件的出現，造成牠好多繁複的可能性。史汀生也一再申述這主義，標明這主義，與把美國的外交政策倚護在這主義上面。除開表面的掩飾外，美國是不再否認她已牽入遠東政治的旋渦，雖則她對西歐還表示她假裝的孤立政策。

我們還記得在今年一月七日以後，美國曾發出好多抗議照會，正式宣言美國不承認任何違犯非戰公約造成的形勢。當時他發出這種文件的理由是他認爲『中國在滿洲的行政權，自九一八以後，已消毀無遺。』可是日本政府依然對於美國的抗議，很圓滑地不加以注意，爲掩飾日本的詭計，建立了所謂滿洲國的傀儡組織，而把溥儀拉去做日本軍閥實際統治下之滿洲的掩眼罩。這種違犯條約的舉動已無可補救了，但美國卻依然找出先例來想規避她的責任。

到了現在，已無規避的可能。如果日本相信美國爲盡其道德上的責任，宣佈了好聽的原則，而即會滿足忘記了實際，不會有何積極行動施行出來是對的，那末史汀生現在的說

世界小諷刺

在瓶外的怪物



——英國 The Daily Expres——

明美國的言行是一致的，卻又何解呢？史汀生一再說明美國不承認違犯非戰公約所造成的遠東形勢，與他認為滿洲形勢的改變是侵略的結果，言猶在耳，豈健忘若是，而還置諸不理麼？即史氏把責任推在國聯身上，但三月十一的決議案，祇是一條具文，沒有決定滿洲的征服為不合法，而把責任推在國聯盟員身上，希望盟員出來盡某種責任。而且我們要知道，每一個國聯的盟員，是對於這件事有自由解釋與自由決定的權利，史氏雖援引三月十一日國聯的議決案，又有什麼用呢？

這樣看來，史汀生主義，如果是還有些意義的，那末就不能懸而不用。牠應盡其條約上的義務，或者廢棄不用。牠的結局已很明顯與不可避免。美國不承認日本奪取滿洲，但日本現已把滿洲奪入掌握。不問日本是佯為維持滿洲國的獨立，還是師亡韓故智，日本已攫得了滿洲。承認與不承認問題，不能永遠是個抽象的東西。不久一切實際的行動就將開始：美國將見到對偽國使節的派遣，商法的公佈，關稅的實行，司法的獨立。到了這時，史汀生主義是將被援引呢？還是被放棄。是美國屈服呢？還是日本屈服。不是此就是彼，二者必居其一：那就是日本軍隊除開鐵路一帶外，退出南滿，否則美國就將承認這種事實，滿洲是日本人的。

再不然，兩方沒有一方走向屈服之途，結果必訴諸戰爭。如果不願放棄滿洲而史汀生主義又勢在必須擁護的話，說那末一個有力量的國家就得出來用武力把日本驅逐出滿洲。看起來沒有一個歐洲的國家，是會為維持非戰公約而出於一戰的，——就是拿在滿洲比別個國家有較大利益關係的——蘇聯來講，她也決不會與日本開戰。那末究竟是誰來用武力驅逐日本呢？中國麼？在現在的情形之下決辦不到。那末驅逐日本人的責任，現在是不是有置諸史汀生與胡佛的身上來的可能性呢？如果這件事的時機已很急迫，他們兩人同情又將怎樣表示呢？這都繫乎美國了。

但我倒要問，美國政府之代表她的人民關心遠東事件究竟到怎樣的程度，而美國大

日本之謙而硬的態度



——英國 The Bulletin——

外交界的接受似乎是完全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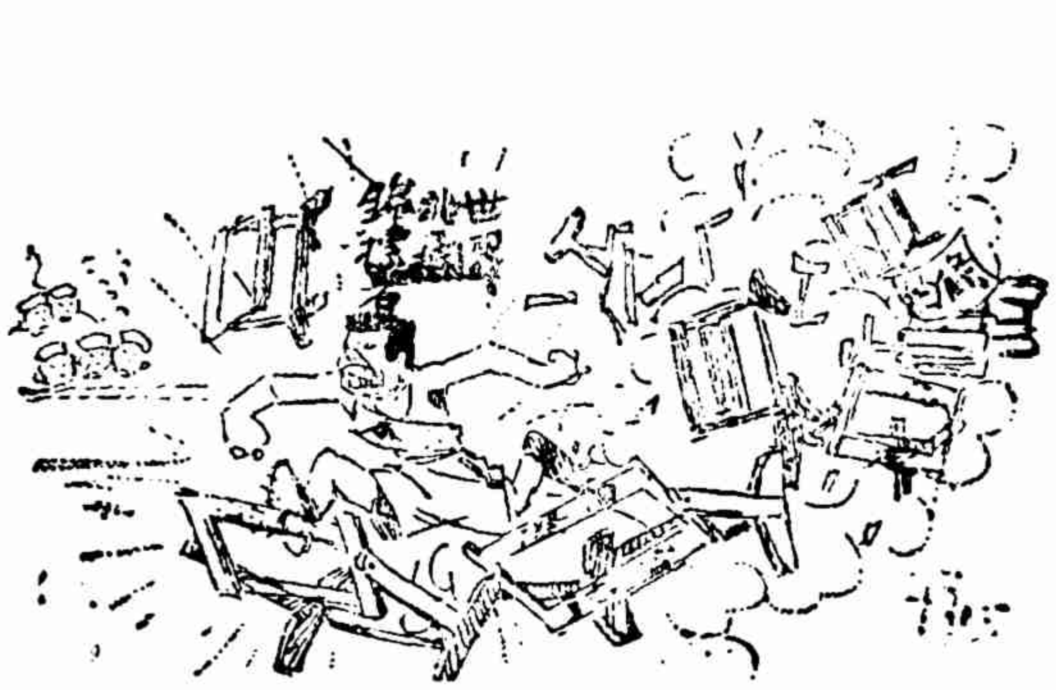


——英國 The Evening Times——

衆，不問是有職業的還是失業的，他們對於滿洲的現狀是否深切地注意，是否願意去把他們的生命財產爲了改變現在飄揚滿洲的旗幟，而去孤注一擲。關於這一層，我就要問，美國人中間，究有幾個人曉得滿洲在什麼地方。

那末這樣說來，在美國人眼前的遠東的許多足以造成戰爭的勢力，沒有什麼力量足以防禦麼？我們幾個月來不是時常聽到日本人一再主張招集一個國際會議討論遠東問題麼？這又是什麼意思呢？當然日本人有其祕而不宣的動機在，這無非是日本想緩和列強對於她征服滿洲的反對，因而慷他人之慨，把中國人完全主權的企望打得粉碎，使列強在上海及中國各口岸也得到報償。中國也同樣提議召集一個會議。這樣一個會議並不一定能夠限日本軍閥的目的。總之，遠東形勢是在動態中，是在一個危險的動態中，正如華盛頓會議以前的形勢一樣。華盛頓會議已宣告失敗了，因爲那次會議中，關於遠東主要的事件，以及足以造成戰爭可能的原因，都規避了而沒有解除。列強都在遠東感覺有切身的利益，都要保持其帝國主義侵略所得的果實。其結果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而加速連續不斷的危機的爆發，在這當中，滿洲的衝突就是最後而最危險的一個。

美國現在曉得專事規避的鴕鳥態度的危險了，美國也曉得美國不能在一九三二年處理中國事件，像一八九八年那樣處理中國事件了。我們現在已有極大的證據，證明如果遠東事件一直不解決，不問中國是獨立國家，還是殖民地，不問中國是從列強的鐵蹄下解放出來，還是在列強的侵略下，美國將有對敵的國將來分割她侵略的油水。再質實地說，美國將有造成她投入戰爭的原因。美國終必有戰爭，不問什麼機關來處理國際糾紛。自然一個會議決不能剷除戰爭的原因，除非列席會議的列強，能犧牲那保持和平所需要的犧牲。但這又繫於列強維持和平的誠心，究竟到怎樣的程度。現在已是每個國家顯示其立場的時期。同時每個國家也應該昭告其人民，他們



世界運動會跳欄錦標之獲得者——日本



德前皇子：「這是你下來而讓我坐的時候了」。

——美國 Herald Tribune——

——法國 Le Petit Provencal——

是應當爲什麼而死。如果美國會發議論的政治家，眞是認爲他們的說話是在呼起世界輿論反對戰爭的話，那末他們所謂的輿論就不當祇是內閣總理的輿論，而應當是那件代價的大衆的輿論。這種輿論就應當把那足以引起戰爭的糾紛詔示民衆。無庸諱美國早遲總將生硬地碰到遠東事件的結果，這種結果的到來對於美國卻是愈快愈好。

譯自 New Republic, august 24 19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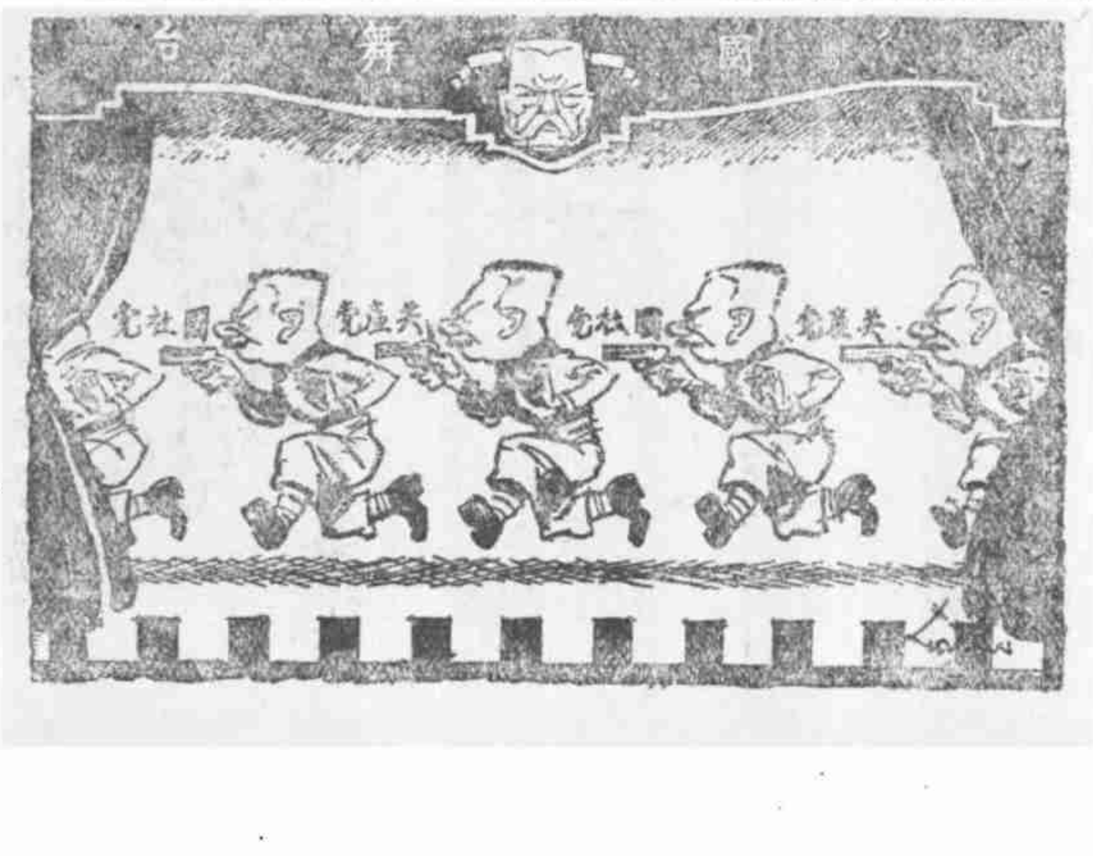
法西斯蒂主義之國際化

Roger Shaw 著　諒夫 譯

回顧歷史上的事實，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在牠廣大的意義上，開發了到中等階級統治整個歐洲的路，這是値得注意的。這次的革命剝奪了遺傳的貴族地主及其封建的特權，是自立資本家，智識階級，與職業者的一個勝利。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卻根本是產業工人對於中產階級之資本家的一個反抗。

歐洲法西斯蒂主義一向是用以保護資本社會的利益而反對共產主義之刼奪的，而日本的法西斯蒂主義則對於舊式的封建秩序似乎是比對外來的資本主義還要喜悅。但不論何國的法西斯蒂主義，他們都是輕蔑法國革命的附產物，卽所謂民主政治或自由主義的。他們讚美武力的光榮，頌揚羅曼的克的「簡樸生活。」法西斯蒂的狄克推多並不是貿然願承受破產管理人之職，他們是根基於周詳考慮過之反駁馬克斯主義之哲學上的。

我們對於以莫斯科爲中心的第三國際，



德國的連環劇

——美國 Daily News——

及以蘇里克爲中心的第二國際是聽到得很多了。在實際上還有另一個非正式的國際存在，牠的聖地是羅馬，牠的預言家是慕索里尼。一個有組織的法西斯蒂的根本性質是不可能的，因爲法西斯蒂國際當然是國家主義的，所以不易成爲國際的組織。不過在意大利的眞正法西斯蒂黨與其他十餘個國家之半法西斯蒂運動中間顯然存在着一種關於目的與方法上的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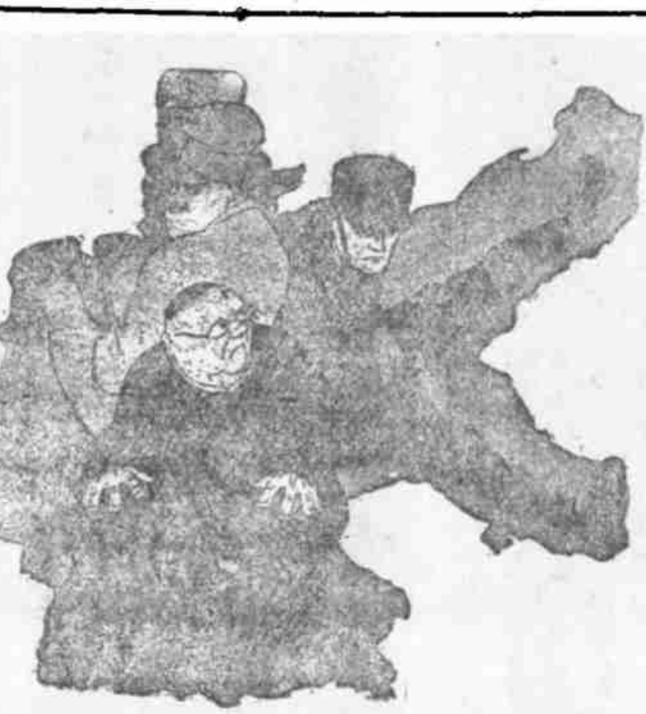
俄國革命同歐洲大戰的閉幕舞臺造成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勢力之急劇增加。以無產階級爲狄克推克的共產主義攫取了俄國的統治權；並極力想獲得德國，匈牙利，意大利與中國的政權。社會主義在英國，奧國，捷克斯拉夫，德國及其他歐洲小國中也爲職工會的利益而得到很大的勝利。擁有資產的中等階級是在沒落的迷亂中了。那裏似乎沒有一種適當的力量來反對羣衆而保衛他們的利益。

在意大利的北部，共產主義的勢力急劇增加，他們在罷工與怠工的無秩序狀態中，驅逐了許多工廠的廠主。羅馬之自由主義者的政府在工業家與重要軍人看起來，早不夠十足堅固地來對付這些國際主義者了，因之法西斯蒂運動就在慕索里尼與其伍長的指導下而開始了。這些最初的法西斯蒂主義者在波河流域（Po Valley）戰勝共產主義者後，最後就於一九二二年向羅馬進發了，——在這個時候，慕索里尼就做了首領。秩序從混亂中恢復起來，一個侵略的外交政策是採用了；社會黨，共產黨，甚至於自由主義者都被放從到法國去了；罷工與封閉工廠都認爲非法；無用的意大利國會也重新改組，廢棄政黨制而採職業代表制。舊的羅馬文化重新加以提倡，新的國際主義則完全禁止與法西斯主義者發生關係。民族的愛國主義幾乎成爲一種宗教的儀禮。

這樣意大利就很成功的將無產階級的勢力壓低下去了，而全歐洲的有產階級都對之發生興趣。這裏有秩序，紀律，雖然法國革命

三個德國

北部職工主義者，南部天主教與東部法西斯蒂黨是互相對立的。請注意這地圖。



—德國 Kladderadatsch—

「請坐下罷，我有話同你說」



—美國 Baltimore Sun—

所獲得的個人自由受到限制。但在許多工業家想來財產是比自由更好。

一年以後，即一九二三年，以解散國會之阿爾豐損王之同意，西班牙是放在里維拉將軍的獨裁之下了。商人與貴族都幫助這些西班牙的法西斯蒂主義者，他們自命為愛國團(Patriotic Union)但承認其與意大利的密切關係。這制度並沒有多大的成功，所以到一九三一年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就重復出現了。

德國於歐洲戰敗後產生，其一九一九年的威瑪憲法是由自由主義者同國際社會主義者所製成的。在共和國的德國，職工會佔着一個很有利的地位。德國的愛國主義者咀咒國際馬克思主義者之戰爭的損失；僱主對於職工會沒有特別的注意。這正是希德勒的法西斯蒂用武之地，他一切都是採從意大利的已行方式的。過了十年的煽動之後，在一九三〇年的國會選舉中就得到大勝利，議員席數由一二增至一〇七。他採取一種侵略的外交政策，一種職業代表制的國會，古代諸曼地的德性，以及檢查一切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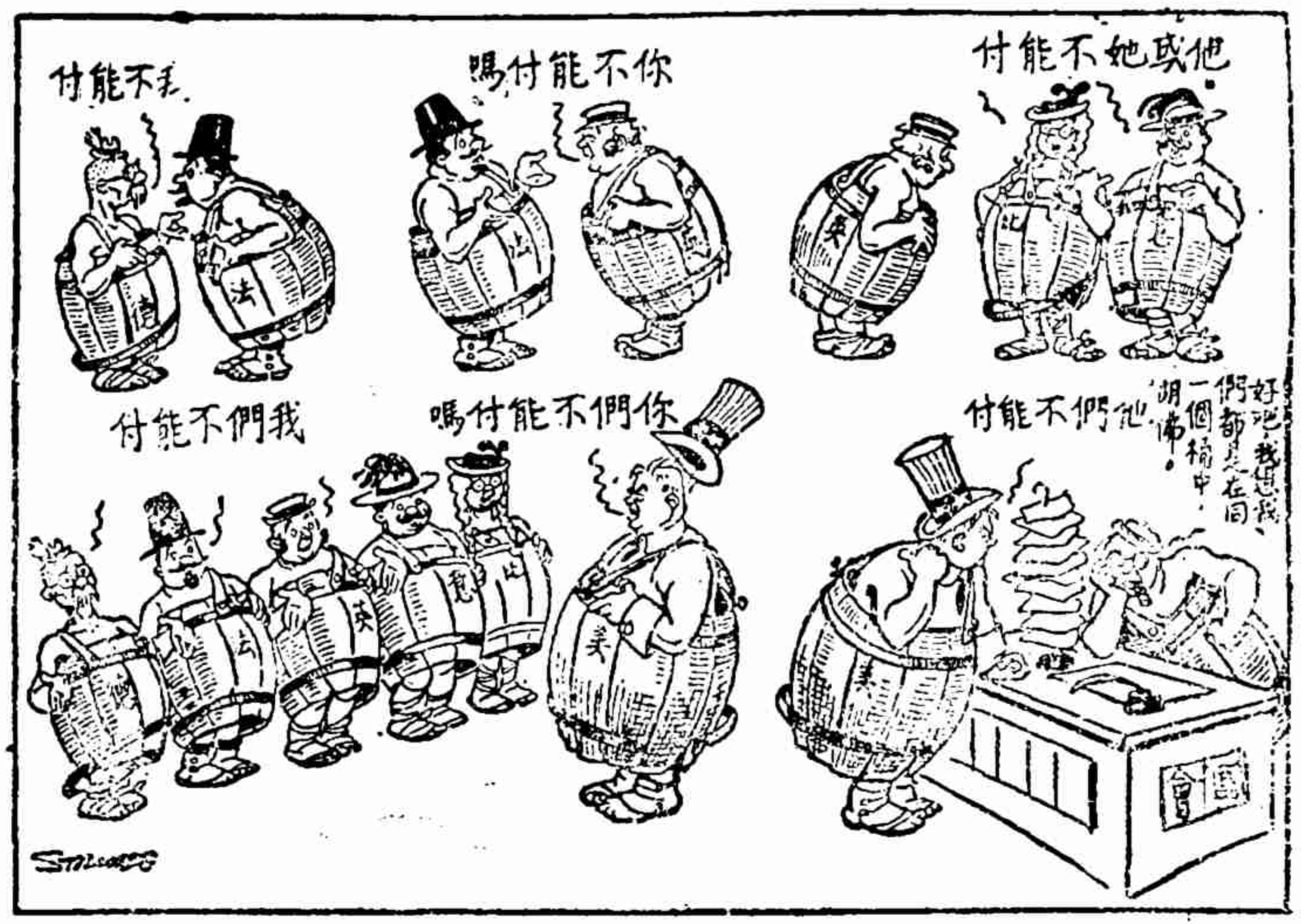
在英國，法西斯蒂主義是由莫斯萊（Sir O. Amosley）與其夫人所組織之流產的新政黨代表。這個最初曾研究過希德勒運動的小團體，在去年的總選中已被掃除了。他們贊成獨裁及許多高壓的政策，但是不列顛島國對之甚少興趣。

在法國，則有都德（Leon Daudet）慕拉（Charles Maurras）所領導之法蘭西行動派（Action Francaise）這是保皇黨的也是法西斯蒂的。牠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巴黎。這行動派是天主教的，反代議制的，敵視德國的。柯底（Coty）所主辦的國家主義的新聞紙，完全是法西斯蒂主義意味的。

芬蘭的拉普黨（Lappuans）代表農人的法西斯蒂主義，他們完全反對海爾新福(Helsingfors)的溫和社會主義與芬蘭政府。拉普黨人深懼紅色的俄國，曾掀起數次小紛擾以博取希脫勒黨的同情。

桶的唱歌

英法德意諸國在洛桑商定，不能償付美國戰債。



——英國 The Daily Express——

在奧地利，與慕索里尼和希脫勒爲隣的有愛國團(Heimwehr)的組織，這是反動的，天主教的，反議會制的，與反社會主義的組織。這對於德奧的聯合並不熱心，不過最近希脫拉却已成爲愛國團的公認首領了。這組織已在法萊曼博士(Dr. Walter Pfreimer)的指導下掀起過一次的暴動。

與法西斯蒂之意大利聯盟的匈牙利，是在半法西斯蒂的獨裁下，這是打倒一九二〇年皮拉根(Bela Kun)之共產制度而成立的。眞正的法西斯蒂組織却是「覺與的馬其亞」(The Awakering Magyars)他們竭力反對得利安農和約的規定。匈牙利的法西斯蒂主義專事爲大地主的利益而壓制農人及威脅小協約同盟。

波蘭是在一個獨裁制度下，不過這不是一個哲學上的法西斯蒂獨裁。皮爾蘇斯基將軍仍舊保留議會制度的形式，並在精神上是向前進的。爲法西斯蒂所反對之婦女參政權仍然存在於波蘭；在波蘭狄克推多與其他的法西斯蒂團體間並沒有精神上聯絡關係。波蘭有一個在莫斯基 (Roman Dmowski) 領導下之法西斯蒂反對黨——國家民主黨的存在，這個保守的，天主教的，國家主義的，贊成極端獨裁的政黨是反對皮爾蘇斯基政府的。

法西斯蒂主義雖然是絕對國家主義的，可是他們却有國際的連絡關係。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法西斯蒂黨是跟從慕索里尼的指導的。英國、芬蘭與日本的法西斯蒂黨却是做傚希德勒的。意大利的黑衫在法國變成藍衣，在德國變成棕衣。慕索里尼取消了婦女參政權，希德勒則接着說：『回到廚房中去。』他們的信徒間互相訪問，異常親善。希德勒是奧國人，而奧國法西斯蒂領袖柏斯脫(Major Pabst)却是德國人。這二個人在匈牙利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慕沙里尼也是匈國的一個英雄。在奧大利亞與巴西，甚至也有法西斯蒂的蹤跡。所以法西斯蒂主義

法國的軍器製造家：「當我們政治家每喊一次「安全」我們的生意就好一次。」



——德國 Kladderadatsch——



——美國 Enquirer——

爲什麼不先解除軍器呢

已經成爲一個國際的勢力了。

一九三二上半年之世界經濟

——資本主義生產降到十九世紀的水平線——

嘯秋 譯

節譯自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July,

一九三二年的經濟危機更進一步的加深與劇烈。除英國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仍在迅速的下降。

關於生產額方面資本主義世界已降到戰前水平線之下了。假使以一九一三年的生產指數爲一百分，我們看出美國現時正站在這一水平線上，同時，法國的指數已降到九五，英國降到八三，德國降到六三，波蘭降到四六。

甚至資本主義國家許多工業部門中關於生產水平線上更明顯的數字從下表可以看出所列各年的數字與一九三二年第一季的數字相當：

	煤	生鐵	鋼	棉花(消費)
美國	一九〇六	一八九八	一九〇五	一九一三
英國	一九〇〇	一八六〇	一八九七	一八七二
德國	一八九九	一八九一	一八九五	一八八九

因此，我們看出資本主義工業大多數重要部門已回到二十五年前至四十年前之間的水平線了。

近數月來在危機加深中起重大影響的因素之一，是各國投資迅速減少。一九三二年美國新建築物的營造業顯示空前未有的衰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胡佛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羅斯福

落。在一九三二年前四個月內建築合同的總價值只有四萬萬零八百萬金元，但在一九三一年卻爲十四萬萬七千六百萬金元，一九二九年卻爲二十四萬萬八千二百萬金元。因此，我們看出建築活動只占一九三一年——危機的年分——百分之二七。一九三二年，德國建築活動的範圍，其價值降到二十萬萬馬克左右，但在一九三一年卻爲四十萬萬馬克，一九二九年卻爲七十萬萬馬克。

柏林行情研究院（Berlin Konjunktur-Institut）最近一季的調查，指出現時德國經濟各部門每月投資平均數爲二萬萬七千五百萬到三萬萬馬克，但一九二九年每月平均數則爲十一萬萬一千萬馬克。所以，該研究院不得不記明用壞的生產工具尚未恢復到維持經濟機構所必需的範圍。

美國投資活動之不幸的衰落，可從一切私人資本之放出受空前的限制上看出來，一九三二年前五個月只有一萬萬五千六百萬金元，但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二九年前五個月，則爲十萬萬四千九百萬金元與三十七萬萬五千三百萬金元。結果，一切重工業生產品的需要大大低落。本年前五個月生鐵產額的統計如下（單位百萬噸）：

	美國	法國	德國	英國
一九二九年	一八·三	四·三	五·四	二·九
一九三一年	九·六	三·八	二·八	一·七
一九三二年	四·六	二·三	一·七	一·六

把這些數字與蘇聯生鐵產額比較起來，是有興趣的事。一九三二年前五個月，蘇聯生鐵產額爲二百四十六萬七千噸，在歐洲占第一位，已走進趕上美國的途中了。

加深危機的另一因素，是日益增長的農業危機，農產品與工業品市場價格的跌落。例如美國農產品指數，在五月十五爲百分之五六（戰前指數爲一百分，）但在四月則爲百

甘地絕食的勝利

（請參閱本期印度的下賤等族與民族運動。）





大不列顛帝國統治印度的總督——韋林敦

分之五九。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則為百分之八六。農產品在別種生產品的價格標準上之購買力，去年五月竟為戰前水平線百分之五〇，而去年則為百分之六六。

最後，在近幾個月內，消費品的需要減少，這是失業增加，工資削減，工人耗盡自己一切儲蓄之結果。近數月來，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勞苦羣衆陷於無可比擬的貧困。因此，加緊了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制度的革命鬭爭。所有這些情形，必不可免的使以後數月的危機更加厲害。

即如柏林行情研究院在本年六月初估計世界危機的發展，亦得到這種結論：『除英國外，一切國家的狀況，在以後數月內，依然無望。』

國內市場的縮小與貨幣危機的增加，使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遇到一個緊急問題：即盡其力之所能以强迫輸出與限制輸入。結果，近數月來，為市場而鬭爭愈嚴重了。同時，更進一步的採用保護方法。

按照美國商務部的統計，從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有七十六國增加了關稅。這七十六國之中，有三十六國增加了一般的稅率。加之，自去年來，有三十四國為某些商品進口而頒布直接輸入的禁令與國家壟斷等等。而且，幾乎一切國家都注重限制國外滙兌事業。

所有這些方法，引起世界貿易特別縮小。按照柏林行情研究院的計算，世界輸出額在一九二九年第二季計二百九十六萬萬馬克，在一九三一年第一季計一百八十六萬萬馬克，一九三一年第四季計一百六十萬萬馬克，一九三二年第一季只有一百二十二萬萬馬克。換句話說，在一九三二年第一季的輸出額，與危機前比起來，已降低百分之四十。

四五兩月，世界貿易更形衰落，所以，我們能夠看出市場競爭愈趨於劇烈之境。各國政府所採用的保護方法，益引起傾銷的趨勢。於是倫敦經濟學家週刊近來指出英國雖採用保護方法，可是外國商店仍以打擊英國生鐵



關稅障壁下之歐洲

年來各國因感受經濟恐慌潮之襲擊，羣築關稅壁壘，阻止外貨之侵入傾銷。請注意這地圖。

生產者的價格（包括關稅在內）推銷商品。五月半英國提高生鐵稅到百分之三三來回答傾銷，這種方法使德法比三國鐵工業的狀況大大惡化，無疑的要引起這些國家的報復。

世界貿易的衰落更因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與財政狀況的惡化而使危機益烈。在一九三一年夏天的財政危機，加深了工業危機，現時工業危機的加深又不得不影響到財政與信用的範圍。

同時又要指出利潤明顯下降（一九三二年第一季美國企業利潤只有一九三一年同季的利潤百分之二十。）股票市價繼續跌落（自一九二九年以後，美國企業股票在價值上已跌落百分之八五。）破產者一天多似一天。

美國李喜金孫銀公司（Lee Higginson banking Concern）的倒閉，大抵是克勒格公司（Kreuger Concern）倒閉之結果。此外莫爾根集團（Morgan group）也已到了嚴重的難關。

在一切其他國家的財政狀況中，可以看出顯著的退步，奧大利，匈牙利，希臘，以及其他巴爾幹各國不幸的財政狀況是大家習知的，不但不能支付債款的利息，而且因現金與外滙流出的結果，一切外國支付大有完全停止之勢。

德國狀況與上述各國實際相同，她的外國借款與投資的支出——儘管停止付款——每月計有一萬萬二千萬馬克。輸出不斷的減少威嚇到貿易平衡。按照柏林行情研究院樂觀的計算，截到去年底止，德國有望的支付差額亦在一萬萬馬克以內。所以，有一部分的債款利息，不得不藉國家銀行的現金與外滙以資挹注，目前只九萬萬九千萬馬克，但一九三一年五月半，則為二十五萬萬四千萬馬克。巴本聲明德國到必要時可以宣布停付私人債款，所以不致庫藏空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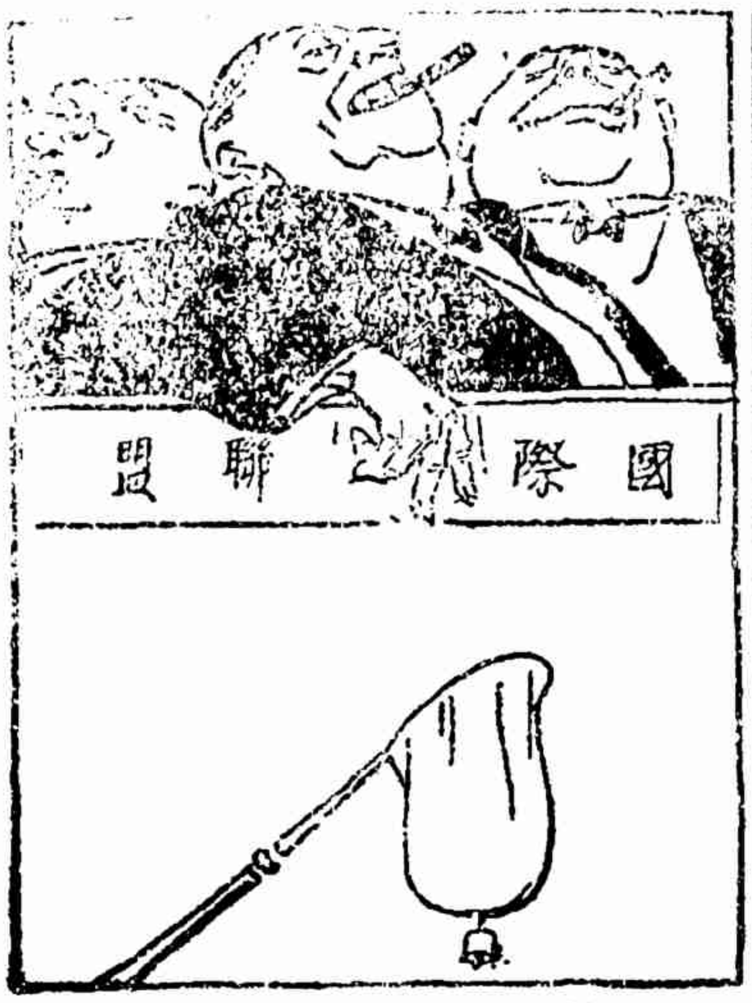
中歐增長的危機，對英國有特別嚴重的影響，因為她有鉅款投在這幾國內。甚至所謂國際聯盟的借款中，有百分之四八由英國擔

國際聯盟救濟奧國經濟

奧國請求國聯救濟，而國聯所允予的卻是一個褲子鈕扣。



一只褲子鈕扣



救救！救救!!

認，而法國則只百分之三一。

由繼長增高的經濟危機看來，英國狀況在冬季的進步只是臨時的性質。英國製造廠首席委員 William Ormsby-Gore 近來說：「我們處在危機的新階段，將使英國過去所獲得的一切黯淡無光。」這句話是不大錯的。

散佈全世界的白俄

三立 譯

本文是從國際通信小冊散佈於世界的白俄及改造十四卷九號世界白系露人之運動二文節譯而成，至關於遠東白俄之狀況則由譯者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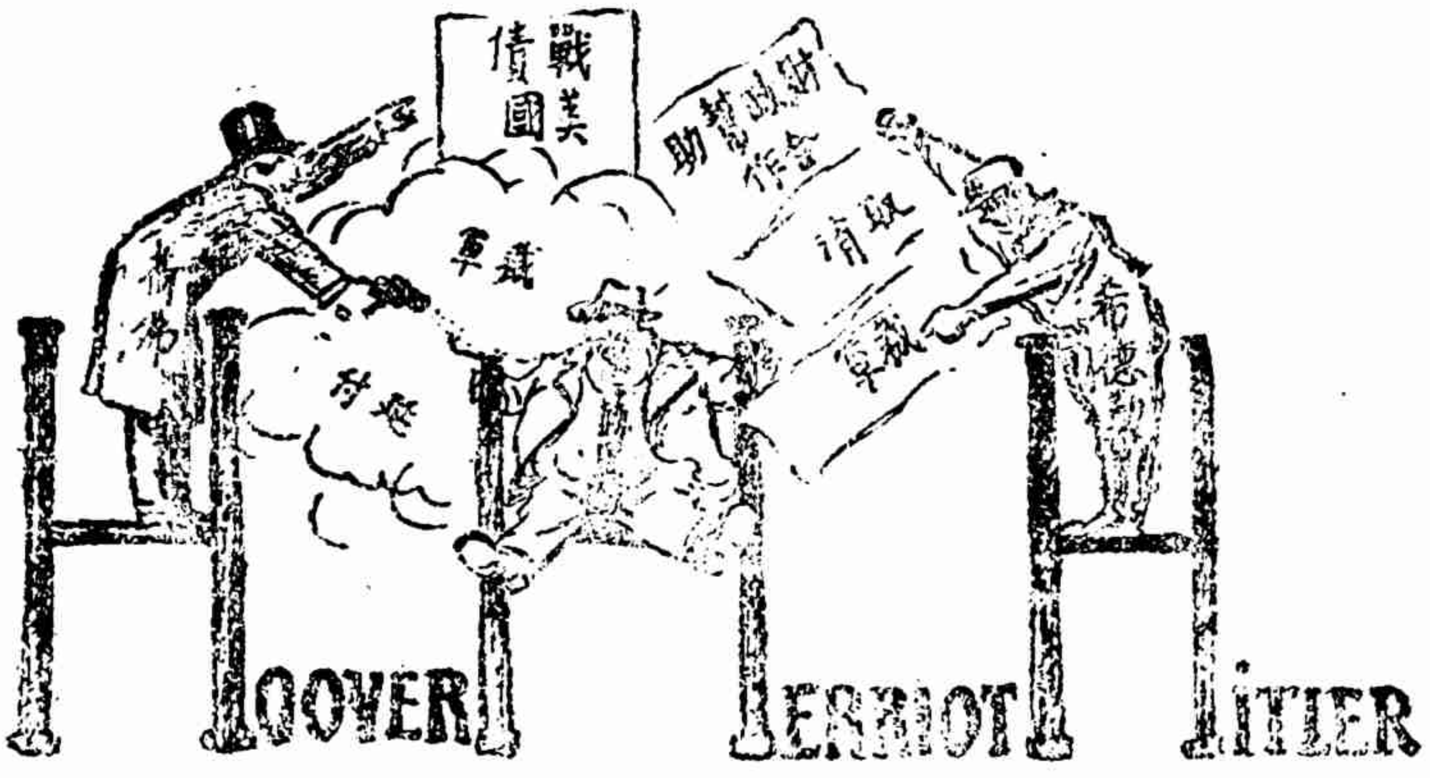
譯者

俄國二月革命的結果，克倫斯基政府承繼了羅曼諾夫王室的政權。哥薩克將軍哥尼羅夫（Kornilov）因緣時會，就被任爲統率百萬俄軍的最高司令官了。

克倫斯基政府中因停戰問題，意見紛歧。哥尼羅夫欲奪取政權，於七月間舉兵進迫彼得格勒，被彼得格勒工兵蘇維埃派隊擒獲。不久蘇維埃與克倫斯基政府間發生衝突，哥尼羅夫乘機逃往頓河流域（Don region），匿居哥薩克村落中。十月革命成功後，彼得格勒之舊俄士官地主工場主及布爾喬亞學者也被迫逃往。哥尼羅夫乃以哥薩克的大都會羅斯托夫（Rostov）爲根據地糾合同志羅曼諾夫斯基（Romonovsky），亞力西夫（Alex-eriev）和但尼金（Denikin）等組織頓河政府及白衛軍反抗蘇維埃。所謂白色俄羅斯

國際政治中的三個H

荷佛與希德勒聯合指斥赫里歐對於戰債與賠款的態度。



——法國 Le Rire ——

於是產生。

此外烏克蘭方面有哥薩克軍官斯可羅巴德斯基（Skolpodski）起而以民族自決爲號召，組織軍隊，建立民主共和國。北俄方面，有以所謂社會主義者柴可夫斯基（Chaikovsky）爲首領的國家主義政府。遠東方面有以外貝加爾哥薩克軍司令謝米諾夫（Semenov）及薩克軍司令卡依達爲首領之各俄政府。一九一九年三月各地白俄圍攻莫斯科，蘇俄四面受敵，頗難應付。但白俄軍隊之後方因政治關係不甚鞏固，蘇俄知其然乃以宣傳之力，鼓動其後方農民暴動；因此，各路白俄先後潰退，蘇俄政府的基礎就危而復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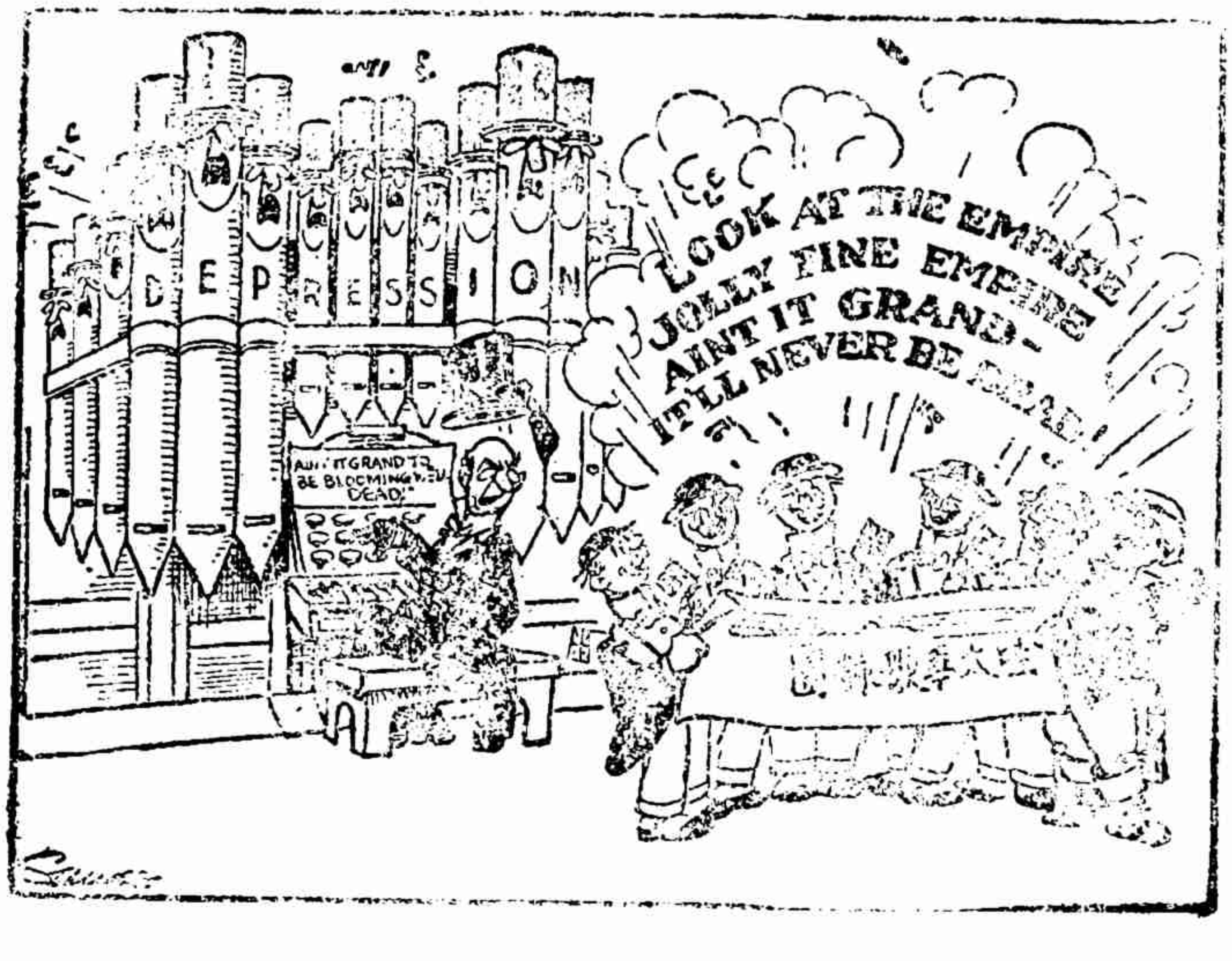
一九二〇年三月，但尼金軍敗退至黑海沿岸之諾甫羅斯克，後復渡海逃至士坦堡爾（Stambal），但尼金及其幕僚以英國巡洋艦之援救，幸免於難。

此際有一奇跡起於克里米，那裏的白軍青年士官一團，在男爵蘭吉爾（Wrangel）指揮之下，竟以二百餘人擊走紅軍千人。於是一度逃避之哥薩克軍隊重回克里米，蘭吉爾乃在此建立白俄政府，賴法蘭西之援助，支持八月。其後蘇維埃政府與波蘭媾和成立，乃盡調波蘭戰線上之紅軍以征蘭吉爾，蘭吉爾無力抵禦，遂棄克里米而流亡。

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俄人棄故鄉而逃亡者，不下三百萬人，其中哥薩克人之一部份逃至勒謨諾斯島（Lemnos），但尼金部逃至加黎波利（Gallipoli）。

以科達布夫將軍爲首領，組織加黎波利政府。由蘭吉爾向英法乞助，得維持一年。其後以依賴英法，終非久計，由蘭吉爾與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政府接洽，所有白軍，歸兩國收容，加黎波利政府乃解體。但白軍之組織，並未消滅，而移其幹部於巴黎。蘭吉爾自任爲最高司令官。蘭吉爾死後，科達布夫繼之。科達布夫死後，繼任者爲米爾蘭。

士坦堡爾地當黑海之口，故從黑海流亡之白俄，均先到此地。當一九二〇年頃，該處充滿俄人，外表上好似一個俄國的城市。舉凡新



不列顛帝國會議

不列顛帝國爲謀經濟復興起見，特召開陸太華會議，以圖建立帝國之經濟統一陣線。

潮紙，商店以及居民風俗，無一不帶俄化。希臘軍為凱末爾擊敗於安哥拉後，士坦堡爾之白俄人驚疑凱末爾亦為赤化人物，故相率出走至巴黎，柏林，不拉格，和維也納等地。

至遠東方面當白軍與紅軍作最後之鬪爭時，謝米諾夫掠奪在輸送中之白俄軍費二百萬元，逃往日本，渡其有閑的布爾喬亞生活。捷克軍首領卡衣塔亦以出賣捷克軍機祕密而被捕下獄。謝米諾夫以掠得之二百萬元存入日本某銀行，後以或種原因，不得提用，於是謝氏不得不另覓生活途徑，而以日本官憲之庇護，在遠東蘇俄邊境暗中活動，企圖聯合流亡於我國之白俄，在滿洲蒙古一帶，建立白色俄羅斯國。

一九二八年初，駐法蘇維埃大使館參事班賽特夫斯基因發表與蘇維埃相異之政見，為蘇俄政治警察所偵悉，擬加逮捕，班氏星夜逃出使館，乞法警之助得免於難，而蘇維埃政府對班則為死刑之宣告。此後班即托庇法國，組織團體，創辦新聞，反抗蘇俄。班氏之後，蘇俄官吏因與蘇維埃政見不同而反叛者，屢見不鮮。彼等在反蘇俄的同一目標之下，互相團結，一致努力，迄今已成為白俄中之一分系。

故現所謂白俄者，可分三系：第一系即蘇俄建國之初，以哥薩克人為中心起兵反抗之白俄人；第二系即上述蘇俄官吏之中途叛變者；第三系則為帝政時亡命在外，二月革命後一度回俄，十月革命後再渡亡命之社會主義者。三種白俄間，門戶之見甚深，均不滿於彼等之現狀，而互相轉嫁其責任，軋轢不止。

流亡在外的白俄，不但其派別不同，即其經濟地位也不相等，所以他們在外的生活，是不一律的。

亡命的白俄中，有許多大銀行家和大企業家。當他們流亡時，尚以為蘇維埃政權難以持久。都把自己的事業計劃及簿籍等帶往國外，冀俟事定後回國重理舊業。所以巴黎市的舊俄之石油，砂糖，石炭等企業家麕集；而歐洲之企業者，乘機收買他們的產業，希圖從中漁利。最先有一英國企業家，以百萬法郎向馬太



政治舞臺的後臺老板——道威斯



歐洲人的厄運 ——英國Star

斯夫購得巴庫(Baku)之鹽田。繼之，法蘭西人，西班牙人，德意志人都競向白俄購買油田，鐵鑛和製糖工場等。白俄中之狡黠者，竟以無所屬的裏海之一砂洲出賣，得資百萬，而驟成巨富。此種競賣之風，盛極一時，迨蘇俄政府日趨鞏固，宣布否認一切舊俄時代之所有權後，此風乃殺。

舊俄王族青年，大都做了英美銀行商店之工錢勞動者。昔日的榮華，祖遺的河山，已不爲他們所有。至王室之男子，流亡在外者，計十八人。前俄皇亞歷山大第三之孫基利爾大公住在法蘭西之北部諾曼地之富利阿克村中。他是羅曼諾夫王室中之最長者，故多數白俄均稱他陛下而不稱他大公。他鮮往白俄麕集之巴黎，常在村中接見舊僚。村中設有王室事務所，是全世界白俄帝政運動之大本營。

此外一般白俄之散居歐洲者，和歐人不相往來。他們白天裏終日勞動，到了晚上，常三五成羣，聚集小咖啡館中，談天說地，引以爲樂。有時懷念到昔日的安樂，便要咒咀鮑爾雪維克黨人，有時也咒咀王室，克倫斯基政府，以及德意志人。

白俄在表面上雖不成爲國家，然在帝國主義者庇護之下，其軍事及政事的活動，實未可輕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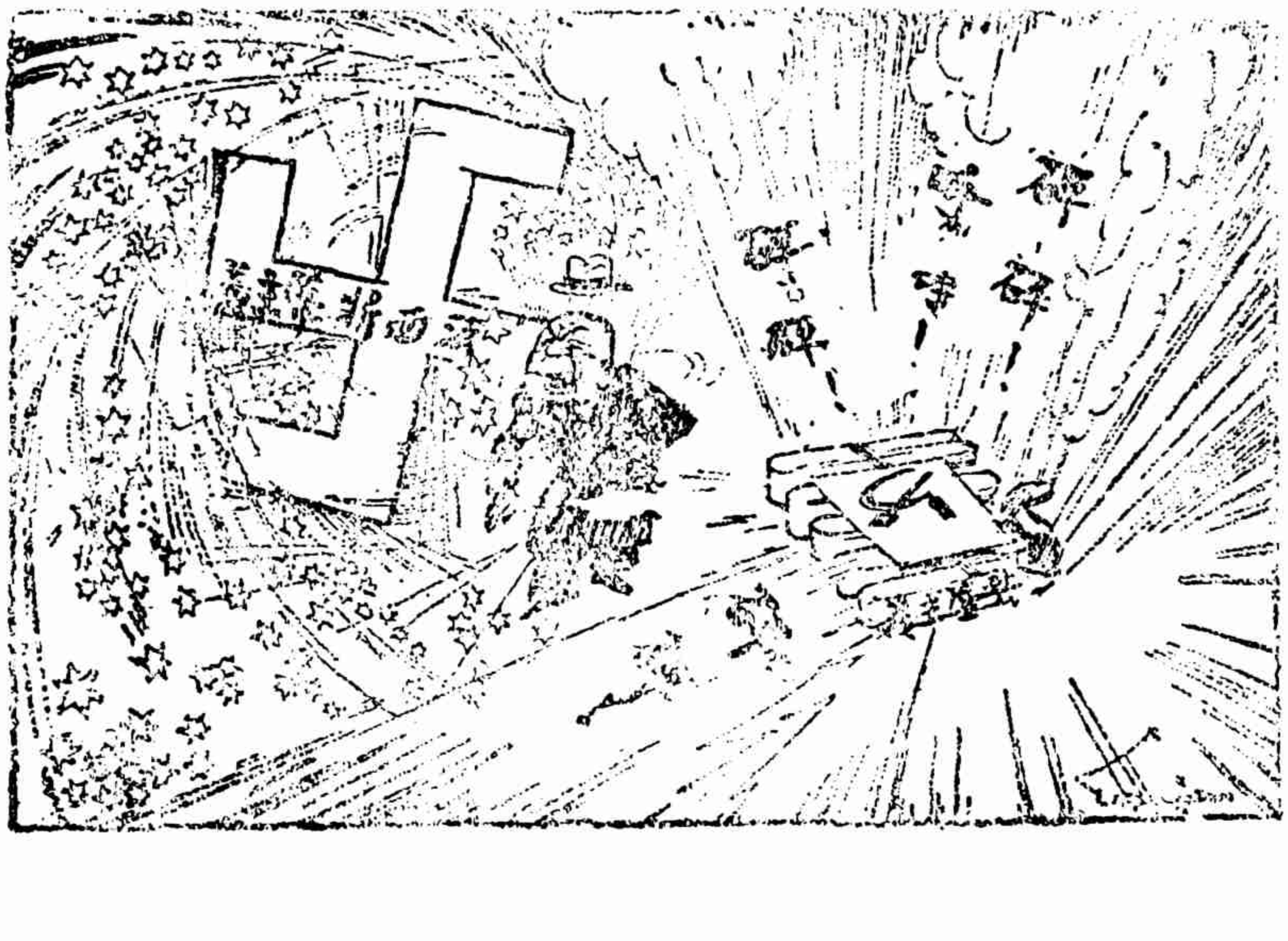
南俄白黨首領蘭吉爾於一九二四年組織了一個俄羅斯軍事總同盟，爲白俄的軍事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設司令部於巴黎，和法國參謀本部有密切的聯絡。波蘭，羅馬尼亞亦時予以物質上的援助。英國的石油大王曾捐助數百萬法郎，資助他們。國際聯盟亦年有二十萬法郎，以助白俄軍費。

白俄雖無一定的領土，主權和一律的法規；但在國際間卻也有相當的地位——國際聯盟和舊俄大使館員間還維持着相當的外交關係，和軍事補助費。在巴爾幹半島駐有具備戰鬭能力的軍隊。歐洲的各大都會中大都均有他們的機關報和學校。

白俄與帝國主義者常互相勾結，陰謀傾覆蘇俄；已往的事實，實不勝枚舉：例如托庇於

焰火中的德國

德國政局近來動搖於共產主義與法西斯蒂主義之間，極不安定。



——英國 The Evening Times——

巴黎的白俄，不但有軍事的組織，且在法國國防大臣認許之下，設立兵工廠製造販賣軍需用品。設立陸軍大學，訓練軍事行動人材，以爲攻打蘇俄的準備。住於南斯拉夫之白俄得公然發行關於軍事的書籍雜誌，以宣傳白俄勢力之雄厚而抵毀蘇俄。

白俄托庇於帝國主義者，不但與帝國主義者積極圖謀傾覆蘇俄，且有消極的陰謀。其最著者厥爲法總統杜美爾之被刺。白俄行刺杜氏後，即在報紙極力宣傳爲赤俄所爲，希圖嫁禍赤俄，以促反蘇俄戰爭之早日爆發，藉得一逞。白俄又恆濫藉帝國主義者暗中勾結蘇俄境內殘餘白俄勢力，希圖顛覆蘇俄政府。如一九二八年爆發的頓河煤礦技師團之經濟的反革命事件，一九二九年的烏克蘭解放同盟事件，均其著者。

瀋陽事起，遂予流亡於亞洲的白俄以一絕好機會。謝米諾夫在日人的諒解之下，以建立白色俄羅斯爲目的，而糾合同志組織俄羅斯法西斯蒂黨。舉凡舊俄士官及其他散居於東方之白俄，均相繼參加。該黨黨員以卡依達在遠東聲勢浩大，舉爲黨魁。卡氏現尚繫獄中，將來出獄後與謝米諾夫爲爭奪滿洲白俄之領導權，當有一翻鬭爭罷。

蘇俄到底是什麼

Louis Fisher

塚寒 譯

自從我在本刊發表鮑爾雪維主義，並非宗教後，不久就有摩賽先生（Henry R. Mussey）來反證我的話。蘇俄的朋友說鮑爾雪維克不會償還俄皇時代的外債，同時，蘇俄



共衆之狼



英國對印度的政策

—美國 Daily New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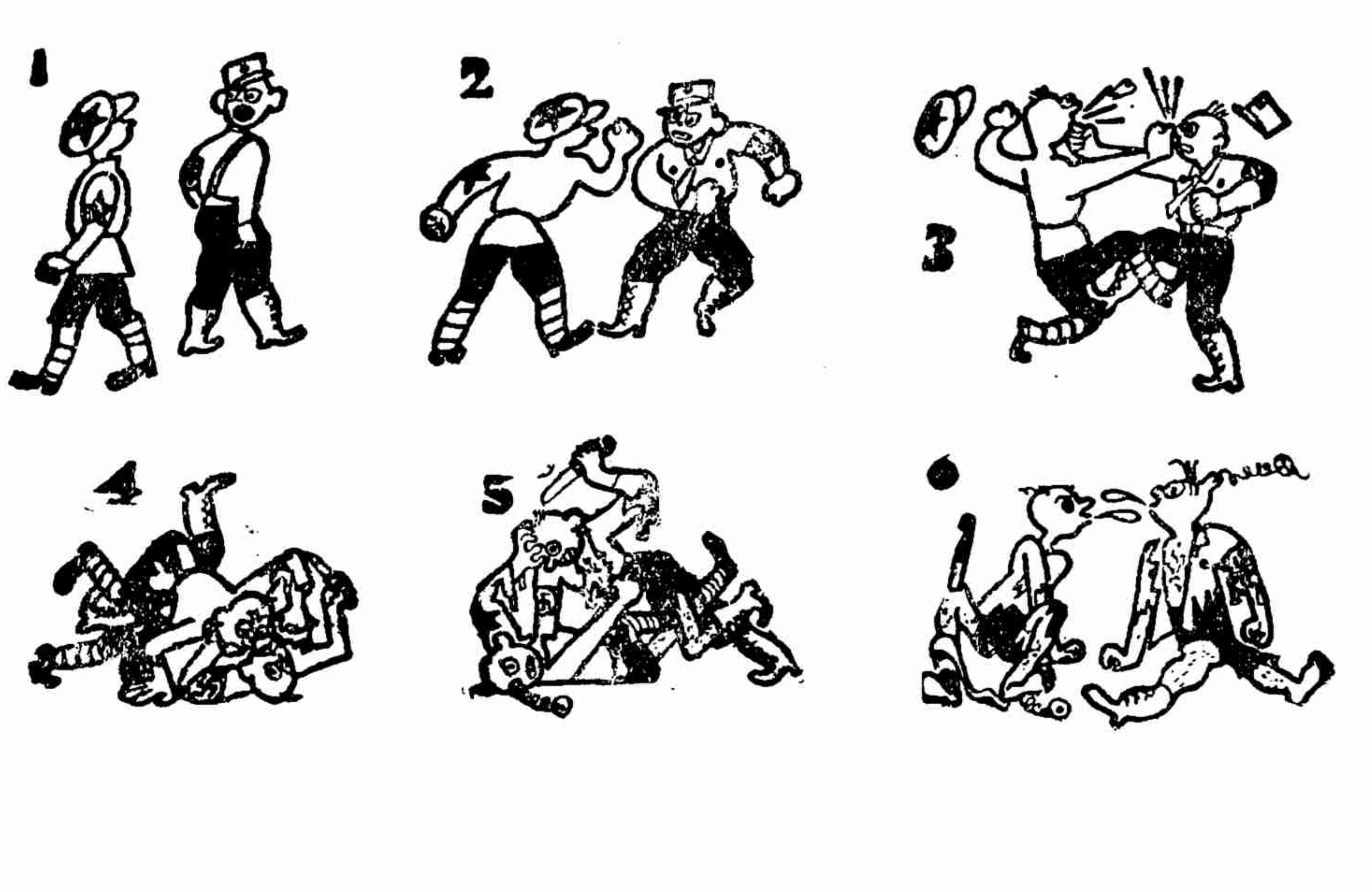
的敵人對於我說的蘇維埃聯邦內有自由的一句話，又大加反抗。議論紛紛，莫衷一是。顯然地，僅僅說：『我們關於蘇俄的許多概念犯着錯誤。』並不能使人滿足，所以我不得不進一步來證明我所說的。我選擇了幾種比較難於駁斥的錯誤概念，而加以駁斥如下：

一、在蘇俄沒有自由　這句話在美國及英國時常可以聽到，但在歐洲大陸則很少。因為歐洲的智識階級知道如果在社會革命進行時，就不能再有從容選擇共產主義獨裁或布爾喬亞共和的餘裕了。事實告訴我們，在鮑爾雪維主義現形以前，民主的招牌早給法西斯蒂獨裁打得粉碎了。在匈牙利，波蘭，捷克，意大利，以及正在迅速膨脹中的德國，政治上的交替，一方面是資本家獨裁與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蘇維埃獨裁。每一個人的偏欲，並不是由他的愛好言論自由或議會主義所決定，而是由他的經濟利害及階級關係所決定的。

鮑爾什維克政體是一個階級政體，資產階級被剝奪一切公民權。布爾喬亞不能享受自由或權利，除非他捨棄了他所隸屬的階級。佔據蘇維埃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與農人卻獲得在革命前從未准許的許多權利與自由。不過，就是工人與農人的自由對於獨裁也表可若干讓步。鮑爾雪維主義帶了新的，從未夢想到的自由給與工人女人及孩童。數千萬人努力於教育上文化上及社會上的進化，可以證明『在蘇俄沒有自由』那句話的矛盾性。在蘇俄，有閱讀研究的權利，得應用自己的言語與遵從自己宗族間的風俗，並且，沒有病老失業的憂慮，也無須顧慮到兒童的高深教育；這一切至少與一個人所希望的言論自由有同等的價值吧。

雖然這樣講，言論自由終於是個人與國家的寶庫，它可以糾正政府的錯誤與無約束的經驗論。可是在蘇俄，就是一個鮑爾雪維主義再也沒有表現的完全自由，至非共產黨員，即使是蘇維埃的忠實贊助者，對於政治事件，只得緘口無言。這一方面的壓迫，實在超過政府安全的需要以外。

當一個德國國社黨遇到共產黨的時候——



二、列甯在一九二一年所採行的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回復。當新經濟政策宣佈的時候，許多共產黨員及大部份的外人都相信要歸結到資本主義。但這預言，並未能夠應驗。列甯從沒有把共產主義埋到新經濟政策墓碑下的意念。

在當時，新經濟政策雖允許農人自行售穀，使販賣商可以成為布爾喬亞階級，但列寧卻保留着『無產階級的高位』(Proletarian heights)國外貿易的獨佔實業運輸業土地，軍隊，共產黨的國有。這樣將來可向資本主義再來一次襲擊。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間，鮑爾雪維克所擬成的問題是：私人營業與私人耕種是不是將攫取『無產階級精力的極度』並奪去共產黨員的實權呢？在新經濟政策失敗的領域內，『無產階級的高位』能不能恢復轉來呢？

現在這問題的答覆已不再有疑義了。『無產階級的高位』正在摧毀俄國資本主義力量的最後一程。自從集合制與五年計劃通行以後，蘇俄的私人資本主義是死滅了。集合制與五年計劃的壓機看守人放鬆的時候，私人資本主義也許會獲得暫時的喘息，如『新的新經濟政策』之出現，這已有許多先例。不過，這『向右轉的壓機』的力量，將漸趨消滅，而俄國資本主義死亡的保證書是簽封了。

三、佈爾什維克拒付俄皇時代的外債

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蘇維埃政府取消了外債的義務。但從那時以後，蘇維埃政府曾許多次表示願意償還。莫斯科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四日致函凡爾賽和平會議，自動承認協約國的債務，並保證付息。列寧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給蒲力特（William C. Bullitt）轉威爾遜大總統的書面提議中，也表示願意承認俄皇時代的債務。於一九二〇年七月七日，蘇維埃政府正式照會英相喬治，願意償還英債。在一九二二年熱內亞及海牙會議中，蘇俄切實提議清算舊俄債務。上面的事實均有案可稽，如有人仍以為佈爾什維克拒付俄皇時代的舊債，大概他們並不看書或許是健忘之故。蘇俄最後一次關於預備談判舊債的聲明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一日史達林致紐約時報杜蘭地（Walter Duranty）的一函。

蘇維埃政府不僅在口頭上允許。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十日，英國麥唐納與蘇俄拉柯夫斯基確實簽訂蘇俄承認英國公私債務的條約。不幸該條約未能獲得英國下院的批准。蘇維埃政府復於一九二六年切實允許迅速以現金償付法國，並與上議員莫齊（Monzie）締成草約，但因樸恩克賚的反對而中止。

蘇維埃政府解決了使公用電汽公司成為國有的賠償要求；與紐約國家銀行進行談商俄皇八千六百萬金元的戰債問題。莫斯科甚至同意於美國對克倫斯基借款的償還，那借款當初是用來購買軍火殺戮紅軍的。

四、鮑爾雪維克相信各國革命須與蘇俄革命同一情形　列寧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的鮑爾雪維克革命，實際上是布爾喬亞革命。

直到階級鬬爭燃起了貧農對於富農的敵意之後，鮑爾雪維主義才傳達到鄉村。並且，直到蘇俄農業集合化的現在，方始眞的在創造着一種農業的社會制度。

可是，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封建制度早已摧毀，鮑爾雪維克革命即使在初期也不會是局於布爾喬亞的，它是屬於社會主義的。這亦就是學理上的辨別。托羅斯基說：『除非共產黨員已佔有普羅列塔利亞的大多數，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不過，這條件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並不需要，因為俄國的貧農與鮑爾雪維克合作，以實現民主的，布爾喬亞的崛起。在工業化的國家中大多數的自耕農將援助布爾喬亞階級，抵抗革命份子。所以，革命份子必須先與過半數的工人階級相結納。這是基本的社會條件的區判，也可以說明德國或英國革命的開端將與俄國十分懸殊。

在另一方面鮑爾雪維克認為國外反資產階級革命，與俄國革命有相同的要點。譬如說，資本家反對私有財富的分潤，必用武力來威脅分潤者。所以內戰伴着每一次共產黨的發動而來。此外，尚有局部的相似點。不過，我們決不可使這些相似點來掩飾區判點。

我們知道國外政治形勢有重大關係。像德國易受鄰邦的干涉，革命所遭遇的環境，與日本不同，因為日本很難受鄰邦的干涉。一九二〇年意大利無產階級革命的初步係佔據工廠，但蘇俄卻先佔據街巷。一個革命集團傾覆法西斯蒂政體的工作將與佈爾什維克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大不相同。任何革命必有根據於時間與當地情形的特殊姿態。

五、蘇維埃聯邦內只有全人口百分之一二是鮑爾雪維克　蘇維埃聯邦的共產黨有兩百萬黨員及預備黨員，及五百萬青年共產黨員，後者的年齡由十八歲至二十五年，分負政府責任並積極參預政治青年統治蘇俄，二十歲是成熟的年齡了。一萬六千萬人口中有七百萬的共產黨員，即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一般人所以說蘇俄的共產黨員只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其含意着重在蘇俄共產黨員的不普遍與勉強統治不馴服的大多數人民。這是問題的中心。

關於這問題最好判斷是內戰。一九一八年的一個期間，鮑爾雪維克僅僅統治莫斯科及附近幾省。後來屢次戰勝白俄，統治區域日廣，這完全是工農人與少數氏族擁護蘇聯的結果。

據我的觀察，蘇俄的共產黨及共產青年團如果開放門戶，就可以有兩千萬的黨員。共產黨是受過高級訓練的前鋒與突擊隊的密合體，它的力量在於虔誠與訓練而不在於黨員。假使黨禁鬆弛，共產黨將變成機會主義者與投奔主義者的貨車。共產黨員最高薪額受限止也是為此。佈爾什維克與蘇俄人口間的比例所以相對地低下，並非缺乏大衆的援助，而是由於確定黨員政策的結果。（下略）

譯自 The Nation July. 6, 1932.



哲學中的主觀律與客觀律

亦英

現在中國思想界中對於哲學問題很有些論爭，尤其是關於辯證論的論述極是風行一時，連超人哲學的哲學家也搖起辯證法的旗幟了。要了解這一哲學中分派之孰是孰非，首先需得解決哲學中的幾個根本問題，就在這種根本問題中一切哲學派別的發源和牠們的區別。

哲學究竟是研究些什麼東西？這似乎是最平常的問題，是初級哲學入門中都已經解決了的問題。其實並不這樣簡單，有許多哲學家，是把哲學看作是一切科學中的最高尚最「神聖」的科學，與「俗世」幾乎是沒有什麼關係。有許多科學家，又把哲學看做是不切實用的東西，否認牠在科學中的意義。這中間的區別，眞是相去天壤。

哲學研究的對象，不是宇宙的個別部份，而是宇宙的全體，這一點是不成什麼問題的。牠是以總的全般的觀點，來研究事物運動的規律。從這一點說來，哲學就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宇宙觀與運動律。

宇宙觀是對於宇宙的概括的與根本的觀念。這在科學發展得很高級的時代，變成爲很空虛的範疇。因爲在每種具體科學中，對於宇宙的每一部份，都有了具體而又有系統的觀念，因此這個總的概念就會變成內容缺乏的了。祇有在智識很不發達的時候，在古代的時候，宇宙觀的科學，可以成爲重要獨主的科學，如「自然科學」「博物」等類的科學。到了現在時候，哲學上宇宙觀所包容的基本的內容，差不多就祇有所謂「思唯與存在」，誰是基本這一問題。根據運動總的規律所形成的各種觀念，就不能脫離這種總規律而獨成系統。因此宇宙萬物運動的總規律，就成爲哲學中基本的內容之一。

研究這種規律，決不是脫離了一切其他的科學，而單獨將整個宇宙拿來研究的。牠不過是一切科學規律中總的結論而已。這種結論，是完全由各種個別的規律中所產生出來的。所以很明顯的，哲學是科學的產兒。將思想看作是萬物之源，凌駕一切之上，這就是唯念主義的方法論的根源。重視一般的規律，忽略具體與個別的規律，這就是形而上

方法論與機械論的基礎。

然而這種總結論的科學——哲學，卻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因爲牠是從一切科學的定律中，亦即宇宙各部份現象的各種規律中所得出來的理論。牠的意義就不祇是消極的不祇限於一方面，而是有指導其他科學研究的積極意義的。因此哲學就成爲一切科學的方法論。譬如從各種科學研究的結果物體都是運行不息的，雖然牠們的運動各不相同。我們根據這點，就可以確定一條定律：客觀現實是運動不息的。根據這條定律我們可以斷定外表看來似乎不動的桌子，一定是在變動的。機械主義的方法論，將機械的或自然界中其他部份的定律生硬拿來充作哲學的定律，結果是否認哲學在方法論上的意義，而認爲自然科學即是哲學的主張，根本否認了哲學。布哈林氏將物理中的均衡與破壞的定律充作哲學定律，就是一個例子。

這些宇宙萬物運動的規律，都是客觀地存在着的。人們從研究所得到的定律，是對於這些規律的認識。定律就是「已認識的」規律。人們智識逐漸進步，對於規律的認識自然是愈趨眞確。不過以宇宙之大，變化之無窮，使人們的認識，不僅不能一下子全部的獲得，而且還會因客觀的變化而變化。所以客觀現實的眞理，確是存在；而認識只是無窮的接近眞理而已。客觀的現實，是可以認識的，不過祇是局部的片面的認識。今日的眞理，明日可以變成謬說。不論眞理或是謬說，牠們總是客觀現實的一種把握。正確不正確，在方法論上是一迫近不迫近現實的問題，符合不符合現實的問題。

這種客觀律，在最近哲學中，有了許多有系統的發見，如所謂矛盾律，體系變化律，體系的本體與現象的關係，形式與內容的關係等等。對於這些規律的認識不同，就分別出哲學上的派別。專着重形式的運動而輕視內容的變化的，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論。將一切體系當作統一和諧，孤立不變的範疇看待，這就是形式邏輯的方法論。將每種事物體系當作由兩個互相對峙的獨立體合成的混合體看待，這是均衡論的精萃。將一切事物體系，當作是互不可分的矛盾部份組成的系統看待，就是辯證法的方法論。

全部哲學的認識，就是對於總的客觀律的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即所謂邏輯或主觀律，卻是一個大大的問題。我們應當用什麼思唯的方法，即邏輯的定律來認識客觀律；我們從認識中所得的定律，是否合乎客觀的規律，如何測驗，如何使之相合，諸如此類的問題就成爲方法論上另一個基本問題。

所謂思想意識，論理事實上就是主觀對客觀的關係，更確切的說，就是主觀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辯證論者認爲矛盾律是事物運動的基本規律；均衡論者認定均衡的建立與破壞是事物運動的動力；形式論理是將孤立不變等等作爲宇宙現象的基本。諸如此類的分派，並不是客觀的規律不同，而是認識的不同，尤其是他們所運用的方法的不同。因爲每一種哲學的派別，都是以認識客觀規律所得的定律作爲認識

的工具，認識的基礎，換言之，作爲認識的方法。主觀律的不同，因此就會影響那時客觀律的認識的。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更進一步的探討哲學中客觀律與主觀律的關係問題。

哲學上研究的宇宙運動的總規律——客觀律，並不是將宇宙天體的運動拿來研究，因爲這是天文學的對象。牠也不是將自然界的各種變化拿來研究，因爲這是各種自然科學的本分。牠更不是僅把社會現象拿來研究，因爲這是社會諸科學的對象。這樣看來，哲學上的客觀律，似乎是總的也不研究，分的也不研究了。因爲這些規律，都是一切其他科學所要研究的。其實哲學，卻是一切這些規律都一概研究的，不過牠的不同之點，就是牠研究牠們中間共同的規律以及牠們區別的關係。宇宙間一切體系都各有各自運動的規律，而各個體系的整個性，內在矛盾性，矛盾的作用，體系的轉變與興滅——這都是每個體系中，不論大小都存在着的。表象與本質的關係，形式與內容的關係，全般與局部的關係，高級與低級的關係，複雜與簡單的關係，衆多與單一的關係，——這又是各種體系相互關係中所通有的關係。可能與現實，偶然與必然等關係，又是一切體系運行所常表現的情形。

舉例說。一切體系都要變化的，甲種體系，變成乙種體系，是需要一定條件，才能實現。甲種體系，可以變成乙種體系，這還不足肯定牠一定變更。要使可能變成現實，就需要一定條件，可能變化的舊體系加上條件，一定變爲現實。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牠的內在矛盾性，是要崩潰的，而且必然要崩潰，被別的經濟所替代。可是要實現這個變換，就得要在治者不安於上而民衆不安於下的條件之下才行。這是任何體系的運行中所共有的定律。如果認識不清，人們正可以將未成熟的可能，誤作現實。這裏認識力，認識上所用的主觀律，發生決定的作用。客觀律是通過主觀律而被認識的，客觀的規律，在我們認識之中，變爲意識上的範疇。

主觀律，換句話說，可以稱爲認識的方法，或科學的方法論。這個方法論，不僅是人們用以認識客觀，而且是用以改變客觀，改造客觀的方法上的工具。這是哲學上主觀律所有最重要的作用。人們之所以要認識客觀規律，也是爲了這目的。如果過去的哲學者，志在認識客觀，而現在的哲學家，主要的是在改造現實。這就決定哲學中客觀律與主觀律間一種特殊的關係，就是說，客觀律是哲學研究主要的對象，而主觀律是哲學主要的內容。哲學之成爲方法論的科學，就在乎此。在各種科學，都還不能有自覺的方法論上的研究時候，這方法論部份的哲學，就應該是研究一切科學者必須研究的入門；在科學取得接受這種方法論上領導的時候，哲學上的客觀律，就該全部滲入於各種科學之中。因此哲學的內容，就只有主觀律了。哲學就變成論理學。所以無論在主觀認識客觀現實的意義，或是在哲學思想的發達史上說來，都是證明客觀律日趨於成爲哲學研究的對象，而主觀律成爲哲學的本體。

再進一步說，主觀律既是認識的規律，則客觀律只有由運用主觀

律，才能印入人們意識之中，客觀的規律，能夠經過感官，直覺的印入腦子之中，直接反映在意識上的，固然也有，而且這種直覺的反映，也是認識的一種過程，但是認識，尤其是科學的認識，絕不是這樣簡單，是非要應用一定方法不可的。因此，客觀律就成爲主觀律運用的收穫了。譬如，解剖整體，而認識牠的矛盾部份，這就是認識中最基本的規律。整體的矛盾律，就是這樣得出來的。

比較許多的體系，我們就確同一律，差別律等的規律。記述或統計各種體系的變動過程，就發覺得出體系變化的定律及其所經過的階段與形式。

然而，主觀律與客觀律還不僅僅有這些密切的關係而已。客觀律是包括一切現實的運動的人的意識行爲，是腦神經構造運動所發生的一種特殊功用，因此認識的過程，本身也是一種客觀的規律。客觀律是不僅包括自然，社會，而且也包括意識界的。因此，主觀也是客觀律。客觀律已發覺的客觀的規律，尤其是意識上的規律，是用以作爲認識的方法，因此客觀的規律，就帶着主觀律的意義。客觀律也就是主觀律。更具體點說，在認識這一點上，客觀律與主觀律，得到了一種統一。

前面曾經說過，客觀律在某種意義上，是主觀律的收穫。如果我們從兩方面去探討，則牠們是互爲「因果」的。客觀律是經過主觀律的運用而得的，則主觀律也靠運用客觀律而得到。因爲發覺了體系的矛盾律，才發生解剖整體的矛盾部份的認識法。又因爲利用矛盾的認識法，找得體系內部的矛盾。主觀律與客觀律這兩種定律，是互相爲用的，「因果」交錯的不過這裏客觀律是認識的基礎而已。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就是在哲學史與哲學批評兩方面，認識論的意義，就佔了「獨占」的地位。哲學史，其本的是主觀對客觀認識的歷史哲學的批評，根本就是認識上的批評。這自然不是說，哲學史上祇講歷來哲學家的認識論，不講其他的認識，如宇宙觀等等；這也不是說，哲學的批評，只批評各派哲學的認識。不。哲學史或哲學批評，是以整個哲學系統爲對象的（雖然也可以祇取部局的對象，）並不限於一隅。然而哲學史之敍述歷來的哲學思想，譬如宇宙觀的問題，牠是敍述當時對宇宙的認識，並敍述歷來宇宙的實況。各派哲學的批評，譬如關於現實的規律問題，這是批評某派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並不是批評客觀規律的本身。在這裏，認識的問題，簡直是唯一的內容了。

哲學應該包括方法論，方法論史及其批評的。因爲，一則任何種方法論，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是由史的發展而來的；二則任何種方法論，都是在與別種方法論「接鋒」之中存在着的；所以，爲要正確完備的了解一種方法論，換言之，哲學之眞正成爲方法論，眞能作爲科學研究的武器，眞能充作有意識行動的指針，則哲學是需要包括上述三部份的。

哲學既然包括這三部份，則認識問題，就成爲中心的問題。哲學中客觀律與主觀律，就在這認識問題上發生上述特別的關係，而主觀律就成爲這樣的一個主角。

現代智識階級的危機

高爾基著　哲生譯

> 俄國著名文豪高爾基（Maxim Gorky）於最近致美國某學者一書，縱論現代智識階級的生活，並述最近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事，誠為快人快語。原文頗長，茲摘要譯錄如下。譯者識。

你的信上說：『從大西洋的別一方面不知名之輩來一通問，這也許要使你驚異吧！』不的，你的信並不使我驚異。這種信，我常有接到，你說你的最近通函是例外的，你是錯了。——過去兩三年中，知識階級煩惱的呼聲，是屢見不一見的事實。這是天然的，——知識階級的工作，在乎裝點布爾喬亞的存在，於富人、們生活的沈憂中，去安慰他們。這資本主義者的看護士，——知識階級——置身於補綴布爾喬亞的哲學的和宗教的服裳，這些服裳，是滿染了工人的血的。知識階級繼續置身於這個困難的沒效果的工作中，有時顯示出一個歷史事實之預言。例如在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分割中國以前，德國學者斯本斐（Spen Gler）著成了人與技術（Man and Technics）一書。在這本書中，他說在十九世紀中，歐洲人鑄成了一個大錯，就是拿他們的知識和科學經驗，給與了有色人種。斯本斐的說法，為一個

編者作者與讀者

一二八事變發生那一天，東方雜誌第二十九卷第三號已開始發賣，第四號和第五號正在排印中。從今年起，我們打算提早東方雜誌出版的日期，所以那時雖已迫近舊歷的除夕，我們的排字印刷工友，我們的發行所職員，還是不斷地工作。直到一月二十八日夜間，閘北的礮聲響了，工作方停頓下來。同事工友們大部分都住居在閘北戰區，臨時倉皇出走。以後接連數天，日軍轟炸機向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擲彈，房屋全部被毀。東方雜誌舊編輯部本來是在東方圖書館樓下，日軍撤退後，我們前往檢點，只剩下了鋼骨水泥的屋樑和牆壁，依然屹立着。燒殘的紙灰，經過雨淋，化成了泥濘，積得有三四尺高。此外就找不到什麼了。

八月一日，商務印書館上海總館正式復業，本誌也籌備復刊。直到現在，屈指計算，東方雜誌已經停刊了八個月了。經過了這八個月的慘痛的經驗，現在重又和讀者們見面，我們不知道是悲還是喜，我們不知道應該笑，還是應該哭。

• • • •

商務印書館經過了這一次浩刼，復業以後，不得不暫時採取緊縮政策，減削工作人員。同時我們的舊同事，也有一部分，因為個人生活的變動，離開了我們，這是最可惋惜的。尤其

美國歷史學家所模倣，其人就是房龍（Hendrik VanLoon）房龍說，以歐洲人的文化經驗，來武裝黃黑人種，乃是歐洲布爾喬亞在歷史上所犯的七大錯誤之一。

我們看到歐美的資本主義者，要來修正這個錯誤。他們以金錢武器，來供給日本人和中國人，好讓兩者自相毀滅。同時他們發送他們的海軍到東方，一方面顯給日本帝國主義者看，他們有堅強的拳頭，一方面他們看機會來分割那死去的態皮。不過我個人以為這死態是不會被殺死的。因為這些斯本婁及房龍等資本主義的安慰者，只想到歐美文化收受的危險，都忘記別個東西。他們忘卻了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黑人並沒有單純一致的社會性，都是被分成許多階級的。他們忘卻了一個事實，就是對於歐美中等階級者之毒，馬克斯和列甯早下了保健的抗毒劑。也許他們並沒有忘卻這點，不過緘口不說而已。然而他們對於歐洲文化死亡的警告，就可解作他們已明白了他們毒素的微弱，和那抗毒劑的力量了。

高呼文化死亡的人數一天多似一天，他們的呼聲一天高似一天。

要回到野蠻時代的可能的說法，是現在布爾喬們最時髦的思想。斯本婁，以及其他這一類的思想者，代表了成千個中產階級者的感想。他們的恐懼，是因為感到他們這一階級的頹敗，以及勞動大衆革命意識的生辰。布爾喬們，決不肯相信有勞動者革命的文化發展這回事。

『忘却歷史！』一個法國詩人——保羅華萊利（Valery）這樣告誡過，這是他的當代生活評論一書中說的話。他嚴重地控告了歷史。他說歷史供人記起過去，因此也使人記起了無為的尋夢，奪却了人民的和平。「人民」自然囉，此地指的是布爾喬。華萊利是很明顯地，不見世界上另有人民的。而他所說的歷史，自然是布爾喬們曾一回以此自驕而誇揚陳述過的。

「歷史是人類腦中的化學實驗室所造

是本誌前編輯人錢智修先生，因為擔任了別方面的職務，不能再擔負東方雜誌的編輯責任，以後只能於得暇時給我們以援助。錢先生自民國紀元前一年，即已加入東方雜誌編輯部。自本誌第十六卷起負責主編。先後已歷二十二年。在東方雜誌過去的長久歷史中，對於編輯撰述方面的盡力，沒有一個人能像錢先生那樣久，那樣多。本誌的讀者，無論識與不識，都已和錢先生有了文字上的契合。所以現在我們代表了東方讀者，特意向錢先生表示感謝，感謝他在二十餘年來對於東方雜誌的永難磨滅的功業。錢先生不但著譯宏富，且對於國學，鑽研甚深。歷年文字勞力所得薪資，盡以購置珍本古籍。其閘北寓所藏書頗富。一二八之後，因錢先生離滬他適，寓內藏書什物，為漢奸盜竊一空，損失不貲，這雖然是個人小事，但凡是景慕錢先生的讀者，應該都向錢先生表示同情罷。

* * * *

此次事變中，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存稿大部分被燬。本誌在排印中和正待付排的文稿，除事前匆促移出一部分外，都化成灰燼。這一撥文字的精神的損失，就不是數目字所能計算。本年本誌連續登載的兩部專篇譯稿，——未來世界大戰論與大地——都燒去了一部分，現在只好請原譯者補譯。此外許多被燒燬的文稿，中間不少是心血嘔成的傑作，却無法補刊了。

* * * *

不但如此，因商務印書館廠屋全部被燬，一時不能全部恢復。以後東方雜誌在印刷技術方面，不免發生許多困難。製圖排字，一部分工作，只好暫時委託別家工廠代辦。因此形式上的缺陷和出版時期的遲緩，實所不免。此外尚有許多困難，

出來的諸品中最危險的東西。歷史使人沈浸於夢想，牠使人沈醉，牠使人發生假的記憶，過度鋪張了他們的回想，開露了他們的舊傷痕，奪却了他們的和平，投他們入於誇張或迫害的心境。」

以布爾喬安慰者的資格而論，他是稱得急進的了。他知道布爾喬要和平地生活着。爲了這和平的生活，布爾喬們乃認定必須毀滅幾百萬人民的生命。牠能夠很容易地毀却幾千萬本的書，因爲好像他們對別的世界上的東西一樣，圖書館是在布爾喬亞的手中的。歷史阻止人去過一個和平的生活！打倒歷史！停止歷史作品的流通！不要在學校中教授歷史！明認研究過去是於社會有危害而且是犯罪的！凡是於歷史有興趣的人，須被認爲精神異常，須被流戍到沒有人住的島上去！

藝術家是不再被需要了，起代他們的地位的是武術明星范朋克，滑稽明星羅克，以及其他的善鬬玩意兒的人，以査利卓別靈爲最著。而正統的音樂，則由爵士樂隊來代替。文學家如斯登道爾(Stendhal)巴爾扎克，狄更司，佛勞見之輩，由華萊斯(Wallace)這等人來代替。而華萊斯之輩所說的故事，總是一個偵探，巡衛着大盜們或者整批殺人的組織者們的私產，捉着個把小賊獻獻功。在藝術的領域內，布爾喬們完全滿足於搜集郵票，街車票，或者高一等的，搜集舊名畫的贋品。

在科學的領域內，布爾喬所感興趣的是，想出更好更省錢的方法來，剝取勞動階級的體力。科學對於布爾喬有功用，只不過當牠能供獻於他的目的時。——什麼功用呢？就是調整牠，腸胃的動作，激動他性的機能的減退。布爾喬們決不會知道科學的根本問題。——那在資本主義重壓下耗竭的人類之理知的和生理的發展，把內在物質轉變爲能力，以及人類機官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於布爾喬，直如對於非洲的野蠻人一樣。

看到這點，有些知識階級中人，開始明白一向被認爲知識階級之大業，而且是由於他們自由思想獨立意志所成就的所謂文化之

爲讀者所意想不到的。例如自從東方圖書館被燬以後，一切編輯方面參考的材料書藉，都得從新設法羅致。單就東方畫報這方面說，本社歷年積存的國內外時事照片千餘張，盡付一炬。這些照片却不是一時所能搜羅，因此使畫報的編輯，倍感困難。我們雖然決定竭力設法以克服這些困難。但復刊以後，本誌形式內容有不完備的地方，暫時還只好請讀者原諒。

除了這些使讀者看了不快活的消息以外，我們更有許多好消息，報告給我們的讀者。

• • • •

因爲商務印書館發行的幾種大雜誌，除了東方雜誌以外，一時都不能復刊，所以東方雜誌除維持原狀以外，並須暫時作爲商務印書館別種刊物的代用品。因此本誌復刊後，添設了教育，婦女與家庭與文藝三專欄。教育欄是繼承以前的教育雜誌；婦女與家庭欄代替了以前的婦女雜誌；而文藝欄則又爲小說月報的後身。教育，婦女雜誌與小說月報，都有了多年的歷史，在出版界也各有其相當地位。現在我們增設的三專欄，雖然具體而微，但希望能夠竭力保存這三種舊刊物的箇性及其特長。因爲篇幅有限，所以教育和婦女與家庭這兩欄，只好每隔一期輪流刊登，從第五號起東方雜誌每月一日出版的一期，附載婦女與家庭欄，每月十六日出版的一期附載教育欄，文藝欄則將附載每期東方雜誌內。

這三種舊雜誌的編輯者和常期投稿者，都願意和我們合作，擔任在各專欄編撰文稿，這是我們所十分感激的。前婦女雜誌編輯金仲華先生擔任婦女欄主編。前小說月報編輯徐調孚先生擔任文藝欄主編。教育欄主編則爲安徽大學哲

創造，不再是他們的大業了。而文化之爲物，原不是一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內在的必要。最近在中國所發生的事實使知識階級記起了一九一四年比利時魯汶(Louvain)地方的大學和圖書館被毀的事實，而我們最近所聽到的，是日本的大炮轟毀了同濟大學水產學校，中央大學醫學院農學院，以及中國公學勞動大學。這種野蠻的舉動，並不引起了資本主義者的憤怒，好像世界上資本主義各國竭力增加軍備的費用，減少文化研究的基金這種舉動，不引起人們的憤怒一樣。

自然囉，歐美知識階級中有一小部分感到他們是在邏輯上排出律的支配之下，他們在歧途上徘迴，不知所之。他們應循着舊習慣走，而跟着布爾喬與無產階級作對呢，還是應聽從他們的良心？知識階級的大部分，很滿足地繼續服務於資本主義。——而資本主義者却甚明白他的奴才有道德上的移動性。奴才們安慰工作之無用和沒效果，於是就蔑視他的奴才，而懷疑這一等人有否存在的必要了！

你認布爾喬的文學和報紙，實做了文化意見組織者的工作。要曉得，這個組織者，是一個寄生的生長。牠要把紛亂的穢惡的事實藏起來，但好像莠草之藏斷磚敗瓦一樣，牠並不能成就這掩藏的工作。

這不會說得過度了吧！說歐美的新聞紙，繼續在做一種工作，把已經低得夠了的讀者文化平面再降低下去。

你是知識階級者，你是文化的主人翁，你應該知道勞動者一旦握得政權在手，將爲你開放種種文化的可能。

請看了歷史給與了俄國知識階級怎樣一個重大的教訓。他們因爲不肯與勞動者共進，只好抱懷憤怒而出亡，不久他們必將死去，留下了一個惡名。

布爾喬懷敵意者文化，而且不得不如此。這有資本主義下的種種事實證明。布爾喬反對蘇俄所提的完全裁軍，這證明了資本主義者，是有社會的危險性的。他們正在準備一個新的世界大屠殺。　們逼得不愛此屠殺的國

學教育系教授趙廷爲先生。讀者都已從文字上認識了這幾位先生，這裏更用不到詳細介紹。至於那三種刊物的前編輯人周予同，鄭振鐸，楊賢餘先生雖不擔任名義，仍允許常期爲各專欄撰稿，並隨時輔助指導我們。

• • • •

本期印度下賤等級與民族運動的作者江公懷先生，對於帝國主義和弱小民族解放運動有深入的研究。哲學中的主觀論與客觀論的作者是一位對於自然科學方法及新興思潮有特殊研究的作家。「亦英」是他的筆名。他們兩人都願我們合作，大概以後我們每期都可以讀到他們的文字。

• • • •

復刊以後每期內容沒有什麼大變動。但因爲增加了各專欄以後，篇幅太少，所以文字力求簡短。我們又特闢了東方論壇一欄，發表我們一些零碎的小意見。但這還只是一種嘗試。因爲我們都知道在這紛擾的年頭兒，我們不會有好「意見」有了也不一定讓我們隨便發表。現在暫且試一下子，看讀者對於這一欄有什麼反響。

• • • •

東方雜誌在本年第三號開始發賣那天，就遇到一二八事變。第三號印成後有一部分尚未及寄出即被焚燬。現正在設法再版。訂定戶未接得第三號雜誌的可於再版出版時補購。復刊即從二十九卷四號起，與以前啣接。年內出至第八號止。明年新年號則作爲第三十卷第一號。

今年預定計劃，打算出四個特大號，但因本誌中途停頓，原定計劃不能實現。只有本期因係復刊號，篇幅增加一倍以上。此外特大號年內不及編印，只好從明年起再行計劃出版。

家如蘇俄者，分共時間精力物質，不去作人類文化的發展，却去製些槍彈大炮來抵抗資本主義者，以免使俄國化為殖民地化爲市場。

現在已到時候了，請你答覆這個問題：

——你站在那方面，你這文化的主人翁！——

是站在文化之勞動力方面，以創造生命之新形式呢？還是站在反此勢力，以維持一個盜賊者的集團呢！這集團是澈頭澈尾要不得的東西，但是爲了惰性的緣故，他還繼續存在着！

風靡世界的爵士音樂

Alfredo Casella 著　安娜 譯

Jazz! Jazz! 這是現代的怪物。連在我國的大都市也到處聽到了這委靡纏綿的調子。「爵士」本來是美洲黑人在森林中跳舞時所奏的樂曲，現在却成爲文明人類的流行物。有人以爲這是近代資產階級文化滅落的一個例證。本文作者的意見則不然，所以值得介紹一下。

大戰後人類社會產生了三件新奇的花樣，都出過一時的風頭。這三件新花樣就是短袴子，短頭髮和爵士音樂。

但是女人們的袴子和頭髮，似乎現在已漸漸兒在放長了。唯有那迷人的爵士音樂，至今還是流行着那種抖顫的調子，至今却仍發了瘋一般地風靡全世界。有許多報紙常說起爵士音樂將不再流行了。甚且有許多「維持

因此本社收到稿幅較長而又少時間性的文稿，也只好等待明年在特大號發表。

• • •

對於國內外的著作家，我們希望和以前一樣地幫助指導我們，和以前一樣地常期供給我們一些文稿。現在中國智識和物質同樣地感到飢荒，所以我們盼望作家的賜稿，和在沙漠中找尋清泉一樣地殷切。尤其希望在國外留學界，常期給我們一些通信。復刊號出版時間匆促，而且有許多投稿家的地址遺失了，請原諒我們不能專函通知約稿。至於物質方面，我們準備在最大可能範圍，提高投稿的報酬。

• • •

對於國內外十餘萬的愛讀者們，我們誠懇地盼望給我們一些批評和意見，尤其是復刊以後本誌內容及形式的批評。這些批評是我們所熱切期望而不易得到的。以後讀者的通信，我們將擇要在編者作者與讀者欄內發表。

• • •

最後，我們要聲明的是本誌停刊以後，接得各地作者與讀者來信，對於東方雜誌或編者個人慰問備至。本誌復刊消息發表以後，更接得各地來信，賜以祝賀。我們非常抱歉，不能把這些來信及祝辭逐一發表並答覆。我們只能在這裏順便表示我們的誠意的感謝。

風化」的團體，花費了很大的資本企圖消滅爵士音樂的狂潮。可是結果却和藍榕爾戈爾恰克等征討布爾希維克的結果一樣。白俄的將軍雖然用盡了心力「維持風化」的團體雖然耗費了鉅款，而布爾希維主義和爵士音樂這兩件東西，至今還是一天比一天更風行着。總之爵士音樂的風氣不但不見衰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興旺。連那些正統派的保守的音樂家，現在也居然擁護爵士音樂了。

這爵士音樂的成功，却不是沒有理由。第一我們應該承認，爵士音樂能夠如此風行，是因爲牠能滿足人類迫切需要的緣故。雖然我們常聽得人說，爵士不過是一種「輕鬆的音樂」(Musique legére)是一種跳舞音樂，所謂跳舞音樂便只是輕巧悅耳，而沒有精神和內容的。此外還有些人都看不起爵士音樂。可是這都不相干，爵士音樂的偉大的勝利，卻使人不得不承認牠的價值，承認在爵士音樂中所包含的眞理。

這眞理是什麼？原來向來所謂「嚴正的音樂」(Musique sirieuse)已經是五十年前的流行物了。自音樂上的浪漫主義衰頹以後，所謂「嚴正的音樂」已漸成爲單調及乾燥無味的的東西。在這一切「聽任自然」的時代，無怪浪漫主義的潮流，一變而爲病態的印象主義，再變而爲音樂的悲觀主義。到了最後自然不免衝決藩籬，而呈自由鬆散的現象了。

王爾德曾說過，自然摸倣着藝術。從這句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例證，就是凡所謂「偉大的藝術」往往模倣低級藝術的形式，雖然此種模倣有時是不自覺的，而且爲藝術家所絕不承認的。我們不必從歷史上去找例子，單就近代音樂大師的作品看來，那一個不受民間藝術的影響？就近代交際樂及室內樂的進化中，近世紀「嚴正音樂」的大師，如佛桀斯戈波爾提(Frescobaldi)如巴赫 (Bach) 如史卡爾拉蒂(Scarlatti)，如韓兌爾 (Haendel)，如海頓(Haydn)，如莫柴(Mozail)，如裴多汶(Beethoven)，如旭貝爾(Schnbert)，如旭瑚(Choyin)如勃拉姆斯 (Brahms)，這些的偉大作品，多少都受跳舞音樂的影響。所以現代作曲家把爵士音樂看得很重要，亦何足奇？

爵士是最能代表二十世紀的音樂。雖然許多作曲家都想把別種音樂當作二十世紀的代表，但爵士樂的風格最足表現現代人類的新心情，則已無疑義。爵士樂給與嚴正的音樂家一個重要而實際的教訓。牠使音樂更加人性化。經多時期的理智的單調之後，能給與人們以所需要的歡樂而不感倦怠的，唯有這爵士音樂。這所謂歡樂，並不一定是低級趣味。雖然爵士是原始民族的產物，是天眞的音樂，但這只是外表，就其內容，則與裴多汶最後交響曲中所找尋者，亦無有殊異。不朽的藝術，便是那些最能適合人們的需要的。爵士音樂產生於黑人的森林，而又被那經過放逐壓迫的黑人猶太兩民族所創造完成的。這是一種最完全的抒情藝術，是人性的近代的藝術。在藝術中本無正統與異端的分別。藝術只有一個。而爵士却是最能代表現代藝術的眞精神了。

——譯自 Le Mois, Juin 1932.——

時事日誌

—接第二十九卷第三號—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

十二月十一日

◉特種教育委員會在中央黨部舉行第一次會議,決定各地學生請願,由該會負責辦理。

◉中大校長朱家驊再電學生家長,召回子弟。

◉上海市黨部全體執監委員電京辭職。

◉京各校抗日總示威遊行,在國府街捕去市民九人,當晚各校代表會審。

◉太原學生因省府關閉大門,拒絕請願,搗毀省府。

◉張學良派陳欽若組參謀團,收容東北來平部隊長官。

◉日首相若槻禮次郎率閣員呈請總辭職。

◉日外務省對國聯決議案發表聲明書,仍主直接交涉。

同 十二日

◉中大學生決議(一)准朱家驊辭職,(二)組織護校校務維持會(三)請教部收回提前放假令。

◉立法院通過(一)女子追溯繼承財產施行細則(二)公務員交代條例(三)最低工資法草案。

◉日皇下命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組閣。

同 十三日

◉哈爾濱俄領抗議,日在哈築飛機場,妨礙東鐵業務。

◉中華林學會在京金陵大學農學院開年會。

◉交通部航空科李景樅試航新疆。

◉滬大達公司大德輪在常熟失火,焚斃溺死二百餘人。

◉日犬養內閣發表閣員名單:外務芳澤謙吉,內務中橋德五郎,陸軍荒木貞夫,海軍大角岑生,書記官長森恪。

同 十四日

◉教部通令全國各學校,無論何項團體,如有意見,均應用書面遞呈,來京請願,一律禁止。

◉上海各大學示威團第一批抵京,佔中央大學。

◉中央黨部紀念週,戴傳賢報告外患期中青年愛國應取之道。國府紀念週,蔡元培報告特種教育委員會之任務。

◉林翼中代粵府主席,李揚敬任廣州衛戍司令。

同 十五日

◉監察院監察委員袁金鎧免本職。

◉國府主席蔣中正辭本兼各職,經中常臨時會議決照准。

◉中常臨時會議,推選林森代理國府主席,陳銘樞代行政院院長。林陳聯名通電就職,並即蒞府正式視事。

◉國務會議決改組蘇浙贛三省政府。

◉北平學生示威團到中央黨部,蔡元培陳銘樞延見,致均被毆傷,學生五人被拘。

◉中國青年捨身抗日團三十餘人,由浦口出發。

◉日犬養新閣成立後,爲謀挽救財政上危機,即發禁止金出口令。本日閣議又通過高橋藏相之停止金兌換案,決定奏請緊急勅令。

同　十六日

◎中執會第五次常會推蔣中正，決議十二月二十一日召集四屆一中全會。

◎鄧演達由軍政部會審，判處死刑。

◎戴傳賢宋子文聯名辭特種外交委會正副委員長職。

◎荷蘭阿姆斯登各紡績工廠，因要求加薪，大罷工。

同　十七日

◎四屆監委會推定林森蔡元培張人傑張繼邵力子五人為臨時常委。

◎各省市學生萬餘人在京聯合總示威，中央日報館被搗毀，學生受傷者十餘，被捕者百餘。

◎上海各中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舉行大示威。

◎浙江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辭任。

◎日政府以緊急勅令禁止金兌現。

◎日新內閣高橋藏相提出豫算案，大體沿襲前內閣豫算。

◎日閣議通過荒木陸相增兵東省案，並決定滿州增兵費一百七十六萬圓，天津派兵費四十萬元。

同　十八日

◎國府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制止學生團體出境，赴各地遊行示威，並明令取締學生越規行動，由各地長官嚴厲處置。

◎京衛戍部遣使學生示威團離京。

◎太原學生向省黨部請願，受糾察隊毆傷二十餘人，黨部被查封。

◎中國照會國聯報告日軍暴行。

◎上海各大學赴京示威團六千餘人全體返滬。

◎美政府通告日本希尊重九國條約及非戰公約義務。

同　十九日

◎孫宋慶齡發表重要宣言。

◎國府訓令教部語誡全國學生並通令制止示威遊行。

◎中央大學教授會議議決(一)復課(二)校長問題不過問，(三)向教部索校款。

◎首都各校決議復課。

◎美通知日本，稱美政府將認日佔錦州為極不幸事件。

◎駐日公使蔣作賓奉召返國。

◎日司令本莊要求榮臻將北寧路沿線中國駐軍撤退。

同　二十日

◎國府急電國聯，請注意錦州嚴重情形。

◎汪精衛發表病不能赴京。

◎歐亞一號機，飛往西北，甫離平，午抵綏，宿弱水河。

◎財部撤消以十月二十七日市價為債市最低標準之限制，准商民自由買賣。

同　二十一日

◎日軍今晨在昌圖法庫新民一帶開始總攻。

◎外部電國聯，要求制止日軍行動。

◎長江流域各日領在漢會議，討論我國排貨問題。

◎粵委李宗仁等五十餘人抵滬，李訪汪後留滬，餘赴京。

◎胡漢民電京，請恢復人民言論自由，並云因病不能赴京。

◎宋子文辭職。

◎顏惠慶抵紐約，就美使任。

同　二十二日

◎四屆一中全會開會，中委到九十人，主席于右任。下午開預備會，到吳敬恆等九十五人，推定主席團，組織審查會。

◎顧維鈞辭職赴滬，發表東北問題宣言。

◎各部長總辭職，陳銘樞囑暫維現狀。

◎實業部令改組工商訪問局為國際貿易局。

◎歐亞一號機抵迪化。

◎日軍佔領法庫及通江口。

◎美國衆議院通過胡佛總統緩付戰債一年案。

同　二十三日

◎一中全會開預備會，電蔣胡汪請出席，推伍朝樞暫代特種外委會委員長。

◎閻錫山馮玉祥會於太原蘭村。

◎瀋偽省府委趙欣伯為最高法院院長，趙梯青為總檢長，吳恩培為官銀號總辦，白希澤為電政監督。

◎日軍由營口向田莊台侵進，與我鐵甲車中山號炮戰，

◎白里安會見中國代表胡世澤及日代表芳澤，胡請其注意錦州問題，芳澤宣言中國將取自衛。

◎日本第六十屆議會開會。

同　二十四日

◎一中全會開第一次大會，通過兩次預備會議各案幷討論改革政治制度方案。孫科伍朝樞等向全會提國民代表會議大綱，閻錫山提案，請派十萬軍死守錦州。

◎林森再電胡，促入京。

◎東北財政整理委員會成立，張學良任委員長。

◎日軍用砲火及飛機威脅田莊台，中山號晚退大窪。

◎駐日美使訪犬養毅，提出通牒，口頭喚起日本政府注意迴避與錦州中國軍隊之衝突。英法兩使，亦有同樣通牒。

◎匈牙利政府發布債務停止支付令。

同　二十五日

◎一中全會開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央政制改革案。當議及閻錫山以十萬大兵死守錦州一案時，吳敬恆發言引起糾紛，孫科李文範等粵委十餘人離京。

◎東北政委會改組，發表張學良等三十二人任委員。

◎戴季陶自寶華山反湖州原籍休養。

◎日政對英美法復牒謂無攻錦州意，望中國撤駐錦軍隊，請列國採旁觀態度。

◎營溝線日機轟炸大窪站。

◎特種外委員會討論錦州問題，決電請國聯制止日軍。

同　二十六日

◎一中全會開第三次會議，通過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案，錦州由張學良全力抵抗。

◎外部照會國聯，日本撤兵係國聯決議，具有法律上效力，現日軍攻錦，請予以有効制止。

◎津日兵交還警所，計被佔一個月。

同　二十七日

◎首都各界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擁護和平統一大會，電請汪胡蔣諸領袖即日蒞京共主中樞。

◎孫科李宗仁等入京。

◎營溝線形勢緊張，我鋼甲車無畏號仍扼守大窪。

◎日軍飛機轟炸彰武通遼黑山義縣。

◎第四國際刑法會議在巴黎開會。

同　二十八日

◎一中全會開第四次會議，選任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長，戴傳賢為考試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長。推舉蔣汪胡為中政會常委。

◎新任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職。

◎在滿日軍已達三萬衆，超過條約規定。

◎中國代表團照會國聯行政院祕書處，詳述日軍在東三省行動，謂增加佔領地域。

同　二十九日

◎四屆一中全會閉幕。

◎中政會決議，特任李文範為內政部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何應欽為軍政部長，陳紹寬為海軍部長，陳銘樞兼交通部長，朱家驊為教育部長，羅文幹為司法行政部長，陳公博為實業部長，葉恭綽為鐵道部長，黃漢樑署理財政部長，石青陽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朱培德為參謀部長，李濟琛為訓練總監，唐生智為軍事參議院長。

◎我軍由錦州撤至灤州，遼省政府仍留錦州辦公。

◎盤山縣陷落。

◎日機二十餘架，轟炸錦東各地。

◎馮玉祥到京。

同　三十日

◎特種外委會開緊急會議討論錦州駐軍向關內撤退後，對日外交應付方針。

◎國府任免各部會長。

◎中政會再電張學良，令力守錦州。

◎馮玉祥到滬視汪疾並勸迅入京。

◎伍朝樞辭司法院長及特外委長。

◎錦西日軍，開始總攻，轟炸打虎山溝幫子一帶。

同　三十一日

◎粵府臨時會決議設立中執委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財政軍事等委員會。

◎何成濬熊式輝發起九省聯防。

◎溝幫子失守。

◎國府電國聯，報告日軍攻錦情形，請速取有效處置；對日提抗議，須負攻錦責任。

◎國府再令張學良守錦州。

◎德共產黨擊碎日使館大門玻璃。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一月一日

◎國府主席各院長部長舉行宣誓就職典禮。

◎行政院開第一次國務會議，決定各部次長人選。

◎廣東中執委西南執行部及軍政兩分會各委同時就職。

◎遼寧省政府由錦州移灤州，駐軍撤盡，各國視察員返津。

◎外交部長陳友仁發表宣言。

◎胡世澤謁見白里安，請國聯速採緊急行動，以防止事態更形擴大。

同　二日

◎日軍於下午二時侵入錦州。

◎中政會臨時會議，決結束特外委會及特教委會。

◎閩學生宣傳抗日，與日領及北上號正副船長衝突。

◎哈白俄萬餘人聚衆滋事，傷華警數名。

◎國聯理事會主席白里安電商各國政府，詢問對於日軍佔據錦州之態度。

同　三日

◎日軍西進，佔遼山。
◎何成濬李鳴鐘等電京，請速定大計，下全國總動員令。
◎孫科赴滬謁汪，商要政。
◎東北軍前線中下級軍官發表宣言，謂東北非東北人之東北，應以全國整個力量抵抗。
◎共匪占贛州，組蘇維埃政府。
◎印度國民運動指導者甘地被捕，此爲第三次下獄。

同　四日

◎日軍前進綏中。
◎濟日領通知美領，謂日政府負責清償東三省以前債務。
◎汪發表談話，主張均權共治，請蔣胡早日入京。
◎閩日艦水兵登陸示威。
◎胡世澤由巴黎赴日內瓦，要求國聯採取緊急處置。
◎陳銘樞赴交部視事，以部令派黃強爲總務司長。

同　五日

◎陳銘樞電促蔣胡汪入京。
◎粵府通電撤消，設執行部政務國防分委。
◎孫科宣布大政近況。
◎日軍沿錦朝線推進。

同　六日

◎美國務卿史汀生與英法兩使討論滿州事件，謂三國應作進一步合作。
◎英法駐日大使訪日外務省，對滿州問題，請與以注意。
◎日鐵甲車飛機在北票威脅我軍及義勇軍。
◎國府令蔣光鼐衛戍京滬，並發表各部次長。
◎國聯對東北調查團，決定以李頓爵士爲委員長。
◎胡世澤抵日內瓦，訪國聯祕書長，請制止日軍再西進。

同　七日

◎汪因體弱電辭國府委員及中政會常委職。
◎上海市長吳鐵城宣誓就職。
◎中政會推李文範羅家倫爲國難會議籌備委員。
◎招商船員因要求年終雙薪罷工，十二輪停開。
◎日在瀋陽召集鉄運會議，討論南滿山海關間聯運事。
◎張景惠就僞黑省政府主席。

同　八日

◎美國照會中日，聲明擁護條約權利，不承認侵害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及行政之完整。
◎外長陳友仁分別接見英美及法使。
◎外部正式否認一九〇五年中日密約。
◎北平政分會開會，決定太原另設分會，以閻爲主席。
◎日皇往代代木練兵場閱兵，韓人李奉昌投擲炸彈，不中被捕。

同　九日

◎犬養毅因李奉昌謀刺事件，提出內閣總辭表。
◎孫科赴滬，聲言迎蔣入京。
◎馬超俊就京市長職。
◎滬中學生代表赴國府請願。
◎西北飛行試航成功，一號機由迪化返平。
◎美菲律賓總督台維斯辭職。
◎德內閣總理白魯寧聲明德不能履行賠款。

同　十日

◎日軍攻錦西，騎四旅及義勇軍應戰，日軍死傷頗重。
◎軍政部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合組軍事整理委員會，討論全國軍隊整理事宜。
◎桂崇基赴中大訪劉光華商接收方法被毆頭部受傷。
◎日艦八雲由旅順開赴青島。
◎張學良表示擁護統一，安定北方。

同　十一日

◎日軍在錦西被我軍包圍，日方派重兵往援。
◎張學良招待報界談話，(一)關九省聯防說不確，(二)北方財政無問題，(三)迎吳佩孚來平。
◎國府紀念週林森講一心一德，中央黨部紀念週，陳銘樞講建立政治重心。
◎張繼何應欽赴甬迎蔣。
◎魏懷就文官長，呂超就參軍長。
◎日方干涉滬市閩各地報章載東京炸彈案。

同　十二日

◎孫科馮玉祥等十人在滬會議，決組織中政會議特務委員會，委員十三人。
◎日軍分三路侵熱，大通線有激戰。
◎青島民國日報，因登載日皇被刺事，標題爲韓國不亡，義士行刺，日僑認爲不敬，發生暴動，搗毀該館。
◎馬占山電國府懇速設法交涉，以救危忘。
◎兩粵將領通電，剿匪與抗日並進。
◎法國內閣總理賴代爾暨閣員總辭職。

同　十三日

◎張繼何應欽敦促蔣，無結果，蔣由奉化飛杭，張何回滬。
◎馮玉祥孫科等十三人到京，組織特委會。

◎馮玉祥電蔣汪胡，促速入京。

◎財政次長黃漢樑林康侯辭職。

◎義軍由新立屯進佔大虎山，大通線亦有戰事。

同　十四日

◎外部正式發表我國覆英牒文。

◎特委會發表于右任馮玉祥等十三人爲委員，負處理緊要政務專責。

◎外部對青島日僑暴行案，向日政府提嚴重抗議。

◎東北民衆義勇軍總司令翟飛鵬，到京報告抗日情形。

◎國難救濟會通電責問黨國諸領袖。

◎法新內閣成立，總理仍爲賴伐爾，并自兼外長。

◎美財政總長梅龍受賄案開審。

同　十五日

◎陳銘樞飛杭晤蔣，接洽時局及對日意見。

◎于右任抵港晤胡。

◎顏惠慶啓程赴日內瓦，出席國聯行政院會。

◎北甯路因關外不能行車，與津浦路簽訂賃車合同。

◎僞東北交通委員會，組奉山鐵路管理局，闞鐸任局長。

◎平津銀會電京滬力爭公債本息。

◎張惠長通電不參加任何內戰，不再作任何個人工具。

◎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發表勸美國取消戰債賠款論文。

同　十六日

◎汪精衛到杭晤蔣。

◎特務委員會開會，討論對日外交問題。

◎青年自願決死救國團至軍政部請領槍械，發生衝突，律師吳邁受傷。

同　十七日

◎日政府覆美牒文，由芳澤手交駐日美使福勃斯。

◎英使以日方破壞北甯路，提出嚴重抗議。

◎瀋僞省政府召集會議，討論進行復辟事。

◎中政會決定打銷挪用公債基金原議。

◎清遜帝溥儀由湯崗子赴瀋陽。

◎上海各民衆團體在公共體育場召開市民大會。

◎蔣汪孫分電胡，促入京。

◎張靜江張繼赴杭迎蔣汪。

◎孫科慰留財總次長黃漢樑林康侯，並促即復職。

◎日軍猛攻熱邊五頂山等處，被義軍擊退。

◎美政府發表任羅斯福爲菲律賓總督。

同　十八日

◎孫科何應欽吳鐵城等應蔣召飛杭，在煙霞洞商要政。

◎胡漢民電汪蔣，暫不北上。

◎行政院電滬，聲明維持公債信用。銀界九月籌八百萬。

◎國府令派顏惠慶爲國聯代表。

◎國府紀念週孫科報告，將對國聯提十五六兩條，並中央財政月虧千萬。中央紀念週馮玉祥演說，主澄清吏治。

◎駐日美使福勃斯辭職，美政府以駐土美使格羅爾繼任。

◎各軍師駐京辦事處代表齊赴軍部，索發欠餉。

同　十九日

◎行政院決議減政，政費均發五成，國難會議會員定一百八十九人。

◎國府派顧維鈞參加國聯調查團。

◎載濤聲明無赴瀋參加復辟事。

◎本莊繁在錦召開軍事會議，決增兵攻熱。

◎德國家社會黨與共產黨在柏林北區衝突，互有死傷。

◎西班牙各地發生罷工，焚燒教堂，殺人等暴動事件。

同　二十日

◎汪晚同滬孫科張繼何應欽等返京。

◎粵通電擁護中央，否認扣留國稅。

◎政府照會國聯，日機轟炸賓縣吉臨時省府。

◎外部對日抗議日軍阻礙北甯交通。

◎滬日僑燒三友紡織廠，死一華捕。

◎孫仲連部二萬人叛，據汀州。馮派王恩九往撫。

同　二十一日

◎蔣在杭臨行談話，盡力贊助政府，汪去滬時云，願與蔣胡同心匡濟。蔣晚七時到湯山，汪晚十時到京。

◎唐紹儀等電述粵三機關係遵照四全會決議設立。

◎何應欽電全國各軍事長官本月起節減軍費。

◎滬日領爲三友案向市府道歉，允懲兇賠償。

◎美國表示不願干涉歐洲債務問題。

同　二十二日

◎日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向上海市政府要求解散抗日團體及取締排日運動。

◎汪孫謁陵均痛哭失聲。

◎蔣汪馮等在勵志社共商大政。

◎義軍與日軍在興城激戰。

◎白里安通告各國，照兩次決議案担保。

同　二十三日

◎日派大批軍艦陸續集滬，滬埠形勢嚴重，市府開治安會

議。

◉國府開緊急會議，討論對日方案。

◉滬市長吳鐵城對日提抗議，發表談話。

◉國府發國難會議會員聘書並公布會議規程。

◉財部令關鹽署維持債信。

同　二十四日

◉外長陳友仁聲言政策不行，辭職赴滬。

◉日海軍在滬示威，美政府甚抱不安。

◉上海兵工廠運輸火藥船三隻，在浦江中爆炸。

◉中央大學全體教授，停教索欠薪。

同　二十五日

◉行政院長孫科辭職赴滬。黃漢樑傳秉常亦辭。

◉汪精衞談外交方針，政府决以確保主權爲旨。

◉國聯理事一致請求中代顏惠慶日代表佐藤轉各該政府，採各種方法，制止上海危機。

◉中央臨時會通過中執會組織大綱。

同　二十六日

◉日領村井向滬市府提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答復。

◉國聯行政院開會，顏惠慶指日本破壞國聯决議案。

◉熙洽軍馮占海李杜入哈爾濱，市面大亂。

◉上海民國日報被迫停刊。

◉國府准外長陳友仁請假，財長黃漢樑辭職。

同　二十七日

◉上海市政府令取消抗日救國會。

◉北京公安局通告各報愼重登載日皇被刺消息。

◉中政會决議撤銷特務委員會，設立外交委員會。

◉實業部與德鋼鐵公司簽訂鋼鐵廠合同。

◉蘇俄與波蘭簽訂不侵犯條約。

同　二十八日

◉上海市政府復日最後通牒，四項要求，完全承認。

◉夜駐滬日軍襲佔北站五區警署及天通菴車站。

◉中政會决議推汪任行政院長，羅文幹任外長，孔祥熙任財長。並决令會顏惠慶向國聯提盟章第十條。

◉汪蔣馮聯電閻錫山張學良入京。

◉北平綏靖公署改組，榮臻任參謀長，吳家象任祕書長。

◉日軍開入哈埠。

同　二十九日

◉日機轟炸閘北，大火，商務總廠被燒，入夜又激戰。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楷，淞滬警備司令戴戟，通電誓死捍衞國土。

◉外交部宣言自衞。中政會决定抵抗暴力。

◉中政會决議任蔣馮閻張等爲軍事委員，葉楚傖爲中政會議祕書長。

◉美軍艦四艘由菲律賓駛滬。

◉日軍占寬城子，向北推進。

同　三十日

◉上海戰事稍停。

◉國府宣言遷洛辦公，惟軍政及外交兩部仍留南京。

◉蔣通電全國將士枕戈待命，與暴日周旋。

◉外部通牒各國公使，望訊阻日軍不法行爲。

◉顏惠慶在國聯提第十五條，國聯電駐滬各領作緊急調查。

◉北平政分會成立，張學良李石曾于學忠等五人爲常委。

◉國府令禁各軍截提國稅。

同　三十一日

◉滬閘北戰事又作，日機轟炸眞茹國際電台。

◉英美對日抗議滬事。

◉在滬中委孫科等電何應欽請迅速增援。

◉林汪等晚抵開封。汪言政府移洛，爲謀長期抵抗。

◉自衞軍李杜發表宣言。

◉日使重光葵抵滬。

同　二月一日

◉日援軍到滬。

◉在滬中委孫科等組織留滬中委辦事處。

◉吳佩孚抵北平，張學良至西直門歡迎。

◉美對日再提抗議，英美均派兵來滬。

同　二日

◉日海軍編制第三艦隊，野村任司令，協攻滬。

◉法意勸日停戰。

◉財交兩部各設駐滬辦事處。主任，財張壽鏞，交韋樹藪。

◉李杜等成立吉林自衞軍。大通線戰事激烈。

◉世界軍縮會開幕。

同　三日

◉日艦轟吳淞砲台，日機續炸閘北。

◉吳市長對工部局及日領分提抗議，日軍憑租界作戰。

◉英美法對中日要求停戰撤兵，劃中立區，開具體交涉。

◉蔣汪抵洛陽。

◉國聯對東北事件調查團自巴黎出發。

同　四日同

◉我國接受各國調停滬戰，日拒絕。
◉滬商務印書館宣告停業。
◉宋子文復任中央銀行總裁。

同　五日

◉我軍飛行員黃毓全殉難，航署匯千元撫恤。
◉蔣赴開封，汪滬南下。
◉國府令，官吏停薪，僅發生活費。
◉日軍抵哈，李杜丁超各部力抗巷戰。

同　六日

◉滬市府對工部局抗議，日軍由租界登岸。
◉汪馮何會于滁州，商對日外交軍事。
◉軍事委員會成立，李濟深任主任。
◉哈爾濱被日攻陷。
◉國聯行政院開緊急會議，討論遠東形勢。

同　七日

◉日軍改變戰略，攻吳淞江灣。吳淞鎮市場盡燬。
◉滬公共租界工部局覆市府，對日無力制止。
◉汪馮赴浦口與在京各中委商外交軍事，令顏堅持十五條。

同　八日

◉日海陸軍總攻吳淞閘北，均受重創，爲滬戰以來，我軍第一次大勝。
◉京滬車通至南翔。
◉日外務省提議滬漢津粵青，劃不駐兵區，探各國意。

同　九日

◉國府任馮玉祥爲內務部長，汪兆銘兼鐵道部長。
◉中執會電慰滬將士。
◉滬十九路軍三將領通電乞援。
◉日內閣決定募上海戰債四千萬元。
◉日前藏相井上準之助被暗殺。
◉國聯行政院開全體會議，顏惠慶報告日軍暴行，主席盼速成立緩衝區域。晚特別會議，討論滬領團報告。

同　十日

◉粵讀空軍出發援滬。
◉美使復外部，謂已請日政府令日軍不得利用租界作戰。
◉蔣晨赴鄭。汪午到京，晚仍回浦口。

同　十一日

◉日重砲飛機繼續轟炸各陣地，重要建築物多被燬滅。
◉英美法三使赴滬，調停滬戰。
◉蘇俄外長李德維諾夫在軍縮會提防止戰爭案。

同　十二日

◉英美領事提議，晨八時起，停戰四小時，救戰區難民。
◉汪蔣馮在徐州商大計。
◉中法學術考察團法團員返北平。
◉援滬粵機抵長沙。

同　十三日

◉日援軍續到，進襲張華浜曹家橋。
◉在滬中委電中央，請迅定大計，澈底抵抗。
◉汪發表談話，主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顏惠慶依據國聯盟約第十五條，請求召開大會。
◉國聯調查團由紐約抵舊金山，乘輪東行。

同　十四日

◉日軍第九師團由司令植田謙吉率領來滬。
◉外部第三次照會英美兩使，抗議日軍在租界碼頭登岸。
◉胡漢民表示對時局意見。

同　十五日

◉工部局總裁發表聲明書，說照租界中立性質，稱對日軍行動，不能負責。
◉日兵乘卡車過南京路，向商號開槍。
◉軍委會電粵桂，令出兵監視共軍，俾抽調贛中兵力。

同　十六日

◉府院及軍委會通電全國，準備長期抵抗。
◉汪蔣與留京中委在浦口會議。
◉美政府對日利用租界作戰，再提抗議。
◉法內閣因參院不信任，提出總辭職。

同　十七日

◉江灣有激戰，餘線平靜。
◉日續到陸軍飛機十二架，在楊樹浦闢飛機場。
◉臧式毅張景惠等集議瀋陽，討論建立僞國問題。

同　十八日

◉日軍又提最後通牒，要求我軍於二十日上午七時前，從上海租界線撤退二十啓羅米達，並撤吳淞及獅子林兩處砲台守兵。
◉國聯警告日本。
◉中常會決議三月一日在洛開二中全會，准汪辭國委，以黃紹雄補。
◉漢陽高公橋大火，延燒千餘家。

◉賓縣吉政府移伊蘭。

同　十九日

◉外部駁覆日通牒。滬市長吳鐵城及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亦分別函覆日領及日軍司令。

◉汪在浦口南京與各要人續商滬事。

◉美國聲明不承認滿蒙新國家。

◉藏兵侵入青海南部。

同　二十日

◉日軍下總攻令，自吳淞迄閘北全線發生激戰。

◉外部對日總攻，提嚴重抗議。

◉十九路軍將領通電，誓以鐵血答覆日牒，抵抗到底。

◉汪精衛通電全國，下最後決心，爲長期奮鬥。

◉首都婦女及漢商界募捐慰勞滬軍。

◉國聯經顏惠慶要求召開臨時大會，決定三月三日舉行。

◉日大選，政友會以三〇一席與民政黨一四九席之比佔絕對多數。

同　二十一日

◉法國秦狄歐受命組閣。

◉外部宣言，否認東省獨立及一切行政組織。

◉在滬中委孫科等電汪，擁護中央對日自衛。

◉京公務員請減房租，以維生活。

◉秦狄歐內閣新員在杜美爾總統前宣誓就職。

同　二十二日

◉滬激戰三晝夜，日不得逞，植田電東京請增兵。

◉日首相犬養毅代表松岡到滬活動。

同　二十三日

◉日機飛蘇，擊死我商用機美機師蕭脫，又飛虹橋，炸機場。

◉大批日僑退出上海返國。

◉汪蔣馮等函各中委，促赴洛出席二中全會。

◉英上議院討論滬事，工黨首領請用經濟方法，制裁日本。

◉張景惠等決擁溥儀爲僞執政，都長春。

◉國府派顏惠慶，及駐丹公使羅忠詒，西班牙公使王麟閣爲出席國聯特別大會代表。

同　二十四日

◉滬市府向各領抗議，租界優容日軍。又復美領牒，破壞航業，責在日本。

◉英工黨宣言，援華抗日。

◉外部對日抗議日本援助僞國。

同　二十五日

◉日援軍兩批到滬。江灣發生激戰。

◉美國務卿聲明，反對破壞九國公約，擁護門戶開放。

◉駐英法大使克勞台否認法日密約。

同　二十六日

◉日艦續攻吳淞，江灣正面日軍被擊退。

◉日機飛杭擲彈。

◉英美法意要求日軍勿在租界登陸。

◉宋子文在滬商發救國公債。

同　二十七日

◉日援軍七千到滬。

◉閻錫山就綏靖公署主任職。

◉國府添聘國難會議議員三十人。

◉國聯舉比相希孟爲特會主席。

同　二十八日

◉英美法新提上海休戰案。英使到京，勸中日軍雙方後退，待國聯大會解決。

◉中日軍事領袖在英艦商休戰辦法。

◉瑞士議會通過新稅則，大增輸入品關稅。

同　二十九日

◉日援軍及白川到滬。

◉上海休戰運動，我方堅決拒絕日牒中要求。

◉日軍通告中國，將轟炸滬杭京滬兩路。

◉美國宣言，否認一切違約舉動。

◉美國新任菲律賓總督羅斯福就職。

◉蘇俄軍集中海參崴。

三月一日

◉滬戰全線戰事激烈。

◉國聯行政院公開會議，協商上海休戰案。

◉四屆二中全會在洛舉行開會式，推定汪蔣于等爲主席。

◉滿洲僞政府公布中央政府組織法及維持公安律。

◉美飛行家林白子被綁。

同　二日

◉守滬我軍全撤。

◉外部發表日本破壞和平聲明書。

◉滬各團體代表赴洛請派大兵援滬。

同　三日

◉日軍佔眞茹，前鋒抵南翔。

◉我軍放棄吳淞，蔣光鼐等發表退兵通電。

◉日軍通告保僑目的已達，實行停戰。

◉在滬中委孫科等電責汪蔣，謂誤國之咎，何能同負。

◉國聯舉行特會，討論中日問題。

同　四日

◉我軍克復瀏河，因後援不繼，仍退第二道防線，各處市民然放爆竹祝捷。

◉滬商會請派兵規復淞滬，孔祥熙電二中全會請定整個自衛計劃，陳銘樞電宋子文勿信流言。

同　五日

◉國聯大會決議要求中日實行停戰，提停戰條件三項。

◉日軍進犯嘉定太倉黃渡各處，有小衝突。

◉國聯大會各小國代表對日多主經濟制裁。

◉二中全會二次會通過大赦案，在長安設陪都，發表慰勞戰地同胞電。

◉杭江路杭州至蘭谿一段售票通車。

◉日財界巨頭團琢磨被刺殞命。

同　六日

◉蔣光鼐電前線將士，遵國聯決議案停戰。

◉上海領團對國聯提出第四次滬案報告。

◉二中全會閉幕，發表宣言及告將士書，全會決定由國府以實力收復東北失地，並否認偽政權。

◉中政會議決任蔣中正為軍委會委員長。

◉溥儀由旅順赴湯崗子，張景惠等往迎。

同　七日

◉日援軍第十四師團到滬。

◉二中全會電復孔祥熙說明中央援滬經過。

◉國聯大會羅馬尼亞代表建議中日問題解決方針，西門主張繼續調停，以謀解決目前困難。

◉法前外相白里安辭世。

同　八日

◉滬市府照會各領，繼續維持閘北吳淞治安。

◉國聯大會顏代表發言，日本應即撤兵，各小國代表多主張擁護國聯盟約。

◉宋子文聲明東北關稅鹽稅，關係債款担保，不承認偽政權非法提取。

同　九日

◉國聯調查團離東京，赴西京大阪游覽。

◉日艦集中舟山羣島，太倉續有小接觸。

同　十日

◉溥儀就偽政府執政，發表宣言。

◉英使斡旋停戰，日使重光與郭泰祺交換停戰意見。

◉中常會通過鞏固國防案及長期抗日案。

◉外委會開會，蔡廷楷出席報告，並商滬事。

◉顧孟餘就任鐵道部長。

◉八十八師獨立旅旅長王賡因洩漏軍情嫌疑，解京研訊。

同　十一日

◉國府宣言否認東北偽國，並發表中日間往來牒文。

◉英使邀在滬中日代表商休戰事，日方不同意，會未開成。

◉國聯通過和平解決遠東爭端決議案，授權特別委員會，停止敵對行為，規定日方撤兵及過去各決議案之實行。

◉行政院發表國難會議組織大綱及議事規則。

◉胡漢民談話，承認各黨並存。

同　十二日

◉顏惠慶通知國聯，表示我國接受國聯特會決議案。

◉日軍在南翔築軍用工事，在嘉定築飛機場。

◉上海休戰交涉，日方提軍事條件三項。

◉孫總理逝世七周年紀念，汪精衛有沈痛演說，北平會場發生搗毀總理遺像事。

◉上海社會局發表此次滬戰損失達十四億。

◉瑞典火柴大王克魯格因虧款在巴黎自殺。

同　十三日

◉蔡廷楷偕英參贊視察前線。

◉國府令行政立法司法三院，速議施行大赦令。

◉中執委電復在滬中委，收復東北，應由國府迅籌辦法。

◉杭市府對日抗議日機飛杭擾害。

◉美國務卿史汀生函國聯，讚美大會決議案。

同　十四日

◉國聯調查團由日抵滬。

◉休戰交涉，中日雙方代表第一次會晤，商定基本原則。

◉政府派蔣光鼐為休戰會議軍事代表。

◉蔣中正兼長參謀部長，朱培德任軍委會主任。

◉行政院令各部會，公務員無故離職，應一律革撤。

同　十五日

◉國聯調查團訪吳市長及顧維鈞，李頓接見新聞記者。

◉蔣光鼐戴戟到滬。

◉上海社會局發表淞滬兩區受戰事損害者共十六萬戶。

◉粵政務會議決發行國防公債。

◉大公報因揭載諷刺畫，被津市政府查禁。

◉正太路開始點收。

同　十六日

◉國聯調查團決展期入京，留滬促進和會。

◉關稅收入較上月份減少一千二百萬。

◉行政院通告郵資加價原因。

同　十七日

◉日方允撤兵至租界內，但仍堅持我國上海不得駐兵。

◉顧維鈞及新聞界宴調查團。

◉普魯士政府查抄國家社會黨總支部。

◉波蘭發生總罷工運動，警察用流淚彈驅散羣衆。

同　十八日

◉蔣中正就軍委會委員長及參謀總長職。

◉日機仍飛蘇杭偵察，沿江日軍迄未停止活動。

◉國聯祕書長德留蒙分函中日代表，請將國聯決議案實行程度，雙方向特別委員會報告。

◉日海軍燃料廠因瓦斯爆炸，全部燬滅。

同　十九日

◉中日停戰會議在英領署舉行，出席者郭泰祺重光葵英美法使及意代辦，討論實行停戰及日軍撤退具體辦法。

◉中央統計局發表滬變損失達十五億以上。

◉訓練總監李濟深就職視事。

同　二十日

◉外部對十九日會議擬定之停戰撤兵辦法，發出致郭泰祺覆訓。

◉中政會臨時會，汪蔣林均出席，對外交有重要協商。

◉東北義勇軍拆去綏中以東鉄軌，駐滿洲里程旅反馬。

◉蘇俄步兵飛機炮兵開抵滿邊。

同　二十一日

◉國聯調查團參觀戰區。

◉中日停戰會議議定停戰三原則。

◉日政府與僞滿洲國開始往返公文。

◉中央統計局發表東北損失概計，官方財產損失達一百七十億。

同　二十二日

◉湖北民衆組織驅何救省團，到京請願。

◉行政院議決改組湖北省政府，夏斗寅繼任主席。

◉濟南捕獲共黨六十餘人。

◉德國舉行哥德百年紀念。

同　二十三日

◉鐵道部令各路局拒絕軍事機關提取路款。

◉日議會通過滿州事件預算案及發行公債案。

同　二十四日

◉中日代表開第一次正式停戰撤兵會議。

◉交部派陳孚木兼招商局監督，李國杰任經理。

◉馮玉祥赴泰山養病。

◉巴西總統宣告廢棄狄克推多政治。

同　二十五日

◉上海停戰撤兵會議因日代表態度强硬，幾決裂。

◉國府任李濟深爲軍委會第一廳主任，何應欽第二廳主任，朱培德第三廳主任。

同　二十六日

◉停戰會議日方堅持欲在吳淞江灣閘北駐屯日軍，我方反對，雙方代表爭持不決，各向政府請願。

◉日本又宣傳退出國聯。

◉吉敦路戰事激烈。

◉關中黑霜成災。

◉蘇俄空軍在波蘭邊境會操。

◉日陸軍省發表軍人延長服務期間。

同　二十七日

◉國聯調查團人員先後抵京。

◉日方迫熙洽與自衞軍開戰。

◉美京日使館前有激烈分子示威，與警察衝突。

◉多腦河漲水，羅馬尼亞大水災。

同　二十八日

◉中政會決定籌設民意機關，保障言論自由。

◉僞滿洲國宣布鹽稅獨立。

◉日政府大搜捕左傾分子，帝大助敎山田勝次郎被捕。

同　二十九日

◉調查團覲見林主席，鉄部官舍舉行談話會。

◉滬停戰撤兵會議，繼續討論協定草案。

◉行政院決議派陳濟棠爲廣州綏靖主任，李宗仁南甯綏靖主任。

同　三十日

◉蔣中正宴調查團，仍在鉄部官舍舉行談話會。

◉東北義勇軍自農安攻長春，僞國要人多送眷赴哈。

◉日任駐法大使長岡春一爲出席國聯代表。

同　三十一日

◉滬停戰會議通過協定第二項。

◉南京西安試航。

◉東北自衛軍與日軍大戰，截獲大批軍火。
◉綏中義勇軍撤退。

四月一日

◉滬停戰會議，英使邀中日代表茶會，述調停意見。我政府訓示對日軍撤兵問題方針。
◉上海各商店復業。
◉國府對調查團遞意見書。晚調查團全體委員赴漢。
◉外部對日抗議嗾使偽東北組織強接海關截留鹽款。

同　二日

◉停戰會議續開，日仍堅持不規定撤兵期限。
◉日俄形勢緊急，沿海州俄軍達三十萬，日多門師團東進。
◉法政府以前總統普恩賚清貧，特增恩俸年二十萬法郎。

同　三日

◉汪由京飛滬，勸孫科入京。

同　四日

◉郭泰祺因停戰會議進行困難，電請辭職，國府慰留。
◉日軍增兵延吉，自衛軍棄農安退扶餘。
◉國聯調查團抵漢。

同　五日

◉日代表植田聲明撤兵不能限期，前線日軍仍繼續增援，並築防禦工程。
◉國債基金管理委員會成立，舉李馥孫為常委。
◉偽滿洲國電外部拒絕顧維鈞偕調查團入境。

同　六日

◉停戰會議略有進展，但前線形勢緊張，雙方均備戰。
◉國府核定全國軍費月一千萬。
◉偽國公布土地租借法，承認外人土地租界權，規定租期三十年。

同　七日

◉停戰會議續開，日又提我方駐軍問題，爭辯甚久，決交軍事小組會討論。
◉國聯調查團轉京乘專車北上。
◉國難會議行開幕禮，到中委十四人，會員一百四十四人。
◉智利中央銀行擠兌，政局動搖。

同　八日

◉停戰小組會議對日軍暫駐區域大致決定。
◉英美法意四國代表視察太倉青陽港我軍前線。
◉馬占山潛赴黑河，通電再抗日。
◉美國務卿史汀生赴歐出席軍縮會議。

同　九日

◉國聯調查團由津抵平。
◉國難會議開審查會，電李杜等慰勞。汪宴會員，演說在洛陽會議之意義。
◉立法院通過二十年度歲出入總預算。

同　十日

◉國聯調查團訪張，晤榮臻，詢九一八事變經過。
◉外部拒收偽國送來公文。
◉國難會議討論禦侮及政制改革案，電慰東北義勇軍。
◉司法院修正組織法，死刑執行須經覆准。

同　十一日

◉滬停戰會軍事小組會議代表赴殷行江灣閘北實地勘查日軍暫駐區域。
◉中央黨部紀念週，汪演說實施憲政問題。
◉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選出華董虞洽卿等五人。
◉德國總選舉發表，興登堡元帥當選。
◉阿根廷安第斯山中三座火山同時爆發。

同　十二日

◉調查團與原任東北軍政官吏開第一次談話會。
◉國難會議閉幕，在西宮舉行閱兵典禮。
◉馬占山通電宣布偽國由日陰謀建立之證據。

同　十三日

◉調查團與東北當局舉行第二次談話會。
◉滬停戰撤兵會議暫停，郭泰祺通告各關係國。
◉交部擬定整理招商局計劃：(一)取消年終雙薪，(二)取消分局包辦，(三)裁員。
◉國聯理事會第五十六次會議開幕。

同　十四日

◉調查團至外交大樓調閱一九〇五年鐵路條約卷宗，赴順承王府開第三次談話會。
◉德政府下令解散希脫勒軍隊四十萬人。
◉共軍陷鄂蘄春，縣長被擄。

同　十五日

◉郭泰祺入京報告滬會經過情形。
◉日政府訓令日內瓦代表拒絕參加國聯十九國特委會討論滬事。
◉粵政府發行國防公債三千萬。

同　十六日

◉國聯特委會開會，小國憤慨，堅主應規定日軍撤退期。

⊙沈覲鼎談滬停戰會議停頓，日方應負責任。

⊙湖北應城大地震歷十六小時，人畜死傷甚多。

⊙日社會民衆黨赤松克麿一派脫黨。

同　十七日

⊙粵警所通告各報勿登載侮辱日皇文字。

⊙馬占山聲明東北眞象長電到國聯。

⊙蘇俄撤回東北經商機關。

同　十八日

⊙滬停戰會議候國聯決議案再開。

⊙郭泰祺自京返滬，對滬會表示憂慮。

⊙東北民衆舉行東北淪亡七週月紀念。

⊙美飛行家蕭脫母到滬葬子。

同　十九日

⊙國聯調查團離平過津赴秦皇島。

同　二十日

⊙財政部電各軍事機關，已徵統稅貨物，不得重徵。

⊙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請日軍速撤，授權與上海共同委員會規定經常情勢之恢復，並撤兵日期。

⊙鐵次曾仲鳴談滿鐵併行線條約正文無規定。

同　二十一日

⊙國聯調查團由秦皇島分水陸兩路同晚抵瀋陽。

⊙外部訓令顧使接受國聯決議案。

⊙行政院決議郭泰祺使英。

⊙孫連仲叛部陷漳州，廈門危。

同　二十二日

⊙美使回滬，與英使同邀郭泰祺談停戰意見。

⊙調查團主席李頓晤駐瀋英領，徵詢東北事變情形。

⊙軍事委員會討論改進軍隊編制。

⊙行刺日首相濱口之兇手佐鄉屋留雄判處死刑。

同　二十三日

⊙英使與郭泰祺同赴京，商解決滬事折衷辦法。

⊙調查團在瀋拒絕叛逆招待。

同　二十四日

⊙羅外長晤英使，商談滬事。

⊙孫科擬定救國綱領草案，主張促成憲政，澈底抗日。

⊙美飛行家蕭脫安葬虹橋飛機場，備極榮哀。

同　二十五日

⊙英使晤汪蔣，調停滬會。

⊙中政會准馮玉祥辭內長職，以黃紹竑繼。

⊙普魯士議會選舉，國家社會黨大佔勝利。

⊙印度政府逮捕印度全國大會代表。

同　二十六日

⊙郭泰祺及英使乘飛機返滬。

⊙行政院通過市參議會組織法案。

⊙立法院審查大赦案。

⊙孫叛部連陷各城，陳濟棠委李揚敬爲援閩總指揮。

⊙西南黨政聯席會議，決在抗日剿共事件未結束以前，不就中央所委新職。

同　二十七日

⊙重光通知英使，對折衷案表示接受。

⊙我代表張似旭日代表岡崎在英領署整理停戰協定文字。

⊙李宗仁電請吳其偉回師入閩剿共。

⊙日軍三混成旅開吉東，總攻義軍。

同　二十八日

⊙國聯特委會決定上海停戰修正決議案。國聯祕書處接日代表團通知，日本已接受英使藍浦森折衷案。

⊙陝學生因戴傳賢拒講抗日救國，焚毀汽車。

⊙法部通令各省組織出獄人保護會。

同　二十九日

⊙滬日僑舉行天長節祝會，並在虹口公園閱兵，朝鮮獨立黨員尹奉吉擲彈，傷白川重光村井野村植田河端。

⊙何應欽赴贛，部署三省匪剿事宜。

⊙國府令准施肇基辭職。

⊙馬占山進軍松浦鎮，程志遠拒就僞省省長職。

同　三十日

⊙國聯大會通過特委會所提中日停戰決議案。

⊙滬日居留民會長河端傷重身死。

⊙滬日軍在法租界搜索韓黨，安昌浩被捕。

⊙京警備部在雨花台槍斃共黨三十人。

⊙立法院開會，對郵資加價提出質問案。

五月一日

⊙行政院訓令五一節禁止游行。

⊙郵資加價今日起實行。

⊙軍委會改革軍制，先從江浙起點驗部隊。

⊙孫宋慶齡發宣言，要求釋放牛蘭夫婦。

同　二日

⊙滬停戰會議進展甚速，黃強郭德華在英領署，與四國委

員商軍事小組未了問題。

◎國聯調查團第一次報告書到國聯。

◎陳濟棠召集八省聯席會議。

同 三日

◎滬會代表郭泰祺被救國團體代表毆傷左額，汪發表負責談話，主張痛懲。

◎調查團抵長春，五委員訪溥儀。

◎蔣談願努力治軍，對東北事，政治不讓步，經濟利益可商。

◎于右任發表『放棄訓政與革命危機』，以糾正孫科談話。

◎陳濟棠解決粵艦隊，黃浦發生戰事。

同 四日

◎調查團第一次報告全文在南京發表。

◎顏惠慶向國聯報告，顧維鈞在東北受監視情形。

◎粵省府改組，林翼中任主席，林雲陔長廣州市。

同 五日

◎上海停戰協定正式簽字，我方代表發表重要聲明。

◎日使重光葵因傷，刖去右足。

◎孫科復于右任駁議，仍主開放黨禁速行憲政。

◎水災會分撥皖豫鄂蘇賑款八十萬。

同 六日

◎滬日軍開始從陸渡橋黃渡瀏河撤退。

◎外長羅文幹發表宣言，申述停戰協定經過。

◎對停戰協定，粵方蕭佛成等電京反對，陳友仁批評勝利屬于日方。

◎行政院決議郵資加價分別減免，六月一日起實行。

◎日本發表滬虹口公園炸彈案始末。

◎法總統杜美爾被刺，兇手俄人古戈諾夫被捕。

同 七日

◎滬案共同委員會成立，公推美領事克寧漢爲委員長。

◎張惠長陳策反對粵空海軍改組。

◎法日簽定越南關稅協定。

同 八日

◎中國海洋研究所設立之青島水族館開幕。

◎法國選舉，反政府派勝利。

同 九日

◎瀏河嘉定南翔由我方接管完竣。

◎中政會決議上海設臨時參議會，並改正郵資加價率。

◎粵方宣言，反對停戰協定。

同 十日

◎汪電滬商會，滬案並未接受任何祕密條件。

◎行政院派殷汝耕等爲撤兵區域接管委員會委員。

◎吳敬恒談國內不致再發生內戰。

◎伍朝樞辭司法院長，以居正繼任。

◎勒白倫當選爲法新總統，泰狄歐辭內閣總理。

同 十一日

◎滬停戰協定中日文本，因字句爭執，尙未簽定。

◎松岡洋右又到滬運動設立上海自由市。

◎陳濟棠委鄧龍光爲艦隊司令。

◎政府通令各部會提倡節約運動。

◎蘇俄令駐哈官吏對國聯調查團拒絕一切助力。

同 十二日

◎滬日僑反對日政府撤兵回國。

◎西班牙各大學生反對給予喀泰隆自治權，發生暴動。

◎德總理白鲁甯在國會宣言各國須取消賠款。

同 十三日

◎國聯調查團根據日方報告，作成另一報告書。

◎侵滬日軍第十四第十八師團轉開吉黑增援。

◎日對僞國三千萬借款成交。

同 十四日

◎政府設淞滬戰區善後籌備委員會，宋子文任主席。

◎粵陳策令海軍各員赴海南，設立海軍根據地。

◎日外相芳譯邀英美德法四使集議，提設上海自由市案。

同 十五日

◎西南政委會電京詢問榆關九門口石門寨失陷情事。

◎蚌埠航空隊飛正陽關炸赤匪。

同 十六日

◎滬停戰協定中日文本簽字。

◎上海市政府接收閘北。

◎郵政儲金匯業總局監委會成立，到交陳財宋等各委。

◎日內閣奏請總辭職。

同 十七日

◎日政府派駐巴西大使有吉訪汪，游說政治談判。

◎陳濟棠派陳章甫出兵攻瓊崖。

◎印度孟買因回教徒與印度教徒衝突，形勢嚴重。

◎僞國阻止國聯調查團與馬占山會晤。

同 十八日

◎胡漢民調停粵海軍風潮，分江防海防兩部，陳策任海防。

同　十九日

◉戰區接管委員會據收江灣廟行。

◉吳凱聲返國，報告國聯大會討論中日案件經過。

◉濟陽縣長謀推倒僞政府被逮。

◉鄂省敎職員全體辭職，拒絕敎廳長沈士遠到任。

◉各國遠東實業視察團到京。

同　二十日

◉滬郵務工會提要求四項，交部駁斥，決議採取直接行動。

◉京平歐飛航，開始接受郵件。

◉日本政局更極端化，軍人反對政黨內閣。

同　二十一日

◉監察院長于右任以滬停戰協定未送立法院審議，請中央監委會懲戒行政院長汪精衞。

◉軍委會發表，蔣中正兼豫鄂皖剿匪總司令。

◉長江水大漲，水位達三十三尺。

◉豫鹿邑拓城糧盡，七千餘人就食歸德。

◉蘇俄拒絕調查團假道與馬占山會晤。

同　二十二日

◉上海郵工實行總罷工。

◉日海軍大將齋藤實子爵拜命組閣。

◉美女飛行家浦特南夫人隻身飛渡大西洋成功。

同　二十三日

◉實業部長陳公博來滬，調查郵政工潮。

◉軍事委員會命十九路軍開閩剿治匪共。

◉中央監委會否決彈劾汪精衞案。

◉外部爲引渡安昌浩案，向法使提出抗議。

◉粵海陸軍糾紛，調解無効。

◉史丹斯坦羅曼羅蘭孫宋慶齡等聯合發起組織國際非戰大會。

同　二十四日

◉平津濟南杭州蘇州福州安慶鄭縣各地郵工均罷工。

◉京滬開始通車，恢復原線。

◉中政會通過中俄會議經費。

同　二十五日

◉全國商聯會通電，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

◉接管委員會接收吳淞寶山。

◉汪于向中常會辭職，均慰留。

◉芬蘭國會批准俄芬不侵犯條約。

◉普魯士議會內國家社會黨議員與共產黨議員互毆。

同　二十六日

◉郵政工潮和解成立，各地宣告復工。

◉日軍司令白川義則在滬傷亡。

◉日齋藤新內閣組織完成，由日皇行親任式。

同　二十七日

◉羅文幹郭泰祺招待新聞界，重申停戰協定眞相。

◉滬商會函各國商會駁斥英僑協會自由市謬論。

◉日新閣議定，對東省仍決採取積極政策。

◉國際航空會議閉幕。

同　二十八日

◉蘇州舉行淞滬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全國下半旗誌哀。

◉津錢銀兩公會，非島商務局，京市商會響應滬商廢止內戰運動。

◉粵委又電責中央簽訂停戰協定。

◉美調大西洋餘艦加入太平洋會操。

同　二十九日

◉中央要人商外交人員，羅仍任外長，郭使吳，蔣返日任。

◉陳濟棠接受伍朝樞調定辦法，陳策任海防司令。

◉楊杏佛呈請釋放牛蘭。

◉俄德簽定關稅協定。

同　三十日

◉中政會通過國府組織法修正案。

◉「五卅」七週年，平學生遊行被禁止，津有小衝突。

◉接管委員會接收吳淞鐵路機廠，損失甚重，聲明保留。

◉日機飛海倫轟炸，全市成爲火海。

◉德政府再頒緊急令，總理白魯甯辭職照准。

同　三十一日

◉行政院聘陳公博等爲郵政經濟制度研究會委員。

◉李頓否認調查團建議共管東北。

◉日代表原田在共同委員會反對我國憲兵駐滬，我國代表力予駁斥。

◉滬日正規陸軍除憲兵外均全撤，植田返日。

◉行政院決議，任蔣光鼐爲福建綏靖公署主任。

◉美上議院議員多數主張對俄復交。

◉俄報對日軍犯邊，致鋒利警告。

六月一日

◉總理陵墓舉行奉安三週紀念。

◉顏惠慶對國聯送備忘錄，請注意日軍進攻北滿情形。

◉五月份東北關稅，受僞國壓迫，未解中央，外部提抗議。

◉德興登堡總統命巴本組閣。
◉日模六十二屆臨時會議開會。

同　二日

◉滬市府函共同委員會質問日不撤淞滬路以東陸戰隊。
◉滬中新時三報工人爲援助時事新報工友一致罷工。
◉海關巡艦在吳淞外佘山洋面遇盜，洋員兩人被殺。
◉德總統下令解散國會。

同　三日

◉羅外長談圓桌會議純爲日方片面宣傳，中俄復交在考慮中。
◉滬中新時三報工人復工。
◉駐蚌航空隊飛機誤落炸彈，死傷市民六十餘人。
◉十九路軍六十一師離京赴閩。
◉日齋藤首相宣布施政方針。

同　四日

◉財長宋子文電辭本兼各職。
◉國聯調查團離瀋入關，晚抵北戴河。
◉呼海路日軍總攻擊，海倫被佔據。
◉軍委會統一各師編制，軍爲直轄單位，軍長不兼師長，全國九十六師四十八軍。
◉總稅務使梅東和訓令東北各關，拒絕僞國提款。
◉法赫里歐組閣，令下赫兼外長。

同　五日

◉交長陳銘樞自滬電京辭職。
◉粵陳策堅持海軍不能隸屬陸軍，調停又無效。
◉何應欽令何鍵斷絕贛西匪區交通，禁運米鹽銀錢。
◉日齋藤內相發表對滿新政策，開放門戶，並承認僞國。

同　六日

◉蔣訪汪商外交內政，決慰留宋陳。
◉顧維鈞談東行經過，謂救東北須自下決心。
◉上海各銀行設立之中國徵信所開幕。
◉羅馬發現謀刺墨索里尼案，兇手被捕。

同　七日

◉蔣中正乘應瑞艦離京赴漢。
◉滬越界築路區交涉，市府與工部局訂友誼解決辦法。
◉隴海路技師湯仲明發明用油爐開駛汽車法。

同　八日

◉汪精衞來滬勸宋陳打銷辭意。
◉浙江大學因經費問題，全體教授罷教。
◉法下院表決信任赫里歐內閣，通過新閣大政宣言。
◉日農部賑價售米救濟貧農。

同　九日

◉汪返京，宋陳不允復職。
◉平大女學院反對校長沈尹默，全體罷課。
◉魯南張黑臉匪部被撫後，聞繳械訊，復竄入抱犢崮。
◉駐日英美法意使四訪日相齋藤，申述圓桌會議意見。
◉日預算案在下院通過。

同　十日

◉外部電令莫德惠赴俄，交換復交意見。
◉日衆議院通過關稅改正案。
◉智利新政府接管各銀行，沒收外幣存款。

同　十一日

◉立法院通過大赦條例。
◉蔣中正對豫鄂邊匪擬定化整爲零計劃。
◉教部訓令停辦國立勞動大學。
◉英愛談判決裂。

同　十二日

◉國府主席林森由洛抵京。
◉蔣召五省民政廳長至廬山商剿匪。
◉英首相麥克唐納外相西門至巴黎與赫里歐談洛桑會議。
◉滿鐵總裁內田康哉謁齋藤首相，慫恿承認僞國。

同　十三日

◉蘇省委全體因財政困難總辭職。
◉東北義軍猛攻哈爾濱東南郊外發生激戰。
◉日議會討論承認僞滿洲國問題。

同　十四日

◉汪精衞羅文幹顧維鈞等飛廬山晤蔣商軍事外交財政。
◉日衆議院一致通過承認僞滿洲國案。
◉美共和黨在芝加哥開大會。

同　十五日

◉廬山會議決定外交大計，羅顧返京。
◉林主席到滬訪孫科陳銘樞。
◉美共和黨大會推胡佛爲候選總統。

同　十六日

◉汪李返京，財政有開源計劃，請宋子文返京。
◉林主席赴潯訪蔣。
◉滬陳銘樞住宅發現手溜彈。

◎日派遞信省工務課長藤原保明爲僞國郵務司長。
◎德國中等階級組織之華黨宣告成立。
◎洛桑賠款會議閉幕。

同　十七日

◎行政院及外部對日承認僞國案，分別發表否認宣言。
◎汪精衛又利電敦勸宋陳，並報告廬山會議詳情。
◎陳濟棠之梁公福部與陳策部四艦衝突，四艦敗退澳門。
◎陳友仁抵港，乘法郵船赴馬賽。
◎洛桑會議各代表團領袖發表宣言，開始密商。

同　十八日

◎汪顧外羅財宋同飛平，訪問調查團並與張協議一切。
◎義軍由遼源撫順方面進迫瀋陽。

同　十九日

◎汪羅與調查團五委員會談，並對新聞界發表談話。
◎廬山會議決定剿匪方法，標本兼施，本用政治，標用兜剿。
◎僞國財長熙洽發表關稅自主並獨立宣言。
◎法在洛桑會議只允德緩付賠款。

同　二十日

◎財宋對僞國强奪東北關稅，斥爲破壞國際協定。
◎西南戰雲益急，陳濟棠拒絕調停，胡不過問，唐紹儀憤辭政委及中山縣長職。
◎平開慰勞顧維鈞大會，顧有沈痛演說。
◎日陸軍三長官會議，迫日政府承認僞國。
◎瑞典等五國外長在日內瓦聲明，主張減低關稅。

同　二十一日

◎東北海關問題，美對日提勸告，英國會提質問。
◎滬共同委員會開會，市府促日速撤兵。
◎軍政部令上海兵工廠停辦解散。
◎美女飛行家蓉特南自歐返紐約，全市大歡迎。

同　二十二日

◎汪羅專車返京。
◎財宋對日强奪東北關稅事，又發宣言。
◎洛桑會議，法許德停付賠款三年；美國表示，倘歐洲裁軍，允減戰債。
◎滿鐵總裁內田康哉由東京啓程返大連。

同　二十三日

◎孫科赴港親往調停粵事，唐生智張惠長同行。
◎三省剿匪總部組織就緒。
◎美國軍縮提案，主廢除攻擊軍器，削減海陸空軍。

同　二十四日

◎外部對日抗議破壞海關完整，並通告華會九國公約簽字國。總稅務司梅樂和亦發宣言，申斥大連關稅務司福本。
◎美軍縮案，法堅持須先得安全保障，日明言不接受。
◎英法兩閣揆在洛桑會商，決定賠償案四項原則。

同　二十五日

◎汪在中政會報告，外交已窮，惟有努力自衞。
◎國聯特委會決議，展緩討論遼東問題，待調查團報告書完成，再行集議。
◎孫科到港訪胡，胡汪電粵勸緩攻瓊。
◎粵三機在伶仃洋炸中山艦。
◎胡佛裁軍案，得二十六國贊同。
◎暹羅革命成功，仍戴前王爲君，建設君主立憲國。

同　二十六日

◎浙錢塘江水大漲，灘地倒坍三萬畝。江西大水，贛州吉安以下，亦皆成災。
◎豫共匪擾陸家山站；平漢車不通。
◎中央研究院與地質調查所訂定勘查陝西油礦協定。
◎洛桑會議，英法德三閣揆意見一致，暫停償付賠款，德代表提議訂立歐洲關稅協定。
◎英下議員梅林贊成開圓桌會議，討論上海埠務問題。

同　二十七日

◎汪在中央紀念週演說消滅共匪，修明政治。

同　二十八日

◎蔣從廬山抵漢，剿匪總部成立。
◎調查團離平過山海關赴日本。
◎德法對賠款談判有進步，意代表主張取消賠款。

同　二十九日

◎平漢南段平靜，匪已退出陸家山站。
◎中大兼代校長段錫朋，被學生毆傷，行政院會解散中大。
◎共匪佔雞公山，擄去避暑敎士多人。
◎德代表函英首相，主張修改凡爾賽和約。

同　三十日

◎中常會電請留粵中委調停粵海軍事件。
◎汪表示決心整理中大，中大學生會電請蔡元培轉圜。
◎洛桑會議組兩委員會，一解決賠償問題，一救濟經濟恐慌。

七月一日

⊙國聯特委會決議延長調查團報告期限。

⊙王思曾與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遠東司長柯斯拉斯基會見，交換中俄復交初步意見。

⊙何應欽返京，報告剿匪狀況。

⊙行政院決議李杜丁超分任吉省軍政長官，馮占海王德林爲哈綏甯安警備司令。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平開第八屆年會。

⊙洛桑會議，五國提出臨時計劃，德方提出對策，雙方賠款數相差五十億馬克。

同 二日

⊙汪精衞到滬與宋子文商籌剿匪軍費與開源方法。

⊙教部接收中大。學生請留校聽候甄別。

⊙日政府訓令軍縮會代表，拒絕討論美裁軍案。

⊙美民主黨推羅斯福爲候選總統。

同 三日

⊙長沙市黨部反對中俄復交，何鍵電請中央詳加考慮。

⊙郭泰祺離滬赴英。

⊙日本關西大水災。

同 四日

⊙國聯調查團抵東佑，李頓在大阪發聲明書。

⊙廢戰會派宋慶齡陳立建查良釗三人赴粵，勸止戰。

⊙牛蘭夫婦要求外籍律師辯護，法部不准，夫婦同絕食。

⊙印回兩教發生衝突，英軍彈壓，孟買戒嚴。

同 五日

⊙總稅務司聲明東北海關被奪，關稅收入不敷償債。

⊙滬市府要求日方撤退第四區駐軍。

⊙張難先陳述剿匪意見，應注重軍民同作。

同 六日

⊙外羅對東北海關問題，發表英文談話。

⊙滿鐵總裁內田改就外相職，主張立即承認僞國。

⊙行政院設中大整理委員會，蔡元培爲委員長。

同 七日

⊙粵政府空軍炸沉飛鷹艦。

⊙財宋召集銀行業領袖，討論廢兩改元問題。

⊙牛蘭案兩度開審，牛要求移滬審訊，堅不吐供，絕食待斃，已立遺囑。

同 八日

⊙粵海軍潮已告解決，陸戰隊歸蔡廷楷收編，調往廈門。

⊙汪精衞請各地學術專家集京，研究時局問題。

⊙劉長春偕宋君復赴美，出席世界運動大會。

⊙洛桑會議結束，賠款議定，巴黎和約第八條取消。

同 九日

⊙中政會提高常委職權，各事均由常委全權辦理。

⊙立法院通過鐵道法。

⊙洛桑會議閉幕，各國代表簽約，麥克唐納致閉會辭。

同 十日

⊙蔣中正電復大公報，否認組織法西斯蒂團體。

⊙學術家談話會，研究內政，汪何報告內政軍事。

⊙京水西門外第一路軍軍械庫爆發，損失重大。

⊙智利革命領袖達維拉就臨時總統。

同 十一日

⊙中政會通過財宋整理產區鹽稅系案。

⊙三省剿匪總部公布黨政委員會組織條例。

⊙國立專科以上各校校長在京開會，討論教育經費獨立及保障辦法。

⊙英國自由黨分立，西門派組織國民自由黨。

⊙巴西發生革命，以聖保羅省爲策源地。

⊙比利時煤礦工人罷工，工人與警察巷戰，風潮擴大。

同 十二日

⊙海長陳紹寬以監委高友唐破壞軍譽，在行政會議提出彈劾。

⊙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次長鄭天錫，因牛蘭案辦事棘手，呈請辭職。孫宋慶齡爲牛蘭緩頰，訪羅後即返滬。

⊙共軍由贛西兩路襲韶關，粵桂軍兼程往救。

⊙國聯調查團在日與外相內田會見。

⊙財宋提議統稅署與印花烟酒稅局同併爲稅務署。

同 十三日

⊙三省黨政委員會成立，蔣任委員長，張難先等爲委員。

⊙汪慰留羅鄭。法院指定醫院，准牛蘭夫婦診病。

⊙蔡元培楊杏佛對牛蘭案聲明退保。

⊙日俄間勘察加魚權發生重大糾紛。

同 十四日

⊙調查團二次會見日內田外相，內田表示東北決獨立。

⊙財長宋子文電令杭州造幣廠結束停辦，員工解散。

⊙全國高等教育問題討論會在滬青年會開會。

⊙赤匪攻陷南雄，消息證實。

同 十五日

◉調查團赴日任務完畢，離日來華。

◉外財兩部決封鎖東北海關，由各關代徵東北入口稅。

◉歐洲八小國軍縮代表，主張廢除天空轟炸。

◉法外部發表英法「君子協定」以解決戰債爲實施洛桑公約條件。

同　十六日

◉財部發表六月份海關入超四千餘萬元，日貨居第一位。

◉國聯行政院通過召集世界幣制經濟會議案。

同　十七日

◉第四區日本駐軍完全撤退，我方接收完竣。

◉牛蘭夫婦由孫宋慶齡保出，送往京鼓樓醫院就醫。

◉顧維鈞過津赴青島，迎候國聯調查團。

◉閻綏靖公署成立，蔣光鼐發就職通電。

同　十八日

◉何應欽到滬對中央軍剿共情形，發表談話。

◉司法行政部長羅，次長鄭，打銷辭意，照常到部視事。

◉浙江各地，連日發生搶米風潮。

同　十九日

◉日由錦州向熱河進兵，日機五架，轟炸朝陽。

◉國聯開大會，土耳其正式加入，爲第五十六會員國。

◉國聯調查團由青抵平。

同　二十日

◉中央制定保障言論自由法十二條。

◉意外長辭職，由墨索里尼自兼，財、殷、商、法四長亦辭。

◉德興登堡總統頒緊急令，任巴本爲普魯士執政，宣布戒嚴，實行獨裁。

同　二十一日

◉日軍圖熱，中央電湯玉麟盡力抵抗，張學良盡力接濟。

◉僞國強迫接收東北各郵局。

◉英帝國經濟會議在渥太華開會。

◉日民政黨領袖若槻，演說滿洲問題，主中日直接交涉。

同　二十二日

◉張學良電京稱熱河形勢漸趨緩和。

◉行政會議通過整理各大學院系案。

◉日決任前駐巴西大使有吉明爲駐華公使。

同　二十三日

◉政府下令封鎖關外郵務，信件匯兌均停寄發。

◉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視察上海各法院，準備修改上海特區法院協定。

◉外部第二次向日抗議奪東省鹽稅。

◉哈埠大水，中東路軌冲斷。

同　二十四日

◉陳誠師克南康，粵軍克大庾，共匪向新田鄧坊東竄。

◉南宿州農民因劣商包烟稅激變。

◉西康民衆駐京代表請明令討伐達賴。

◉日社會民衆黨與勞農大衆黨合併爲社會大衆黨。

◉裁軍會休會，明年一月再召集。

同　二十五日

◉交部爲封鎖東北郵務，發表宣言。

◉粵熙捷艦爆炸沈沒。

◉非律賓政府頒布賃租律，認華僑爲雜色人，加課租稅。

◉蘇俄波蘭不侵犯條約由兩國政府批准。

同　二十六日

◉蔣光鼐辭十九路軍總指揮，由蔡廷楷升任。

◉顏惠慶報告國聯，僞國劫奪郵權。

◉日政府任林博太郎爲南滿鐵路總裁。

◉郭泰祺到美京與史汀生談遠東事。

◉長江水勢減落。

同　二十七日

◉日閣議通過在東三省設司令官兼全權代表。

◉軍政會爲杜絕匪區消息，扣留匪區郵件。

◉滬棉布公所及洋紗交易所收到血魂除奸團警告。

◉南美波利維亞對巴拉圭宣戰。

同　二十八日

◉外部命蔣公使對日政府任命駐滿特使事提出抗議。

◉國府訓令各機關公務人員，不得譏評政府設施。

◉刺死法總統杜美爾之戈古路夫判處死刑。

同　二十九日

◉朱毛林彭各共匪在大庾南雄慘敗，分路竄去。

◉北平政委會開大會，加推張璧石友三等十人爲委員。

◉實業部中央機器廠借到庚款，以礦產稅爲付息担保。

◉普魯士科學會推選胡適爲會員。

◉華盛頓退伍軍人要求恩給金暴動，陸軍用武力驅散。

同　三十日

◉財長宋子文聲明停付日本庚子賠款。

◉立法院通過增加進口稅率。

◉德興登堡頒布政治休戰令，巴本向美呼籲平等待遇。

◉世界運動大會在美綠杉磯開幕。

同 三十一日

◎北平政委會發表宣言。

◎財宋召集財部要員商封鎖東北海關。

◎德國承認智利新政府。

八月一日

◎日本藉口石本案，派飛機轟炸熱邊村鎮。

◎英美法三國同意庚款緩付一年，荷蘭允將庚款退還。

◎上海商務印書館復業。

◎德總選結果左右兩黨議席均增加，法西斯黨失敗。

◎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戰機緊迫，美國務院出任調解。

同 二日

◎日政府任武藤信義爲關東軍司令兼關東長官及滿洲特派大使。

◎八十八師獨立旅長王賡被指通敵，判二年六個月徒刑。

◎日本部份庚款仍照撥。

◎德法西斯黨暴動，請取消共黨議席。

同 三日

◎海關公布新稅則。

◎交部令全國電局停止轉遞東北拍發國際電報。

◎日僑在滬平津青設郵政所，我提嚴重抗議。

◎蔣返漢後，限六個月內肅清鄂湘贛豫皖五省共匪。

同 四日

◎南滿線義軍在營口附近與日軍激戰，滬日陸戰隊開營。

◎北滿水患嚴重，東鐵交通全斷。

◎駐英公使郭泰祺抵倫敦。

◎監察院彈劾贛省府違法苛征產銷稅。

◎國聯調停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戰事。

同 五日

◎行政院通令恢復各機關政費。

◎李石曾赴法出席國際教育會議。

同 六日

◎汪精衛發出辭職通電，並電張學良勸退。

◎立法院通過增加特種奢侈品稅率。

◎財部裁運使運副，由各該所掌鹽務權。

◎滬十六鋪青年惲憲芳，用炸彈警告運日貨商店。被捕，各團體極力營救。

◎墨西哥排華甚烈，我國僑民多被非法驅逐出境。

同 七日

◎中央慰留汪精衛，並促林蔣返京。

◎張學良在平政委會報告決辭職，軍政權分交軍政兩會。

◎羅文幹辭外交及行政司法兩部部長職。

◎總稅務司宣言僞國攫奪海關經過。

◎波巴接受汎美各邦調停，將軍隊撤回原防。

同 八日

◎汪續電中央堅持去職，行政院長荐蔡于戴三人。

◎張學良電中央辭職，並復汪請復職。

◎日武藤信義就關東軍司令及各兼職。

◎日俄漁業糾紛，日讓步成立協定。

◎美國務卿史汀生重行聲明不承認武力造成之東北地位。

同 九日

◎行政院各部長全體辭職。

◎張學良再發表談話，對汪致中央電有所聲明。

◎日派駐法大使長岡及駐瑞公使矢野爲國聯代表。

◎德政府頒布緊急令取締政治恐怖行爲。

同 十日

◎西南執行部電中央，請撤辦張學良。

◎教部通令國難期間，教費不補發。

◎汪精衛派唐有壬飛漢謁蔣。

◎美國務卿史汀生會晤日使出淵，又聲明反對日本武力侵略中國。

◎西班牙王黨起事，圖謀復辟。

同 十一日

◎中常會決議再挽汪，蔣亦派代表周頌生來滬慰留。

◎林主席及蔣委員長慰留各部會長。

◎錦州日軍增加，日機又飛熱投彈。

◎滬血魂除奸團惲憲芳案判決徒刑兩月，緩刑兩年。

同 十二日

◎美總統演說，決遵循非戰公約，史汀生演說全文發表。

◎平綏路警裁撤。

◎汪代表唐有壬返京，謂蔣表示對東北負全責。

◎滬市商會通電全國，共起制裁奸商，剝奪其人格名譽。

◎西班牙復辟亂平，首領桑巨爾約被捕。

同 十三日

◎張學良召各將令到平訓話，宣布辭職經過。

◎皖北鹽民抗納烟捐，集二千餘人暴動。

同 十四日

◎吳稚暉由漢飛滬，攜蔣函晤汪，汪允日內返京。

⦿王法勤黃少谷赴泰山訪馮玉祥。

⦿陝西實業考察團抵陝分四路出發考察。

⦿英帝國會議宣布初步結果。

⦿世界運動會舉行閉幕禮。

同　十五日

⦿中委會准張辭，請汪留任萬福麟等爲平軍委分會委員。

⦿蔣由漢口飛抵廬山謁林，商汪張辭職事。

⦿日政府照復對大連關問題，謂我罷免福本違反協定。

⦿美商務參贊安諾德發表九一八事變以後美在東北商務減少百分之五十。

同　十六日

⦿國府令准張學良辭綏靖主任職。

⦿外部駁復日方對大連海關抗議。

⦿日政府通告國聯任武藤信義爲滿洲特派全權大使。

⦿巴拉圭新總統阿雅勒就任。

⦿美反對裁減戰債官民均有表示。

同　十七日

⦿汪歸京，出席中執會，報告辭職經過，

⦿外部對日任武藤爲駐滿大使發表宣言。

⦿牛蘭案辯論終結。

⦿英國代印度訂定選舉，印回各族自成選舉法。

同　十八日

⦿汪精衛宋子文何應欽吳稚暉齊飛廬山，會蔣商討大政。

⦿北方將領宋哲元等聯名通電留張，張稱決不出洋。

⦿粵元老派迎胡之議已打銷。

⦿日倒閣運動擴大。

同　十九日

⦿監察委員羅介夫提出彈劾張學良案。

⦿牛蘭夫婦判處無期徒刑。

⦿法日簽訂互惠商約。

同　二十日

⦿蔣請張學良代理軍委會平分會委員長。

⦿蔣令剿匪軍保護農民秋收並封鎖匪區免鹽糧輸入。

⦿日本對美匯兌跌至二十二元半。

同　二十一日

⦿日軍大舉犯熱河，南嶺戰事劇烈。

⦿偽滿洲國派哈爾濱市長鮑觀澄爲駐日全權公使。

同　二十二日

⦿中委談話會決定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長。

⦿日軍猛攻口北，南嶺以南失陷，中央電湯玉麟死守。

⦿歐洲各國舉行國際環歐飛行競賽。

⦿宋子文由京飛滬商徵課紙幣稅事。

同　二十三日

⦿外部對日侵熱河，令蔣作賓公使向日提出抗議。

⦿行政院決任羅家倫爲中央大學校長。

⦿上海各慈善團體合組振濟東北難民聯合會成立。

同　二十四日

⦿中政會通過中美公斷條約全文。

⦿平故宮博物院拍賣零物，建築特別倉庫。

⦿日內田外相對滿蒙問題，在議院發表重要演說。

同　二十五日

⦿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勝次攜眷返日。

⦿西班牙最高法院判處復辟犯臬巨爾約將軍死刑。

同　二十六日

⦿海軍部向日定造之寧海艦到滬。

⦿滬銀行界要求減低紙幣稅率。

⦿英美輿論界對日內田外相演辭甚重視。

同　二十七日

⦿廢戰大同盟在滬開代表大會，四百餘團體代表列席。

⦿立法院通過中美公斷條約全文。

⦿荷蘭開國際反帝國主義戰爭大會。

⦿蘭開夏棉業工潮，勞資兩方談判決裂。

同　二十八日

⦿日第三艦隊集中上海，騎兵隊闖入閘北，謠言又熾，

⦿全國拒毒代表大會在滬開會。

⦿日宣布俄共黨謀刺駐滿大使武藤大將。

同　二九十日

⦿羅外長在外部紀念週對內田演說痛加駁斥。

⦿山東青州共黨暴動計劃被發覺。

⦿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被控盜取古物。

⦿德巴本總理發表經濟財政計劃。

同　三十日

⦿蔡廷楷飛漢謁蔣，報告剿匪狀況。

⦿閩綏靖署整理漳州民團，省府派四員參加辦理。

⦿德新國會開幕，共產黨女議員柴特金任主席，國社黨議員戈林被選爲議長。

同　三十一日

⦿外羅偕常次劉崇傑飛潯謁林，原機赴漢謁蔣。

◉蔣委員長頒發被匪各縣田賦減免辦法。
◉平政委會令故宮博物院停售古物。
◉軍委會平分會決議增加委員名額，名單電蔣發表。
◉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及日代使矢野均有關滬談話。
◉菲督羅斯福接美軍政部長赫雷電，中止返美。
◉厄瓜多革命宣告休戰。

九月一日

◉國聯調查團總報告書修正完竣，日鹽崎書記官發表談話，謂結論重在國聯與中日關係之調節。
◉中常會決議三中全會延期。在延期時日內，力整黨務。
◉軍委會平分會成立，內部照綏署組織辦理。
◉國際反帝國主義戰爭大會通過宣言，反對列強瓜分中國。
◉德政府照會法國，要求軍備平等。
◉厄瓜多革命，戰事復作。

同　二日

◉顧維鈞偕意使齊亞諾及祕書等乘福特機飛京。
◉監察院彈劾贛熊主席徵收產銷稅及變更地方制度。
◉國府考察各國實業專使孔祥熙首途赴英。

同　三日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北京飯店簽字，由德法兩委攜往日內瓦；密封兩份，留交中日政府，俟日後拆閱。結論內容，在未送達國聯行政院以前，嚴守祕密。
◉汪精衛到滬，逕入醫院，稱來滬係就醫，並無其他任務。
◉最高法院否西南政務會，駁斥廣東設立分院。
◉張宗昌在濟南車站被鄭繼成暗殺殞命。

◉國聯常年大會延期二星期，九月二十六日舉行。
◉厄瓜多革命失敗，死傷逾千，參議院長暫攝總統職。

同　四日

◉京市府奉蔣電令，禁止示威遊行及一切羣衆運動。
◉李頓及美意兩委同機到滬，汪宋代表國府慰勞。
◉中國社會學年會在北平燕大開末次會並選舉理事。
◉日新任駐華公使有吉明抵滬，發表聲明書。
◉德鋼盔黨大遊行，禍彩黨斂跡，巴本政府地位鞏固。

同　五日

◉李頓一行返歐，駐法公使顧維鈞偕行赴任。
◉西南政務會對桂粵電報實行加價，交部電請收回成命。
◉中國航空公司在滬舉辦短期遊覽，開始實行。
◉日帝國議會閉幕，政友會反政府旗幟鮮明，內閣動搖。
◉德興登堡總統簽定緊急令，實行巴本總理經濟程序。

同　六日

◉日內閣決議承認「滿洲國」，由齋藤首相入宮奏請裁可。
◉西北將領在太原協商華北軍務。
◉意大利對德要求軍備平等案，表示同意。

同　七日

◉日使有吉明晉京會見羅外長，並商決呈遞國書日期。
◉鐵道部計畫，修築石滬大濟兩路。向法銀公司借款成立。
◉財宋飛海州視察鹽區。
◉上海市公安局公布上海市人口爲二一九八八六九五〇。
◉德政府表示不甘心受二等國待遇。

同　八日

◉行政院通令全國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辦法。

◉財宋由海州返滬，談財部將積極整頓鹽政。

同　九日

◉杭州航空學校兩練習機，互撞墜地，機毀死二人。
◉中常會祕書長唐有壬，來滬促汪返京。
◉宋美齡啣蔣命邀孫宋慶齡飛京，財宋同行。
◉大石橋附近路軌被義軍炸毀，日軍用車顚覆。

同　十日

◉國府主席林森抵滬。
◉汪精衛以蔣在漢，胡在港，請推員暫代中常主席。
◉日板垣少將攜僞約乘飛機抵瀋。
◉玻利維亞與巴拉圭戰事激烈，互用重砲轟擊。

同　十一日

◉于學忠就任直省府主席，王樹常就任平津衞戍司令。
◉留滬中委請赦刺張宗昌兇手鄭繼成陳鳳山。
◉駐日蔣作賓公使訪內田外相，對承認僞國，促加注意。

同　十二日

◉蔣在漢總部紀念週報告，鄂剿匪計劃，第一期完成。
◉林主席在滬發表談話，報告內政外交各問題。
◉擁護國聯盟約會電國聯會員國，請根據盟約精神，一致主張對日經濟封鎖。
◉財宋聲明到期外債本息仍照付。不因東省攫奪鹽稅停撥。
◉日北海道大水災，毀淹十二萬英畝，損失逾六千萬元。
◉法國舉行米恩大戰十八週年紀念，赫里歐有重要演說，

同　十三日

◉日軍在首都示威，碼頭上架設機槍，水兵在岸上巡邏。

⊙張學良抵滬，代蔣慰問汪疾，並促入京。
⊙蔣夢麟在政委會平分會提出取締新聞案。
⊙法政府發表致德覆牒，拒絕軍備平等要求。
⊙德政府下令解散國會，戈林議會拒不受命，但卽軟化。

同　十四日

⊙日決承認偽國，西南執行部電請中央迅定對日大計。
⊙豫南剿匪軍克復商城英山。
⊙暗殺法故總統杜美爾之刺客戈古洛夫執行死刑。

同　十五日

⊙日本正式承認偽滿洲國，雙方簽定「日滿議定書」。
⊙日政府對承認偽滿洲國發表對內對外宣言。
⊙徐謨奉羅文幹令對日抗議書及照會，由京來滬分謁汪宋，請示最後決定。
⊙汪精衛拒見賓客，電京續假兩星期。
⊙德國會戈林議長控巴本總理誣蔑罪。

同　十六日

⊙外部對日承認偽滿洲國，提出嚴重抗議，照會九國條約當事國，並定一日內派顏代表致牒國聯。
⊙日與偽滿洲國簽定軍事協定，關東軍司令部移長春。
⊙偽滿洲國宣佈海關獨立。
⊙汪精衛赴莫干山養病。
⊙中國經濟學社在杭開第九屆年會。
⊙德聲明不參加軍縮工作。
⊙德外長牛賴資播音演說，重申軍備平等要求。

同　十七日

⊙總務稅司梅樂和電大連副稅務司卜德不得移交關務。
⊙留滬中委程潛柏文蔚等電中央請昭示對日方策。
⊙膠昌邑一帶韓復渠軍與劉珍年部發生衝突。
⊙中國航空建設協會在滬開宣傳及展覽大會。
⊙德國會糾紛告一段落，此後首將昭蘇工商各業。
⊙玻利維亞及巴拉圭接受中立委員團停戰調停。

同　十八日

⊙中央及各地舉行九一八國難週年紀念。
⊙韓復渠電蔣述膠變經過。
⊙日政府確定對國聯方針，對承認偽國不容置喙。
⊙英政府發表文件對德軍備平等要求，認爲抵觸凡爾賽和約義務。

同　十九日

⊙韓復渠在昌邑督師前進，劉珍年部退出平度。
⊙林主席由滬返京。
⊙參謀部召集川滇陝甘青五省代表，舉行西防會議。
⊙內財實交四部會商開發西北辦法，議定任務四項。
⊙德國舉行陸軍秋操，以紙板鐵管製成軍器，激勵民氣。

同　二十日

⊙行政院電韓劉停止軍事行動，聽候中央派員處理。
⊙總部發表豫鄂皖三省剿匪狀況。
⊙駐荷公使金問泗放洋，沈覲鼎同行，往助國聯顏代表。
⊙甘地拒絕出獄條件，開始絕食。
⊙美國擴張非島空軍實力，使成獨立飛行隊。
⊙軍縮會主席漢德森復德，請對拒絕出席軍縮會，加以考慮。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關於非戰公約之演說 二十一年八月八日

數年前，美國與法國共同發起所謂白里安凱洛格條約，以排斥戰爭。往後於一九二九年，該約即正式發生效力，現在加入者已達六十二國。該約之批准爲於一九二九年七月廿四日公布，即遭受一連數次非難中之第一次非難，而此數次非難則至今猶未已也。對於該約之衛護，美國政府實居其首，就此三年來之歷史，將該約之必要，其發展之方向，及吾人所可望其在世界大事中將佔之地位，一加評價，余相信諒屬適宜也。大戰以還，世事變遷至速，吾人與之又極其接近，以致殊難得一適當之透視，因是余認爲將此偉大條約所由成，及據以評判該約之背景，加以概述，自是佳事。大戰以前，若干人均曾幻想得有一無戰爭之世界，凡嘗努力以求廢止戰爭，但此等努力從未得有各國全般的或有效的趨向此目的之結果，自有國際公法後，甫行過去之百年間，該法之大部皆以戰爭之存在爲根據，而演化出種種原則，戰爭之存在與合法，大體皆爲此等法理原則所從出，及吾人所倚託之中心事實也。如是中立之學說，即根據於中立國在其本國政府與交戰國之間，應守不偏不倚（公正）之態度與義務，其含義即爲每一交戰國均有同等之權利，中立國對之均負有同等之義務，交戰國間之戰爭，乃此等權利義務所由長成之合作的形勢，因此中立國若贊助交戰國之任何方面，或於交戰起因之當否下道德的判斷——至少爲此等判斷變爲行動——實有違國際法之此一方面也——，祇要中立者嚴守此不偏不倚（公正）之態度，國際公法對於其本身，其商業及財產，即給以相當之保護。在大戰前數十年中，人道主義之生長，大都不從事於企圖廢除戰爭，而係由此等中立學說之發展，狹限其破壞之影響。人道主義者之主要目的，即爲在一倚承認破壞生命財產爲解決國際紛爭及維持國際政策之正規方法，且視爲合法之世界中，定出一使生命財產得保安全之地帶，

大戰前百年中之機械的發明，及與其相偕而來之工業的社會的組織之變更，於余所述及之戰爭概念，發生莫可想見之影響。各國已逐漸成爲少能自給，而多所互賴，工業國家之人口日漸其多，其食料須多賴於遠方之來源，文明世界對戰爭以是遂愈持非難之態度，在他方面，因有此等機械上之進步，近代軍隊愈更容易運輸，是故數額增鉅，且有更有破壞性之武器，由此變更，戰爭與常態生活之不相容，遂愈見尖銳化，戰爭於文明之破壞性遂愈見有力，而戰爭之爲非常態，亦愈見顯明，中立國對於防止使戰團以外之國家不加入衝突，至是遂愈漸失去效力。

最後，大戰發生，全世界文明國全被牽入驚濤駭浪之中，將戰爭限制於一狹小程度之不可能，至是遂得一顯而易見之證據。即最不慎之偶然觀察者，亦明悉若此進化容許戰爭存在，則下次戰爭或致將吾人文明摧殘而完全破壞之也。大戰告終，衆立即知此戰乃爲終止戰爭之戰爭，凡爾賽和平會議席上，戰勝國遂訂立一盟約，欲使戰爭之可能性，減至最低之程度，但國際聯盟并不完全禁止各國間之戰爭，仍留有一

界線不加限制，在其間可以開戰而不受譴責者。

尤有進者，聯盟且規定在某種環境之下，各國受國聯之指揮，得用武力以對付造惡者以爲一種制裁。聯盟創出一種由各國合成之人羣團體，矢言限制戰爭，而仍備有供作戰用之機關組織，此機關之一部，尤以盟約第十一條爲著，規定受有戰爭之威脅時，得召集矢言將戰爭限於自衞之各國而仍備有供作戰用之機關組織者開一會議，此規定曾有無數次證明對於防止戰爭確爲一有價值之勢力。國聯組織之又一重要而有福利的結果，厥爲各國代表常川於一定期間集會，此等討論證明爲解決糾紛之有效機關，因是亦爲戰爭防止之有效機關。由此等會議，復發展出一種人羣團體之精神，可以喚起以防止戰爭，此於歐州爲尤然。以此方法，遂開始生出一堆情感，與古代關於戰爭之學說完全不同。數年後，於一九二八年，復有巴黎公約。即衆所皆知之白里安凱洛格公約，比較尤一往無前之步驟，在此約內，在實質上全世界各國皆聯合締約完全廢止以戰爭爲國家在彼此關係中之政策之工具，並同意無論何種性質之紛爭衝突均，祇可用和平方法以謀解決。世界輿論對舊時習慣及未來指導之態度之改變，即由此兩約爲其佐證者。其革命性之巨，證明進步已有顯明之標誌，實不爲小，且據若干觀察者之意見，此兩約實爲人類思想革命之表徵，而并非衝動或無思想之情感之結果。徹底言之，此兩條實係由需要所長成，且爲覺察苟非採此一種步驟，現代文明必將遭刼之例證，在其現組織之下，世界直不能承認戰爭及其增長不絕之破壞性爲人生之一種正則的工具也。人類組織已成爲十分複雜，已成爲過於脆弱，不堪受國際法所縱放之破壞的新武器之危險。因此觀察，此問題整個之中心點，已有改變矣。各國間之戰爭，已由凱洛公約簽字國加以廢止，其意即謂戰爭在通世界皆已成爲非法的，已不再能特好之來源或題目也。戰爭已不復爲各國義務，行爲，及權利所遵循之原則，戰爭已不復爲一種合法之事。今而後，兩國從事武裝衝突時，或一方或兩方必爲造惡者，——即此公約法律之破壞者。吾人不復再在其周圍劃出一圈，而拘泥於決鬥者之法典。不特不如此，且將斥其爲法律破壞者矣。但不能忽視吾人已經若干先例視爲陳腐，且已將重復考驗若干法典條約之任務，付之於執法律業者之身上矣。非戰公約之內容及七月廿四日所同時發表之宣言，已明白宣示其目的，有人批評其爲並非一眞正之條約，謂其並無權利及義務之賦予，謂其僅爲各簽字國所發一堆不整齊之聲明，各自宣佈其虔誠之目的，其他簽字國無一能使其作數者。若此項解釋果眞確當無誤，自必將使此無私心之條約僅成爲一種姿式，若其對於簽字諸國間并未賦予權利，自必成爲一種詐僞，其壞自必尤甚於無，且將成爲一失敗之題目，將使世界之手指從事於他種和平之努力。但此輩批評家實皆錯謬，在該約之文字中，或其同時之歷史中，皆無有證明此種解釋爲允當者。在其表面上，該約乃一含有確定允諾之條約，在其序文中，即明白言及此約所給以之利益，并敍明凡簽字國之違犯其約言者，將被否認有得享此等利益，撰議此約者之彼此往還之文件中，即證明渠等立意欲使其成爲一賦予利益之條約。當此約正在談判中時，凱洛格君在一次公共演說中嘗宣稱：「若戰爭必加廢除，必須特締一約，嚴重拘束各締約國不得出之以戰爭，蓋戰爭自不能僅由在條約中之序文宣言即可廢除也。」（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八日在紐約外討論會上演詞）在起草該約時，凱氏在萊比錫出死力以爭文字之簡明，時間之禁止，以免有任何細節上之辯難或保留，氏嘗親口欲求得「一至簡單，致無條件俾各國人民容易了解之條約，一種可以成爲世界情感集合點之宣言，一個可以建築世界和平之基礎」（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八日在紐約政治教育同盟演詞，）其他任何途徑必致爲自衞開一下定義之機會，必致爲其缺憾開一方便之門。此含義廣博之非戰盟約，其所有之惟一缺憾，即爲自衞之權，此項權利極爲天然而普遍，原已認爲全無列入之必要，此個人在一國之法律中一國及其國民在國際公法中均有之，其限度已有無數之先例爲之明白確定。一國之欲在保衞其國民之僞飾下，而爲其帝國主義政策戴一假面具者，其假面具不久即將揭破矣。對於一已極明白了解之題目，或在一事實極易收集評價如今日之世界中，自不能長此希望淆惑世界輿論也。

凱洛格公約無允許用武力之規定，亦未規定許簽字國於公約被違犯時得用武力干涉，代之者，則爲輿論之制裁，夫輿論之制裁，固可使其成爲世界上最有力量之制裁者也。輿論乃係存於平時國際交往背後之制裁，其效力有賴於世界人民之意志，使其發生效力，設全世界人民願望其發生效力，則其力量將難以抵抗，批評家之嘲笑公約者，實未嘗將歐戰以後之世界輿論，加以精確的估評也。自一九二九年七月廿四日美國政府將其批准之日起，美國政府之堅定目的，即爲使此輿論之制裁發生效力，兼保證巴黎公約應成爲世界之一種活力，吾人已認識其所代表之希望，吾人更已決定不嘗使之失望，吾人已認識其效力之發生，全賴於簽字國及世界各國互相忠實與信義之培養，吾人已被決定此偉大條約所

代表之新制度必不致歸於失敗也。

一九二九年十月，胡佛總統與英相麥唐納在拉彼但地方同發宣言其中有云：「英美兩國決定接受此約，認其不但爲一善意的宣示，且爲指導國家政策依行其約言之一正當方策，」

該宣言劃出一新時代。一九二九年夏，中俄兩國在滿州西北部有敵對行爲之威脅，中俄同爲公約之簽字國，在世界上最稱人意之部份，乃竟有此對於公約詰難發生。但吾人立即採取步驟，組織輿論以呼籲和平，吾人行文中俄兩國政府，得成功促其注意在公約下所負之義務。往後於同年秋間，敵對行爲實行爆發，俄軍越過滿州邊境，攻擊中國軍隊，本政府即行文公約簽字各國，向其提議同勸中俄和平解決兩國間之爭端，簽字各國中有三十七國不以行動而聯合一致，或表示贊同美國之態度，雖爭執之形勢已有極度的威脅性，俄國侵入中國境內已近一百英里之遙，雙方仍接受恢復原狀，侵犯之軍隊迅即撤退。

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國軍隊在世界之同此部份，即滿州發生敵對行爲，適國聯理事會正在開會，遂得其加以注意。美國被邀會商巴黎公約與該項糾紛之關係，吾人迅即接受邀請，派遣代表與國聯理事會商議此事，并由英法德意諸威美國促發生爭端者注意其在公約下所負之義務。

中日之武裝敵對行爲依然繼續不止，國聯理事會已將此事接收辦理，故亦繼續努力調解。美國政府對國聯理事會之努力，持同情合作的態度，雖在外交途徑上係作獨立行動，而於理事會之努力調解，則力求其得實行。最後，迨日本蔑視此等努力，已將滿洲完全佔據，美政府遂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正式通告中日兩國，謂美國對於用違反國聯盟約及巴黎公約義務之方法而成立之任何條約或協定，不能加以承認。美國政府之此番舉動，隨於三月十一日，由有五十國代表出席之國聯大會予以保證。該次大會在極度之禮式與莊嚴情境下，全場一致通過議決案，僅日本一國不肯投票。大會對之即發表宣文，謂國聯會員國不應由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條約或協定而承認優益，實其義務之所在者也。此等接連之步驟，苟非藉余於演說開端時所述之重要觀點以爲量度，自不能適當加以制止，此乃由對戰爭之一種新觀點及使此觀點成爲一實體之盟約而合爲一致之各國之舉動，除此等新觀點及此等盟約外，則彼遠在滿洲之交割，原屬於國際法之份內事者，或不致被認爲與美國有何干係也。

在從前國聯法之概念下，發生衝突時，通常認爲與有干係者，僅爲受損害之各方面，其他則僅能對於受損者與侵略者同樣表示并實行嚴守絕對之中立而已。設有任何舉動，或甚至發表意見，即多半被認爲對於所指之國家之一種含有敵意的行爲，每一個國家對於防止戰爭所有之直接各個利益從未被充份賞識，此項利益亦從未受合法的承承，現則在凱洛格公約之下，此一種衝突已成爲凡關心和平問題者之份內事矣。

採以實行此公約之一切步驟，應由此新局勢以判斷之，正如白里安引柯立芝總統所言：「世界上任何部份之一種戰爭行爲，即爲違反吾國利益之行爲。」世界已得知此偉大之教訓，凱洛格公約簽字國亦已將其編爲法典矣，如是凱洛格公約之力量，苟非覺察其背後有世界輿論合併之重力，由一種許每一國皆有權發揮其道德的判斷之盟約合成之者，自不能領略之也。美國政府於今年一月七日負起責任發出牒文時。係訴之於一新的共同情感，及一未經試驗之新條約之規定，美國政府之不承認侵略所得之果，於侵略者暫時或比較力量甚小，但至文明國全部皆與美國政府並立，局勢之眞義即行宣露矣。道德上之不予贊同，待至成爲全世界之不予贊同時，即有一爲國際法上前所未有之重要性。蓋國際輿論前此從未有如是之有組織，如是之被號召出動也。

繼非戰公約此項發展而後之又一新時期，即爲簽字國遇本約有被違犯之威脅時，發現商權之必不可少，對於權力之任何有效的引用，皆須提出討論及商權。

公約簽字國一日尙擁護美國政府在近三年中之政策，即努力喚起輿論之一種聯合的有活力的精神，以建立公約之制裁者，身爲公約簽字國之列强一日尙採取并保此證途徑，商權將有舉行，以爲聯合輿論之附有物，繼去冬中日糾紛而後之唯一例外，即證明號召世界輿論，何以自然需要商權且必不可免，世界人士已認本約保護其利益之重要，遇有試驗本約之有效性之局勢發生時，全世界即行會商以使此約之偉大和平目的成爲有效。

公約之必帶有商權之含義，或未爲對其抱有善願者所領會，渠等皆亟願正式補充一種商權之規定，但因由過去三年間發展給以之重要性而得明白解釋，及由繼其後之積極的構造之富於生機，此等抱有善願者之疑懼迨可止息矣。美國人氏之同抱此見解者，由共和民主兩黨在支加哥舉行大會所議決之政綱，均含有保證商權原則之對策，即已明白也。

余相信余對於非戰公約之此等見解，將成爲吾國之一永久的政策，此係建於法律概念及和平理想之上。此概念與

理想，乃美國人心中所最懷想之信念也，此乃一種政策上之事，合以願意合作保全世界公理，同時又保全有獨立行動之自由，此政策於世界各國之人心中，定必奏出一同情之調。吾等人人皆知大戰所予吾人之教訓不應忘却，由該大禍所生出之廢除戰爭之決心，必不能任其鬆懈，世界之熱望已在此和平條約中表示出，惟有以不斷之警惕，始可使此約建於一有效的活的實體之上。美國人民對此約之擁護與價値均非常嚴重，在此努力中必不肯不盡其分担之職分也。

——外論編譯社譯文——

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關於滿洲問題之演說

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帝國重要外交案件，業於六月議會由前任外相報告一切。然滿蒙問題，其後更有重要發展，茲將帝國政府對於滿蒙及中國本土所見及的方針詳細陳述。滿蒙國自其成立以來，日有發達，頁深慶賀，帝國政府深信承認新國家，爲安定滿蒙事態，而招致遠東恆久和平之唯一解決方法，因此政府決意早時正式承認，現在着着進行準備，此準備整頓後，擬卽實行承認。然外國一部人士中，至今尚有未能充分諒解日本對於中國態度及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日本所採處置者，或關於滿蒙國之成立問題有缺乏正當智識者，甚至有以日本承認滿蒙國爲不法行爲者，余今不煩重複，政府屢次聲明，闡明日本關於此種諸點之立場，同時說明日本承認滿蒙國爲解決滿蒙問題唯一方法之理由，以望諸君諒解。

近年遠東國際關係惡化之主原因，在於中國之混亂狀態及其受過激思想影響之排外的革命外交，人皆知之。日本因中國此種混亂之結果，已受最大被害，而列國亦均受不堪忍耐之侮辱與災害。匡正中國此種情形之辦法，求之於國聯會章或其他所謂和平維持機關，凡精通中國實情者，必知其係困難之事也。故列國在華權益受重大損害或將受損害時，未曾依賴此種機關，均以自力匡救或豫防其害，試觀最近事實，種種情形，不勝枚舉，日本二十年以來，衷心希望中國以穩當方法挽回國運，早時達到現其對於遠東和平使命之時日，而繼續極度之自制與忍耐。然中國對於日本如此寬容態度，毫無誠意，反以侮辱與排斥對之，日本政府曾迭次警告中國，然非但無改善態度，却有惡化之傾向。

日本國民忍耐程度正當達其極點之時，日本生命線之滿洲遂見九一八事件之發生。日本不得不出於正當自衛之行動，然外間時有以日本此種運動爲違反非戰條約之說，此乃不卽近於事實之主張也。日本因中國侵害日本存立上有重大關係之權益，故不得已而出於必要行動，非戰公約者，並非制止行使此種自衛權之條約也。該條約又未禁止簽字國爲防止自國領土及一切權益之危險起見，實行其認爲必要之措置，又此自衛權之行使，可達至行使國領土以外之地，亦係明瞭之事。帝國之行動，與列國在同樣狀態時所行措置，實質完全同一。日本實行如此自衛行動時，屬於張學頁政權之大部分官吏，卽時逃亡或辭職，而遂招致張學頁政權之消滅。

當時滿蒙智識分子之間，有反對滿蒙投入中國內亂之旋渦中，或憎惡張家積年之苛政者，利用此機會開始改革政治之運動，卽張學頁政權消滅結果，奉天哈爾濱等地成立治安維持會。日本因有維持滿蒙治安之責任，對此維持會不辭與以必要的援助。然此維持會要人等，應此情勢，決然蹶起，而遂創建新國家矣，卽滿洲國之成立。以該地方對於中國本土所有地理歷史及居民心理上之特異性爲背景，實行獨立運動之結果也。或者以新國家之成立，爲日本軍事行動之結果，擬問日本責任，此乃未確認識上述事情者。或以日人在滿洲國政府任職之事實，疑日本與新國家之成立有何種關係。然建國當初利用外國人之機能，已有多數前例，日本亦於明治維新之後，傭聘外國人爲官吏或顧問，明治八年此種外人之數超過五百人。總之日人以個人資格在滿洲國政府充任職務，由此事實疑惑日本者，其誤可謂甚矣。

滿洲國之成立旣如此，然又有以日本承認旣成新國家爲違反九國條約之主張，實不能諒解其意。九國條約並非禁止中國之分離作用或中國一地方居民自動造成獨立國之條約。故日本承認滿蒙民衆自動成立之旣存滿洲國，決無抵觸九國條約之點。假定日本有併吞滿蒙或欲滿足領土慾之意，則此爲別一問題。然帝國對於滿蒙並無任何野心。滿蒙問題之解決，日本政府最注重之點有二：充足居民正當之要望，確保日本權益，同時防止從來排外施設之再現，而建築中外人安住之樂土，以期實現遠東恆久的和平，其一也。排除一切感情或抽象理論，而以滿蒙實在之事實爲基礎，解決問題，其二也。

吾人鑒於滿案發生之原因，及日本從來對於滿蒙絕大犧牲，痛感滿蒙問題之根本解決，應根基於此兩項條件，而一掃中日間久年之禍源。然最近某方面考慮解決辦法，使中國

本土政權與滿蒙地方發生一種關係，以計一時之敷衍。此種辦法之結果，不過使九一八事件以前之狀態重來而已。日本國民絕對不能贊成如此解決辦法，中國本土政權雖以任何形式進至滿蒙，其與滿洲國政府建國宣言及對外聲明所表示之政治的信條，完全不相容，滿洲國人之不承認此舉也，固不待言，對於滿蒙強行其人民之不欲者，正義之所不許也。且其結果不外於在該地方撒發擾亂之新種子。滿洲國之建國宣言中，滿有內外極公正妥當之政策，尤其對外聲明中闡明以正義和平親睦為宗旨。依照國際公法習慣，承繼既存條約上之義務，尊重外國人之既得權，保護生命財產，歡迎外國人之來往，各種民族一律平等待遇，遵守門戶開放主義，進展列國貿易，以期世界經濟之發達等各方針，且該國當局已有充分誠意實行此方針，故承認其國家，援助其人民，使其實施上項各政策與方針，此乃建築中外人樂士之基礎，解決滿蒙問題之唯一方法也。世間有對於滿州國抱懸觀者，或重視匪賊之跳梁，或豫想財政之困難，然新國家在其建國當初有不良份子之跳梁，世界各國已有此例，而其多數均費長期時日始得鎮定，試將滿洲國與之比較，討匪成績可謂良好，至於財政問題，比建國當時大有進步矣。滿洲國之領域人口，及其資源安大，施政得宜，必為富國，而能成為世界各國商品之大市場，殆無疑問。余深希望滿洲皆成整個發達，招致該國三千萬民眾之福祉，而同時作中國本土甦生之好模範也。

試觀中國本土狀況，最近內政之紛亂愈激烈，且共匪跳梁，及至長江南華一帶之廣大面積，投國民政府前途一重大暗影，又排外排日運動仍未平熄，如斯則中國與外國之關係愈加糾紛，其結果使國內更形混亂，實不難想像。余痛感如中國繼續今日狀態，非但害其自身，對於外國亦有招致重大形勢之危險。中國如能身察此事，改革對外政策，盟翼努力，整頓國內秩序，則中外兩方均受其幸。然則日本國民亦為遠東大局計，不辭與以最大助力。余極希望同文同種之中日滿三國，各以獨立國之資格互相扶助，而早時達到為遠東安寧福祉及世界和平與人類文化努力邁進之時期也。

——日聯社譯文——

日「滿」議定書 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簽字

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旨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約，款其應得適用於滿國洲者為限，即應尊重之。滿洲政府及日本政府為永遠鞏固滿日兩國間善鄰之關係，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且確保東洋之和平起見，為協定如左：

（一）滿洲國將來滿日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之前，在滿洲國領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中兩國間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款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即應確認尊重之。

（二）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脅威，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脅威，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

本議定書自簽訂日起即生效力，

本議定書繕成漢文日本文各二份，漢文原文與日本文之間，如遇解釋不同處，應以日本文原文為準，

為此記明兩員各奉本國政府正當委任，在本議定書簽字蓋印，以昭信守。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訂於新京。

日本外務省關於承認「滿洲國」之宣言 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滿蒙為日本曾賭國運救其危急之地，溯來二十有七年，日本官民一致參加開發該地，苦心經營之結果，遂致今日之繁榮，而現在該地方為國防及國民生存上，與日本結成不可分離之關係。然近年，日本在滿蒙之重大權益，被中國排外的革命外交蠶食，而遂見九一八案之勃發，及日本自衛權之發動。然此滿洲事變發生後，舊東北政權淪落，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東省特別區，及蒙古各旗盟等官紳士民協議之結果，決定乘此機會建立新國。於是本年三月一日發表建國宣言，即日與中國脫離關係，同時宣布新國家之建設綱領，就對

外闡明極公正之政綱，滿洲國政府於三月十日發通牒致日本及十六國政府，要求正式設定外交關係。嗣來日本政府於半歲之間，以多大關心，留意滿洲國之發展狀態，確認其有實行公正政策之誠意，尤其關於治外法權之撤廢，及對於一般外國人之內地開放問題等設立委員會，進行準備，擬與關係各國商議改訂，決無以片面的手段廢棄等事。至於財政及其他諸種施設亦有改善之成績，現今滿洲國着着進行獨立之實，其前途殊有希望。日本政府，鑑於滿洲國對於內外之態度及滿蒙為日本國防之生命線地，決意承認滿洲國，促進該地安寧，永遠確立遠東和平。於是本日特派武藤全權與滿洲國政府當局，締結議定書以正式承認該國。此項承認之實行，決無，抵觸日本加盟之任何條約之事，已由外務大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帝國議會演說闡明矣。日滿兩國之議定書，確認滿洲國為其住民自意思成立之獨立國家，又規定確認帝國及帝國臣民從來所有之條約上一切權益。又為日滿共同防衛國家起見，規定日本軍駐屯滿洲國內以謀兩國善隣關係之永遠鞏固。日本對於滿蒙並無領土野心，已經迭次聲明。本議定書中亦規定日滿兩國互相尊重其領土權益，滿洲國政府於三月十日之對外通牒言明遵守門戶開放主義。日本對於滿蒙所要望者，為確保日本在滿之正當權益，同時排除一切排外施設，以謀中外人之安樂。故日本希望各國人於機會均等條件之下，從事經濟活動，開發滿蒙地方，固不待言。滿洲國關於實行對內外政策之認真態度，將必增大世界信任，而博信賴。日本又不疑列國於早時與滿洲國入於外交關係，茲日本政府承認滿洲國，同時希望該國之發展，帝國官民一致協力，以舉日滿共存共榮之實。

——日聯社譯文——

國民政府外交部為日本承認「滿洲國」致日本抗議書 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自去年九月十八之夕，日本軍隊按照預定計劃，突然轟擊瀋陽城以後，日本政府着着進行，使東三省之局勢日趨嚴重，不僅中國主權受極度之蹂躪，即國際條約神聖之原則，亦為之根本動搖，世界和平亦遭慘痛之打擊。去年九月三十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之決議，促令日本政府，不再使局勢愈趨嚴重，并應至其遼吉兩省所佔之地，將軍隊撤至鐵路區域以內，日本政府且亦自己承認此決議。乃行政院決議甫經通過，日本軍隊立即隨之而擴大行動，進佔東北各省土地，包括齊齊哈爾及黑省內之其他重要城邑。十一月間，暴變發於天津，斯則天津日租界人員，實有以引致之。去年十二月十日，國聯合會行政院，以日本之同意，重申誥誡，不許再行擴大局勢，并決議日本軍隊，應及早撤至鐵路區域以內。日本政府對於此項決議，則報之以侵略更甚之活動，其範圍不僅限於東三省，並波及於離發難地點甚遠之區域。錦州哈爾濱及東省其他軍事要塞，均無不受日本軍隊之炸擊，最後乃至奪據而後已。

本年一月終，劇烈之戰事行動，起於上海，日本海軍陸戰隊，實為戎首，日本竟增派陸軍至數師之衆，以致生命財產損失無算。日本既以武力掠據東三省之全部，乃從事於傀儡組織之製造，諡之曰『滿洲國』，而使溥儀為主，一切實權則操之於向東京政府負責之官吏之手。至是攫奪我鐵路，截留我關鹽，及其他稅款，破壞我郵政，屠戮壓迫我人民，恣意毀滅我財產，以及其他一切非法行動，盡以『滿洲國』之名義行之。實則主之者乃效忠日本政府，或受日本政府所支配之人員。日本在中國每次侵略舉動，中國政府無不向之提出嚴重抗議，喚起其對於自身所負重大責任之注意。無如日本對於此類抗議，非特漠然置之，反報之以侵略更甚之行動。世界各國對於其用暴動擴展疆土之政策，亦曾一再予以警告。本年一月之初，美國政府曾正式宣佈，『美國不能承認任何事實的局面為合法，凡用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廿七日巴黎公約規定與義務之方法，而造成之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之。』二月十六日，國際聯合會行政院十二代表宣言，『凡蔑視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條而侵犯會員國土地之完整，及變更其政治之獨立者，其他會員國均不應認為有效。』三月十一日國際聯合會大會一致決議，凡用違反國際聯合會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之局面，條約或協定，國際聯合會會員國不予承認之義務。』及『中日爭端若在任何一方面軍力壓迫之下，覓取解決，實與盟約精神相違背。』日本政府不顧友邦之忠言與警告，不顧國際聯合會之決議與訓誡，不顧人類之公論，現更對於其黷武主義所產生之傀儡組織，悍然一以正式承認，並與之締結所謂條約，俾日本有駐兵東省之權，藉欲淪陷東三省於日本保護國之地位。國際聯合會依照去年十二月十日行政院通過而經日本接受並決議所委派之調查團，以日本政府代表之協助，從事工作，今當該調查團工作甫竣，國際聯合會尚未加以討論之際，日本遽行承認偽組織，此項舉動，一面適足以增加其罪戾，一面無異對國際聯合會之權

威，爲侮辱性之挑戰。殊不知國聯之判斷必依眞理與公平爲歸宿也。日本悍然施行其暴力的殘殺的與征服的政策，其責任之重大，在近代國際關係之歷史上，罕與倫比，茲舉其犖犖大如者下：

(一)日本已違犯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蓋日本已破壞中華民國領土之完整，纂奪中國之政治與行政權也。

(二)日本已違犯法律之初步原則與人道觀念，蓋日本已殺傷無數中國人命，毀損現時尚難統計之中國公私財產也。

(三)日本已違犯國際聯合會盟約，蓋在該盟約中，各會員國皆擔任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會員國之領土完整，及現有之政治上獨立，以防禦外來之侵犯也。

(四)日本已違犯非戰公約，蓋在該公約中，各締約國曾鄭重聲明，放棄以戰爭爲彼此間施行國家政策之工具，並互允各國間設有爭端，不論如何性質，因何發端，祇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之也。

(五)日本已違犯民國十一年簽訂之九國條約，蓋在該條約中，各簽約國除中國外，曾互允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以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也。

(六)日本已違犯其自爲之誓約；蓋日本曾聲明在東省無領土企圖，且允於最速期間內，將日軍撤至鐵路區域內也。

(七)日本已違犯國際聯合會歷史訓誡，蓋國際聯合會曾一再諄誡日本，不得就其因侵略中國而造成之形勢，再使擴大與惡化也。對於日本自去年九月十八日轟擊瀋陽城，至本年九月十五日，承認僞組織所有一切侵略行爲，及其發生之任何結果，中國政府當令日本政府，擔負完全責任，中國政府並保留其在現狀下國際公法與條約上所付與之權利。

國民政府外交部致九國公約簽字國照會

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

日本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竟實行承認所謂滿洲國，並公布所謂日滿約定書中，日本有駐兵東省之權，其目的欲淪陷東三省於日本保護國之地位。而所謂滿洲國者，固係日本在中國東三省領土內所製造所主持所支配之傀儡組織也。一年以來，日本所爲種種國際罪惡，連續不已，不僅刦奪中國之主權，抑且違背最重要之國際條約，包括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簽訂之九國條約，該約貴國亦爲簽字國之一。（當事國之一）今者日本之承認僞國，無異在其犯罪行爲之索練上，又加一最毒之環。中國政府不得不促醒貴國政府，對於因日本承認『滿洲國』而引起之嚴重局勢，予以深切之注意。日本如何於九一八之夕開始襲據我東三省，如何張其鐵腕，魚肉我三千萬同胞，如何纂刦我政權，籍造僞組織，背爲舉世同知之事實，無庸贅述。所欲概括一言者，即自九一八以後，日本無日不擴大其暴行，以至於今日，而有此承認傀儡之舉。乃日本猶欲巧言欺世，所謂滿洲國者，乃東省人民圖謀分立之結果。殊不知東北傀儡組織，爲日本軍事侵略之產物，轉復用之爲工具，乃無可掩飾之事實。多數日本官吏，受東京政府之命令，發縱指使於舞台之上。眞正東北民衆，則宛轉哀號於日軍鐵蹄之下，苟使日本軍隊一旦撤退，則所謂滿洲國之崩潰，可立而待，查九國條約第一條，締約各國除中國外，應尊重中國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日本製造傀儡，從而承認之，以及其侵略東北之種種行爲，其爲直接侵略中國之主權，嚴重損害中國土地行政之完，整殆無絲毫之疑。義當時九國條約之締結，即爲欲阻止此類事件之發生者也。今日本不僅對於中國肆行侵害，且肆意蔑視世界公論，罔顧其對於其他國家應盡之神聖義務，如日本之行爲不受相當制裁，九國條約當事國坐視該公約之成爲廢紙，其結果誠有不忍言者。其他國際條約是否繼續維持其神聖不可侵犯性，胥視此而定。而日本以武力奪取中國約四十萬方哩之土地，復不顧友邦之勸告，正式承認其在該地一手造成之非法組織，其慘酷結果，不僅限於中國，即世界和平亦受不祥之威嚇也。鑒此上述情形，中國政府認爲嚴重局勢，業已發生，涉及九國條約之適用問題。特依據該約第七條之規定，以充分坦白之意見，通知九國條約當事國政府，並請其對於日本自去年九一八轟擊瀋陽城以至今年九月十五日正式承認滿洲國所有種種之侵略運動，因是而造成之事態，採取正當及有效之應付方法。

國際聯合會調查團對於中日問題報告書節要

二十一年十月二日外交部發表

中日爭議調查團報告書，係於一九三二年九月四日，在北平簽字。除緒言外，計分十章。對於種種問題之特殊研究，均載入報告書附件內。此外尚有一附錄，載明該團所取之行程，所會見之人物姓名表，及中日雙方所提交該團之文件。此項附錄及關於特殊研究之附件，容後公布。

緒言

緒言首述中國因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瀋陽事件發生，而將中日爭議提交國聯行政院時（中國之要求係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依國聯盟約第十一條提出）之情形，國聯所採之行動，及依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之決議指派調查團。

該調查團由左列各員組成之：

馬柯迪伯爵（義）克勞特將軍（法）李頓爵士（英）

麥考益少將（美）希尼博士（德）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該調查團啓程經由美國來遠東之前，曾在日內瓦舉行兩次集會，並經一致選舉李頓爵士為調查團主席。嗣經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指定參與代表如左：

中國前國務總理前外交部長顧維鈞，　日本駐土耳其大使吉田。

國聯祕書廳股長哈斯，嗣被任為調查團之祕書長。在調查團進行工作之時，並有各專門家供其顧問。在該調查團啓行之前數日，中國政府曾於一月二十九日依照國聯盟約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提出更進一步之要求，及於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請求行政院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九項之規定，將中日間之爭議，提出國聯大會討論。自此以後，該調查團即未從行政院得有任何訓令，故仍本十二月十日之行政院決議，解釋其本身之任務如左：

(一)審查中日間之爭議（包括此項爭議之原因，發展，及在調查時之現狀。）

(二)考慮中日爭議之可能的解決辦法（務須對於兩國之根本利益予以調和。）

調查團對於其自身使命所具之概念，調查團工作及旅程之綱領，以及報告書之計劃，均決於該團。

對於其自身使命所具之概念

(一)中日兩國在滿洲之權益，實為此次爭議之根本原因。該團對於此項權益，曾加以敘述，以作此次爭議之歷史背景。

(二)對於爭議發生前最近發生之特殊爭端，如以攷察，並對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事件進展之情況，加以敘述。研究此項爭議之過程中，該團聲明，對於已往行動之責任，堅持較輕，而對於尋求防止將來再發生此類行動之方法，堅持較重。

(三)最後該團對於各項爭執點，加以考慮，並依據該團認為足以永久解決此次衝突，並恢復中日間好感之原則，提出建議數條，而報告書即告結束。

旅程

在未達滿洲以前，該團曾與中日兩國政府及代表各方意見之人物發生接觸，以求確定各方利益之性質。該團於二月二十九日行抵東京，三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停留於上海，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一日在南京，再在中國續行，於四月九日抵北平，然後前往滿洲。在該地勾留至六月四日，歷時六週，中間曾巡視該地各重要城市。最後調查團於六七兩月中再度赴北平東京各一次，後即於七月二十日留居北平，而在該地從事於報告書之起草。

現時爭執之背景

第一第二第三章，說明九一八瀋陽事變之發生，乃歷年輕微衝突之結局，足以顯出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如欲澈底了解兩國間最近爭議之眞相，必須明瞭最近兩國間之關係。例如中國民氣之發達，日本帝國及帝俄帝國之拓展政策，最近蘇聯共產主義之廣播，中日蘇三國經濟及國防策略上之需要。凡此諸端，皆認為研究滿洲問題之重要事實。九一八以前，中日兩國在滿洲之若干主要交涉，亦有敘述之必要。蓋必如此，然後可以確定滿洲何以成為爭議之焦點，以及將來彼此爭議平息，雙方根本利益，如能眞正調和，為求此項爭議永久解決起見，何種問題，值得研究。

第一章　中國近年發展之述要

支配中國之重要原素，即為中國自身徐徐之進行近之

代化。今日之中國，乃係一正在演進之國家。其國家之一切生活，均在在顯出一過渡之現象。政治上之波瀾，內戰，社會及經濟上之不安，以及其相緣而生之中央政府之脆弱，均係為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殊現象。凡此種種情形，均足使彼與中國發生接觸之各國，蒙受不利之影響。而於其改善以前，又必將繼續威脅世界之和平，以構成世界經濟不景氣之一原因。本章將醸成此種種現象之過程，簡單申述：如滿清之推翻，民國首數年之情狀，一九一四一九二八年間之內戰與政潮，孫中山先生之組織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南京中央政府之成立，中央政府與其反對分子之競爭，共產主義在華之發展，以及中央政府在中國南部與共黨組織之衝突，均有簡要之陳述。

不重國家觀念

由該項簡要之陳述以觀，即可知分離力之在中國，現仍具有威權。此種不能黏合之原因，則以大多數民衆，除於中國與中國間呈極度緊張狀態時，均係側重於家族或地方觀念，而不重國家觀念。現在雖已有若干領袖，不復拘拘於此種狹固之思想，但欲有真正國家之統一，則必以大多數民衆具有國家觀念為前題。

中國共產主義

至於在中國之共產主義，則又與在他國之情形不同。蓋共黨主義之在中國，並非如在他國僅為一種政治上之主義，為若干現存政黨中之黨員所信仰，亦並非一種特別政黨之組織，冀與其他之政黨爭奪政權。中國之所謂共黨，則實係對國民政府，為實際之對抗者。不特此也，由共黨戰爭所產生之擾亂，則更因中國正在內部改造之困難時期，而增加其嚴重。過去十一月間，且更因特別重大之外患，而愈增其糾紛。蓋共黨問題之在中國，實與一較大之問題，與國家改造之問題，有不可分離之關係。

中國當此過渡時期，具有此不能避免之政治的社會的智識的及道德的種種紊亂情形，雖不免使友邦失望，且產生怨恨之念，足以為和平之危險。調查團卻認為雖有此種種困難，遲滯與失敗，中國方面，實已有許多之進步。試將現在中國之情況，與一九二二年中國之情況，兩相比較，即可知此言之非謬。現在中國中央政府之權力，在若干省分，固仍屬薄弱。但中央政權，要非未被否認，至少要未被明白否認。如果中央政府，能賡此維持，則各省行政，軍隊，及財政，要均可逐漸使其具有國家性質。已總現政府對於改造之努力，雖不免有若干之失敗，實已有甚多之成就。

經濟抵制與排外宣傳

現代中國之民族主義，固係其經過此過渡時代之正當的現象。頁以一國國民，既有國家統一之覺悟，則當然具有一種對外解放之願望。但在中國，則於此種願望之外，因有國民黨之勢力，遂更引入一種極力反對外國勢力之不規則的色彩。本章即申述中國民族主義中所包含之重要的要求，以及各國對於此種要求之態度，（而尤以關於領事裁判權之放棄及其對於維持中國法律秩序之關係為尤詳。）中國前於華盛頓會議時，即早已踏入以國際合作解决中國困難之途徑。果克遵循此途，繼續邁進，則自華會以來之十年中，中國殆早已可有具體之進步，惟不幸因排外宣傳之熱烈，遂頓使進步遲滯，其中如經濟抵制，及將排外宣傳輸入學校兩事進行太猛，遂以造成本案發生時之特殊空氣。日本為中國最近之鄰邦，且為其最大之顧客，其因中國流行之情形所遭遇之損害，自較其他之各國為鉅。不過此項問題，雖使日本受有較他國更鉅之影響，要非僅為一中日問題。且也，現在之極端的國際衝突，如能由國聯予以滿意之解决，則正可使中國確信國際合作政策之利益，此項國際合作之政策，固係導源於華盛頓，而於一九二二年發生極優良之影響者也。

第二章　滿洲之狀況及其與中國其他部份及俄國之關係

本章敘述一九三一年九月前滿洲一般的狀況，及其與中國其他部份及俄國之關係，稱東三省為一廣大膏沃區域，四十年前，幾未開闢，迄今人口仍形稀少，對於解决中日人口過剩問題，極佔重要位置，河北山東兩省之貧民，移殖於東三省者，以數百萬計，日本則將其工業品及資本輸入滿洲，以換取食糧及原料，若無日本之活動，滿洲不能引誘並吸收如此鉅額人民，若無中國農民及工人之源源而往，滿洲亦不能如此迅速發展。但滿洲雖極需要合作，因有前述理由，初則成為日俄競爭區域，繼則成為中國與其兩強鄰之衝突地方。

當初中國對於發展滿洲，甚少努力，幾令俄國在該處有管轄之權，迨在樸資茅斯條約重新確認中國在滿洲之主權後，在世界人士眼光中，仍認日俄兩國在東三省之經濟活動，較中國本身為顯著，同時中國數百萬農民之移殖，確定該處將來永為中國之所有，當日俄國致力於劃分利益範圍時，中國農民，即占有土地。故目下滿洲之屬中國，已為不可變易之

事實。自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中國對於東三省之管理及發展開始積極進行，近年來更欲計畫減削日本在南滿之勢力。此種政策，使衝突益形擴大，至一九三一年九月，衝突達於頂點。

張作霖父子統治狀況

本章又敘述張作霖及張學良時代對於滿洲之政策及統治狀況。張作霖屢次對於北京政府，宣告獨立，但此種宣告，並不表示張氏或滿洲人民願與中國分離，其軍隊之入關，不能與外兵侵略相比擬，實則不過參加內戰耳。在一切戰爭及獨立時期中，滿洲仍完全為中國領土，張作霖雖不贊成國民黨主義，但深盼中國之歸於統一。其對於日俄兩國利益範圍之政策，證明若彼能將兩國在該處之勢力加以肅清，彼必為之。對於蘇俄之利益範圍，幾乎告厥成功。並提倡建築鐵路政策，其結果即將南滿鐵路與其若干供給食料區域之聯絡切斷。自張作霖神秘被害案發生後，張學良不顧日本之勸告，與南京方面及國民黨更為密切聯絡。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宣告服從中央政府，實則在滿洲之武人統治制度，依然存在，與從前無異。但在國民黨勢力之下，黨義宣傳及抗日活動，更為緊張。

一九三一年九月前，關於東三省濫用私人，官僚腐化，及行政窳敗之普遍狀況，調查團總得重要的申訴。但此種情形，不為東三省所獨有，在中國其他各部，亦有同樣狀況，或且過之。雖有上述行政上弊病，但在中國亦有數處地方，努力改良行政，其成績頗有可觀。在教育市政及公用事業方面，尤多進步。其更可特別留意者，在張作霖及張學良統治時代，關於滿洲中國人民及利益，其經濟富源之發展及組織，較從前確有顯著之進步。

中俄關係

本章復敘述自訂建築中東鐵路合同及一八九六年同盟協約後，所有俄國及滿洲經過情形之各階段。一八九八年，租借遼東半島於俄國，一九〇〇年俄國占據滿洲，日俄戰爭及樸資茅斯條約，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及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協約各國對俄干涉在滿洲之影響，一九二四年之中蘇協定，張作霖對於蘇俄利益採取侵略政策後之事變，一九二九年蘇俄武力侵入滿洲北部，及使中俄恢復原狀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伯力議定書，均一一敘述。最後一九〇五年後日俄關於滿洲問題之關係，亦加以說明。

自樸資茅斯條約至俄國革命時期，日俄在滿洲之協調政策，因俄國革命及協約出兵西伯利亞而終止。加以蘇維埃政府態度，對於中國民族希望，與以猛烈的興奮。日本或認蘇維埃政府將擁護中國恢復主權之奮鬥，此種進展，使日本對於俄國舊有之憂慮，又復發生。北滿邊境外進入危險之可能，常使日本不能忘懷。北方共產學說及南方國民黨反日宣傳或相聯絡，益使日本渴望在兩者之間，介以一與兩者不生關係之滿洲，近年來蘇俄在外蒙古勢力之擴張，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均使日本憂慮日益增加云。

第三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日關於滿洲之爭執

本章敘述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日間關於滿洲之主要爭執。近念五年來滿洲與其餘中國部分關係益密。而同時日本在滿洲之利益，亦逐漸增加。滿洲之為中國之一部，本無待證明，惟在此部份之內，日本得有非常權利。凡是項權利，限制中國主權之行使，至一種程度時，使中日兩國，不得不發生衝突。是項權利，根據於樸資茅斯條約而訂立之。一九〇五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一九一五年之條約，即所謂二十一條者，以及各種鐵路合同。試檢閱是項權利之細目，即知在滿洲境內，中日間政治經濟法律關係之非常性質矣。如斯情勢，世界各國，無可比擬，一個國家在鄰國領土內，竟能享受範圍如此廣大之經濟及行政權利，可謂絕無而僅有矣。此種情勢，祇有在兩種條件之下，或者可以維持而不至於引起不斷之紛爭。其條件惟何？其一即出於雙方自由志願並同意承受，其一即出於雙方在經濟政治事項上曾經詳細考慮之合作政策。非然者，其結果決不能免於衝突也。

本章並敘述從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數年來中日兩國政府之態度，及政策上表現之中日在滿洲根本利益之衝突。中國認滿洲為糧食策源地及國防第一線，而日本之態度則異是。日本要求在滿洲享有特殊權利，過去歷史及情緒之聯想。戰略之成見，經濟利益，愛國觀念，國防心理，與夫條約上特殊之權利。凡此種種，皆造成日本要求滿洲特殊地位之原因也。是項要求，與中國主權衝突，並與國民政府減少外人現有之特殊權益，及抑止是項權益將來擴充之企圖，亦不能相容。而日本所持享有特殊利益之要求，在日本間有解釋謂為維持滿洲之和平秩序起見，遇必要時，日本有干涉之權者。

是項雙方態度及政策之根本衝突，遂引起兩國當局關於有效或認為有效之各項複雜條約之解釋及適用上之種

種具體爭執，是項爭執中之較重要者，在本章內，曾經分析列舉，如關於一九〇五年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之爭執，並行線問題，關於各種鐵路合同之爭執，關於一九一五年條約之爭執，如日本人民在滿洲居住及商租土地權，南滿鐵道地帶內之行政權，領館警察行使某種權力，朝鮮人民之地位等皆是也。至一九三一年，而中日兩國間關係益見緊張，萬寶山案，朝鮮暴動排斥華僑案，中村大尉被殺問題等於是聯翩發生，非偶然也。

一九三一年八月抄，中日間關於滿洲之關係，因種種糾紛與不幸事件而緊張至於極度。雙方抗爭，各有是處，亦曾用外交常用之方式企圖解決種種問題，但因長時間遷延不決之故，日本方面竟不復再能忍耐，尤以日本軍界為甚。當時曾要求中村案立刻解決，軍人團體如帝國在鄉軍人會鼓動日本輿情，尤為有力，於是解決一切中日懸案，必要時用武力解決等口號，遂喧騰於日本民衆之口矣。

第四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滿洲事變之敘述

第四章敘述此種日益增長之緊張情形，如何達到九月十八夜之爆發，關於九月十八夜之事變，中日兩方持論不同，互相抵觸。

調查團儘量接見在事變發時，及在事變發生不久以後旅居瀋陽各外籍代表，包括報館訪員，其結果乃得下列之結論。

關於九月十八日瀋陽事變之結論

「中日雙方軍隊感情之緊張，無待疑義。（此節述報告書原文）

「依據調查團所得種種確切之說明，則可知日方係抱有一種精密預備之計畫，以因應該國與中國方面萬一發生之敵對行為。」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夜，該項計畫曾以敏捷準確之方法實行之。」

「中國方面依照其所奉訓令，並無進擊日軍，亦並無在特定時間及地點，危害日僑生命財產之計畫，對於日本軍隊，並未作一致進行或曾經許可之攻擊。日方之進攻，及其事後之軍事行為，實出中國方面意料之外。」

「九月十八日下午十時至十時三十分之間，在鐵路上或鐵路附近，確曾有炸裂物爆發之事，惟鐵路即使受有損害，但事實上並未阻礙長春南下列車準時之到達，且即就鐵路損害之本身而論，實亦不足以證明軍事行動之正當。」

「是晚日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衞之解法。」

「惟當地官佐，或以為彼等之行為，係出於自衞，調查團於說明上開各節時，並不將此項假定，予以擯斥。」

後來之軍事行動

本章繼述日本軍隊在滿洲之配置，及其在九月十八夜及以後之行動。凡關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長春之佔領，九月二十一日吉林之佔領，十月八日錦洲之轟炸，及起自十月中，終於十一月十九日，日軍佔領齊齊哈爾之嫩江橋戰事，均有詳細之溯述。其時天津又於十一月八日及二十六日發生事變，關於該項事變之陳述，頗有參差，且不明瞭。本報告書中則解釋此項事變，對於東省情況之影響，並述久寓天津日租界之廢帝，潛赴旅順，又叔明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錦州被佔之經過。

本章復繼續追述日軍在北滿之軍事動作，包含今年二月五日哈爾濱之被佔，直叔至本年八月底之軍事動作為止。其中曾詳敘在東省各地之混戰，此項戰地，大率仍為中國正式軍隊及非正式軍所佔有，由日軍及偽組織軍隊與之對峙。調查團對於此項戰事，認為無法叔述其確切之狀況。良以中國當局關於是項仍在東省與日軍對峙之軍隊，當然不願露洩確切之情報。而在日本方面，則對於此等仍與日軍為敵之軍隊之數目與戰鬥力，則又喜故意為之貶損也。

一九三二年九月初間之軍事狀況

調查團並表示在最近之將來，滿洲之一般狀況，能否預期其變更，殊覺不能遽斷。在報告書脫稿之際，戰事尚在繼續，且蔓延甚廣。至關熱邊境之軍事動作，該報告書以為該地戰區之推廣，實為難於逆料之事，不可不計慮者也。

第五章　上海

本章叔述，自二月二十日起，迄日本軍隊最後撤退時止之上海戰事，國聯所派調查團委員會於此結束其報告。調查團謂該團於三月十四日抵上海，實一機會，蓋以職務言，雖可無庸繼續領團委員會之工作，亦不必對此地方事件作特別之審查，但既已抵滬，對於和緩空氣之造成，或亦不無裨益。調查團分析中日雙方最後簽訂之協定後，曾表示意見，謂上海事件對於滿洲形勢確發生重大影響，因中日戰事深入全國人心，結果使中國抵抗之心愈堅，同時在滿洲地方，自接上海消息後，頓使在散處各地之抗日軍隊，精神為之一振。本章末段敘述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之下關日艦開砲事件，此案

中日雙方報告大相逕庭。

第六章　「滿洲國」

本章敍述「滿洲國」,分爲三部。第一部『「新國」成立之過程』首述日本佔領瀋陽後所發生之混亂情形,次述瀋陽及各省秩序及行政之逐漸恢復,又次述「新國」之成立,及遜帝溥儀之被命爲臨時執政,三月九日在長春就職之典禮,及「滿洲國」組織下之一切法令。此段以下列文字作結束: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後,日本軍事當局之行動,在軍事民事上均以政治作用爲目標,逐步以武力佔領東三省,由中國治權之下,逐次奪去齊齊哈爾,錦州,哈爾濱,最後並及於所有滿洲境內之重要城市,並在每次佔領之後,即將該處行政機關改組,由此可知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滿洲毫未聞有獨立運動,其所以有此運動者,乃日本軍隊在場所致也。」

「一羣日本文武官吏,現任與退職者均有,圖謀組織並實施此項運動,以爲解決九月十八日以後滿洲局面之辦法。」

「以此爲目的,該員等利用某某等華人之名義及行動又利用不滿以前政府之少數居民。」

「由此亦可知日本參謀部最初或不久已知可以利用此項獨立運動,因此該部對於獨立運動之組織者,予以援助及指揮。」

「以各方面所得之一切證據而論,本調查團認爲「滿洲國」之構成,雖有若干助成份子,但其最有力之兩種份子,厥爲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蓋以本調查團之判斷,若無此二者,則「新國」決不能成立也。」

「基此理由,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爲由眞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

本章第二部,述現在之「滿洲國」政府,由基本法及行政立場上,詳察其組織,並及於財政,教育,司法,警察,陸軍,金融情況等,又述如何接收鹽政海關郵政之情形,最終乃列入調查團對於本案之評判。在此段中,調查團宣稱「滿洲國」政府之計劃,列有若干開明之改革,其實行不僅利於滿洲,即中國之其餘部分亦屬相宜,而在事實上此種改革已多見於中國政府計劃之中。然調查團意見,以爲「滿洲國」實施此種改革計劃之時期雖短,及對於其已施步驟,雖已予以相當注意,然仍認爲並無象徵足以證明該「政府」在事實上能實施甚多改革。例如業經頒布之預算及幣制改革計劃,其實施之前途,似有嚴重之阻礙。在一九三二年之不安定及擾亂情形之下,徹底的改革計畫,安定情況,及經濟繁榮,決難實現。

至於該「政府」其各部名義上之領袖,雖係住居滿洲之中國人,但其重要之政治行政權,則仍操諸日本官吏及日人顧問之手。該「政府」之政治的及行政的組織,不僅予此項官吏及顧問以供獻技術上意見之權,抑且予以實行管理及指揮行政之機會。此輩固不受東京政府之訓令,其政策亦非與日本政府或關東軍司令部之政策常相符合,但遇重要問題時,該官吏與顧問,於新組織成立之初期,稍有自主行動之能力者,已漸受脅迫,遵照日本當局意旨行事。此當局者因其軍隊佔領滿洲土地,而「滿洲國政府」又依賴該軍隊維持其對內對外權威。同時「滿洲國」管轄下之鐵路,又委託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代行管理。最後又以有日本領事駐在各重要城市,以通聲氣,以故無論遇何事機,彼日本當局者均有運用其絕大力量之方法。「滿洲國政府」與日本當局間之聯絡,新近因派遣專使更覺密切,此專使雖未正式授權,但已駐在滿洲都城,以關東租借地總督之名義,管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同時兼行外交代表,領事及駐軍總司令之職權。「滿洲國」與日本之關係,前此頗不易解說,但據調查團所得之最近消息,日本政府有不久即將此項關係加以確定之意向。今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代表曾致函調查團,謂武藤專使已於八月二十日離東京赴滿洲,抵滿後,即與「滿洲國」開始談判締結日本與滿洲間之基本友誼條約,日本政府認此項條約之締結果對於「滿洲國」之正式承認。

本章第三部分論及滿洲居民對於「新國家」之態度。調查團首說明在當時情況之下,搜集此項證據,頗多困難。且以因防範實在或想像的危險而加諸調查團之特殊保護,頗足使一般證人望風卻走。諸多華人,甚至有不敢與調查團團員一面者。以故與各界接談,殊非易易,非秘密約會不可。然調查團仍排除萬難,除與各官長公開談話外,仍得達到與商人,銀行家,教員,醫生,警察職工等私人談話之目的。

調查團並曾接到書信一千五百餘件。其中有親手交來者,但大多數係由郵局展轉遞到,如此得來之消息,均於可能範圍內,向中立方面加以復證。調查團次解釋其所接觸之各羣民衆之心理狀態。最後下一結論,謂少數團體間或有擁護「滿洲國」者,但「一般華人均異其趨,此所謂「滿洲國政府」者,在當地華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第七章　日人之經濟利益與華人之經濟絕交

本章對於中日間之鬥爭，認爲不僅屬於軍事性質，抑且屬於經濟性質。中日以抵制貨物船舶暨銀行等事，爲反抗日本之武器，其目的在與日方完全斷絕經濟及財政之關係。

調查團於既經指出日本以發展工業及輸出製成物品爲解決日本人口問題主要方法之一，並經調查日本之在華經濟與財政利益後，即進行研究經濟絕交之運動。調查團以爲華人所用之經濟絕交，係導源於一世紀以來之習慣，其因此所得之訓練及心理態度，與國民黨所代表之現代民族主義相混合，遂以構成今日經濟絕交之運動。其影響中日關係，自物質與心理兩方面觀察，俱甚重大。

結論

調查團已得有結論。以爲華人之經濟絕交，既屬普遍，且有組織，發端於强烈之民族情緒，而强烈之民族情緒又從而鼓舞之。然此項經濟絕交，有團體主使之，指揮之，該項團體能發之，亦能收之，且有威嚇之方法以實行之。在組織方面，雖包括多數個別團體在內，而重要支配之機關，厥爲國民黨。至關於經濟絕交之方法，調查團聲明非法舉動常所不免，但於此對於直接反對日本僑民之舉動，與意在損害日人利益因而反對違背經濟絕交章程之中國人民舉動，二者要應分別觀察。第一種之情事，與往昔之經濟絕交相比，現已較爲少見。而第二種之情事，則層見疊出。調查團之意見，以爲中國政府因未曾充分制止此種舉動，且對於經濟絕交運動並曾予以某種直接援助之故，應負責任。調查團並未提議謂政府機關援助經濟絕交之運動，係屬不正當之事，但僅願表而出之者，即官方之鼓勵，不無含有政府之責任耳。

中國政府宣稱，經濟絕交，係抵禦强國武力侵略之合法武器，尤以在仲裁方法未經事先利用之事件中爲然。此說就調查團之意見，引起一性質更爲嚴重之問題。中國人民在不以越出國家法律範圍之條件下，其個人拒絕購買日貨，或以個人行動或團體行動宣傳此項意見之權，無人可予否認。然而單獨對於某一國家之貿易，實行有組織之抵制，是否合於睦誼，抑或與條約義務不相抵觸，乃係一國際法之問題，而不在調查團範圍之內。爲舉世界之利益計，調查團希望此項問題應及早加以討論，並以國際協約加以規定。本章結論稱，以中日貿易之互相依賴，及雙方之利益而言，經濟接近，實有必要。但兩國間政治關係，一日不圓滿，以至於一方採取武力，一方則採取經濟抵制力量以相扼持，則一日無接近之可能。

第八章　在滿洲之經濟利益

本章簡單討論在滿洲之經濟利益，注重中日兩國。關於此項利益之詳細研究，另有特別說帖附於報告書之後。該項說帖，涉及種種問題，如投資，日本與滿洲之經濟關係，中國與該區之經濟關係，日本移民滿洲之機會，中國移民於滿洲之影響，鐵路與貨幣問題等等。調查團於本章中表示，深信中日兩國在滿洲之經濟利益，就其本身離開近年來政治事件而言，應入於互諒合作之途，不應發生衝突。欲求滿洲現在富源，以及將來經濟能力之充分發展，雙方修好實爲必要。

調查團並聲明，門戶開放之原則，不獨就法律觀點言，即就實際觀點言，均要必須維持。此項原則之維持，乃日本，滿洲，及中國其他各部之福也。

第九章　解決之原則及條件

前章之複述

中日問題之本身，用公斷方式非無解決之可能，然因各該國政府，處理此問題，尤以滿洲問題爲甚，使兩國關係益臻惡化，遂致衝突，遲早不能避免，業於本報告書之前數章述明。中國乃一由政治上之糾紛，社會上之紊亂，與夫因過渡時代所不可避免之分裂趨勢而進展之國家，亦經大概敘及。日本所主張之權利與利益，如何因中國中央政府權力薄弱，致受重大之影響，及日本如何急欲使滿洲與中國政府分離，亦經闡明。試稍一研究中俄日三國政府在滿洲之政策，即可知以前東三省地方政府，雖對中國中央政府宣佈獨立，非僅一次，特其人民悉爲中國人，固未嘗有與中國脫離之意。最後，吾人曾悉心詳查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來之眞確事件，並曾發表吾人對此之意見。

問題之複雜

現在吾人可對於過去之感想作一結束，而集中注意點於將來。凡閱過前章者，必明瞭現在衝突中之問題，並不如尋常所擬議者之簡單。實則此項問題異常複雜，而惟深悉一切事實及其歷史背景者，始足以表示一正確之意見，頁以此案既非此國對於彼國不先利用國際聯合會盟約所定和平處理之機會，而遽行宣戰之事件，亦非此一鄰國以武力侵犯彼一鄰國邊界之簡單案件，實因滿洲有許多特點，非世界其他各地所可確切比擬者也。

此項爭議，係發生於國際聯合會兩會員國間，涉及領土之遼闊，與法德兩國相埒。雙方均認有權利與利益於其間，而其權益中爲國際公法所明白規定者，僅有數端耳。又該領土在法律上雖爲中日不可分之一部，其地方政府充實具有若分自治性質，得與日本直接談判事件，而此類事件乃此次衝

突之根源也。

滿洲情況非他地所可比擬

日本管有一條鐵路，及由海口直達滿洲中心之一段土地，約有一萬兵士保護該地。日本並主張依照條約於必要時有增兵至一萬五千之權。對於在滿洲之日僑，亦行使其本國裁判權，領事警察之設置遍於東三省。

解釋之不同

上述各節，為辯論此問題者，所必須考慮。其事實為未經宣戰，現有一大部分地面，向為中國領土，顯無疑義者，竟為日本武力強奪佔領，且因此種行為使其與中國分離並宣布獨立焉。此案經過所採之步驟，日本謂為合於國際聯合會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義務，而實則各該約之意義正在防止此種行為。且此種行為開始於提出報告於國際聯合會之初，而完成於嗣後之數月。乃日本政府以為此種行為與其代表在日內瓦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所提出之保證相符合。為此項行動作辯護者，謂一切軍事行動為合法之自衛運動，該項自衛權利，在上述各項國際條約中既均有包含，即國聯行政院亦未有任何決議加以取消。至於替代中國在東三省之行政組織之新組織，則謂係當地人民之行動，自願獨立，而與中國分離，另組政府。此種眞正之獨立運動，自不為任何國際條約或任何國聯行政院之決議所禁止。且是項事實之發生，已將九國條約之引用，予以重大之改易，並將國聯正在調查事件之性質，完全變更。此種辯護論調實使該項衝突頓形複雜嚴重。本調查團之任務，並不在就該案作辯論，但欲設法，供給充分之材料，使國聯能得一適合於爭議國雙方之榮譽尊嚴，暨國家利益之解決辦法。僅恃褒貶不足以達此目的，必須從事於調解之切實努力而後可。

（一）恢復舊狀　由上述各節觀之，可以明瞭，如僅恢復舊狀，並非解決辦法。因此此衝突，原係發生於在去年九月前所存在之各種情形之下，故今日如將各該情形恢復原狀，亦徒使糾紛重見，是僅就該案全部之理論方面着想，而未顧及其局勢之眞相者也。

（二）維持「滿洲國」　從前述兩章觀之，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在政體，亦屬同樣不適當。因我等認為此種解決辦法，與國際義務之主要原則不合，並與遠東和平所係之兩國好感有礙。凡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願望。兼之此種辦法，日後是否可以維護日本永久之利益，亦尚屬疑問。滿洲人民對於現時政體之情感如何，可無疑義。中國亦決不願接受以東三省與本國完全分離之辦法，作為一種最後之解決。即以遠處邊陲之外蒙古與滿洲相比擬，亦欠切當。因外蒙古與中國並無經濟上與社會上之密切關係，且人口稀少，大部分均非漢人，而滿洲之情形，則與外蒙古大異。現今在彼方耕種之數百萬漢人，竟使滿洲成為關內中國之天然延長。且從種族文化及國民性情各方面言之，東三省之中國化程度，直使其與其鄰省河北山東無異，因其大部分之移民，均來自該兩省也。

且就已往之經驗，可以證明從前在滿洲當局，曾對於中國其他各部（至少華北）之事務有重大之影響。且佔有毫不容疑之軍事上與政治上之便利。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將該省等自中國他部割離，日後恐將造成一嚴重難解之問題，使中國常存敵意，並或將引起繼續抵制日貨之運動。本調查團曾接到日本政府關於該國在滿洲重大利益之一明晰而有價值之聲明書。關於日本對於滿洲經濟上之依賴，前章已經論及，本調查團不必再為之鋪張。本調查團亦不主張日本因經濟關係而得享有經濟甚至政治管理權，但吾人仍承認滿洲在日本經濟發展上之重要性。日本為該國經濟發展之必要，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吾人亦不以為無理由，但此種情況，惟有一合於當地民意，而完全順乎彼等之情感及志願之管理機關，始能切實擔保。吾人更信惟有在一種外有信仰內有和平而與遠東現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氣中，為滿洲經濟迅速發展所必要之投資，始可源源而來，現雖有人口過剩增加之苦，日本似尚未充分使用其現有之便利，以從事於移民。日本政府迄今尚無大規模移民滿洲之計劃，但日本確欲利用再進一步之實業計畫，以謀農業危機及人口問題之解決，此種實業計畫需要更大經濟出路，而此種廣大而比較可靠之市場，日本僅能在亞洲，尤其在中國，始能獲得。日本不僅需要滿洲市場，即全中國市場，亦在需要之列，而中國之鞏固與近代化，自能使生活程度抬高，因而使貿易興奮，並增加中國市場之購買力。中日間此種經濟之接近，固與日本有重大之利益，與中國亦有同等之利益。蓋中國藉此經濟上及技術上，與日本合作，可獲得建設國家主要工作上之助力。中國若能抑制其國家主義難堪之趨勢，並俟友好關係恢復後，切實擔保有組織之抵貨運動不再發生，則於此項經濟接近大有裨助。在日本一方面，若不用使中國友誼及合作成為不可能之方法，以圖謀使滿洲問題脫離中日全部問題，而單獨解決，則此項經濟接近，亦當易於實現。

使日本決定其在滿洲之動作及政策者，經濟原因或較次於其切身安全之顧慮。尤其日本文武官員，常謂滿洲為日本

之生命祿,常人對於此種顧慮可表同情,並欲瞭解其人因欲預防萬一而不惜冒重大責任之行動與動機。但日本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並欲於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衝過之某種情形下,日本得為適當之軍事佈置,吾人對此種種,固可承認。然吾人仍不無懷疑者,無期限之軍事佔據滿洲,致負財政上之重責,是否為抵制外患之最有效方法耶?設遇外患侵襲之時,日本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衆包圍,其後有包含敵意之中國,試問日本軍隊能不受重大之困難否耶?為日本利益計,對於安全問題,亦可考量其他可能的解決方法,使更能符合現時國際和平機關之基本原則,並與世界其他列強間所締結之協定相類似。日本甚或可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須代價而獲得安全保障,較現時以鉅大代價換得者為更佳。

國際利益

中日兩國以外,世界其餘列強對中日爭議,均有重大利益,亟應維持。例如現行各種多方面條約,前已提及。又此問題之眞正及最後之解決,必須適合世界和平機關所依據之根本條約。再華府會議各國代表所提出之主張,現仍有效。列強現時所持之權利主張與一九二二年時同,即仍以扶助中國建設維持中國領土主權完整為保持和平之必要條件。各種分解中國之行為,必致立即引起國際間之競爭,此種國際競爭如與相異的社會制度間之衝突同時發生,則將更形激烈。要之,對於和平之要求,在世界各地皆然。倘國聯規約及非戰公約原則之實施在某地失其信仰,即在世界任何處所皆減少其價值及功能。

蘇聯之利益

調查團對於蘇聯在滿洲之利益範圍未能獲得直接之報告。而蘇聯政府對於滿洲問題之意見亦未能臆斷。但雖無直接報告,而蘇聯在滿洲之舉動及在中東路暨中國國境外北部及東北部領土上之重要利益,均不容忽視。故解決滿洲問題時倘忽略蘇聯之重大利益,則此項解決必不能持久,且將引起將來和平之決裂,事極顯然。

結論

倘中日兩國政府均能承認彼此主要權利之性質,並願在彼此間維持和平樹立睦誼,則上述各節,足以指示問題之解決途徑。至恢復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狀態之不可能,前已述及之矣。一種滿意合式之制度必須就現有制度改進,不能採極端變動。我人將在次章提出若干種建議,以貫徹斯旨,茲先規定適當解決所採之原則於下。

適當解決之條件:

(一)適合中日雙方之利益　雙方均為國聯會員國,均有要求國聯同樣考慮之權利。如某種解決雙方均不能取得利益,對於和平前途,毫無善果。

(二)考慮蘇聯利益　倘僅促進相鄰二國間之和平,而忽略第三鄰國之利益,則匪特不公,亦且不智,更非和平之所要求。

(三)遵守現行多方面之條約　某種解決,必須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規定。

(四)承認日本在滿洲之利益　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係,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

(五)樹立中日間之新條約關係　中日兩國如欲防止其未來衝突,及回復其相互信賴與合作,必須另訂新約,將中日兩國之權利利益與責任,重加聲敘。此項條約,應為雙方所同意之解決糾紛辦法之一部份。

(六)解決將來之有效辦法　為補充上開辦法,以圖便利迅速解決隨時發生之輕微糾紛起見,有特訂辦法之必要。

(七)滿洲自治　滿洲政府之改組,應於無背於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於該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性。新民政機關之組織與行為,務須具備良好政府之要件。

(八)內部須有秩序,並須安全,以禦外侮。　滿洲之內部秩序,應以有效的地方憲警維持之。至為實現其足禦外侮之安全起見,則須將憲警以外之軍隊,掃數撤退,並須與關係各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

(九)獎勵中日間經濟協調之成立　為達到此目的,中日二國宜訂新通商條約。此項條約之目的,須為將兩國間之商業關係,置於公平基礎之上,並使其與兩國間業經改善之政治關係相適合。

(十)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　中國政局之不穩定,既為中日友好之障礙,及為其他各國所關懷,遠東和平之維持,既為有關係國際之事件,而上述辦法,又非待中國具有強有力之中央政府時,不能實現。故其適當辦法之最終要件,惟賴依據孫中山博士之建議,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

上述辦法實行後結果之預測

現在情勢之改變,如能包括上述意見,及滿足上述條件,則中日二國當可將其困難解決,而兩國間之密切諒解及政

治合作之今時代，或將由此開始。如二國間不能成立協調，則無論具有何種條件之解決辦法，必將毫無效果可言，即在險象橫生之今日，而上項新關係之能否出現，仍屬疑問，是則吾人之所不容諱言者。少年日本現正力主對中國採取强硬政策及在滿洲採取澈底政策。凡爲此項主張之人，殊不對於九一八以前之延宕政策以及終不着落處之手段表示厭倦。彼輩現甚急燥及缺乏耐心以求其目的之達到。現在日本一切適當方法，亦尙在尋求中。經與主張積極政策最力之輩，（就中尤曾於一般具有確定不移之理想及對之終身拳拳服膺甚而至滿身任樹立「滿洲國」之奇巧工作之先鋒而亦不恤者，加以注意）接近之後，本團遂不得不承認此問題之核心，自日人方面言之，純爲日人對於新中國之政治發展及此種發展之未來趨勢表示焦慮，此種焦慮，已使日人取採種種以統制上項發展與左右上項趨勢爲目的之行動，俾日人之利益，得以安全，及其帝國國防戰略上之需要，得以滿足，但日本輿論已有一空洞的覺悟，深知日本對滿洲及對滿洲以外之中國，絕無採取兩個分離的政策之可能，是故縱以滿洲之利益主眼。日人亦或可對於中國民族精神之復興，表示同情的歡迎，亦或可視之爲友，引導其進程而界之以限域。但使日人此舉足使中國不另乞外援，則日人已樂出此也。

中國有識之士，既已承認建設與近代化爲該國之根本問題，亦即該國之眞正國家問題，則彼等不能不確認此種業已開始，且有如許成功希望之建設，及近代化政策之完成，實有賴於一切國家培植友好之關係。而與彼在咫尺之大國，維持真好之關係，尤屬重要。在政治上，及經濟上，中國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及在滿洲方面之經濟合作，尤爲可貴。中國政府應將基於新喚醒之民族主義之一切要求——即使正當而且急切——置於此種國家內部建設之最高需要之下，

第十章　審查意見及對於行政院之建議

向中日兩國政府直接提出解決現時爭議之建議，非本調查團之職責，但爲便利兩國間目前爭議原因之最後解決（引用白里安向行政院說明組織本調查團之決議時所用之語）本調查團特於此將研究結果，建議於國際聯合會，以爲聯合會適當機關起草提交爭議國之確定方案時之幫助。此項建議之用意，在表明前章所設條件足以適用之一端耳。建議性質，僅涉及廣泛之原則，至於細目則留待補充。如爭議國願意接受基於此種原則之解決方法時，儘有修正之餘地。假令日本在日內瓦方面，尙未考慮本報告以前已經正式承認滿洲國——此爲不容忽視之可能的事實——吾等工作，決不因此而喪失其價值。吾等深信本報告書所載建議對於行政院將來爲滿足中日兩方在滿洲之重大利益而爲之決定，或向兩國所爲之建議將有所裨助。

吾等以此爲目的，故一方面顧及國聯原則，及關於中國一切條約之精神及文字，以及和平之普遍利益，而在另一方面，仍不忽視現存之實況，及正在演化中之東三省行政機關。爲世界和平之最高利益計，無論將來將發生若何之事態，行政院之職責，終將爲決定如何始能使報告中之建議推行，並適用於現在發展中之一切事件，以期利用現正滿洲醞釀之一切正當勢力——或爲理想或人力，或爲思想或行動，——籌謀獲得中日間長久之諒解，而請當事雙方討論解決辦法。茲首先建議國聯行政院，應請中國政府暨日本政府依照前章所示之綱領，討論兩國糾紛之解決。

顧問會議

此項邀請如經接受，第二步即應及早召集一顧問會議，討論並提出詳審之建議，設立一種特殊制度，以治理東三省。

此項會議，可由中日兩國政府之代表，暨代表當地人民之代表團兩組組成之。該兩代表團，一由中國政府規定之方法選出之，一由日本政府規定之方法選出之。如經當事雙方同意，亦可得中立觀察員之協助。

如該會議有任何特殊之點，不克互相同意時，該會議可將此意見參差之點提出於行政院。行政院對此當設法覓得一同意之解決辦法。

同時於顧問會議開會期中，所有中日間關於各該國權利與利益所爭論之事件，應另行討論。倘經當事雙方同意，亦可得中立觀察人員之協助。

吾等末後提議，此項討論與談判之結果，應包括於下列四種文

（一）中國政府宣言　依照顧問會議所提辦法，組織一種特殊制度，治理東三省。

（二）關於日本利益之中日條約。

（三）中日和解公斷不侵犯與互助條約。

（四）中日商約。

在顧問會議集會之前，應由當事雙方，以行政院之協助，對於該會議應行考量之行政制度之方式，先行協定其大綱。此際所應考量之事件如下：

顧問會議之集會地點。

代表之性質。

是否願有中立觀察人員。

維持中國領土行政完整之原則及准許東省有高度之自治。

以一種特殊憲兵，爲維持內部治安唯一辦法之政策。

以所擬各種條約解決所爭各項事件之原則。

對於所有曾經參加東省最近政治運動人員准予特赦。

此種原則大綱，既經事先同意，關於其詳細辦法得以最充分可能之審擇權，留諸參加顧問會議或磋商條約之代表。至再行訴諸國聯行政院之舉，僅得於不能同意時行之。

此項程序之優點

此項程序之各種優點中，可稱道者，在於此項程序既與中國主權不相違反，仍可採取實際有效之辦法，以適應滿洲今日之局勢，同時爲今後因應中國內部現狀之變遷留有餘地。例如，在滿洲最近所已提議，或已實際施行之某種行政與財政之變更，報告書中所已注意者，如省政府之改組，中央銀行之設立，以及外國顧問之雇用等等，此類特點，顧問會議或可因其利便而予以保留。又如依照吾等所提議而選出滿洲居民代表出席顧問委員會之方法，亦可爲現政體與新政體遞嬗之協助。

此項爲滿洲而設之自治制度，擬僅施行於遼甯（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日本現時在熱河省（東內蒙古）所享有之權利，當於關係日方利益之條約中，加以說明。茲將四項文件依次討論如下：

（一）宣言

顧問會議之最後提議，當送交中國政府，由中國政府以該項提議列入宣言之內，轉送國際聯合會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各國。國聯會員國，及九國條約之簽字國對於此項宣言當表示知悉，而是項宣言將被認爲於對中國政府有國際協定之約束性質。

此項宣言，嗣後倘須修改，其條件當依照上述之程序，彼此同意，於宣言本身中，預爲規定。

此項宣言，對於中國中央政府在東三省之權限與該地方自治政府之權限，加以劃分。

保留於中央政府之權限　茲提議保留於中央政府之權限如下：

（一）除特別規定外，有管理一般的條約及外交關係之權，但應了解中央政府不得締結與宣言條款相違反之國際協定。

（二）有管轄海關郵政鹽務所之權，或竟可能範圍內，有管轄印花稅及烟酒稅行政之權，關於此類稅款之純收入，中央政府與東三省政府間，如何公平分配，當由顧問會議決定之。

（三）有依照宣言所規定之程序，任命東三省政府行政長官之權。至少初步應當如此。至出缺時或以同樣方法補充，或以東三省某種選舉制度行之，當由顧問會議合意議定，并列入宣言之內，

（四）對於東三省行政長官，爲頒發某種必要訓令，以保證履行中國中央政府所締結關於東三省自治政府管轄下各事項之國際協定之權。

（五）顧問會議所合意議定之其他權限。

地方政府之權限　凡一切其他權限均屬於東三省自治政府。地方民意之表示，應計劃某種切實可行之制度，以期獲得人民對於政府政策所表示之意見，或即襲用自昔相沿各機關，如商公所，及其他各市民機關亦可。

少數民族　應訂立某種規定，以保護白俄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利益。

憲兵　茲提議由外國教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憲兵，爲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該項憲兵之組織或於一預定時期內完成之，或在宣言內預定程序，規定其完成時期。該項特別隊伍，既爲東三省境內唯一武裝實力，故一俟組織完成，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即應退出東三省境內。所謂其他一切武裝實力，包括中國方面或日本方面之一切特別警隊，或鐵路守備隊。

外國顧問　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民應佔一重要之比例。至細目應依上述程序訂定，並於宣言內聲明之。各小國人民有被選之權，與大國同。

行政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所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一）警察及（二）稅收機關。該二員在新政體草創及試行期內，當掌有廣泛權限，顧問權限當在宣言中規定之。

行政長官得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之名單中，當指派一外國人爲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

至於僱用外籍顧問及官員一節，實與中國國民黨總理及現今國民政府政策相符。我等希望中國輿論，對於在東省方面外人權利與勢力之複雜，其及實際狀況不難瞭解。爲謀

和平及善良政治起見，不能不有特殊之處置。須知此間所提議之外籍顧問及官員，及在組織新制度時期內應有特別廣泛權限之顧問，純爲代表一種國際合作之方式。此項人員之選出，應在中國政府所能接受之狀態內行之。且須與中國主權不相抵觸。經指派後，此項人員，應認自身爲僱用國政府之公僕，與在過去時期內關稅及郵政或國聯與中國合辦之專門機關所雇用之外籍人員相同。

關於此節內田氏於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日本議會演說中之一段，可予注意。

「我國政府自明治維新以後，雇用多數外籍人員爲顧問或正式官吏，在一八七五年前後，其數目超過五百人之多。」

尚有一點可注意，即在中日合作空氣中指派較多日籍顧問，可使此項官員貢獻其特別適合於當地情形之訓練與學識。此項過渡時代所應抱之最後目的，乃爲造成一種純粹中國人之吏治，使無雇用外人之需要。

(二)關係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

中日間擬議之三種條約商訂人，自應有完全審擇之權。但於此處略示訂約時所應議之事項，亦不爲無益。提及東省方面日方利益及熱河省日方一部分利益之條約，自必涉及日僑之某種經濟利益及鐵路問題。此項條約之目的應爲：

(一)東省經濟上之開發，日方得自由參加。但不得因此而取得經濟上或政治上管理該地之權。

(二)日本熱河省現在享有之權利，予以維持。

(三)居住及租地之權，推及於東省全境，同時對於領事裁判權之原則，酌予變更。

(四)鐵路使用之協定。

在南滿與北滿間雖並未訂有固定界線，但日本人民之居住權向僅限於南滿及熱河，日本人民行使此項權利之態度，常使中國方面認爲不能容受，因是而發生不斷之齟齬與衝突。在納稅及司法方面，日本人民及朝鮮人民，俱認爲享有領事裁判權之待遇。關於鮮民方面，實另有特殊規定。不過此項規定未能完善，致常爲爭執之焦點。就調查團所得證明，吾等相信，若不附有領事裁判權，中國願將現在有限制之居住權推及於東省全境。因附帶領事裁判權之結果，認爲可使在中國境內造成一日本民族之國家也。

居住權與領事裁判權，關係密切，至爲明顯。而在東三省司法行政及財務行政未達到較前此更高之程度以前，日本不欲放棄領事裁判權地位，其事亦同樣明顯。於是有調和方法二種：其一現有之居住權及其附帶之領事裁判權地位，應予以維持，其範圍應加以擴大，俾在北滿及熱河之日本人民及朝鮮人民，均得享受，但無領事裁判權。其二，在東三省及熱河省內之任何地方日本人民，應予以居住權及領事裁判權，而朝鮮人民，則僅有居住權而無領事裁判權。是兩項建議，各有優點，亦各有可以嚴重反對之處。果能將東北各省之行政效率增高，使領事裁判權不復需要，此則本問題最滿意之解決方法也。本調查團以是建議地方最高法院，應延用外國顧問，至少二人，其一須爲日本國籍。其他法院，延用顧問亦殊有利，法院審理涉及外國人之案件時，顧問對於各案之意見，不妨公布。本調查團以爲在改組期間財務行政方面，參以外人之監督，亦殊屬相宜。本調查團討論中國宣言時，關係此節，業已有所提議矣。

更進一步之保障，可依和解條約設立公斷法院，以處理中國政府或日本政府，以政府名義或其人民名義所提出之任何控訴。

此項複雜與困難問題之裁決，必須歸諸議訂條約之當事國。但現時所取之保護外國人制度，苟施於多如朝鮮人之少數民族，在朝鮮人數日繼續增加及其與中國人民密接雜處情形之下，發生劇激之機會，因而引致地方意外及外國干涉，殆爲必然之事。爲和平利益計，此項衝突之源，應予消弭。

日本人民之居住權利，如有任何推廣，應在同樣條件之下，適用於其他一切享有最惠國條款利益之國家之人民，祇須此類享有領事裁判權人民之國家與中國訂立同樣條約。

鐵路　關於鐵路在過去期中，中國與日本之鐵路，建造者及當局者缺乏合作，不知成就一廣大而互利之鐵路計劃，此在第三章中已論之矣。將來苟欲免除衝突，則在現時擬議之條約中必須加以規定，使已往之競爭制度，歸於消滅，而代以關於各路運費及價目之共同諒解。此項問題，在本報告書之附件，特別研究第一號內，另有討論。在本調查團之意，以爲有兩種可能之解決，此兩種解決，可擇一而行，或可視爲達到最後解決之步驟。

第一種方法　範圍較爲限制。係中日鐵路行政之業務協定，足以便利彼此合作者。中日兩國可根據合作原則，協議管理在滿洲之各有鐵路制度，並設一中日鐵路聯合委員會。至少，加以外國顧問一人。其行使之職務，則類若他國現行之理事會然。至於更徹底之救濟方策，則莫若將中日兩國之鐵路利益合併。如雙方能同意於此種合併辦法，即爲中日兩國經濟合作之眞實表記，使中日得有經濟上之合作，固爲本報

會書目的之一。且此種合併辦法，一方面既可保障中國之利權，一方面又可使滿洲一切鐵路得有利用南滿鐵路專門經驗之利益。而援照近數月來應用於滿洲鐵路之制度，引伸推用，當亦可無困難。且將來更有藉此關一種範圍較廣之國際協定新徑途，將中東鐵路包含在內。此種合併方法之較詳釋明，現雖載在附件之內，祇能視爲一種舉例。其詳細計劃，惟有由雙方直接談判，始可產生耳。鐵路問題如此解決，則南滿鐵路全爲純粹的營業性質，特別警察保安隊一旦完全組成，鐵路得有保障，則可使護路警撤退，而節省一種極大開支。此項辦法，如果實行，特別地產章程及特別市政制度，應即在鐵路地域範圍內預先制定成，俾使南滿鐵路與日本國國民之既得利益，得得有保障。

如能遵循以上途徑議訂條約，則日本在東三省與熱河之權利，可有法律根據。其有益於日本，至少當與現有之條約協定相同，而在中國方面，亦當易予接受。如一九一五年等條約與協定所給予日本一切確定讓與，未爲此項新條約所廢棄或變更者，中國方面對之，當不致再有承認之困難。至於日本所要求之一切較爲次要之權利，其効力可發生爭執者，當以協定解決之，如不同意，應照和解條約中所載之辦法解決。

(三)中日和解仲裁不侵犯及互助之條約

本條約之內容，因已有許多先例及現行成案可稽，自可不必詳細敘述。

照此條約，應設一和解委員會，其職務專爲幫助中日兩方解決兩政府間所發生之任何困難。並設一公斷庭，以具有法律經驗及明瞭遠東情形者組織之。凡中日兩國間關於宣言或新條約之解釋，以及其他由和解條約所列舉之爭執，均應歸諸公斷庭辦理。復須依照加入約文內之不侵犯及互助各規定。締約國，雙方同意，滿洲應逐漸成爲一無軍備區域。以此爲目的，應即規定，俟憲兵隊組織完竣後，締約國之一方或第三者，對無軍備區域之任何侵犯，即認爲侵略行爲。其他一方，如遇第三者攻擊時，則雙方有權採取認爲應行之任何辦法，以防衛無軍備區域，但並不妨害國聯行政院依照盟約處理之權。

倘蘇聯共和國政府願意參加於此種條約之不侵犯，及互助部分時，則此項相當之條款可另行列入一種三方協定。

四 中日商約

商約自應以造成可以鼓勵中日兩國盡量交易貨物而同時並可保護他國現有條約權利之情形爲目的。此項條約，並應載入中國政府擔認在其權力之內採取一切辦法，禁止並遏抑有組織之抵制日貨運動，但不妨害中國買主之個人權利。

評論

以上關於擬議之宣言及各種條約目的之建議及理由，係提供國聯行政院之考慮，無論將來協定爲細目爲何，最要在儘早開始談判，並應以互信之精神行之。

本調查團工作業已告竣。

滿洲素稱素沃有之國，沃野萬里，一年以來，屢經擾攘，當地人民創鉅痛深，恐爲前此所無。

中日關係已成變相戰爭，瞻念前途，可勝憂慮，其造成此種景況之情形，本調查團於本報告書中已言之矣，國聯應付本案，其嚴重之情勢及解決之困難，盡人皆知，本調查團正在結束報告之際，報章適載中日兩國外交部長之宣言，披閱之餘，各有要旨一點，特爲揭出：

八月念八日羅文幹先生在南京宣稱，「中國深信將解決現在時局之合理辦法，必以不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之文字與精神，與夫中國之主權，同時又確能鞏固遠東永久之和平者，爲必要條件。

八月三十日據報內田伯爵在東京宣稱，「政府認中日關係問題，較滿蒙問題，更爲重要。

本調查團以爲結束報告，莫妙於重述此兩項宣言所隱伏之意思。此種意思，與本調查團所搜集之證據及本調查團對本案之研究暨其判斷，如是之確切相同，故敢信此種宣言所表示之政策，倘迅爲有效之應用，當能使滿案達到圓滿解決，不特有裨於遠東兩大國之利益，即世界人類，亦胥受其賜焉。

（註）第九第十兩章因內容較爲重要，故照全文譯出，並非摘要。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單行本

關於政治及法律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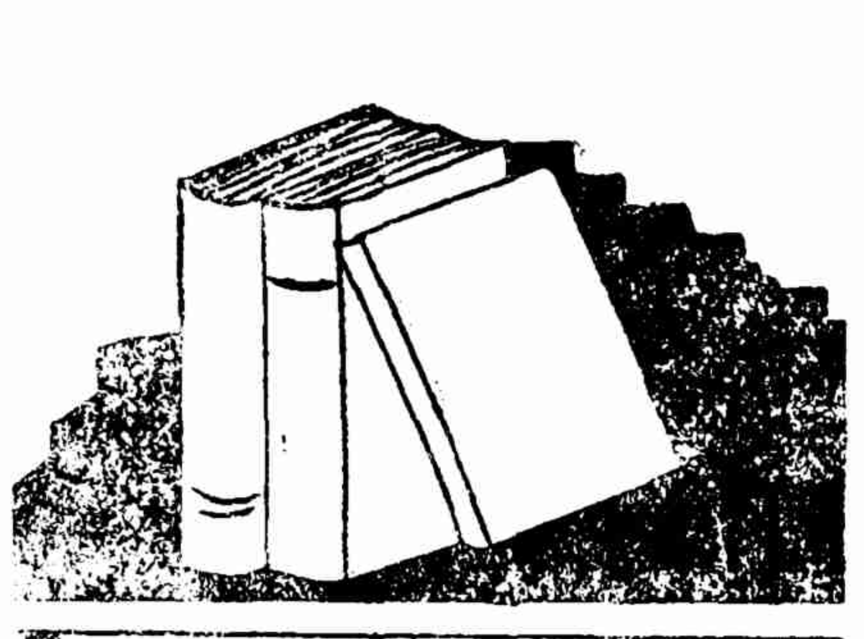
- 中國政治理想……劉麟生著一冊 三角
- 主權論……張奚若著一冊 一角五分
- 政治學……張慰慈著一冊 三角
- 國家……樓桐孫著一冊 三角五分
- 政治與範……張士林譯六冊 三元五角
- 各國民權運動史……董之學著一冊 四角
- 現代政治思潮……薩孟武著一冊 三角五分
- 最近國際政治小史……周鯁生著一冊 二角五分
- 帝國主義史……童致楨撰一冊 四角五分
- 理想國……吳獻書譯五冊 一元五角
- 聯邦政治概要……吳漢章著一冊 四角
- 義和團運動史……陳 捷撰一冊 四角
- 租借地……金保康著一冊 一角五分
- 殖民……阮 湘著一冊 二角五分
- 殖民政策……劉光華撰一冊 五角
- 對華門戶開放主義……陶彙曾著一冊 二角五分
- 中外訂約失權論……邱祖銘著一冊 二角五分
-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黃孝先撰一冊 一元
- 現代中國外交史……金兆梓撰一冊 六角
- 中美外交史……唐慶增撰一冊 二角五分
- 中日外交史……陳博文撰一冊 五角
- 西藏問題……謝 彬著一冊 三角
- 西藏問題……王勤堉撰一冊 四角
- 中法外交史……束世澂撰一冊 四角五分
- 蒙古問題……謝 彬著一冊 三角
- 蒙古問題……王勤堉撰一冊 三角五分
- 中俄外交史……陳博文撰一冊 五角
- 近東問題……華林一撰一冊 五角五分
- 政黨……彭學沛著一冊 三角
- 世界各國無產政黨史……劉[illegible]麟撰一冊 五角
- 國際聯盟……夏 浪撰一冊 三角
- 國際法庭……胡愈之編一冊 二角
- 領事裁判權問題……郝立輿著一冊 三角五分
- 唐律疏義……長孫無忌著四冊 一元三角
- 法律……周鯁生著一冊 一角五分
- 憲法……張慰慈著一冊 二角
- 中國古代法理學……王振先著一冊 二角
- 古代法……方孝嶽等譯四冊 二元
- 中國刑法溯源……徐朝陽著二冊 八角
- 中國親屬法溯源……徐朝陽著一冊 五角
- 現代歐美市制大綱……顧彭年著一冊 二角
- 城市計畫學……鄭肇經著一冊 二角五分
- 中國御史制度的沿革……高一涵著一冊 三角
- 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高一涵著一冊 二角
- 朗伯羅梭氏犯罪學……劉麟生譯二冊 一元四角

英憲精義

A. V. Dicey: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雷賓南譯　英憲爲各國憲法之母,本書實研究英憲之綱領。著者不僅善於分析事理,以勾取主要部份,而且能於變異與叢雜的事實之中,抉擇主要原理。其所成就不但足以感應一代思想,而風靡全世界,且將於法律書中,永遠佔一重要位置。譯筆信達,尤爲譯品中少見之作。　八冊定價四元

萬有文庫單行本 ◆五百九十種◆ 贈閱詳細目錄



教育欄

編者 趙廷爲

憶教育雜誌

周予同

我不是教育專家，如一般人的儼然自命或被人指稱，然而爲宿命所支配，也曾經從事於教育雜誌的編輯工作居然近十年之久。

今年一二八事變發作，教育雜誌社隨商務印書館而被炸燬，教育雜誌竟以二十三歲的壯齡爲國難而夭折。這在中國一般的教育上與文化上的打擊究達怎樣的程度固不敢說，但消磨了十載的光陰以撫養牠的我，情感上不能不惋惜，不能不悲憤，然而惋惜與悲憤也只是表顯中國智識分子與腦力勞動者之無用與無聊而已。

現在，與教育雜誌同時殉難的東方雜誌復活了。承主編者胡愈之先生的好意，於東方雜誌中特闢一欄以容納教育的文章。這樣，雖未能說是教育雜誌的「復活」，也至少可以說是教育雜誌的「再生」。這恐怕不僅我個人表示感慰，在平素同情或愛護教育雜誌的諸君也將認爲可喜的消息吧。

因胡先生過度的謙遜，將教育欄的編輯仍舊委託給我。爲胡先生私人的友誼，我是不應說半句拒絕或婉辭的話；然而爲這新興的教育欄的前程着想，這客串了十年的我似乎也應該早點藏拙。經過數次的通信與面談之後，我終於抱歉地辭謝了，并同時商請我們的畏友趙軼塵先生主編。趙先生是與胡先生同樣的謙遜而具有毅力的人，他努力於教育上之理論的討究與實際的經驗，都用不着我辭費介紹的。對於教育欄的展望，除喜悅外，我沒有別的話再可敘說。

然而，我究竟與我的教育雜誌永別了。我不能自禁的不去回憶，同

時我不能自禁的不稍稍有點感傷。

近十年來的中國，眞足以當得起所謂「多事之秋」一句成語；無論她是如我們所自詡的「睡獅」抑或如日本人所指斥的「睡猪」，無論她是在長足的進步抑或在急遽的崩潰，總之，她在加速度的激變是無可否認的。教育牠的觀念與行動，是社會的產物，而且是社會的上層結構的表顯。在這不循正軌加速激變的國度裏，我們從事教育文字的編輯者，眞有許多「不足與外人道」的苦痛。我們超越現狀作領導的工作呢？我們指摘現狀作批評的工作呢？抑或我們追隨現狀僅僅充一位尾巴主義者呢？依理，領導與批評至少是我們的一部分的天職，然而，有時竟爲環境所不許。這是諸位所明瞭的，教育雜誌社本附屬於商務印書館，而商務印書館是經營出版的企業機關，牠爲營業的關係，不能不有所顧忌躊躇，於是我們編輯者也因之而不能不有所顧忌躊躇了。領導與批評勢所不能，追隨與敷衍心所不願，於是我們徘徊，於是我們矛盾，而我們陷於苦悶的泥濘。

舉一例吧，譬如前年，教育雜誌第二十二卷，我們曾經特闢論評一欄，擬用犀利的文字指摘教育的病態，同時努力介紹新興教育的理論與實際，頗得讀者的好感。然而那年冬天，因爲出版法的頒布與執行，我們編輯者發行者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都須註冊，儼乎有隨時封閉與逮捕的可能。營業當局過度的慎重，將出版法複印，三令五申的送到我們的編輯室裏，我們的批評與介紹工作不得已只好停止了。當時我私人接到若干封青年們的詢問與辱罵的信，然而除忍受外，有什麼可答覆呢？我只有自恨我的腦力勞動者的職業的牽累而已。

爲解除這苦悶，我曾經演過這樣滑稽的悲劇。我將編輯雜誌的職業，認爲維持生活的手段，而另外抽出一部分的時間追隨一般社會所謂教育專家與名流之後，組織教育學會，想由這學會產生一種理念與行動，以建做未來中國的教育軌轍。然而這事一開頭就給你一種幻滅的悲感。我顯然不能自卑的或自欺的去追隨他們。他們，有些太自信了；他們對於國際與中國，既沒有縱的歷史的觀察，也沒有橫的社會的討索；他們堅持着主觀的見地，將自己變成英雄與先知者樣的人物；然而他們只是脫離大衆的英雄與超越世間的先知者而已。有些，容我說一句露骨的話，是太齷齪了；他們自命爲領導者，頗想利用這集團以攫取教育行政或學校行政的地盤。於是卑怯的我只得由這集團中退出而回歸到孤寂的編輯室裏。

我將怎樣處置自己呢？我將怎樣處置我們的雜誌呢？我仍舊爲這種沉思所噬咬而感到苦痛。數年以來，教育雜誌所揭載的啓事，說我們以提高教育學術的程度，擴大教育學術的範圍爲職志，到今天可以坦白的說，這仍然是一句自慰而欺人的話。固然，教育有牠的基礎學術，教育有牠的實驗方法；然而，教育究竟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衆的而不是獨佔的。把西洋的教育學說與教育方法羅列着作爲案頭的象牙之塔，而將自己躲避在裏面；或者把這些學說與方法將自己塗飾着，而

投標拍賣於十字街頭，這是同樣的卑怯與狂妄。然而我們雜誌的編輯者，除了刊登國外學術的紹介與國內無關大體的建議的文章以外，能有稍進一步的能力與勇氣嗎？我們感到時代的偉大，而同時我們感到出路的掛壁；於是我們仍然徘徊，仍然矛盾，仍然陷於苦悶的泥濘。

這種編輯者內心生活的苦悶本無向讀者訴陳的必要，誠如我的好友鄭振鐸先生所說，你的文章的根本缺點就在於太歡喜拿自己做中心而近於傷感。然而我覺得暴露個人因體驗自己的生命力而獲得比較深刻的內心生活實有供中國從事教育者的參考的價值。總之，「職業的」教育刊物，牠的能力被圈禁於「狹的籠」樣的環境裏，牠固自有其文化的與教育的價值，然而也自有其相當的限度。所以對於教育雜誌的夭折，固可表示其惋惜與悲憤；而對於教育雜誌的再生，也不必過於奢望而課以限度以上的責任。

忠誠於教育的同志們！教育是人生的而不是把玩的，大衆的而不是獨佔的，我們應該體驗這教育的眞髓，把握着現實生活，從事於偉大的力的進展。這樣，則這新生的「教育欄」或者可以充當一種信號，而卑怯的我也將繼續充當一名小兵！

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之先決問題

天行

數月以來，國內大學停辦改組的頗不少，因此掀起風潮，無法解決的，也時見於報章。教育當局所以採取這種斷然的手段，是否含有特殊的背景，不是我們局外人所敢臆測；但表面的公開的理由，似乎是實施教育合理化政策。

教育合理化，這是多堂皇多漂亮的口號，我們如果忠誠於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如果忠誠於我們所從事的教育事業，沒有不舉起雙手來表示贊同的；然而然而，幾個大學的停辦改組是否就可稱為教育合理化？這個大學該停辦，那個大學該改組，是否出於客觀的合理的研究之結果？這都不能使我們不有點懷疑。

就高等教育而言，僅僅北平一區，已顯有架床疊屋之嫌。既有中央研究院，又有北平研究院；既有北京大學，又有北平大學；這除了地盤對峙的解說以外，實在無法採取牠的理由。南京離杭州不過十多鐘頭的

火車就可以直達，這兩個都市的生活程度也大致相差不遠，然而既有國立中央大學的文理學院，又有國立浙江大學的文理學院。使浙大少數的文理學院學生合併於中大合理呢？抑或特立浙大而經費又無着落才算合理呢？當現在教授毫無標準與保障的時代，我絕對不相信有所謂「南京學派」與「浙江學派」學風的各異而不可強合。那末，這樣的分立也有什麼理由可說呢？從前教育部將四川成都的四川大學、成都大學和成都師範大學合併為一大學，這是合理的；然而現在離成都汽車路兩天可達的重慶又新設立一個重慶大學，這眞是不可以已嗎？總之，現在中國國內大學的分合添併，完全是「人」的問題，而不是「理」的問題。就教育之史的觀察說，這是退化的；因為在北洋軍閥時代，甚至於在滿清末年，那時候大學或專門學校的分合添併是比較地有原則可尋繹的。

其次，就中等教育而言，也大有三國志演義上所說「六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滑稽現象。舉浙江為例吧。中學校與師範學校本來並立，自從模仿美國的三三制後，將師範學校合併於中學校而稱為師範科。當浙江大學區制取消的時候，在杭州又將高級中學從中學校中抽出而獨立。最近，又將高級中學的師範科抽出而成為獨立的師範學校，仍舊恢復從前的「中師分校制」。現在只要你稍微注意點學制，你就要發見一種很說不通的現象；就是：稱為獨立的師範學校沒有供給實驗的附屬小學而沒有師範科的普通初級中學或高級中學卻居然附設所謂附屬小學。我並不是反對學制的屢次修正，然而這樣的兜圈子的辦法，眞所謂「何許子之不憚煩」了。前幾年，有人譏刺中國的教育為「輪迴教育」；其實豈僅學校所養成的人物是輪迴的，學制思想那一樣不是輪迴的。游藝場中跑驢場的驢子，這大概是中國的唯一的象徵吧！

又其次，就初等教育而言，那就不僅於理智方面使你感到不安，而且情緒方面也不免有點憤憤。如果你不為都市中的學校裝飾所欺騙，而涉足到那些比較偏僻的村落中去；那裏或者簡直沒有所謂學校，就是有吧，那學校你將錯認為監獄，而教師的生活也幾與囚徒相似。我親眼見過的某一縣，所謂教育局長也者每月可以支到一百二十元的薪水，而小學教師呢，每年僅僅是五六十元的俸給，相差達二十倍以上。目前的教育現狀恐只是官僚組織的擴大而已。小學教師不是命定的獨身主義者，他有妻子，有兒女，或者有老母，這僅足敷衍個人的伙食費怎樣去仰事俯蓄？前幾年，江蘇因為鄉村小學教師每每傾向「危險思想」，於是實行連保法；其實這也只是治標的方法，這現象的發生實基於他們的經濟背景呢！國家的稅收大部分來自農村或由小商人，金融資本家轉嫁於農民，然而農民在文化上教育上所得於國家的恩賜是什麼呢？國家可以為每一個有錢子弟的大學生擔負數百元以至千餘元的教育費，而農村小學教師豈不能每天吃三頓飽飯，這是合理的嗎？

又其次，我們就中國所特有的現象，所謂「留學教育」，也可稱為

「高高等教育」而言，則其畸形的病態更呈顯於我們的眼前。數年以來我們屢次聽到政治當局或教育當局的宣稱以後派遣留學以實用人材爲主。然而事實如何呢？下野的小政客依附要人的嘍囉，公開的攫取公家的款項一批批的出洋了。留學教育，除少數自有其正確的目標外，大部分作爲有錢子弟返國活動的預備場所。此外留學更有時含有放逐的作用，有時更含有培植小組實力的作用。於是忽忽留學，忽忽返國，忽忽上台，忽忽失敗，一切都是浮薄的，一切都是刹那主義的，有什麼「理」可說呢！

最近有些人似乎也痛心於上述的現象，因而大聲的提倡職業教育，專業教育，或生產教育。是的，生產教育是今後中國自救的唯一出路；然而牠能獨立的施行嗎？牠能不受客觀環境的拘牽而發生變態嗎？中國是一個大染缸，無論什麼好的制度，好的主義，或好的名詞，只要一搬運到中國，立刻就要變成烏煙瘴氣。這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生產教育不會被買辦階級所轉變的金融資本家所借取爲剝削的工具嗎？專業教育職業教育不會被一班妄人所利用，形成極浮薄的現世的個人的實利思想，而陷整個中國文化於完全殖民地的地位嗎？有奶便是娘，在上海所謂教育專家中，不也是已經有人以教育的專業供西人的驅遣，而猶在儼然自命爲高等華人嗎？合理化，教育合理化；這是對的，然而這是中國或中國教育的整個問題，枝枝節節的解決是無濟於事的，何况這些解決是含有人的派系的情感的背景呢！

我們可以說：教育是社會制度的上層結構，牠離不開政治，也離不開經濟。教育獨立只是士大夫擁護自身利益或逃避現世苦悶的幻夢而已。政治不上軌道，教育是無法合理的；因爲這時候的所謂合理，只有無拳無勇的勞苦大衆吃虧而已。就退一步說，教育合理化也應該有整個的研究計劃，也應該有整個的實施計劃。不然，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其結果恐只是治絲愈棼，爲報章上添些可笑而又痛心的糾紛的材料而已。

二一，九，十六。



談談我國學校的訓育問題

趙廷爲

一 社會政治上的影響

(甲)現在學生眞是囂張極了！

(乙)「學風」確是很壞。

(甲)要挽救這囂張的學風，我們一定要實施嚴格訓練主義的教育！

(乙)空談嚴格訓練主義，怕也是無益吧！現在學風囂張，只是一種「果」；我們若曉得了造成這種「果」的各種的「因」，就不難想出一種根本救治的辦法來了。

(甲)教師不懂訓育方法，所以弄到學風如此囂張。

(乙)不錯。但我們還須把訓育上的困難問題，詳加分析。否則我們很難想出一種根本救治的辦法來的。

(甲)我想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若實施了嚴格訓練主義，「學風」就會好了。

(乙)怕不是像這樣的簡單吧！學校訓育窳敗至此，教師固然要負大部分的責任，但我國政治社會的現象太惡劣，這對於學校訓育的影響，也很巨大。

(甲)說得太希怪了。政治社會現象與學校訓育有什麼關係！

(乙)這是很有關係的。現在我們要關起校門來辦教育，怕不是一件可能的事吧！如果現實的社會獎勵投機取巧，甚於獎勵學術的研究和眞實的努力；那末我們要學生潛心求學，切實做事，便感到相當的困難。如果現實的社會獎勵貪污，不忠黨同伐異，甚於獎勵廉潔忠誠，大公無私，則學校公民訓練的效率，便不免要打一很大的折扣。現在我國政治社會現象，實在是太惡劣了。因此所有不合作，頹廢，敷衍，不容忍，偏私，自利，無組織，無法律等社會弱點，已全反映到學校的生活。

(甲)照這樣說，政治社會的影響，確乎是有一點。

(乙)豈但是有一點而已，實在是非常的巨大。如果現實的社會，均笑馬占山為笨伯而贊美不抵抗主義為聰明，我可斷說學校裏所講的愛國奮鬥正義等等，其效果都將等於「零」了。幸而我國現實的社會情形，尚未惡劣到這地步。

(甲)多講些道德的教訓，我想總可以得到相當訓育的效果。

(乙)道德的教訓，若與現實情形相去過遠，不特毫無效果，且將被學生笑為迂腐了。你要知道現今年齡稍大的學生，很懂得人情世故；他們對於現實社會的觀察，也許比你還要透澈。比方說你對學生講廉潔，但學生的鄰舍就是一位刮過地皮，最不廉潔的人，卻仍有錢有勢受人敬重，並不以其刮地皮不廉潔而稍減。你想，對於這學生，你的佈道式的教訓影響大呢？還是這客觀的例子影響大？

(甲)社會上惡劣的現象，教師不應使學生接觸。學校應是一個純潔的環境。

(乙)你的話誠然不錯，但校門關不住，奈何！

（甲）據你說來，在政治社會情形未上軌道之前，教育就不能辦嗎?

（乙）我說這番話的目的，第一是要你知道教育和政治的關係的密切；政治若不向前推進，單希望教育改革是毫無把握的，因爲政治的不良影響，隨時可以侵入學校的圍牆。

（甲）照你這樣說，教師可以把學風的崩潰，完全卸責到政治社會!

（乙）不是這個意思。我僅承認，政治社會的影響，是致使訓育窳敗，學風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卻並不否認教師所負責任的重大。……我說這番話的第二目的，是要使負有訓育之責者，對於政治社會不良的影響，加以相當的注意。如預爲防備，我們也未嘗不可使訓育收穫相當的效果。

（甲）要防備政治社會的不良影響，有什麼方法?

（乙）有一種方法，是你已經說過了的，就是不使學生接觸社會上惡劣的現象。這種對於環境的制馭，顯然是教師的重要任務。可是這一種關門主義實施起來，恐多困難。所以我覺得最有效率的方法有二：第一，我們要使學生發生改造社會的思想和志願，把社會上的各種弱點，研究討論，謀所以改革之道。第二，我們要使學校成爲一個進步的社會，排除現實社會上的一切惡劣之點，而具備優良的社會生活的種種要素。

（甲）對於你所說的第二種方法，我可表示相當的贊成，但第一種方法，我覺得有點流弊。

（乙）有什麼流弊?

（甲）這樣不是使得青年學生更不滿意於現實的社會嗎?

（乙）如果現實的社會確實有不能使人滿意之處，則與其被動的讓政治社會上的惡劣現象影響到學生的行動思想，還不如鼓勵學生自動的研究改革政治社會的途徑。就政治社會的前途言，不滿乃是進步之母；若一味粉飾太平，諱言社會政治上的缺陷，則社會政治永無進步之一日。就教育的使命言，現今我國正需要一種造就能勝改革政治社會的重任的青年的教育，所以我們正應在學校中灌輸改造社會政治的思想。我所提出的方法，似最足適應時代的要求；我不曉得究竟有什麼流弊可言?

（甲）學生若不滿意於社會政治的現狀，則剛强者將流於偏激，而柔弱者將流於消極；所以我說是有流弊的。

（乙）你說的不是我所提出的方法的流弊，而是現今中等以上學校教育的實際的病狀。現今學生的思想，不流於偏激，卽常流於消極，這可以說是我國教育上最危險的現象。但此皆由於不滿於社會政治所致，而學生的不滿意的感覺，全基於社會政治本身上的缺陷。諱言社會政治上的缺陷，未見得就可使學生不滿意的感覺減少；多研究社會政治的改革的途徑，也未見得就可使學生不滿意的感覺增加。欲矯正

偏激和消極的傾向，我覺得莫善於灌輸改造社會政治的思想，而使青年感覺到自己的使命的重大。

況且在現今的情形之下，惟有此種積極的教育方法，能够適應青年的心理，而拆去學生和教師間的牆壁。因爲青年總是富於革命性的；而現今的教育太缺少革命性，僅足以延續不良的政治社會的壽命，而不足以使現實的社會改造成一個新的局面。因此他們不滿於學校，甚至瞧不起教師，視爲不革命者，落伍者，退縮不前者，不足爲他們的領導，而各種風潮和糾紛遂因以發生了。今後的教師應該拿出革命的，前進的精神，以身作則，領導青年向前的推進。等到教師和學生都立在時代的最前線之後，學生才願聽受教師的領導，而學生和教師間的牆壁，也自然會待拆除。

（甲）教師領導學生研究改造社會的途徑，應該是對「事」的而不是對「人」的；應該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教師又應使學生明瞭每一社會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而避免浮薄的，武斷的，狹隘的見解。這個意見你以爲對不對？

（乙）是。

（甲）如果社會政治上有足可令人滿意的現象，教師似也應提出，使學生注意。

（乙）是。

（甲）使學校成爲一個進步的社會，這主張我很贊成，你可否把實施的方法詳細的說一說？

（乙）現在我們的目的是要研究造成學風崩潰的各種原因，並略述補救的途徑，至於詳細的實施方法，且待將來再說。

可是剛才說過的話，已經指出若干實施訓育的重要原則和方法了。第一，訓育的根本方針，應該先要加以決定。據我的觀察，在現今我國國情之下，訓育的根本方針，應該是造就前進的，革命的青年，準備他日擔負改造社會政治的重任。第二，既決定此訓育方針後，今後我國學校，應灌輸改造社會政治的理想，並使學生在自己的學校內、作小規模的改造的試驗。第三，欲實施此種積極的訓育，學校須先自己成爲一個眞實的社會，具備進步的社會的種種要素。

二　教師的不合作

（甲）據我的觀察，訓育的良窳，教師所負責任最大。如果教師缺乏前進的革命的精神，不足爲學生的領導，恐怕你所說的訓育計劃，完全要歸於失敗。

（乙）不錯。現今訓育的窳敗，除了一部分是受社會政治的影響而外，可說完全是由於教師的失職。

（甲）教師不能以身作則，教師不懂訓育方法，這些都是致使訓育窳敗的主要原因。

（乙）你的話很對。現在讓我們一一加以討論。先說教師的不能

以身作則我覺得這也是受社會政治的影響。我國的政治社會可說是一只大染缸，而學校的教師們，都早已在這大染缸裏染下了各種惡劣的品性。論到負責合作，純潔奮鬭等等，他們固不能以身作則，但論到社會上的敷衍，頽唐，不合作等等，他們實不愧爲以身作則的教師，使無數的青年們受其同化。

（甲）現今教師人格上最普通的缺憾請你一一加以列舉？

（乙）我們無庸把教師人格上的缺憾，一一列舉。現在讓我們把最重要的兩點提出來談談。第一點是不合作，第二點是不負責。教師的不合作和不負責，可說是我國學校訓育實施的致命傷。

（甲）現在學校裏的教師，常常互相鬧意見。能够徹底合作的，確是極少。教師的不合作，對於訓育的影響，究竟達到怎樣的程度？

（乙）假定學校對於訓育有相當的計劃的話，教師的不合作，可以使整個的訓育計劃失敗。舉例來說，如果李師正在提倡讀書運動，而張師痛詆書本教育，試問學生對於這二種矛盾的教訓，將孰取孰捨？又如果有一部分教師正在提倡嚴格訓練，而另一部分的教師大談其自由和對於權威的反抗，試問學生將起怎樣的感覺？

（甲）這是教師主張上的不一致。

（乙）教師主張上的不一致，已足以使整個的學校分裂爲若干派系，派系的分化又足以引起學校中無謂的糾紛，例如風潮之類。然而主張的不一致還是情有可原的，最可痛心者，教師中的派系不一定是以主張分，而往往以地域分，以所畢業的學校分。於是學校遂變成封建勢力的社會的縮影了。

（甲）現在有的時候，教師還要利用學生來作派系之爭。這對於學生的品性行爲，也有很壞的影響，你以爲是不是？

（乙）是。現在有不少的教師，全無心肝，但求滿足自己的地盤勢力主義，不惜利用學生而把學生犧牲，像這樣的學校教育還談得到訓育二字嗎？

（甲）對於這一種的現象，有沒有方法補救？

（乙）教師的不合作，或由於主張的不一致，或由於派系的不同，既如上述。關於後者，補救較爲困難。關於前者，補救似較易爲力。

（甲）請你先說一說補救教師主張不一致的方法。

（乙）這大部分要看校長的領袖能力如何。凡是賢能的校長，總可使教師內部的意見，不致十分的紛歧。如果一個學校內教員人數較多，欲求全校教員主張完全的一致，事實上恐不易做到。但校長應先自己定立一個辦學方針，使全體教師同意。如是則在大體方針上，全校教員的意見可歸於一致。至於細節上的意見稍有差別，是不很要緊的。

（甲）如果有一二教師不同意於校長的大體方針，將若何？

（乙）如果有一二教師不同意於校長的辦學方針，他們祇有二條路可走：（一）犧牲自己的意見，服從校長，（二）辭職。

（甲）如果教師意見是對的，而校長的計劃是錯誤的，難道教師

也該服從校長或辭職嗎？

（乙）教師應以理由勸服校長及其同事，但在未勸服校長及其同事之前，仍須服從校長的辦學方針；否則祇有辭職，改入足以實行其自己的計劃的學校。

（甲）你不是說迂腐話嗎？我國那裏有這樣好的教師！

（乙）這些誠然是迂腐話。但教師爲主張不一致而不合作，究竟還是高尚的。對於高尚的，眞正獻身於教育事業的教師們，若是教育界裏制定一種專業道德條文（Ethical code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作爲教師們共同遵守的信條，似乎還有一點用處。

（甲）專業道德條文應該怎樣制定，請你說一說。

（乙）關於這層，改日再來詳談。剛才所說的教師對於校長的服從、大概是條文中不可少的一項。

（甲）對於派系的紛爭，有沒有補救的方法？

（乙）這又是一個政治問題了。在政治社會未上軌道前，這是無法補救的。但如果教育界裏眞正獻身於教育的人們，多起來，團體起來，並均恪守專業道德條文的規定，那末，派系的紛爭即不能使之消滅，也至少可使之有所忌憚，不至影響教育事業到達像現在的地步。

三　校長和教師的不負責

（甲）對於教師的不負責，你能舉例證明否？

（乙）讓我先說一說校長的不負責。

（甲）校長怎樣不負責？

（乙）現今學校的校長，往往存着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心思。他們所殫智竭慮的，僅在防止風潮的發生，而不思對於學生的思想行動，作積極的指導。他們祇圖安靜度日，不生糾紛，把教育的積極的使命，早已拋開不顧了。

（甲）發生風潮乃是學校的不幸；防止風潮似乎也是應該的。

（乙）這當然不錯。但防止風潮是消極的；使學生獲得良好的品性行爲，才是積極的。風潮固應防止；但學校訓育，不應做到不起風潮而止步。可是現今教育當局所希望於校長者，僅在於此；故其選擇校長，也只問其有無消滅學潮的幹才，而不問其是否了解教育的意義和方法。倘然學校不幸而發生風潮，這便成爲校長無能的鐵證。於是有些聰明的校長，爲滿足教育當局的希望而保持自己的地盤起見，竟不惜把學生犧牲。

（甲）怎樣把學生犧牲？

（乙）如果有一二學生，思想稍趨激烈，性情稍爲剛强，這些聰明的校長即目爲危險的分子，或甚至於在學期終了時，函令退學。教育的任務，原在糾正學生的思想，改良學生的性情，今則把思想偶偏激，性情稍剛强者，全擯斥於校門之外。試問學校設立的目的何在？用這種方法來避免麻煩，固甚得計；但學校教育，既可不顧學生的福利，又可不負對

於社會的責任，尙有何價値可言呢。

（甲）把不服從的學生全數趕出了校門，當然學校就不會再發生亂子了。我從你這一段話裏面，學得了一個做太平校長的秘訣！

（乙）這當然是最聰明的辦法，可是校長太不負責任了。況且，這種教育完全是一種養成奴隸性的教育，決難產生有希望的青年。

（甲）何以呢？

（乙）這種教育要獎勵絕對的服從，而懲罰絲毫的反抗——不論，是合理或不合理——；故其結果，只能造成一羣馴羊似的國民。如果我國的教育將準備造就一班亡國的大夫，這種教育大概是非常適宜的吧！

（甲）服從也是重要的品性，是不是？

（乙）不錯。但是我們要使學生服從理性，並不是要使學生服從權力。如果要使學生服從權力，那末，滿州國裏的漢奸，眞可以作爲我國學生的模範人物呢！

（甲）你剛才講的，是校長的不負責；請你再接下去講一講教師的不負責。

（乙）現在大部分的學校教師——尤其是中等以上學校的教師——簡直不曉得他們除了教學之外，還應該負一種訓育的責任！

（甲）是。現在大多數的學校是設有訓育主任和訓育員的。凡關於訓育上的事務，概由訓育主任和訓育員負責；教師可不加過問。但是在這一種制度之下，如果訓育主任和訓育員管理得法，也可使學校訓練得有紀律。我覺得現今教部檢定訓育主任資格的嚴密；如果訓育主任用得其人，那末，教師不過問訓育，也是不要緊的。你以爲是不是？

（乙）檢定訓育主任有沒有流弊，我不欲在這裏討論；但我覺得你已誤解了訓育的意義。

（甲）何以呢？

（乙）讓我先來問你一句話。如果學生都很規矩，穩重，不犯規則，服從教師，你是不是就算盡了訓育的職事？

（甲）當然。

（乙）你的教育思想完全和現今一般的教育當局和校長相同。在你所認爲「很有紀律」的學校裏，要做一個「操行列在甲等」的好學生，我發見有一個極好的秘訣，就是一天到晚呆呆的坐在自己的椅子裏，不開口，不做事，讀死書，絕對的順從。你以爲這類學生究竟是不是好學生呢？

（甲）不容易回答。

（乙）這類的學生究竟是不是好學生，確很不容易回答；可是被列在操行甲等的，恐怕是很普通吧！在我看來，這類的學生絕對不是我們所希望就造的新時代的青年。現今學校所以獎勵此類學生的緣故，只因爲他們把紀律和服從認爲至高無上的訓育目的；而且他們所謂紀律和服從，也祇着重一點機械的形式而已。如果訓育的意義確是像

這樣的狹隘，如果學校訓育祇須着重一點機械的形式上的紀律和服從，那末一個學校裏的訓育事務祇須由少數能幹的訓育主任和訓育員負其責，用不着其餘的教師「管閒事」了。

(甲)照你對於訓育意義的解釋，難道紀律和服從就不算是重要的訓育目的嗎？

(乙)我承認紀律和服從是很重要的；可是我不承認這些是訓育的至高無上的目的。照我的解釋，訓育的使命，是要改善學生的全部的品性行爲，使之將來成爲社會上良好的公民。現今的訓育，太偏重於表面的，機械的形式上的動作，而忽視學生內部的情感和動機；太偏重於消極的禁止而忽視積極的引導。

(甲)據你說來，現今一般學校的訓育，是機械的，形式的，消極的，禁止的，僅注重於表面的；而眞正的訓育，着重在品性行爲的積極的改善，是不是？

(乙)是。如果訓育不僅注重消極的方面，而更留意到學生的情感和動機，更從事於學生品性行爲的積極的改善，那末，訓育的責任非由全校教師共負不可了。

(甲)照這樣說，訓育的組織，應該採用一種導師制。

(乙)關於訓育組織的制度問題，我們現在不能夠討論了。但是最重要之點，乃是教師每次與學生接觸，都可對於學生發生一點訓育的影響。不論在上課時，(也不論上的是什麼課，)不論在休息時，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應該留意到對於學生行爲品性的影響。至於教師上課時的訓育影響，更加巨大，殊出一般人意料之外。現在因時間匆促，不能詳講，且待日後再討論。

四　一個訓育實施計劃綱要

(甲)這樣看來，要實施眞正的訓育，教師的相互合作和共同負責，乃是必要的條件，是不是？

(乙)是。這些是必要的條件。現今社會政治的不良影響，使學校訓育的問題愈益複雜，而一般學校又缺少這些實施訓育的必要的條件；所以訓育就弄得一團糟了。

(甲)如果缺乏了實施訓育的必要的條件——卽教師的相互，合作和共同負責，——訓育方法似乎是無從談起的樣子。

(乙)不錯。如果缺乏了這些必要的條件，無論杜威，克伯屈，也沒有方法把中國學校訓育辦好的。

(甲)假定全校教師都肯合作，都肯負責，我們採用那一種訓育方法最有效率？對於嚴格訓練主義，你將作如何批評？

(乙)嚴格訓練主義，照個人的應用，是一個含糊的名辭。若謂訓育應嚴格的使學生守紀律，嚴格的使學生養成良好的品性，這是當然的事情。既確定了訓育的目的，我們一定要不放鬆，不拋開目的，要做到實現目的爲止。但如果嚴格訓練主義被解釋爲一種鐵面無情的主義；

如果斥罵，記過和退學代表嚴格訓練主義的眞意，那末，這種主義也是根據於我在前面早已批評過的一般教育當局，校長和教師的流行的錯誤的見解，那我就不敢加以贊同了。

（甲）其根本錯點在那裏？

（乙）教師應該了解學生，並同情於學生。若用一種治者對待被治者的態度去實施訓育，往往使得師生處於相敵對的地位。如果到了這地步，不但所謂風潮也者就要發生；而教師對於學生的指導，將成爲不可能了。卽說學生不與教師爲敵，而學校仍安靜的度日，但是這一種的教育，因爲要使學生在權力壓迫之下勉强的服從，也變成了前面所說的養成奴隸性的教育。

（甲）照你的意見，我們應採用何種訓育的方法？

（乙）我今天不能詳細討論這巨大的問題。但我不妨把我所認爲適當的訓育實施計劃，像綱要似的列舉數要點於左：

（一）在實施訓育之前，我們應一面根據社會國家的需要（或參考國家制定的訓育標準，）而一面又診察自己的學校和其所處的環境的情形，定立若干訓育的目標。

（二）把這些目標分析成許多詳細具體的動作，例如「愛國」一目標可分析成「不買外國貨，」「儲金救國」等等。

（三）這些訓育目標和已分析成的動作表，應作爲全校教師指導學生生活時的參考。而教師又應尋求相當的機會，使學生感覺到這些目標和已分析成的動作的價値，而承受爲自己的行動的標準（逐步的，分段的進行。）

（四）供備多方面的集團活動，使學校成爲一個眞實的進步的社會。

（五）師生共同診察自己的集團生活中的缺憾，而共圖補救，在實行診察時，可用學生已承受的行動標準爲批評的標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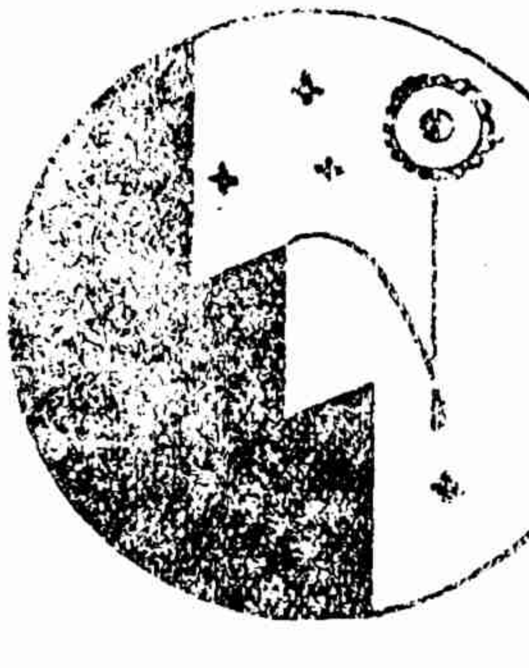
（六）把自己的集團生活和較大社會裏的生活常常比較批評。

（七）教師對於個別的學生，常常觀察其行動，而作診斷的研究和補救的處置。

（甲）你這計劃列舉得太簡略，不易使人看懂。

（乙）確然。但你也不妨先逐條加以默想，等將來我們再把這計劃詳加討論吧！

（留）



現象學者謝勒爾的教育觀

蔣徑三

一　現象學概說

現象學（Phanomenologie）是德意志新興的哲學思潮之一，直接以德奧學派的創始者波爾才挪（Bolgano, B. 1781—1848）及布稜他挪（Brentano, F. 1838—1917）二人的論理主義的思想爲基礎，間接繼承十八世紀來布尼茲（Leibnig, G. W. 1646—1716）的理性哲學的傳統，原欲從認識問題而澈底發揮論理主義的精神，以求確實的眞理與絕對的眞理之確立，正如該學派的創始者傅塞爾所說，直接只爲建設純粹論理學的準備；嗣以其特殊的進展，頗有現象學的目的，不只爲純粹論理學，而且將爲一般哲學的準備之觀，其前途的發展正無限量！

創始這學派的爲傅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傅氏曾於一八八七年爲哈勒大學私講師，一九〇一年爲格丁根大學員外教授，一九〇六年升爲正教授，一九一六年轉爲夫賴堡大學正教授，直至一九二八年始退職，現尙繼續不斷的努力。他的著作，以論理學研究（一九〇〇年出版，）及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的哲學理念（一九一三年出版）二書爲最重要，關於他的根本思想大體都已記述於這兩書中。紹述他的思想而繼續發展的，則有謝勒爾（Max Scheler 1875—1928），蓋革（Moritz Geiger 1880—）萊拿哈（Adolph Reinach 1883—1918）窩爾式(Gerda Walther)夫賴也爾(Hans Freyer 1875—1928)克里克（Ernst Krieck）培恩（Behn, S.）等學者。他們當中有的是社會學兼倫理學者，有的是心理學兼美學者，有的是法理學者，又有的是教育學者，各人本門研究的學問雖各不同，然素以現象學爲中心的立場則一。故以上各人統可稱爲現象學派。

現象學的定義簡單地說，是以純粹意識（das absolute Bewusstsein）爲對象的一種概念的記述之學。換言之，爲具體的記述的論理

哲學。什麼叫純粹意識呢？這是傅塞爾現象學的中心概念，又是最艱深難懂的思想。今簡括地說，所謂純粹意識，是先驗的認識論的或論理學的體驗的意思，換言之，對於一切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客觀體而施以體驗的純粹主觀，即爲純粹意識，或稱絕對意識。傅塞爾的著述中頗多使用「體驗」(das Erlebnis) 或「作用」(der Akt) 等名辭，其實這與純粹意識的涵義大體都是相同的。要之，現象學非以經驗的心理學爲對象的心理學，而是以先驗的意識作用爲對象的論理哲學。

現象學又得解釋爲以純粹意識爲對象的一種「理型」之學。所謂理型 (Eidos)，即爲事物的恆常的本質，爲產生各種事物之本。故其本質是普遍的，必然的，而又客觀的。普遍的妥當性，爲理型之所以成立的本質。依各種理型的種類，即有各種不同的理型之學。如純粹數學，純粹幾何學，純粹物理學等，就是以各種不同的理型爲研究對象的理型學。傅塞爾以爲現象學，即不外將理型的意識作用（即純粹意識作用）施以理型的研究的一種理型學。

廣義的先驗的心理現象，可分爲主觀與客觀二方面，而現象學的領域則屬於主觀的方面。傅塞爾以爲現象學非但體驗主觀的意識或作用，且將這些主觀上的活動當作特殊的對象而加以反省。這意思，就是說先將主觀的作用施以客觀化對象化，然後加以反省的作用。這樣，現象學才能成爲一種客觀的記述學。只是這記述，非特殊的經驗的記述，而是主觀的先驗的現象的記述。故現象學又可稱爲一種先驗的心理學。

至於現象學研究的態度是如何的呢？也是一種重要的問題。傅塞爾謂現象學自有一種特別的態度，與其他的學問的態度不同，而最爲傅塞爾所反對的是自然的態度。什麼叫自然的態度呢？即普通素樸的實在論者所取的把自然物視爲超主觀地存在的一種態度。此種超越的實在觀，傅塞爾認爲最能擾亂研究的進行，如站在這樣的立腳地時，至少是不能精確地考察純粹意識。因之他竭力主張把素樸的實在觀及形而上學的實在觀放在考察的範圍以外，倣傚笛卡爾 (Descartes) 懷疑的態度，把凡可以使人發生疑慮的，一律都加以排除，只認純粹主觀是現象學的對象。抱定這樣的態度，把純粹主觀具體地論理地記述下來，便是現象學的方法。

應用以上所述的原理及方法而希圖建設現象學的教育學的，在今日的思想界中頗不乏人，其最著名的則爲謝勒爾及克里克 (Krieck, E.)。關於克里克的教育思想，在教育雜誌上曾有人介紹過了，本文現單說謝勒爾一人。

二　謝勒爾的社會學與論理學

謝勒爾 (Max Scheler 1875—1928) 以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生於德意志閔行 (Munchen) 地方，畢業於本地的文科高級中學之後，又繼續在本地的大學及海得爾堡大學，柏林大學，耶拿大學從

事研究。一八九九年在耶拿大學於倭鏗的指導之下領受學位。一九〇二年爲耶拿大學講師，一九〇七年轉至閔行大學，一九一〇年轉至柏林大學，一九一九年又轉至開爾恩大學（Coln u.）爲哲學及社會學正教授，同時兼任當地的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一九二八年轉至法蘭克福大學，即於當年五月十九日病死。

謝勒爾的著作，有倫理學上的形式主義與實質的價值倫理學（一九一六年出版，）戰爭的天才與德意志戰爭（一九一七年出版），同情的本質與形式（一九二三年出版，）知識之社會學的研究（一九二四年出版，）知識的形式與陶冶（一九二五年出版）等。

謝勒爾反對康德的形式倫理學，而主張實質的倫理學。關於康德倫理的批評，只以副次的目的而研究之，而眞的事實關係的發見則認爲主要的目的。至其以現象學爲基礎之點，則非爲部分的探究，而蓋欲由傳塞爾的立場而進入於世界觀及內容上的研究的。

謝勒爾以爲價值是於感情上而被體驗的，善則表現於最高價值實現的作用上，惡則表現於最低價值實現的作用上，從這裏邊是有建立實質的倫理學的可能。所謂善的價值，非是作用的對象（目的，）而在作用的背後。勸人爲善，非把善作爲目的而行善，而是直接地去行善的。善與惡，非如康德所研究的只爲意志作用，而其根本則在於人格自體的實在。這就是所謂人格價值。倫理價值的保持者，可稱爲德，爲人格的「道德的能力」的方向。善及惡的保持者爲意志及行動的作用。是當求其作用的充實，而非只爲意志作用，而人格只存在於眞作用的實行中。

在價值中第一可以見到的爲由感的作用與感情狀態而生的快不快，第二爲價值的形式，在生活感上有所謂健康感與病感等之別，而又有勇氣，憂慮，憤怒等的種種反應。價值可區別爲生活價值與精神價值二者。精神價值的種類，一爲美的，二爲正與不正，三爲眞的認識，四爲聖與非聖。價值形式的階級，最下爲快與不快，其上層爲生活價值，更上層爲精神價值，而聖的價值則居於最高位。

謝勒爾以爲社會學有三個種類。第一爲先驗的（純粹）及經驗的歸納的社會學，其主要目的是在根本地考察各個的事實。第二爲社會靜學及動學，其主要目的是在研究個人及集團之同時的及繼起的結合和關係。第三爲文化社會學與現實社會學，這是就價值及態度的研究與目的的志向的研究上而區分的。文化社會學中又有知識社會學，宗教社會學，藝術社會學及正義社會學等之別。而於現實社會學中則又有血族集團，權力集團，經濟集團及那些交互設施的社會學等種種。在文化社會學中必然地預想着人的精神的研究；於現實社會學中必然地預想着動向慾望的研究。

三　謝勒爾的教育學

以上所述爲謝勒爾的倫理學與社會學的根本概念、從這裏邊很

明白地看出他的根本思想是接近於迪爾泰（Dilthey, W. 1833—1911）的精神科學的思想的。他的教育論即是以上述的概念為基礎的。他的教育上的著作，最重要的是他在柏林的謝林學院中所講演的知識的形式與陶冶及於威色（Wiese, L. von）為德國現代社會學者）的國民教育制度的社會學（一九二一年出版）中所作的大學與國民大學的長論文。

謝勒爾在知識的形式與陶冶的講演的開始部分，他首先舉出以下六種思想認為由現代德國眞正的哲學與科學的見地上看，而應加排斥的。第一種是把馬克斯的階級觀當作「科學」的思想，第二種是使哲學服從於滅價的神祕與直覺的新浪漫主義。第三種為四世紀間已經喪失了生命的教會的經院主義。第四種為見於隱祕主義的運動中的反哲學的反科學的形式。第五種為忽視歐洲國民的新團結的民族運動。第六種為流於無批判的邪見之自我主義及空想的臆構的自慢。這些謝勒爾都認為衰頹的破滅的，而應加排斥的。其中所見雖有多少過當，然大體可認為適合於現代的精神，而一本於其眞摯的研究的精神的。如他不滿意於康德的形式主義，反對神祕主義浪漫主義及當時偏狹的利己的民族運動都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關於陶冶問題，他分作三點說，第一為陶冶的本質，第二為陶冶的可能性，第三為知識及認識的形式。

謝勒爾以為陶冶的本質是在人的特質的發揮；而人的特質主要的是在精神作用或理性作用。理性作用極似合理主義若由教育史上考察，則法蘭西傳統的教育及黑智爾（Hegel）羅生克闌（Rosenkrang, K. 1805—1879）的教育目的觀頗有關於理性作用之觀其實卻又不然。試舉以下幾例，以見其作用的表現。如（一）有機體之不出動向的欲求，而只由事實的內容以定立主體；（二）超越事物之動向的關係而對着世界傾其無欲的愛；及（三）區別存在與本質的能力等，這都是精神作用或理性作用的表現。對於這本質而建立妥當的「先驗的識見」，為人類所以異於動物的特徵。

謝勒爾以愛的活動為屬於感情的方面，而非單純的理性主義。他關於陶冶的本質及教育的目的有如次的論述。

陶冶以發揮人的理性作用為本質，就形式上面論，雖是萬人同一，然於其實質上卻必然地須分化。斯普朗格（Spranger, E. 1882）所著的於其生之形式一書中，主張隨各人稟賦構成而要求陶冶理想的分化，不得不說是正當。稟賦構成，在人格的形式上成為我們之具體的「人之形成」及人文化之典型的方向規準。只就同等的理性本質之抽象的形式上取「人間性」當作一切的人的陶冶的理想，這是十八世紀思想界的大誤。對着這偏頗的抽象的合理的人文理想，而新的權威的追慕及浪漫諦克的偉人崇拜的繼起，那不得不認為一部分的反動。但「精神」於其自身中即已為個性化的，非偶然地由於外面的或內面的經驗的內容，抑或由於與身體的關係及其所有而始為個性化

的。人的人格，是精神之活動於一個的自己統合。十八世紀人文思想的錯誤，即在於未能由歷史上社會上認識正當的精神生活的意義。而這點康德亦不能除外。「精神」即於低級的場合也是離開了生物的神經的變化而營其獨立的心理成長的。就中有思考及直觀形式的變化，樣式感情與藝術意思的變化，及可認為價值關係的形式之特徵形式的變化等。由知識動學的社會觀上看來，那世界的思想形式，評價形式，直觀形式等自身之受着變化，與把這些形式適用於量地歸納地攝還着的經驗內容上之區別，比較任何都爲重要。

由以上謝勒爾的論述，很可以看出他不是理性主義的普遍的教育觀。他之與迪爾泰一同排斥十八世紀之抽象的教育目的觀，只看他力說教育的分化，個性化，及精神的特殊性等便不難於察知了。而這特徵形式的變化爲陶冶上的要件；他雖亦重視形式陶冶，但這形式，非只是思考形式，而是可視爲評價形式，直觀形式及樣式感情與藝術意思的。又他的中心思想，決非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普遍主義，而是以個性與特殊爲中心的現代思想。謝勒爾之反對康德的形式的理性主義，而接近於迪爾泰派的文化教育等，由此當可十分明瞭了。

如何而使陶冶爲可能的問題，由追求這變化的過程而能解決之。對於這問題謝勒爾有以下的論述。

上述的所謂形式自身的變化，我只把形式適用於經驗的內容上之區別，是關係於精神陶冶的過程與適用於其過程的知識的形式的討論。由着如何於知識以明白精神自身的成長即所謂陶冶的原理這事，是就要建立一「使對象的本質知識爲作用化範疇化的過程」的手段。所謂「陶冶知識」是完全地消化了類化而形成生活及作用的知識；非經驗的知識，而是經驗着的知識；非爲探究由來與起源的知識，而是陶冶當前的理性作用而使成爲人格的知識。這樣，卻又非概念法則及原理之於事實之應用，而是於一種的形式及意義關係上事物之直接的觀照。

謝勒爾這意思，便是說形式自身是變化着的，陶冶上的變化，是非將形式適用於經驗內容上之意。如果不是能營着這樣作用的知識及非類化的生活，那不是眞的陶冶，又不是原理之適用。而所謂眞的陶冶，則是直覺地表現着的作用。但這形式，卻又非單純的形式，而是構造的形式（迪爾泰派的所謂精神構造之意。）關於這點他又有如下的說明。

這樣生成而已獲得的形式的全世界——非只爲思考與直觀的形式，而爲愛與憎，趣味與樣式感情，價值評判與意思之形式的世界——，各具有歷史的陶冶集團。我們可由精神科學上而研究之。從關聯着的集團文化與其事業及業績中抽出這些的構造，而了解歷史的變化與構造的結果，可說是精神科學最高的目的。迪爾泰把這個問題就精神科學上研究之，當然可認爲正當，惟其未能辨認出這構造形式的本質，那不得不說是件憾事。這構造形式非只爲悟性，思考，直觀，而是同

樣地關於情意的作用。

由以上所論，可以看出謝勒僅是把精神當作完全的東西，又是從歷史上所考察的。他與狄爾泰同視情意與知識爲關聯着的東西。至於關於知識的內容，對象，及意義則有如下的論述。

謝勒則以爲關於知識的本質雖有種種的學說，但知識，畢竟是實在關係。詳言之，即爲豫想着全體與部分的實在形式之實在關係。這實在關係，非是空間的，時間的，因果的關係。「精神」爲認識的實在上的活動的X或總念。知識爲嚴密地屬於同一的東西的存在，不論於心的外部（即事物）或心的內部都是存在着的。即於志向上亦可作爲對象而存在着的。在直觀及意義的發見的體驗，或發見的體驗的結果上，「內容」即爲表明牠於精神上存在的自身。思考，觀察等所有的活動，不過爲導入於「知識」的作用；其活動自身非是知識，又知識因其是實在關係，故非爲客觀的目的，或是所要求着的東西，而是一個生長完成。而知識亦與其他我們所愛的東西，所求的東西同樣地存有價值與意義。

知識生成的目的有三，因而其種類亦有三。第一爲使人格的生長及完成之「陶冶知識」；第二爲使世界的生成及世界的最高的實在根據自身之「超時間的生成」之「救濟知識」；第三爲是以支配世界變化世界之「實用知識」。

今日的思想界，第三種實用的知識已佔大部分，但東方文化卻以第一陶冶知識第二救濟知識爲最需要。所謂已被陶冶者，非指能知道許多的事物的存在的人，也非指能將許多的過程歸納於法則之中的人，而不得不爲其自身具有人格的構造，足以規整人格的世界的全部者。上述三種知識的性質既各不同，則其中任何的一種也不能替代或代表其他的一種。謬誤的浪漫主義及淺薄的實用主義非屬於陶冶知識。印度救濟知識最爲發達，中國及希臘陶冶知識最爲發達，而西洋的思想界，則自十二世紀以來勞動知識特別發達，頗有偏頗之感。故今日是應從事於這一方面的精神方向之平均與補足之時代。

謝勒根據以上同樣的立場，於其所著的大學與國民大學一論文中，痛論德國大學制度之非。他以爲大學的使命有五，第一爲學問之保存與傳達，第二爲職業的訓練，第三爲科學的研究，第四爲人格的教養，第五爲知識之普及；而德國今日的大學，卻忽視了以後二項的重要使命，而欲以大學代替國民大學的任務，這是很大的失策，要知這二種大學，在實施上固然當求其相互關聯，但其根本性質卻各自獨立的。

二一年九月十七日於安大



關於蘇俄教育新原理的檢討

范壽康

蘇俄自革命以來，對於教育有急激的進展，已為世人周知的事實。的確，對於蘇俄政治的好壞，我們丟開不談，蘇俄的教育的新設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不拘歐美日本的教育家，只要是從蘇俄實地視察回來的，在他們的視察記裏面，差不多沒有一人不對蘇俄教育加以讚美。而美國的人士對於蘇俄教育尤感興趣，所以美國關於介紹蘇俄教育的書籍也比他國為多。杜威(Dewey)的蘇俄印象記就是其中的一例，他如 Nearing, Wilson, Smith, Washburne 等的著書或論文，真是不遑枚舉。蘇俄前任教育部長魯納卻爾司基(Lunatscharski)在他所著小冊子蘇俄的公共教育（一九二八年出版）裏面說：「在蘇俄從事教育的人們的周圍，一切都還沒有絕對確定。我們還在變動期中徘徊着。話雖如此，我們所謂變動期決不是指對於計劃及事物暗中摸索的時期，卻是指對於已經完成的計劃怎樣加以具體化的時期……俄國今日的國民教育的特性已經充分發展，所以各國人士對之都感特別的興趣。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各國的教育學家多到俄國來行實地視察一節明白看出。他們不是盲目的，所以他們對於我們的教育事業一面稱讚，一面並會加以批評。而同時，他們也了解我們目下的失敗的重要原因是由於經濟窮困的結果。換句話說，他們都了解我們教育這個有機體，雖然目下營養不良，但終究是健全的；因而他們對於這個有機體的性質都感到深大的興味。」這一節議論對於上述各個美國自由主義的教育視察者的確可以適用。

我們呢，對於蘇俄教育部魯納卻爾司基的這一種議論，別無異議。不過同時卻以為美國一班自由主義教育家的蘇俄教育觀決不能就當做今日蘇俄教育理論唯一的根據。尤其是因為蘇俄教育的本質不是單純的自由主義，所以我們終以為欲求理解真正的蘇俄教育的新理論，還以根據蘇俄本國人的著書為是。從這個觀點講，那末，品凱維基(Pinkevitch)的蘇俄新教育（一九二九年英譯本）實可說是關於蘇俄教育新理論的最好最新的書籍了。品凱維基為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的校長，這冊著書乃是他把該大學教課時所用的講義加以改

并擴充而成。我現在就把這一冊書的內容的要點來介紹於讀者，庶幾讀者可以理解蘇俄教育新原理的一斑。

品凱維基的根本思想是足以代表今日蘇俄教育家的大多數的。而蘇俄新教育的基礎原理是擺在馬克斯的哲學上面，自不待言。總之，蘇俄的新教育，不拘在理論方面與實際方面都被這一種基礎原理貫通着。因此，品凱維基的這冊著書，誰也不得不承認為蘇俄教育理論上的權威。品凱維基曾經說：「外國的教育家對於我們蘇俄教育的基礎原理也許不加承認，可是對於我們的新教育是多數感到興趣罷。原來，對於俄國教育科學的發展曾經有過貢獻的要推德美二國，現在我能夠對於美國的人士來說明蘇俄教育的新原理是一件狠可欣幸的事。美國的學者如 Hall, Dewey, Monroe, Judd, Thorndike, Kilpatrich 等名字是早就喧傳於俄國教育界裏面的，而這班學者對俄國教育界有莫大的影響，乃是明顯的事實。所以，蘇俄的教育的根本觀念和目的等雖與其他歐美各國教育家的見解有根本的差別，但是對於美國教育學家的科學的功績，我們是感謝萬分的。在美國教育學家的成績上面，我們俄國教育家是找到了豐富的資源，像道爾頓制，設計教育法，標準測驗，教育測驗等就是其例子。固然這一類新方法的根本假說或原理對於我們俄國不能適用，可是這一類新方法卻都為俄國儘量地引用進來了。」那末，蘇俄教育的根本原理，尤其是那種與其他各國教育大有不同的根本原理，究竟是什麼呢？

據品凱維基所述，蘇俄的學校乃是鬬爭的普羅的學校，乃是一般大衆——就下層最多數的階級——的學校。因此，蘇俄的學校的目的在於養成繼續革命的鬬爭者，在於養成新社會的建設者，在於養成勇敢有為的革命者。這種教育是想把階級意識充分加以提高。一言以蔽之，蘇俄的教育乃是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竭力奮鬬着的勞動階級的教育。革命以前，俄國的教育為特權階級所獨占，今日蘇俄的教育卻以一般大衆的教育為理想，並且這種理想是決不妥協，決不讓步的。蘇俄的教育是徹底為馬克斯主義世界觀所支配，所以教育的理想也非徹底求其實現不可。在於蘇俄，根本的哲學是要求人們全部的肯定，不然，就非全部的否定不可。同時，教育的目的全體也是一樣。部分的承認或程度的妥協俱無存在的可能。十月革命是希望着兒童們將來繼續實行着實現勞動者的理想的那種鬬爭，就是為着實現社會主義的那種鬬爭。蘇俄的國民既經在建設的社會主義一條大路上着了先鞭，所以蘇俄政府不拘對於兒童與成人是應教育他們成為繼續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材。

照品凱維基的見解，蘇俄的教師也與其他各國的教師不同，負有特殊的使命與職分。他以為教師元來是在於某種特殊的社會，為着某種特殊的社會，從事工作的。就是，教師的活動是依據一國的支配階級的要求而決定的。所以在於從前帝國主義的德國，教師是為德國皇帝及貴族階級的擁護者，而在於美國，教師的活動乃一聽實業家階級的

指揮。可是，蘇俄的教育既以養成鬭爭者與新社會建設者爲目的，就是現在與未來的社會生活爲目的，所以蘇俄的教師的活動不可不爲這項大目的完全規定。

品凱維基在論述教師的活動之時順便又對於德國的凱爾先斯太(Kerschensteiner)與美國的杜威加以批評，而他對杜威所加的批評，尤饒興趣。照他的意見，杜威實不失爲資產階級中提倡勞動學校的先驅者，杜威的教育理論較其他任何教育學家，更與社會主義者相接近。杜威的根本思想是與凱爾先斯太一樣想把勞動者與搾取的社會調和妥協。但是杜威的這一種所謂教育上的社會主義在實際上不過在於要求勞動者對於資產階級加以承認罷了。所以，品凱維基一面對於杜威許多教育學上的貴重的貢獻固然力加稱讚，而他方面他卻以爲杜威終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杜威的學說的根本觀念是與蘇俄新教育完全異趣的。品凱維基很決斷地說：「蘇俄的學校，在實際上，與西歐及美國的學校毫無共通的地方。德美的教育學家所說「學校與生活不可不互相保持密切的關係」「學校應注重生活」等類的話簡直都是空談。」他又批評凱爾先斯太說：「凱爾先斯太同樣也免不了是資產階級的一代表者。他所提倡的職業教育無非想養成具有低淺的教育職業的技能及服從的精神的勞動者以供給於資本家。他並深信國家具有調解勞資雙方利害的神聖的機能。杜威更不如了。總之，他們二人都站在現存社會組織的地盤上面，他們一面擁護資產階級的利益，一面又隱蔽其階級的意識與其他的教育原理結局是與蘇俄根本不同了。」

其次，品凱維基對於蘇俄教育的具體的內容也有明顯的論述。他以爲學校與政治及宗教二者是不能絕緣的。人們往往想把學校從政治隔離，其實，這是不顧事實的謬論。不拘初等與高等，凡是學校在國家存在的期內是決沒有脫離過政治的關係，並且今後也不會與政治完全隔離。元來，政治是國家的業務，那末，也就是學校的業務。想把政治與教育分離，這不但是事實上未能辦到，而且是一種僞善，是資產階級教育家的一種妄想。從歷史說，古代希臘市民的教育全在國家掌握之中，目下歐美諸國的教育也無一不爲國家的事業。所以蘇俄很坦白地承認教育是應歸國家掌管，是應與政治有密切的聯絡的。蘇俄的學校應把革命諸原則對於兒童及成人澈底加以貫輸，應繼續將這諸原則在事實上得以實現。勞動階級的文化問題乃是政治革命以及一切革命的先決問題。這樣，蘇俄的學校完全是受國家的管轄，蘇俄的國家是把教育看做極重要的任務的。這種政策也許與近代帝國主義的國家所採取的手段相同，可是就教育目的論，如上面所述，卻是根本有別。就是蘇俄教育的目的在於勞動大衆的利益，而古來以及其他各國的教育卻是以支配階級的利益爲目的的。再就宗教而論，品凱維基以爲任何教會在於今日乃是資產階級的忠實的同盟者，乃是現存制度（其基礎放在勞動者的搾取上面）的擁護者；所以教會在實際上是被禁了

他們本來的職務（就是對於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保護）教會中的人們在說教的時候總將一般大衆應當服從資產階級的他們所謂神的意旨服從不就是指對於支配階級的官從與服從麼所以對於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教會，蘇俄是絕對加以排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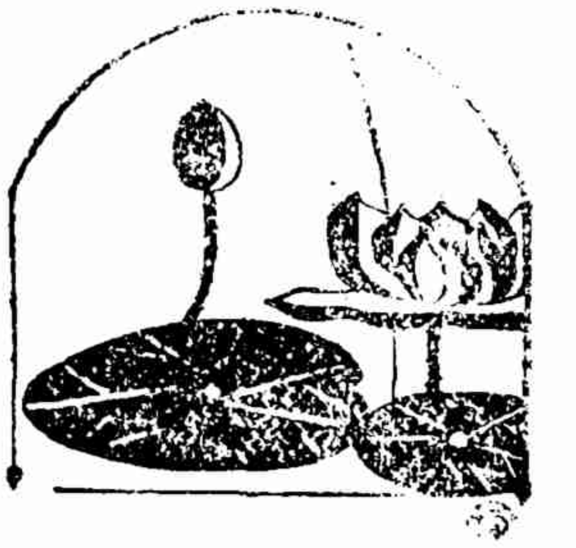
至於蘇俄教育的具體的目的，在品凱維基以為在於培養康健強壯，勇敢，獨立自尊的人物，在於培養遂進現代文化，努力於增進勞農大衆以至於世界人類的利益的那種創造者與鬭爭者。他又以為欲達上項目的，那末教育者一面應當根據國家的特性，他面又須注意兒童身心的本性。他參照 Dewey, Kerschensteiner 二人的學說外又於下列各家如 Froebel, Pestalozzi, Comenius, Rousseau, Spinoza, Spencer, James, Frend, Key, Kropotkin, Muensterberg, Tolstoy etc. 的理論加以檢討然後下以簡明的結論。他於教育方法，如道爾頓制，設計教學法，維納加制，學校自治，課外學習，各種測驗等等也都一一加以批評的敍述。他主張集團主義，主張團體的自治，主張養成剛健的學風，主張澈底（大中小各級學校）的男女同學。他反對所謂自由教育，反對不顧紀律的放任，反對學生負擔的過重（學課過多），反對褒賞。

品凱維基在這冊書裏面又把「統一勞動學校」（收受八歲至十七歲的學生）各種學科目的教授目的和具體內容一一規定。其中如農民對於地主的鬭爭，農民戰爭，法國的農民暴動，法國革命與階級鬭爭澳組合普羅獨裁未來的世界革命等項都可以說是別處所沒有見到過的教材。他又反覆敍述蘇俄的學校非經勞動學校不可，就是非注意生產不可，而對於所謂生產和勞動，他絕對反對口頭上的空論，主張學生之實際的勞動與製造。

論到道德教育，品凱維基以為在於蘇俄凡是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是無用的。在蘇俄的學校，道德教育的基礎原理乃是為普賚現勞動者的理想和幸福起見的鬭爭。從普羅的立場點說，凡是在鬭爭上對於勞動階級有利的一切都可以說是道德的。普羅道德與古來的所謂道德不同，是與世界人類的普遍的道德相一致的。

總之，蘇俄教育的綱領是唯物主義的，反宗教主義的。所以品凱維基說：「我們的教育是屬於馬克斯一派唯物主義之下的。唯物主義在各種生活現象的研究上反對神祕的或宗教的一切。唯物主義要求論理的研究。而所謂論理的研究就是指關於一切運動及變化的綜合的研究，就是指要求關係上和因果上的認識的那種研究。」此地所謂論理的研究要不外乎科學的以至哲學的方法，對於宗教的態度當然是加以排除的了。

最後，品凱維基為使蘇俄一般教師理解蘇俄國家的目的起見，又於教育歷程，心性的長成，學齡前的教育，教授法，藝術教育，性教育，職業陶冶，政治教育，教師的修養等項目俱有詳細懇切的說明。此地限於篇幅，未便詳述了。



奧國新教育哲學上之個人的和社會的教育原理

林仲達

奧國經過大戰時多年的浩刼之後，國家已陷于毀敗，完全破產，傾覆及分崩的狀態；然而從這烽火餘燼之中，却產生了一個新觀念，這就是「自由」！那時奧國的人民莫不排除障礙，爭求自由，終於帝政崩壞，共和建立，因爲共和政治是奧國人民認爲最能尊重一切人民的自由權利的新制度。

由此政治背景所產生的「自由」觀念，於是深入而且普遍於教育領域之內。這種祖宗先烈從辛苦艱難中所締造的「自由」須使之在奧國兒童的小心靈中增強其勢力幷擁護爲神聖。整個公共教育制度遂變成求自由的教育了。

但此自由之覺知，其本身尚不足爲教育上指導的原則，因爲在個人或團體的意識裏，若僅有這單純的動力作用，那末，自由會很危險地而且很迅速地變成放縱了。所以這單純的動力須加以個人的和社會的責任之意識，使此動力更加增強；個人和社會的意識是可以增強善意的。要求個人道德心之發展，須於團體服務中解放他的人格。

奧國今日的教育上，個性自由的原理是很顯著的；他們以爲繼續不斷地追求個性的工作和個人的努力其自身就是一種意志之教育，當兒童的道德意識漸形尖銳的時候，這意志作用也逐漸地發達着，於是兒童就能認

國外教育雜訊

美國

美國的博物館——據美國博物館聯合會指導者柯爾門氏(Lourence V. Coleman)的報告，博物館在大城市中，昔時皆被視爲一種奢侈的裝飾品，但今則成爲一種教育上的必要品，而爲每一美國城市所不可缺少了。

現美國共有博物館一千四百所，均被視爲重要的，不可少的教育機關。在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三〇年之間，平均在美國每隔二星期增設博物館一所。近數年來，因美國一般人士對於歷史，科學和地理等的研究頗饒興味，故博物館的發達，有蒸蒸日上之勢。

現時博物館已漸普及於林野之間，不僅設於偉大建築物之中，甚至林間路旁，也有博物館之設。近十年間，設於林間路旁的博物館，有十三所之多，如柯立奇路旁博物館 Wayside Museum at Coolidge, New MeXico)等是。

參觀博物館的學校恆以千計，而博物館常採用各種方法以適應學生的需要。博物館的一大革新，乃爲不重事物的展覽，而重學科的提示。一九二九年，白灰洛科學博物館(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成立時，分物理，天文，地質，生物，植物，無脊椎動物，有脊椎動物，進化論，遺傳，地理，諸門類，依次的加以解說。

識成人教他的種種觀念的價值了。教師能審慎留意兒童，引起他的記憶力及觀察力，并喚起他自己眞實發現種種事實的能力，則可以促醒兒童求眞之感情并鑄成他的判斷力。

然而求自由的教育須在一自由的環境中始能進行；所以學校須排除舊的絕對專斷的命令并根本地改革嚴格訓練的制度。學校決不能僅藉強力或威嚇，使學生變爲綿羊般的服從，因爲強力與威嚇都能引起學生的僞善行爲及反抗舉動的。學校的一切設施須使兒童能容易負起他的自己教育，教他自己制裁自己，教他了解那自由承認的服從之價值。

教育者須使學校成爲一個專事了解兒童的媒介物及要求兒童做適合於他的心理、他的興趣、及他的活動的需要之作業；教育者須排除一切惡劣的訓練之主因。

去參觀實際教學的情形，那最使人注目的一件事並不是急切要求兒童工作，但是准許學生有發言和運動的自由；敷淺的視察者甚或痛罵此種現象爲無政府或擾亂，但這樣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爲自由教育的重要貢獻在於尊重兒童的人格，奧國今日的學校中，從低年級以至於高年級的教學都充滿着這種自由的精神。

另一方面，奧國的新學校自身組成共同社會以後，集團努力的傾向已很發達；此種集團的傾向可以避免學校中個人過度競爭的危險。他們認「分數是養成學生的競爭、嫉忌、及灰心的唯一源泉，學校的成績報告單或許是聯絡學校與家庭的唯一工具，但往往也能引起家庭對學校的一切反感，故在奧國新學校中，已無此種制度了。牠們以爲兒童要從他自己的內心發現他的工作的報酧或認識他的錯誤。學校所需要者是在家長與教師常常願意彼此商談并交換關於兒童的行爲與作業方面的意見，並不是像許多學校每到學年終結時給與學生以種種獎品或獎狀來滿足兒童家長的虛榮心并增加他們對於學校的誤解。

奧國的新學校認藝術教育和體育應占

美國文盲的統計——所謂文盲，據美國戶口編查部的解釋，是指不能閱讀並書寫英國或他國文字的十歲以上的人民而言。依本年七月十八日戶口編查主任的報告，美國文盲總數達 4, 283, 753 人，佔全國人口　分的四·三。年齡在十歲與十四歲之間者，文盲佔百分之一·二。年齡愈進，則文盲的比例數愈大。年齡在六十五歲以上者，文盲竟佔百分之九·七。

文盲逐年減少的情形，可從下面百分比例表中看出。

	一九三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〇	一九〇〇	一八九〇
十歲以上者總計	四·三	六·〇	七·七	一〇·七	一三·三
十歲至十四歲	一·二	二·三	四·一	七·一	一〇·四
十五歲至十九歲	一·九	三·〇	四·九	七·六	一〇·〇
二十歲至二十四歲	二·七	四·二	六·九	八·八	一〇·〇
二十五歲至三十四歲	三·三	五·六	七·三	九·一	一二·〇
三十五歲至四十四歲	五·二	七·〇	八·一	一一·二	一五·〇
四十五歲至五十四歲	六·六	八·二	九·九	一四·七	一七·二
五十五歲至六十四歲	七·二	九·一	一二·〇	一六·〇	一八·八
六十五歲以上	九·七	一二·〇	一四·五	一九·八	二二·二

英國

英國私立學校的管理問題——當屆爾凡爾楊氏 (Sir Charles Trevelyan) 充當英國工黨內閣教育部部長時，曾有一委員會的設立，專事調查及研究教育部及地方教育當局對於不受公家補助的私立學校的管理問題。該委員會

有重要的地位，因為牠們能助進兒童的人格的發展。圖畫手工可由創造那些小小的個人藝術作品到進步的生產；兒童當創造作品時，是集中他的全自我於作品上，使他和博物院裏的名人藝術品相接觸，并靜觀鄉間的自然美，都足以發展兒童的人格；音樂和唱歌亦具有同樣的功用。學校應在每日任何機會利用以上這些活動來開發兒童對於愛美的心靈并喚起他內部的深奧的情緒，豐富其內在的生活及喚醒他的向善的欲求，因為人類的心是渾然地覺得在行善之中，常常可以更接近那生命自身的源泉。

體育可以強健體魄，并鍛練身體，能助進思維的發達，并促進兒童與青年的人格之完全的開展及調和的進步。

奧國學校的兒童差不多每日有一課體育，每週下午都在清新的空氣中舉行各種活潑的遊戲，每月規定一部分時間作長距離之散步，冬天舉行滑冰，夏期舉行郊外或林間露宿，或在現代設備優良的游泳池學習游泳；禁止兒童飲酒及十六歲以前的兒童看電影，除了少數准許放演的教育影片以外，凡此對於兒童的良好健康和生命力都是很有貢獻的。

當男女青年開始其中等教育之時，學校所特別注重的是在啓發他們的共同責任的感覺，於是有「學校共同集體」（The School Community）的組織，這就是奧國新教育之社會的原理的基礎。奧國創設許多學校共同集體，德文叫做「學級集體」（Klassengemeinschaft）及「學校集體」（Schulgemeinde），一方要助進此種互助精神之生長；他方要發展兒童的自信心。

學校共同集體之創設是始於一九一九年。學校集體之最大要求是在喚醒將來的公民之民治的精神及公民的意識，并教學生能自己訓練自己。青年必須知道利用自由，准許青年自由地管理自己，特別在習慣的訓練法早已失了效力的時候。

學級集體的組織好像一個小工廠；在學級集體裏應採行集團的工作，每個份子都要

的主席為愛特氏（Mr. J. Chuter Ede）。據該委員會調查及研究所得的結論如下：

優良的私立學校為數甚多，大部分的私立學校，無可加以非議，惟有少數的私立學校，辦理不善，甚至有損於兒童的幸福，效率較低者，亦屬不少。

現時的地方教育當局及教育部，皆權力不及於私立學校，故應制定管理的規程，而為補救管理私立學校，首應注重視察。除若干例外之外，所有的私立學校，皆應加以視察，視察的範圍宜廣，不僅要視察教學，還要視察宿舍。

如私立學校不合最低的規定，應使之封閉。至其是否合於最低的規定，應由法庭作最終的判定。關於教育方面的最低規定是讀算寫三科應適應兒童的年齡和能力，而加以有效率的教學。凡設立私立學校者，對此應負有法律上的義務。

至於校舍等方面的規定，標準極低，祇求合於健康和美觀的要件，而防止危險及有損於兒童的一切情事而已。

關於私立學校教員的資格，不應加以規定。

願受地方教育當局的視察，抑願受教育部的視察，私立學校可有選擇之權。

視察應分期舉行，但不宜定日期。視察員得在任何時日視察私立學校，可不必事先通知。

私立學校對於兒童體格的檢查，應常加以鼓勵，但不必列入規定。

該委員會對於私立學校的管理，主張保持相當的自由，避免牽制，並使學校經費用在正當的用途上。　（駃）

參與共同的勞作。它兼有教育的和社會的重要價值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

教師只信賴責罰來督促兒童是錯誤的，輔助學生自動或與學生共同作困難的研究乃是對的；反之，學級是一個集體，兒童都覺得不是為教師而工作，但為這小社會而努力，每個兒童都構成這小社會的一員。假使有一個兒童是懶惰的，他不僅妨害他自身而且影響到全級，那末，全級學生就知道怎樣使這個兒童能覺知其行動。一級之中只有一個缺乏訓練，紛亂或怠忽就會使全體都受其害，因為各個份子之相互依賴乃是教室內良好工作的必要條件。每個人對於其同伴的責任心，足以養成社會的意識，并創造共同負責的精神，而此精神更可以養成一個有道德的人：有道德的人就是在一個自由社會服務的自由人。

學校共同集體之組織可以滿足青年的需要；青年自知指導他們的自己的事務并解決他們自己的困難之急切，學校共同集體就是滿足青年之此種要求，在學級集體中共同討論他們的法則，成立一級的章程，分配種種責任及選擇他們的領袖，他們的精神是怎樣地熱烈！這些選舉在心理學上是怎樣地正確！他們那種繼續不斷地努力，如對於自治，克盡扶助他人的義務及尊重他們的權利，這是怎樣良好的一種生活訓練！奧國的青年永遠記得他們自己是在一個小社會的環境中獲得理智上和道德上的生長，這個小社會就是他們將來離開學校後要加入的眞實社會的雛形，他們對於這小小社會，必須具有同樣服務精神的。

例如定格勒(P. L. Dengler)教授在「革新文實科中學」(Reformrealgymnasium)裏試行「學級共同集體」制度，他把四十個不經過特別選擇的學生組成一個集體，准許他們自治。學年開始，這級學生把他門自己分成數團，每團選出一個領袖，及一級的級長。各團領袖是對級長負責任，而級長則對教師負責。集會時教師發言的聲音並沒有比學生的為高；然而他對於某一個提案的決議，依他看來

今後的本欄

本欄是繼續已停刊的教育雜誌而為我國教育界服務，其性質和旨趣早為讀者所明瞭，用不着再在這裏敍說。但為應時勢的要求起見，本欄將稍變更教育雜誌的計劃，茲略述如左：

(一)本欄將努力於教育中國文化運動。本欄固仍繼續已停刊的教育雜誌而儘量刊登關於介紹各國教育理論和方法的文字，却始終承認，對於各國教育理論和方法研究，至多不過由此得到若干有價值的暗示，而我國的教育應應滿足自己的目的，解決自己的問題，絕對不可以跟着他國的背後瞎跑瞎撞。以往的我國教育，正好像在大海洋中飄流，正不知目的地在何處。自九一八事變發生，我國國家前途，危如壘卵。如果教育對於國家的中興尚有相當的功能，今後的教育自不能再像以前一樣的漫無方針計劃，和一味抄襲倣效。我國的教育應向那一個方向進行？我國教育進行的詳細途徑應該是怎樣？這些都是當今我國教育上火燒眉毛緊急問題，本欄願與讀者共同去謀解決。

(二)本欄將努力於教育學術通俗化運動。從事於實際教育工作的人們，若不深入教育學術的門牆，決乎不能發生專業的興味；若不發生專業的興味，決乎不能忠誠於教育的事業，而使教育的效率大大的增進，故今後的本欄，擬以通俗的，明晰的文字，介紹最新的教育研究方法和結果，俾忙碌的教育者們，皆得窺見教育學術的一斑。

似乎太專斷的時候，他有保留他的否認的權利，不過他很少利用這否認之權罷了。每兩個月各團領袖及級長更選一次，絕對沒有運動選舉的流弊。課程表上每星期規定一小時討論關於共同集體的一切事務。

級集體廢止給分制度，許多作業經教師改正後並不給以什麼等第。通常，學生對於一事的判決是很公平但很嚴格的，然而全體學生卻願意接受他們的同志的判斷。學生共同集體往往不施行消極的懲罰，使他們同伴的善意的規勸很足以指導那個走入錯路的人重返於正軌。

定博士不把這實驗單以兒童為限；他更推廣牠的範圍到家長及該級的其他教師方面；家長和教師組成兩個並列的共同集體。更由三個兒童的父親、三個母親及三個教師組成一個委員會；委員會覺得在學校及在家庭裏的作業都是平等的。

定博士初試行這種制度時，尚未能得諸家長之諒解，到了試驗已有成效，不僅深澈地改變諸家長的態度，而且使他們自動地來幫忙教師，共同布置教室，教室內一切設備都含有家庭化的意味；在教室中時常發見父子並肩坐在那裏上課，各領受他自己的教育。

定氏的努力，凡親去參觀過的人都是贊嘆不止！因此，同校的教師亦遂被他所吸引，大家都能了解這種制度是占有一般教學上的地位，他們互相參觀他們的級裏的學生，便知道他們的同事究竟做的是什麼樣的工作；有時還把他們相關的功課有利地配置在同等地位。有時他們主張把全星期都教一種科目，河海或山脈，每個教師各用特別的觀點去教授同一題材，使學生獲得這題材的整個材料及意義。

在一九二六年之初，該校所有低年學級都組成學校共同集體，甚至有使奧國全部學校——維也納學校共同集體為最大——變成一個集體工作的中心，一切青年和成人在集體中共同工作着，彼此有更好的了解，成為更好的朋友，並使心意和心的良好特性發展到最完滿的境界。

學校集體中的兒童都覺得自己是社會集團的一員，他自身是屬於這集團的；同時他們可以充分自由發展其個性，沒有自私的唯我的觀念，而有充分利用他的一切才能為社會集團謀幸福的傾向；社會的團結和個性的自由是相調和的。

自從維也納華新文實科中學首倡學級集體制度以後，各校相繼成立此種制度者約在五個以上。其他類似的新教育實驗亦很多。

本文譯自 Robert Dottrens: The new Education in Austria

(三)本欄將努力為從事實際教育工作者的良友。現今我國從事實際教育工作的人們因業務的忙碌，未能對於所從事的工作加以深刻的研究，復因平時缺少研究之故，常不免犯巨大的謬誤而不自覺。今後的本的擬多刊登關於討論實際教育問題的文字，而給與他們以友誼的評勸和幫助。

(四)本欄願為一個供讀者發表教育的感想經驗和教育主張的機關。不論有何種教育的感想，經驗或主張，若有相當的價值而為本欄篇幅所容許，即與本欄編輯者的立場不合或甚至於極端相反，本欄亦願為讀者刊登，以供國人的評鑑。

婦女與家庭欄

編者 金仲華

婦女勞動之生物學的見解

金仲華

在婦女解放運動初起時，隨着「男女平等」的呼聲，也發生了男女同有勞動的權利或機會的要求。九十年代婦女運動先驅希里納女士所作的婦女與勞動，便是反映着這種要求的一部名著。當時所提出婦女對於勞動的權利或機會的要求，乃是以社會或經濟的觀點爲基礎的。所謂「經濟獨立」，一般婦女運動者都視爲達到解放的最合理與最有效的手段。任何運動的推進，必須經過一個理論宣傳的時期；希里納女士的著作出現的年代，正合着婦女勞動運動的理論宣傳的時期。

二十世紀初，歐美各先進國的工業發展已到達了最高點。大規模的工業需要多量的人手；婦女就順着這潮流衝入勞動的場所。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爆發，把無數壯年男工吸上了戰場，後方的工業頓時感到勞動人員的短缺，婦女乃乘着這機會更加大量地衝入。這樣，或許是由於婦女運動者的力量，而大半則爲物質環境與時世推變的緣故，婦女勞動竟進入了一個實際試驗的時期，離開了家庭的狹隘的天地，進入廣大的工場。漸漸成爲極普通的事，從教室、辦公室到各種工廠以至礦山中、海輪上，無不有婦女的足跡。最普通的是工廠，在紡織業、化學工業、煙草、紙火柴、食品和奢侈品製造等工廠中，吸收着最大多數的婦女勞動者。在勞動的範域內，婦女和男子差不多已佔着同等的地位了。

婦女勞動已經過了數十年的實驗期，就一般的說，它的結果是很好的。婦女勞動的範圍日見推廣，不論在何種勞動上，都有優等的女性人才出現。婦女靠着自己的勞動而經濟獨立，或者因着特異的勞動技能而達到很高的社會地位的，不在少數。這樣，舊日從社會或經濟的觀點所發出的婦女勞動的理論，已經不成爲問題。那麽，婦女勞動是不是可以順着這樣的狀況發展下去而沒有別的問題了呢？

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早先反對婦女勞動的人所提出，而直到現在還是爲不少人所注意的。那是性別的問題。在種族的傳續上，婦女是負着母性的特殊重任。一個女子的早年和中年的生理發育，大部分是集中於母性機能的準備上。在婦女正準備着行使母性職能的時期，要她把力量運用——或過度的運用——於社會的勞動，是否有礙於婦女生理的發育以至種族的健康呢？當這問題提出時，單純的婦女運動者就加以絕對的否認；她們以爲男子所能忍受的勞動條件，婦女大概都能忍受。希里納女士在婦女與勞動中，就把這種意見發揮得很明白。但在同時，一部分生物學者和心理學者，像靄理斯之流，雖然不反對婦女對於平等待遇的要求，卻認爲二個不同的性對於社會的適應，應該從生物學或心理學的立場加以愼重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根據應該是合理的、科學的，而非空論的或感情的。

靄理斯的研究發表於他的名著男與女出版的時候。那時還是十九世紀的末年，和希里納的名著稍有些先後。幾十年來婦女在工業勞動上的實驗，已經一一證明了從生物學或科學立場所發出的顧慮，是很合理而可靠的。婦女在工業上固然已經證實她們的勞動能力的不亞於男子了，但同時也顯示出工業勞動所加於她們——尤其是她們性的方面——的危害。發育不良、貧血、月經不調、流產、母性及嬰孩死亡率的增高，這種種女性疾病幾年來在工業婦女間的流行，已經造成了婦女勞動的特殊問題。不必爲人道或爲感情上着想，單從種族健康的一點上看去，這問題已經值得我們最大的注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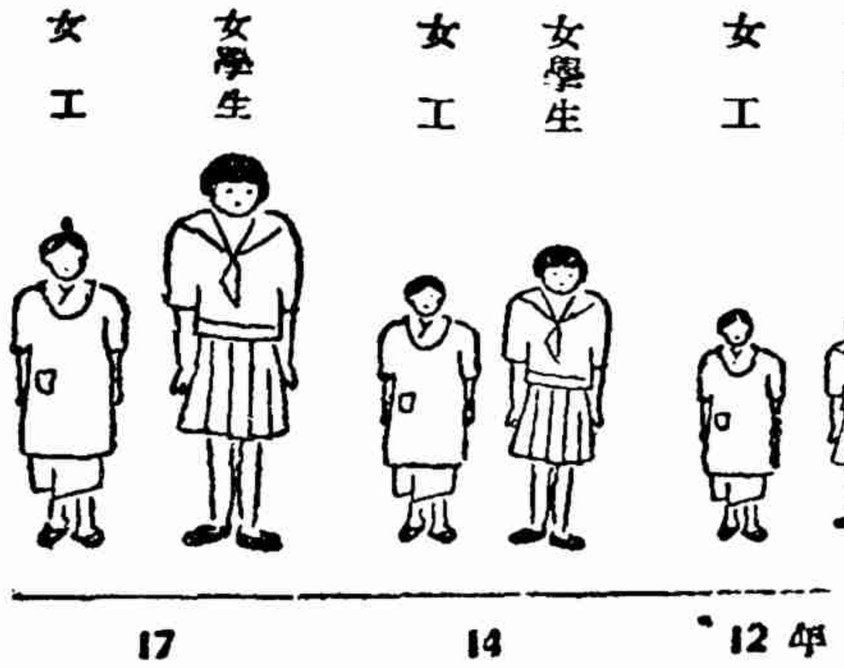
* * * *

目前工業上的婦女勞動者，以從二十到三十歲爲最多。十歲左右未發育的女童也不少，因爲她們的工作酬報可以付給得很低。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很難在工業上立場，因爲正是西洋一般婦女所說的，四十歲是婦女勞動者的「死線」(deadline)，過了這年紀，她們的體力便不會給工業雇主所歡迎。這樣我們便可肯定的說，一般婦女勞動者的年齡是從十歲左右起到四十歲左右爲止，而最多是從二十到三十歲。

從生物學上看，女性一生最精彩的時期是二十到三十歲。十歲以上是女性開始生理發育的時期；四十歲是女性生育機能停止的時期。從十幾歲到四十歲，女性先達到生殖細胞的發育成熟，接着按月輸出卵子，期待實行種族的任務，結婚以後則每隔幾年有一次姙娠，次第產生種族的幼類，到四十歲以後月經現象消滅爲止。總之，在這二三十年中，女性的身體內部是在不息地經過重要的變化活動，而這種的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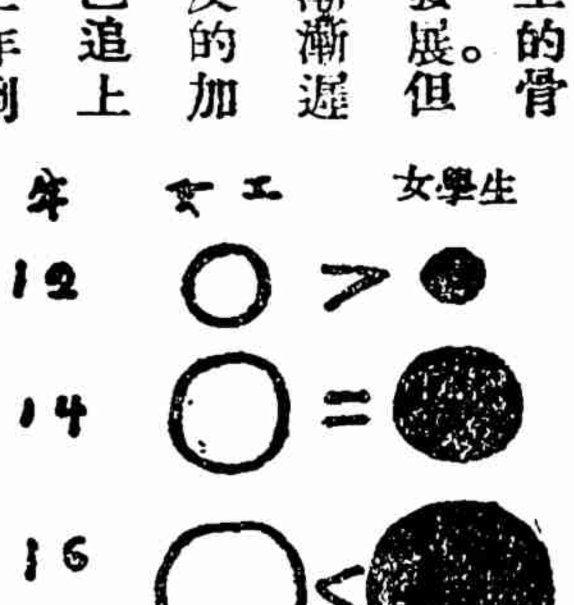
是以生育的機能為中心的。那麼當一個女性正把她體內的活力集中於生育機能的時候，一邊又使她在工業上負起很重的勞動的責任，要發生怎樣的不良的影響呢？這我們須要根據科學的發見仔細考察一下。

十一二歲是女性青春期（adolescence）的開端。從這時候起，女性身體的各方面就有顯著的變化。單就外表上說，她的身長和體重即在不息的發展中。但這時候女性的身心狀況也最為脆弱，經不起外力的壓抑和挫折；在這時期從事工業勞動，若使沒有受到相當的注意或保護，便是極可顧慮的事。日本的八木氏曾就這時期的女學生和女工，比較她們的身長和體重發展的狀況，發見極有趣味的結果。據說在十二歲時，一般女學生的平均身長是一三七·五四七糎，女工的平均身長是一三六·八四一糎，相差不過〇·七〇六糎，幾乎可說是沒有分別。但是此後二者的年齡雖然同樣地增高，身長的比例卻愈差愈大；換言之，女學生的身長發展比較女工的要快得多。右列的一張圖便是顯示着十二歲，十四歲到十七歲三個年齡上女學生和女工的身長發展的比例狀況。



第一圖 女學生與婦女勞動者身長發展比較圖

在體重的發展方面，女學生和女工的比例差異與身長的狀況微有不同。假定女工最初從事工業勞動的年齡是十二歲，據八木氏的研究，在十二歲的一年，女工的體重反比女學生大二公斤（kilogram），原因是最初的體力勞動使女工的骨骼和筋肉有了暫時的較速的發展。但在一年後，女工體重的增加就漸漸遲緩，而女學生的體重增加則相反的加速。到了十四歲，女學生的體重已追上女工而有超出後者之勢。再隔二年到十六歲時，女學生的體重顯然已在女工之上了。上面的一張圖，便是表示着十二、十四、十六三個年齡間女工和女學生的體重比例的變化。



第二圖 女學生與婦女勞動者體重發展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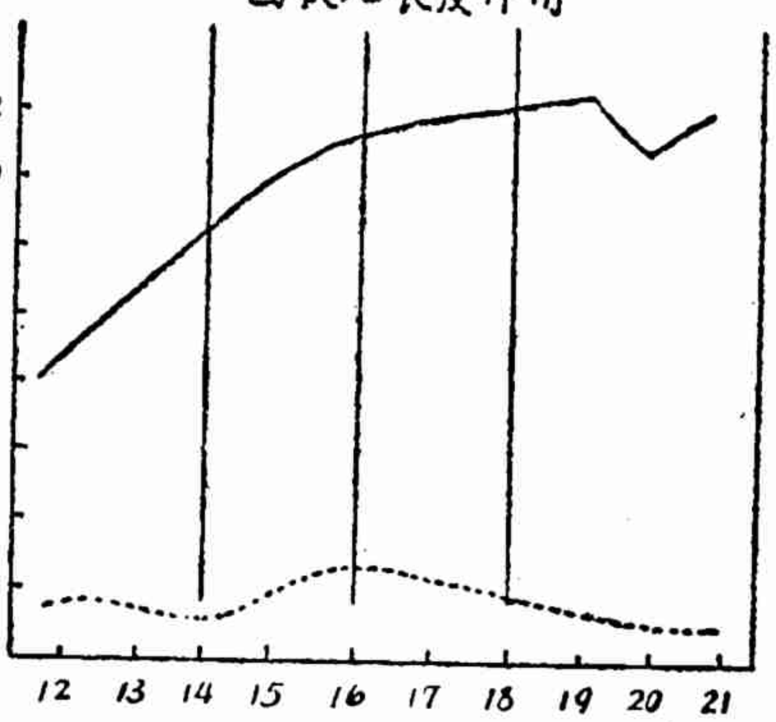
除了身長和體重之外，女學生和女工的胸圍、肩闊、和腰幅的發展的比較，大概也和上述的情形差不多。在十二歲時，二者的胸圍、肩闊和腰幅沒有很多差別，但此後年齡增大，女學生的發展就逐漸加速，女工則相反的遲緩。這不須再用圖來表明了。

比較重要的是工業勞動對於婦女的精神或智能發展的影響，值得在這裏一說。青春期是女性生理發育上的重要時期，但也是她精神發育上的重要時期。女性在青春期的心理變化最為微妙。關於智能方面，像思考力、認識力、記憶力和判斷力等等，都要在這個時期發育達於成熟。但在青春期一開始就進入於工業勞動的婦女，或者因為失去了

學校教育陶冶的機會，或者因爲勞動的環境和條件太惡劣，精神或智能發展的狀況當然也受到影響。這同樣可以拿女工和女學生的狀況來比較。

日本的桐原氏曾經就六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一萬二千個男女檢查他們的智能發展狀況。關於女學生和女工的智能發展的比較，他也發見了和八木氏一樣的有趣味的結果。他把發見的結果製成了像下面的一張圖表。在這張圖表中直線上從八到二十二代表智能發展的度數，橫線上從十二到二十一代表二者的年齡，中間的實線代表女學生智能發展的進路，虛點的線代表女工智能發展的進路。

第三圖　女學生與婦女勞動者精神發展比較圖



實線　女學生精神發展進路
虛線　婦女勞動者精神發展進路

根據桐原氏這張圖表，可以知道女學生從十二歲起智能就有急速的發展，十二到十六歲之間發展得最快，到十七八歲以後則發展的速度也漸減低，而成一平行線前進了。可是女工的情況完全不同。女工的智能發展在十二歲後只有極微的增高，到十六歲時，——就是女學生智能發展達到近頂高處時——僅顯示比較的增高，而過後則又漸降低下去。就女工智能發展的全部進程看去，那趨勢似乎是完全平行的，而不像女學生的能有飛躍的進展。

然而工業勞動對於女性的最厲害的影響，還是在於和妊娠有關係的方面。所謂妊娠，就是女性完成生物的傳種使命的事情，是必然地要伴着多量的痛苦與危險的。生物學者常常說，在傳種的事情上，兩性的負擔是極不公平的。醫者對於受了孕的婦女，即使是不擔任着什麼社會工作的，也會諄諄地勸她愼防受到意外的傷害；但在工業上的婦女，即使她知道應該謹愼身體，還是不能不盡着她的力量勞動。婦女每月的經期也是一個重要的關節；在月經來潮時，常伴有種種的病狀，自然也需要相當的休養，以減少她的痛苦。但這種每月一度的生理變化，在目前一般的工業上，較之妊娠尤其不能成爲減少工作的理由。於是，婦女勞動者屬於母性機能方面的疾病，乃益加增多。

在近代的一般工業國中，有很多統計顯示出女工中間母性疾病的流行。不妊、難產、流產，是極普通的幾種母性和嬰孩死亡率在女工方面也常常很高。不要說女工的營養不良，是誘致她們多種病狀的原因；最不好的是長時間的坐着或立着工作，有時甚至工作到深夜，會使女工的骨盤發育不良，而造成不妊、難產或早產等疾病。在瑞典，當一九一九年有百分之六十六的成年女工都受雇於工業上時，關心社會的科學者和醫者便發見了母性病流行的現象。據格林烏博士說，當時青年女工的死亡率增高得很厲害。還有比較有趣味的是伊亭博士（Dr. K. A. Edin）的研究結果。伊亭博士考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

問瑞京斯篤可爾姆的女工和較高階級婦女的生產狀況的比較，發見女工的受孕可能性比較上層階級的婦女低百分之二十五，而女工的嬰兒死亡率則比較上層階級的婦女高出百分之二十六。

瑞典的統計向來是很準確的，所以上述伊亭博士的研究結果，應當認為可靠。在工業發達的德國，英國和美國關於女工生產狀況和嬰兒死亡的統計，和伊亭博士的統計都差不多，這裏不須一一列舉。在我國，婦女勞動者嬰兒死亡率的高，是一般人所公認的，但一般心理中卻常有認勞動婦女較上層階級的婦女多生育的觀念。這種觀念的不正確，可以有二種解釋：第一，上層階級的婦女雖然生育多，但因為撫養不感困難，所以不覺到她的多；而勞動婦女對於很少的幾個子女已有難於撫育之苦，這種子女因為衣食不足，襤褸骯髒，引人注目，就給人一種「太多」的印象。第二，我們一般心理上的勞動婦女，只是男性勞動者家中的婦女，而非真正工業上的勞動婦女；家庭勞動沒有工業制度勞動的種種弊害，所以一般家庭勞動的婦女，當然也不會有一般工業勞動婦女那樣厲害的母性疾病。

這裏我想把前面所說的總結一下，就是在工業發達的國家，根據科學者——包括生物學者，醫學者，心理學者等等——研究的結果，已經知道婦女因為性器官的組成不同於男子和性的負擔的較重於男子的緣故，在和男子同樣的勞動條件下從事工作，是斷然處於不利的。這種不利不僅及於婦女的一身，而且要影響到種族生物的目的。除自存外，最重要的是傳種。那麼，從生物學的立場看去，婦女勞動的問題，實在是不可忽視的一個。

早先婦女感到自己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的缺陷，認定要以勞動的正當手段解除那種缺陷所造成的痛苦。數十年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已經使許多婦女達到了她們的第一個目的。但在補足了社會和經濟上的缺陷時，婦女卻漸漸發見自己的生物學上缺陷了。或者許多銳意前進的婦女還漠視着這種缺陷，但科學者，尤其是生物學者，決不肯忽略它們。前面所述的許多發見，便是科學者注意於這問題的結果。

工業制度在急速地發展前進。它把世界上許多未開發的地方改變面目。它把多數家庭中的婦女捲入它的機軸中。或許婦女的參加工業勞動，是一種必不可免的趨向；那麼，研究婦女勞動所顯示的種種生物學上的缺陷，更是必不可緩的要務了。從社會或經濟的觀點研究婦女勞動的問題，已成為過去；目前我們應該認取這個從生物學的觀點去研究的新角度。本文所說的僅是一個大概的輪廓，但我希望其中提到的幾點有意義的發見，能引起人作更進研究的興趣。



目前中國之婚姻糾紛

孟如

近幾年來注意我國社會情形的人，都會覺到婚姻與戀愛糾紛增多的現象。在報紙的社會新聞欄中是充分地登錄着這種現象的一個個證例。如果我們不從統計上去考察，而僅就報紙新聞欄中的地位分配看去，那便會覺得婚姻與戀愛糾紛的數量，是佔到所有社會糾紛的半部以上。這種現象應該是目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它的發生原因，它對於社會的影響和它的解決的關鍵，應當受到我們非常慎重的考慮和研究。

第一我們應當注意到的，就是目前婚姻糾紛的發生原因和數年前的完全不同。數年前，那是指西方的婚姻自由說初次衝入中國的封建社會的時候，婚姻糾紛的中心是道德的問題，糾紛的兩對方是代表着一種自由的主張與一個禮教的標準。但在最近幾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把從前這種爲新舊道德的衝突而起的婚姻糾紛完全推過去。新發生的婚姻糾紛，漸漸轉移到經濟的中心題材上，而糾紛的兩對方則代表着一個以金錢力量騙取或購買愛的男性和一個以愛換取給養的女性。淡淡地蒙上一層資本主義色彩的中國社會，卻追蹤着眞正的資本主義國，扮演着一幕幕「遺棄」與「不顧贍養」的離婚悲劇了。

前後二個時代婚姻糾紛中心題材的變遷，要在社會組織的變革上看出根本的原因來。數年前發生於我國的革命潮流，把社會許多方面的殘存封建勢力掃除去；爲封建性道德基礎的舊禮教也隨着而趨於沉落。漸漸興起的資本勢力，乃造成一種新的文化。在沿江和沿海，有着落落的幾個都市，歐美的資本從這裏流入中國，帶着它們的文化俱來。帶來的歐美文化很快地滲入中國新興的社會，佔住中國新文化的核心。那「來路」的文化是具着濃厚的個人主義的色彩，標榜的主要是個人的自由。於是中國新文化所揚起的第一個旗幟便是自由；尤其爲許多人所先認識的是性道德中的自由。

在興起的都市，自由結婚漸漸發展爲一般的風尚；這風氣也漸漸流入了內部的各省。幾年來，有無數的婚姻是在自由的名義下結成的。雖

然那所謂自由是有種種程度和形式的不同。被認爲自由婚姻前期步驟的男女自由交際在各都市和內省的較大城鎮也成爲普通的事。但在這時期中，有一種顯著的轉變值得注意。當新性道德的主張初起時，在學校或教育界倡揚得最厲害；而到後來自由交際和自由結婚的風尙盛行時，卻在新興都市中的一種有閑階級間發展得最速。中國的都市雖然建起得不久，但也步着歐美都市的後塵而有財富集中的現象。這樣，就漸漸產生了一個新的有閑階級。這階級的人生活得最悠閑，有很多的閑時間閑心情自由地運用。他們不能像封建時代上層階級的人那樣拘泥自守。他們醉心着自由。於是他們最先抓住了新的性道德中的所謂自由。

都市的發展漸漸取了特種的姿態。新發展的事業不是在教育、文化、工業等方面而在娛樂消遣的方面。女子教育不發達，女子職業訓練的場所不增加，女子並沒有大量進入正當的社會事業中；但是女子卻被捲入了都市的娛樂和消遣活動的中心。在這種方面性的自由是活動推進的一大要素。這種娛樂和消遣活動，爲有閑階級尋取自由放縱和實驗自由性生活的一個最適宜的所在。電影院、跳舞場、咖啡座、按摩室、時裝大會以至有着雜耍遊藝的夜公園，接連着蓬勃興起；一切都以紐約的風度和巴黎的化裝改造過了的女人爲基礎，而展覽着好萊塢和蒙脫卡羅的最新戀愛術或性的自由放縱的方式。在同時，中國農村和內地城鎮的蕭條衰落以至破產，把許多女子和男子一樣的推向都市而擠進那種娛樂或消遣活動中做一個基員。都市不生產婦女的過剩，益發使性道德的自由放縱加甚，像早先所主張的自由，對着這裏的新的自由簡直要自嘆落後了。

然而這種性的自由的過度發展，竟沒有什麼好的結果，而反增多糾紛。目前報紙所載婚姻糾紛的大部分是發生在都市中，而且在有閑階級間的。當然，婦女的性的自由發展着，而教育的自由職業的自由或經濟的自由則停滯而不發展，那種不調和的最後要產生悲劇是必然的。大部分的女性在目前依然是經濟的寄生階級，我們的社會還沒有發展到使擔負種族責任的母性受到國家的補助或撫養，那麼她們的要以性愛去換取男子的給養也是必然的。這樣，目前的所謂性的或婚姻的自由者大多數還是女性的以性愛換取生活的給養男性的以金錢換取性愛的滿足。但這樣結成的「自由」婚姻的維持是有着限度的。當支持愛的金錢乾涸時，當換取給養的愛因青春的消逝或分給家庭中的新人員而有些缺殘時，婚姻的基礎便開始搖動了。

於是我們乃見到婚姻糾紛取着急劇增加的趨勢。「重婚」、「誘婚」、「遺棄」、「不顧贍養」是常發見於這種婚姻糾紛中的名詞。離婚庭上的相互指摘，與合歡筵上的戀愛報告成爲慘酷的對照。被遺棄者發表於報上的舊日情書，沒有不寫盡當初的眞愛；而報告給調解人或法官聽的負情行爲，則相愛的人似乎比最惡的仇敵還要惡。說那種婚姻是眞愛結成的也可，說是欺騙促成的也無不可。實際上，非但法官

或調解人辯不明那種婚姻糾紛中的是非，連糾紛中的當事者也說不清誰是誰非。

那麼這種不斷增加的婚姻糾紛對於社會會有什麼影響呢？我想，在記載這種糾紛的新聞的報紙大概不十分嚴切地想着這問題的。登載這種新聞並不根據它們的特殊性，而常隨着它們的新奇成分的多少與當事者社會地位的高下爲轉移，是我們發見於目前報紙的一個缺點。或者這是不能免的一個缺點，因爲報紙是在尋取新鮮的材料，它需要一些能引起 sensation 的新聞。但我們要知道這種戀愛或婚姻故事和穿插於其中的情書豔柬大部分是千篇一律的。如果有人要把它們一個個當作問題談，那便有些浪費精神了。

我以爲關心社會的人，應當明白這種婚姻糾紛的增多，乃是代表目前社會不安的一個重要的方面。社會經濟組織的不健全，使浮現於社會表層的有閑階級耽溺於性的放縱生活中；而社會一般正當建設的不前進，使婦女不能在教育上、文化上、產業上改善自己的地位，只能流入墮落的孔道，以性愛換取生活的供養：這些都是目前婚姻的糾紛現象所顯示給我們認識的社會本身的弱點。但是目前婚姻糾紛的增多，或許是一個社會變革過渡期的一種不能免去的徵象。這種不安現象的益增顯明，是在促起社會的改革和性道德的更新。

那麼目前婚姻糾紛現象的澈底解決，主要的關鍵當然是在社會本身的改革了。但對於一般青年男女在目前的過渡時期，或者希望他們能有一點對於實現的認識。人究竟是人，不是像虛無主義者高蒙脫 (Remy de Gourmont) 所驚羨着的一對昆蟲，能在薄暮的紫氣中，玩過了一套性的把戲就跌在塵埃歸於死滅。我們有一個實現的社會放在前面。我們有多種理想要在這社會中轉爲實現。在女子，現在應該特別認清楚的，就是從舊式的性和經濟的奴隸轉爲新式的性和經濟的奴隸，根本還不能談到性的自由。

迷醉在浪漫和虛無的夢中，鬧小脾氣，製造戀愛的醜劇：目前的婦女如不能忘情於這些過去的錯誤，那麼她們個個都有捲入這種糾紛的漩渦中的可能。對於捲在這種糾紛中的角色，我們應該以她們的痛苦爲可憐的麼？不，這種痛苦乃是最有力的教訓。如果這種教訓能把她們從夢中驚醒，使她們跳出了糾紛，而從社會的實現方面努力，那纔是幸福。從夢中驚醒來的婦女若使發見了自己依然是一個無健全教育，無正當技能，不參加生產的活動的性的奴隸，而且依然生存在一個以金錢購買性的社會，那麼她們便是得着最大的利益了。

科學與住的問題之將來

少　芳

把家庭建築成一個盡善盡美的所在，可以從二方面進行。一方面是改善家庭中的人的關係，就是怎樣使家庭的各成員在感情上或精神上達到和睦愉快的問題；一方面是改善家庭的物質環境，就是怎樣使家庭的各種設備供給能夠舒適便利的問題。關於前一問題，幾年來討論的人很多；關於後一問題，討論的人比較少。這後一問題，換一種簡括的說法，就是住的問題。現在我要把這個問題談談。

社會學的進前，漸漸改善了我們家庭的各成員間的關係。但對於家庭的物質環境的改善，我們要在科學的進步中求到。近年來科學知識的日新月異，已經把我們的物質生活方面改善了不少。家庭的物質環境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最顯著的是光和水的供給，因了電燈和自來水的建設，一般家庭已經充分得到舒適和便利的感覺。居屋建築的形式現在也有了很大的進步。用直線代曲線，用鋼鐵代木料，用水門汀代石灰，用小的光亮的房間代大而幽暗的房間：我們處處能領略到舒適和便利的地方。但是科學還在急速進步，我們住宅的物質環境也在急速的改良。那麼我們不妨想一想，當科學進步到很完全的境地，我們家庭的設備和供給狀況會改良到怎樣的地步呢？

或者有人要覺得這是我們不必急於去想的問題。在我們國內，享受到科學的恩惠的不足十分之一的人。最普通的電燈和自來水，祇有少數早開發的大城市中有着。眞的，在我國的一般經濟情形下談科學的將來的問題，正如談着傳奇和神話一樣。然而，我們不妨這樣想：經濟生活是可以改變的；進步是任何民族所追求的；最最落後的人民可以躍到最前進的地位；希望和理想，祇要有毅力，最後總可以達到成功。在這樣的想像下，我們不妨暫時擱開了實現，在腦中構成一幅將來的純粹科學化的家的藍圖。

將來的科學化的家，要滿足三個主要的條件：較現在的更舒適，更經濟和更衛生。所有化學的、物理的、生物的、機械的以至醫學的發明，都將被應用到這個住的問題上，以滿足上述的三個條件。這樣說，在將來人所住的家中，正和其他生活方面一樣，是集着一切人類機智和努力

所造成的東西。

譬如拿光的供給的一點說，將來住宅的每一個房間都要有比現在更充分的光的供給。光是健康和愉快的泉源；太陽光中的紫外線尤其重要。將來科學要發明一種玻璃，硬度比現在的強，不易折碎，而能夠通過紫外線的——因為現在的玻璃是不能夠通過紫外線的。房屋的窗不夠時，可以在屋頂裝置側光的設備，或在牆上裝反光器把光送到全層的房間內。有不能用反光器的，則可以人工太陽燈。到那時，科學已使人工太陽燈的裝置成為極容易而價廉的事了。

為了地位的關係，建築不得不經濟些，上面發到空際，底下深入地底。將來的市場和車馬行道要築在地面之下，全賴電光供給光明。如果怕沒有太陽光而不衛生時，那麼紫外線和赤內線 (intre-red) 的供給是隨處可以裝置的。紫外線和赤內線是消滅微菌，促進人們健康的要素。至於地上面的建築，是在中央留一方形的天井，四周圍着一間間的房間，直通到頂上；這樣所有的房間至少有一面完全是窗，太陽光可從窗中直接或由反光設備間接射入。

房屋內不需各種瑣碎的清潔器具。一個電氣掃除器，既簡單，又省時，可以使房內四角都沒有一層做微菌殖民地的灰塵。還有擦地板機，使清潔的地板蒙上一層光。至於房間通氣的辦法，則有通氣扇，是自動的，常常鼓動空氣流通着。

房間內的空氣調節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現在所有造得最工巧、的房子，是最不通空氣的房子。但空氣不流通，或流通的是別房間內已呼吸過的充滿炭酸氣的空氣，實在給人以非常不好的影響。所謂自動通氣設備，使空氣通入室內時，經過清潔的手續，完全排除了塵土和砂粒，使室內的人吸呼了沒有害處。還有，空氣通入時可先經過冷暖和潮潤成分的調節，免去了裝火爐或燒壁爐等等的麻煩。裝火爐本來是不衛生，不經濟，不便利，冷熱不均和得不償失的事，將來是必須排除的。在空氣透入室內時，先用科學方法把它烘暖或變冷到最合宜的度數，住在裏面會終年覺得像過着煦和的春日和高爽的秋天一樣。冬天空氣太乾燥了，通入空氣時可先加入了適度的潮溼成分。

熱水汀本來是可以用的設備，但每家住宅各自燒起來時，浪費得非常。而且每個住宅裝一個燒熱水汀的地方，又空佔了許多地位。在一處住區建築時，要有預先的計劃，闢一小部分地方，作為燒水汀的總機關，到需要熱氣時，全個住區的旁屋可以賴着這一處的工作而全享到溫暖，那便合於經濟和省時的原則了。

每個家各自燒飯做菜，是現在通行的辦法。每個家用着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人手專管這事情，而且專有一間房子專辦這個事情。這是浪費時間，精神和地位的最厲害的一種。理由僅是能滿足個人的口胃。在將來住的問題進步後，食的供給一定要由一個總機關管理去。一個地方的居民可以在一個食事管理總機關的供給下，進同樣的食物。這種食事供給辦法把清潔、衛生、簡便等美點兼而有之，而住宅後面不須各

自有一個放臭魚、爛肉和山藷皮的垃圾桶，尤爲一進步的特色。

在食事管理總機關備餐全用科學機械。食物的營養量預先算好。輸送食物到各房子，用昇降機或管子。冷藏設備和保暖設備都非常完全，使食物常常新鮮，保着合於科學計算的營養量。到進餐時，各個房內都來了菜和飯。食要有定時，惟有科學的設備能辦到這點。

一個家庭的起居用室，不該有浪費多佔據房子最不合理，空而大濫堆着陳飾不取用的房間也是不合理。房間內部不須造得太花巧，直而方正高低適度，最有經濟價值。音樂室、書室、寫作室，可以各隨嗜好而有；一間屋頂有望遠臺，常常可以開開眼界。但各室都要和一個建築中的總室有通消息的聯絡。在一個建築中，要有一個公共休息處；住在這建築中的人，都可到這個地方行噴水浴，日光浴和運動。

屋頂將來都用平頂。一個大建築上面的頂層既可以闢做休息處，也可以做商場，而將來飛機交通發展後，大建築頂層便是最好的飛機站了。天空的交通用飛機，在屋頂進行，地下的交通用汽車電車，在建築物的底層進行，雙方是並進的。

天空和地下交通的複雜，製造出無限量的喧聲來擾亂人的平靜生活，對於在室內工作的人尤其有惡影響；科學對於這種不需要的喧聲要盡量排除去。房屋的建築用雙層牆，二牆中間放一種材料，既可以保温，又可以吸收聲浪。在窗外面有特製的收聲設備，使開窗的時間沒有喧雜的聲浪衝進房內，而新鮮空氣則可以自由進出。

房間內對於某種聲浪，非但不拒絕，而且要去歡迎進來。那是無線電所散放的聲浪。將來無線電所散放的不是低級娛樂的音樂；音樂是有的，但特別注重有教育性能益人智慧知識的新聞報告。住在室內的人可以賴一座無線電機，和外界各種事態相接觸。在將來的住宅中，無線電機將和現在的電話機一樣的普遍，或者更普遍些。

上面所畫出的將來人類住的生活的一個輪廓，讀者當不會懷疑它的眞實性和可能性吧！那毫沒有誇張，也不含一點虛幻性，其中大半的科學根據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只不過把它們推廣應用出來就是了。人類的努力總是向上的，科學是幫助人們向上的主力。在將來，科學要爲人類創成一幅非常的美麗和幸福的圖畫，上面所畫出的只是這幅畫圖的一角的草樣而已。爲將來而努力的人，應當相信這話吧！



女性與生育的藝術

——女性之話 一——

仲華

「生育是女性最大的藝術，」記得有人曾經這樣說過。像一切藝術需要長久刻苦鍛鍊一樣，女性生育的「藝術」正也是經過長久的辛苦經歷而成功的。我們的崇高母性，不全是爲了母性的深厚的慈愛，而主要是爲了母性忍受無限的痛苦以完成生育的「藝術」的偉大。

以我們時代的科學萬能，還不能使女性在生育中完全脫離痛苦和絕對免去危險。在潔白如鋪着雪的產牀上，在白衣翩翩的看護婦前，消過毒的棉花和刀鑷，防止一切危險的針和藥陳列得整整齊齊，但依然少不了呻吟聲和忍不住痛的淚水伴着這「藝術」的成功。那麼這「藝術」不能再進一步麼？科學在盡量減少生育中的危險去除生育中的痛苦，要到女性經過生育中完全消滅了危險與痛苦時，那麼在整潔光亮的藝術化的產室中，纔能見到一個眞正的完善的「藝術。」

可是我們時代的女性應該知道：她們是幸福的。倘使她們知道了幾代以至幾十代前的母性在生育中所經歷的無救的痛苦，那纔會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像昆蟲類中的雌性一樣，我們前代的女性差不多只知道爲種族完成生育使命的事；在使命完成後，不再記到有自己的生存。有無窮數的前時代的女性是把生命犧牲在生育中的。那完全不同於我們所理想的藝術化科學化的產室的「藝術，」而是悲劇的「藝術」！

整本的歷史中沒有記載過去時代的女性在生育中所造成的這種悲劇的「藝術。」但我在歷史的散頁中找到一些這些記載值得爲每個女性珍藏着。藏着、積着、留待自己經過母性的這一個時期看，那纔會知道自己的生育是怎樣的一種「藝術，」過去時代的女性所經過的生育是怎樣一種「藝術。」

我留着這樣的一頁記載，說在中古世的一個時期，女性在臨產時許久不生下，旁的人會提着她的一雙脚使她的頭向下用力抖動着，或者在一條氈子上把她旋着、滾着、甩動着，還有更可怕的是把姙婦放在空地上一個騎馬的人勢洶洶地疾馳過去，像要踏在她身上的樣子；但到了她身旁時，卻跳了過去。據說這樣可使腹內的小孩被威嚇出來。也有眞的把姙婦投在地上，背向天使人踏她的腹部，以「逐出」小孩的：

或者把姙婦用皮帶掛在樹上，幾個人在地下用另一根皮帶勒她的肚子，「追出」小孩來的。

同樣在中世紀有另一頁記載，說當時基督教的迷信，把生育中的痛苦看做肉體的罪惡應受的報逕。基督教的厭世主義者把婦女看作是汚穢的罪惡的東西，生育尤其是汚穢的行爲，所以生育中的婦女在中世紀是受到無限的痛苦的。教會把洗禮和超拔罪惡看得比什麼都重要。他們預備好一種「子宮內洗禮管」(intrauterine baptismal-tube)；當小孩生不下時，他們便認爲母性子宮內的某種惡星把小孩鎖住了，祇有用那個「洗禮管」超渡小孩靈魂的一法。產母的痛苦他們全然不顧；有時他們看產婦活活痛死，不知道應該如何救治。

上面二段的記載，在歐洲四百年前還是非常普遍。那時候，歐洲還沒有現在的所謂助產婦。有一種產婆，和我國內地的所謂穩婆或收生婆一樣，是自己生產過幾次，還常常幫人家照料生產，最後纔成爲幹這種事情謀生的職業者。初時，產婆幫人收生，是使產婦在一架凳上或在另一個婦人的懷前生產的。這種在凳子上生產的方法，到十九世紀纔完全廢除。在牀上生產的方法，是十七世紀中法國的醫師毛里梭(Mauriceau)所創始的。那種牀是現在醫院中產牀的起源。

我們現在的所謂「產科學」(obstetrics)是最近幾世紀來剛完成的一種科學。但這種科學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最古的時候。這種科學的演變進化，是女性最慘苦而又最偉大的一段故事。我在歷史的散頁中，把關於女性這段故事的一鱗半爪集起來。我發見在所謂「產科學」的進化中，女性的身體曾成爲迷信的毒害物，刀圭的試驗品，以至眞正的科學眞理的發見地。我們時代的女性所享受的產科學，乃是過去無數代女性的血和肉的試驗的結晶。

最早可以溯尋到埃及和印度的文化發源期，在西曆紀元前三千年和一千五百年。那時候，雖也有所謂產婆，而女性生產的「藝術」卻是祭司或僧侶幫她完成的。那時候的文明居然也有外科的手術，而祭司或僧侶是這種手術的保有者。臨床之際，祭司或僧侶被請來施行手術。遇到小孩死在腹中時，也有手術器具把死孩鈎出來。產科中的所謂轉位法 (Podalic version)，在當時也已知道。當時宗教法也特許用所謂凱撒兒氏截割法(Caesarian section)把產婦腹中的胎兒取出。

希臘的文明是現代文明的主要泉源。當時的醫藥學也是現代醫藥學的始祖。在希波克拉底斯的時候，產婆的知識已經比以前進步許多。但手術粗笨而又魯莽，不少女性爲這點做了犧牲品。當時對於男性醫生走入產婦的房間，已經表示出嫌惡了。這是迷信和禮教作惡的開始。男的產科醫生，當時被叫作「雄祖母」(He-Grandmother)可以看出嫌惡的意思。除了難產外，希臘女性生育時不請男的產科醫生。

但是希臘的迷信還敵不過文明的勢力，當時居然產生了產科的第一部著作。那是在二世紀，一個伊弗蘇斯地方名叫蘇蘭諾斯(Soranus)的醫生，寫成第一部產科書。蘇蘭諾斯自己就是專門於助產的，他

的著作完全脫離了迷信的氣味，而教人根據合理的方法，幫助胎兒安全地出生到世上來。他不主張用器具硬把胎兒取出，或者割死了胎兒救出難產的母親；他教人用轉位法，把難產的胎兒移到較好的地位，同時用手法助胎兒向下早些出來。蘇蘭諾斯的方法在現代看來雖然不完善，但當時已稱是最進步的了。在他的書成功之後的十四個世紀，所有的產婆差不多都奉他的方法為圭臬。

然而，接着希臘之後，卻來了一個歷史中最最黑暗的中世紀。這是女性最最不幸的一個時期。以前的文明被摧毀殆盡，迷信的流毒橫播着歐洲。男的醫生走入產婦室內，被視為大逆不道。就是最最窮苦的女性也不能請男醫生助產。女性的生育是在完全無知的產婆手下和神祕的氣象包圍中過去。許多平產的婦女都因為感染不潔而喪失生命。遇到難產時，不是活活的聽死，便是在無知的產婆，江湖「外科醫生」或閹豬者的刀下送命。好的和眞的產科男醫生已經完全絕跡；難產中反招那江湖醫生和閹豬夫來動刀，受着這種苦刑的產婦不能不說是可憐了。用畜牧場的閹夫代庖助產的風俗，到一五八〇年在德國纔通過一條法律，嚴厲禁止。但拒絕男醫助產的矛盾行為，在歐洲許多地方還是不能改除。在一五二二年，德國漢堡地方一個名叫浮爾德（Dr. Wertt）的醫生，因為改穿了婦人的衣裳喬裝去診察一個產婦，事發之後，竟被活活的燒死，算是警誡他的逆亂行為。

十六世紀可說是生育的女性的一個曙光期。女性應當永遠記着巴萊（Ambrose Paré）這個名字。這個法國的醫生是近代最初把科學的福音帶給生育的女性的一個。巴萊醫生重新介紹轉位法，而給以科學的基礎。我們要知道，在原始時期，女性在生育中最怕胎兒的位置不好，發生難產，而致產婦和胎兒同歸於盡；到了後來，文化稍進步些，纔有人想到犧牲胎兒以救出產婦的辦法，就是把胎兒割做　塊塊，取了出來；但是直到十六世紀羅馬帝國的末年，轉位法樹立了科學的基礎，纔發見了同時保全產婦和胎兒的生命的方法。近代的所謂胎產學也是在那時候開始形成一個新的輪廓。

接着是漸漸光明的時期。在十七世紀，男醫執行助產手術的又通行了。當時著名的醫生鮑乞（Boucher）曾經被召入法宮，為路易十四的妃子接產。在一六八二年，名醫克里孟（Julian Clement）為陶爾弗接生。請男醫接生，在當時宮中成為流行的風尚。

到了十八世紀，轉位法更進步，同時手術用的鑷子也發明了。這種手術新器具的發明，減少生育的女性許多苦痛，同時手術中胎兒致死的事情也大減少。然而那時為產婦施行手術的，還完全是外科醫生。外科醫生根據他們行醫的習慣，病者一經上手，便是開刀。這使許多生產的女性受了不必要的手術的苦痛。據說當時有一個著名德國產科醫生，在接生六十一次中，用器具行手術至二十九次。另一個產科醫生說，他只要見到產婦有一點不正常，便是「用刀割下去」，這樣在當時的女性生育中，死亡率還高到百分之二十；原因當然是多用刀之故。

在十九世紀，產科的技術方面很見進步。但是這種進步對於生育的女性的益處，又被另一隻惡魔之掌掠去。那所謂惡魔，便是可怕的產褥熱（Puerperal infection）。產褥熱自十七世紀起就漸見增多。從一六五二年至一八六二年，歐洲醫院中發見的產褥熱計二百件，據說多半是由於天氣的關係。在一七七三年，產褥熱的流行，甚至使歐洲的助產醫院成爲恐怖之窟。最厲害的是在朗拜地；據說在這地方三年之內沒有一個產婦生下小孩後不給這個惡魔奪去生命的。所謂女性生育的「藝術，」在那時簡直是給產褥熱這惡魔在造成恐怖的「藝術。」

有一個名西彌爾威斯（Semmelweiss）的醫生，當時在歐洲的助產醫院中工作，看着這種悽慘的景象，潛心研究，竟發見了產褥熱的來源。同時他提出一種實際的預防方法。那是在一八五八年，一個對於女性值得紀念的年頭，他宣稱助產醫生的手要完全用化學方面消毒，才可免去產褥熱的感染。西彌爾威斯還發表一個人寄給他報告格拉茲地方助產狀況的信，信中說：『這裏的助產醫院，祇有一間解剖室是學生可以集着消磨功夫等待有產婦分娩的地方。他們太專心於解剖了。當臨產室來通知他們時，他們完全不行消毒，有的連手都不洗一下。』

在過去的無知和大意中，犧牲了不知其數的女性。但現在醫院中助產的醫生，都知道化學消毒的手續了。潔白而消毒過的衣服，消毒過的皮手套，和一切經過消毒的器具，以至棉花繃帶，伴着產婦安全地完成那生育的「藝術。」產褥熱的惡魔，已經不能伸它的魔掌到完備的醫院中了，雖然它還保持勢力於簡陋的醫院和鄉僻無醫院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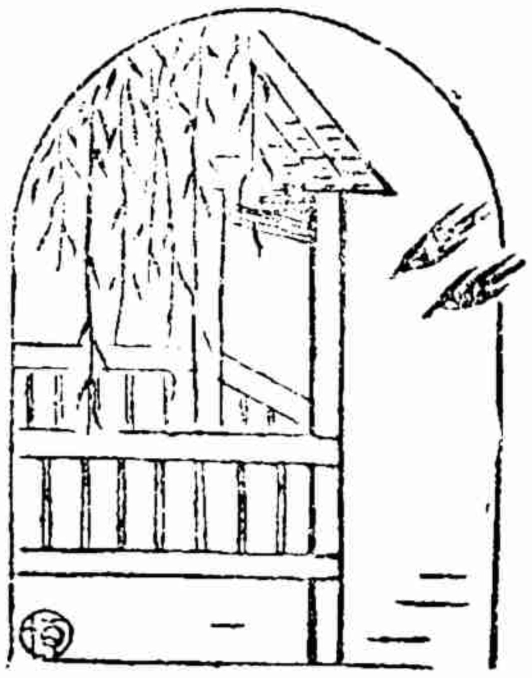
祇有減去臨產痛苦的一點，現在還留着爲完成女性生育「藝術」的最後的一點。在十九世紀中，外科手術用止痛麻醉劑的方法還沒有發明。歐洲第一個發明用以脫麻醉止痛的是格拉斯哥大學產科教授辛潑遜（Y. Simpson）。以後他又主張改用柯洛芳姆(Chloroform)，所收功效極佳。但辛潑遜的試驗爲歐洲的宗教保守主義者所大反對。那班虔誠的宗教者相信一切痛苦是上帝處罰的，女性生產中的痛苦尤其是注定的，所以竭力反對辛氏的發明，以爲他的行爲有瀆上帝。

但醫藥界用止痛劑的趨勢，不因宗教方面的反對而稍減。在辛氏發明之後，英國億定堡一處，二年內用止痛劑於生育和外科手術的，達四萬到五萬件之多。辛潑遜在一八七〇年逝世時，格拉斯哥全城的商店休業，爲這位拔除痛苦的發明家誌哀。

生育時用止痛劑，在各國醫院中實際上還沒普遍。我國的助產醫院也少採用這種方法。歐美報紙上，用止痛劑以解除生育時苦痛的方法，依然爲聚爭或慎重研究中的問題。或許從科學方面觀察，覺得用强性止痛劑以解除產婦痛苦的方法，也有些利弊不能調和的地方吧！

『生育是女性最大的藝術。』最後我們仍舊想到這句話。數千年來種種經歷過的鍛鍊琢磨，造成我們目前的近於完全「藝術」的生育方法。讀了前面的故事，女性們覺得要傲然於自己這種偉大的「藝術」麽？

九月十日寫於滬上（Ｆ）



天空中的婦女

馬文元

歐戰前女子在航空上得到成功的，眞是非常稀少。以航空事業很發達的美國講，那時祇有八個婦女得到航空執照。但現在呢，航空界中婦女，日漸增多起來，而且她們和男子一樣的能飛得高飛得遠和飛得快了。在美國，婦女領有航空執照的已有五百二十八人了，其中五十三人領到運輸執照，四十六人得有限制的商業執照，一人領有工業執照，而領有私人執照的，達四百二十八人之多。在英國，航空部發給飛行師的執照分甲乙二種：甲種執照是發給經過訓練的私人飛行者；乙種執照是給與經過相當練習具有技術和機械的知識，可以為人雇傭或自載搭客的飛行師。英國婦女領有甲種執照者共一百十二人；領有乙種執照者共五人；此五人中有四人是兼領甲種執照的，所以英國現在合格的女飛行家共有一一三人。至於在蘇聯，學習航空的女子，已占全國各航空學校中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了。

婦女在航空界的數目，非特日漸增多，而且她們有偉大的表演，驚人的成績。她們先造成了高度速度距離和耐久的飛行記錄，然後另有她們的姊妹以更大的勇敢和毅力來打破已成的記錄，再造成更高、更速、更遠、更久的新記錄。英國女飛行家阿美瓊孫(Amy Johnson)的英澳長途飛行的成功，和美國歐哈脫女士(Amelia Earhart)的飛越大西洋，同樣的使人震驚佩服。其餘有名的女飛行家，在美國有露絲尼古爾(Ruth Nichols)，勞來英加爾(Laura Ingalls)，愛里諾司密斯(Elinor Smith)和安毛羅(Anne Morrow)等。在英國有白郎英(Winifred Brown)，倍雷夫人(Lady Bailey)，還有年老的白特公爵夫人(Duchess of Bedford)。這些都是女子飛行的大成功者。現在我們就幾個最有名的女飛行家略說說。

歐哈脫女士是美國最著名的女飛行家，而且也是資格最老的。數年前，她隻身飛越大西洋，所受到的歡迎和林白飛行成功時一樣的熱烈。她在一九二〇年飛至一四，〇〇〇呎的高度，造成婦女飛行高度的新記錄。當她在一九一〇年開始學習駕駛飛機時，因為經濟的困難，不得不謀到一個位置，補助她學習的費用。她祇有在工作之後的星期六

下午和星期日，從事學習駕駛飛機。因爲多年的經驗，能作種種的飛行。本年八月她從極西方的新傑塞，在十九小時〇二分的時間內，隻身飛到極東的絲杉磯。在婦女界中飛繞美國的，這還是第一次。

和歐哈脫差不多同時學習飛行的，有一位加里福尼亞的女士名叫露絲尼古爾的。她是一個有趣的聰明的善決斷的女子，生長在里哀地方的有名家庭中。她是威勒斯來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她擅長種種的運動，如網球、高而夫、波羅等，也會能開汽車，駕駛汽船。她想到邊境上去做她未曾做過的事情，所以決定學習飛行。她從飛行上得到維持她生活的一部分資費。她想從紐芬蘭島飛到歐洲的計劃，雖則沒有實現，但她已能保持現在婦女飛行的高度和速度的記錄了。

比歐哈脫，露絲尼古爾年輕約十歲左右的愛里諾司密斯，飛行技術，並不下於她的老前輩。她八歲時就乘過飛機，十二歲學學駕駛，十五歲就能駕着飛機「獨奏」了。因爲她的父親是飛機師，所以她是在飛機和飛機師中間生長起來的。她造成婦女耐久飛行的記錄，經過許多冒險的飛行。十七歲時，在寒冷的二月中，開始作了一日一夜的耐久飛行。過了二個月，她又飛過了許多山峽。她在前年三月，以二七・四一八呎的高度，打破女子高度飛行的記錄。那次飛行中，她勇敢地衝向蓋着白雲的天空，天空中寒冷到不可抵抗，她一點也不畏懼。後來極度的寒冷使她失却了知覺，以致飛機滑落了三千餘尺；但她隨即恢復知覺，再把持機舵，結果還是平安降下地面。

歐哈脫露絲尼古爾愛理諾司密斯的會駕駛飛機，都是從私人教師中學習得來的；惟有現在要講到的勞來英加爾是從政府註冊的航空學校畢業的第一個女子。她生在紐約，未學飛行前，在外國學習音樂藝術。後來她到聖路易地方，考入了航空學校。因爲經濟的關係，她一面作工，一面求學。她每天上午五時起身，以便完成她學校中規定的飛行鐘點。她曾經宣布飛越大西洋的計畫，但並未實行。她的飛行時間很短，祇有二年半；而且飛行的地點，大都在美國西方的中部。她在密梭里打破飛機翻旋（Loop the Loops）的記錄後，才引起美國人士的注意。

前面說過的四位女飛行家，雖則她們的境遇不同，性情不同，思想不同；但是她們對於飛行事業，有三點意見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她們承認飛行事業已經達到婦女完全能勝任的地步。第二，有時駕駛飛機需要比婦女更強壯的氣力，她駕駛裝有三只發動機的飛機（Tri-motor Plane）。第三，她們會同樣的得意地說，她們自己是促進飛行事業的主要分子；因爲從她們的成功，人們都覺得婦女也能飛行，那飛行一定是容易和平安的事了。她們以爲婦女的體力，除重大的運輸機外，在飛行上並沒有重要的關係。她們還以爲能忍耐和觀察銳敏是飛行家的要素；而這要素卻是婦女的特長。所以婦女的飛行能力並不在男子之下。

美國還有一位因她丈夫而更著名的女飛行家毛羅。毛羅在三年前嫁給林白大尉，那時她已是一個飛行技士了。她曾經飛過三〇〇〇

〇英里而沒有遇到絲毫的意外。去年當我國長江水災的時候，她和她的丈夫林白來華，幫助救濟水災。最近因他們的兒子被綁失蹤和發見被謀殺，他們是尤加給世人所注意了。

說起英國的女飛行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要算阿美瓊孫了。她是最近飛行界中為全世界所注目的人物，其盛名的撼動力不亞於一九二七年單人駕駛飛機航渡大西洋的美國飛行家林白，和一九二九年駕駛齊柏林飛船週繞地球的德國老博士愛克納。她在前年成功了英澳隻身長途飛行，使全世界人士都讚美她的英勇。那次飛行，她以十九日的行程，從英格蘭到澳大利亞。這條路線長度等於越大西洋線的三倍。她起初學習飛行時，非但要知道如何駕駛，並且還要知道為何能飛行，所以她對於飛機中機械的結構和修理的方法，都弄得很清楚。經過了二年的刻苦練習，她成為英國第一個女航空工程師了。不久以前，她和著名飛行家莫理森結了婚。她們一對飛行伉儷，在本年九月，曾受倫敦人士熱烈的歡迎。

在瓊孫女士之前，白朗英女士也是一位英國頂頂大名的飛行師。她和八九十個飛行師一同參加英王杯的飛行競賽，從哈華士出發，至不列斯脫，曼徹斯脫，經新喀什爾而回至哈華士，全程共計七百五十英里。她以每小時平均飛行一〇二英里的速度，戰勝當時有名的飛行家奧李巴（Orlebar），華丰（Waghorn）得到優勝的英王杯。那時她祇是一個二十六歲的曼徹斯脫的女子呀！

南非富商倍雷夫人，曾經隻身飛繞非洲。她在一九二七年得過國際航空協會的飛行錦標，並且和希斯夫人（Lady Mary Heath）造成一七，〇〇〇英尺的高度新記錄。

最有趣的，英國還有一位年紀六十多歲的女飛行師。在我國，六十歲以上的人已是行將就木；不要說婦女，就是男子亦已衰弱得不堪了。但是這位六十二歲才開始學習駕駛飛機的白特福公爵夫人，眞可稱得起老當益壯。在起初三年，她共飛五〇，〇〇〇英里的路程。有一次她經倫敦，巴黎，瑪德里，康琪而回原地，有一次飛到非洲南端的開浦城，還飛行到印度二次。她現在已經是六十七歲了。

天空中的婦女，不息在增加，而且常常有驚人的表演，但是我們中國的婦女，除去年秋瑾的女公子曾在國內作一度的飛行外，還沒有第二人在這種新與的冒險而有奇趣的事業上活動。蔚藍無涯的天空，不要單給黃髮碧眼的白色婦女翱翔着，希望最近的將來，中國的新婦女也能注意這種新事業。

女人與著作家

絡緯

愛，被愛，這是人間平凡的喜劇。一個女人，她的願意嫁給一個著作家，正如願意嫁給其他任何世俗的人一樣。她的最初的被他吸引而趨於結合，並不存有任何恐懼，而事實上，對於對方，卻早已存着超出尋常的信任。不過生活於他自己的幻想的小天地中的著作家，把他的全副精神貫注於自己的偏狹的園地分析，揀擇，綜合一切印入他考察所及的事物，從他心底反射出來，而活躍於紙上，這對於他自然是最重要的問題。那麼，這樣的情形，究竟合不合於一個女人的口胃呢？對於女人，著作家的這樣奇特的習好，在開頭的時候，也許不是一個引起憎恨的對象，而反是引起興趣、同情、了解、驚奇的原動力。正如加萊爾（Thomas carlyle)所謂『有些人說人類是被安樂所引誘，這是太冤他了。困難、犧牲、殉道、死亡纔是活動於人心的引誘。』男人是具有這副心腸，女人也是一樣。如果一個男人是在他的胸中藏有英雄的種子，這話是對的；而一個女人在她鍾情的時候，尤其是對的。理由很簡單。愛情本身是一個不斷犧牲的歷程，這就是造成英雄氣概的原動力，所以每個戀愛者在這樣狀況之下，必然是一個英雄或女英雄。只有時間能夠證明他或她對於他們自願的英雄行動會維持多久；一方面的不願維持，也許就是愛情的終結。這樣看來，可以知道男與女對於愛的

世界婦女新訊

甘地英國女弟子被捕入獄

英印圓桌會議失敗後，甘地所領導的非武力反抗運動又開始，本年春季以來，國民大會的領袖份子被捕殆盡。印度革命中的女人物像奈都夫人，甘地夫人等，都繫身獄中。在八月十七日著名的甘地英籍女弟子斯萊特女士（Miss Madeline Slade）又被捕，判處監禁一年。

斯萊特女士是英國一個海軍將官的女兒，曾在英國的交際界馳名多時。但後來研究哲學，發見了甘地的非武力反抗主義，竟一心皈依，願做甘地的弟子。甘地起初不肯收留這個曾經繁華安逸生活的英國女子，教她去經歷些艱苦生活再回來見他。於是斯萊特女士就回到歐洲，在瑞士農村過了一年最刻苦勤勞的生活。一年後回去見甘地，甘地乃收留了這個敵人方面衷誠來投服的女子。

斯萊特女士的行爲，被英國社會所大責難。她的父母不認牠做女兒，把遺產另給了人。但斯萊特女士全不管這些。她不想着自己的父母，卻想着甘地的偉大；牠不罣念故國燈紅酒綠間的朋友，卻永不忘懷於踏在他人鐵蹄下的印度千萬人民。牠把一切交給了印度的革命。

斯萊特女士侍奉甘地像侍奉父親一樣，牠稱呼甘地做父親。她自己換了印度的名字，披上印度的頭巾，住在石屋中

犧牲，其勇敢的心情是相同的。不過男與女愛的歸趨，有根本差異的；就是一個女人，常發現她的生活的重心，常在她自身以外的另一個人身上：最初是在她所愛的男人身上，後來是在她的孩子身上。一個男子的重心，雖則事實上也並不在自身，但他常從事於自己所欲從事的工作，那就是他做了完成他自己目的的工具。就這點看來，他與女人不同，就是從不退居於次者地位而繫其重心於另一個人。密爾頓（John Milton）失樂園中有幾句關於亞當夏娃的話說得好：

男子是勇敢的化生，
女人是溫柔嫵媚造成，
男子專爲神而生，而女子則專爲服役男子心中之神。

這幾句話，卻有不可磨滅的眞理；時間經過愈久，其蘊義似乎愈明顯。假使不信，回過頭去看在旁的人類。

所以當一個女人投身於戀愛旗幟之下，這就是表明她願意把她整個的自我，貢獻給他的愛人而預備犧牲；在他方面，一個男子，雖能夠給他愛人以她全部所需要的東西，但他的一件主要的東西，仍留給自己，那就是他工作的意向。這正是密爾頓所謂『爲神而生。』著作家的神並不是那基督教所虔奉的上帝，而是希臘人所稱的繆司（Muse）。著作家之獻身於繆司，宛如加特力教的貞女獻身於神之子一樣，在精神方面，他早已和他的繆司結了婚。一個女人是不是歡喜心中早已被佔領——被那超凡的美佔領——的丈夫呢？有些女人，不，有些女人，認識了男子這樣聖潔高超的懷抱，而這種懷抱，就是非同小可的誘惑。那末，這個對手就剛巧應選。莎樂美之愛教士約翰，似乎並不是完全由於肉的誘惑，肉的誘惑外，還有那教士精神的崇高。當然，肉體也自有其誘惑的魔力，佔領全意識中的女神，無論其怎樣的美，那種美只能滿足精神的要求，她是少有肉的特質的，女人從這一個罅隙，她相信她是有把握吸引住那侍奉繆司的男人。當這種觀念成了她的意識的中心時，她的一切恐

紡紗。甘地到那裏領導非武力反抗運動，她都跟了去服侍他。

印度的英國當局痛恨這個反逆的女子，因爲她比叛逆的印度人更叛逆。在本年秋間緊急法令頒行於印度時，斯來特女士斷然違了禁令進入孟買城。這立刻使她被捕但她很滿意，因爲她和甘地同受着這命運。（倫）

英國職業婦女的最近統計

英國因爲是工業先進國，婦女在社會職業上活動的很多。但因爲保守主義的流行，婦女活動的範圍也不免受限制。

據本年九月五日倫敦傳來的消息，在最近舉行的國際商業教育會議中貝萊派克女士曾報告英國目前職業婦女的一個統計。那統計沒有把工業勞動者包括在內；關於幾種主要的社會職業，統計的報告如下：女公司主任，三百人；女工程師，二百至二百五十人；女書記，七十人；女會計，六十人；女採石廠經理，二人。此外有幾個合格的女統計員，拍賣員，測量員和地產業者。

婦女在從事社會職業時，需要的資格較嚴。據英國靴鞋製造業聯合會幹事瑪林遜女士說，婦女要在社會職業上立足，必須具備下列的資格：有想像力，富於常識，了解力強，體格健全，鎮靜，有機智和能忍耐。（倫）

北極探險中的唯一女子

月前蘇聯的北極探險隊乘破冰船「雪別列可夫號」從阿欽格爾出發往北冰洋時，全隊六十五人中，有一個女子。這女子名叫羅斯諾伐（Irina Rusinova），年紀只有三十歲，但對於北極探險已有極充足的經驗。

這次探險是要從阿欽格爾（Archangel）出發到北

懼都消失，她也許立即可爲對方懷抱中的人，而對方的眼，也可從天上回轉來看到人間，在女人身上找到另一方面愛。到了這時候，眼中的人，即會是意中的女神。但也許經過時間的轉移，他會淸醒轉來，覺得她不到理想的程度，而不是他所企望的妻子。那時，女人也許覺不幸而嫁了一個文人，她因不能了解而恐懼。但她的恐懼，也許是對於他信任太甚，因而失望太大。所以平心靜氣地想來，嫁給一個文人，不是像她信任達最高程度時那麼好，也不像她恐懼達最高程度時那般壞。

且引幾件事來做例證，這些例證都是同樣的故事——是講到那些女人嫁給一個著作家，一方面覺得某種的誘惑，一方面又覺得某種的恐懼。

讀了白萊克 (William Blake) 的任何一本傳記，誰也不能忘記白萊克夫人克塞林 (Catherine) 對於他丈夫的唯一怨恨，就是白萊克雖則從來沒有同他的夫人分離過，但很少關顧她，因爲他的精神總貫注於他的幻想的樂園。她時常感覺經濟上的缺乏，而無以爲炊。在吃飯的時候，當白萊克忘記了一切，忘記了她，及她的空的伙食房時，她只能將一個空盤子塞在他的面前，把他從樂園中找回來。到了夜間，白萊克的腦中，又生了許多奇特的幻影，他要把這種幻影，一一筆之於紙上，而寫成神秘的畫。據他自己說，這非克塞林的幫助不可。日間他沉浸於幻想之中，既使她不能忍受，在夜間他又使她與睡眠絕緣，白萊克夫人的痛苦可知。然據當時白萊克的朋友說，克塞林的從床上爬起，坐於她的丈夫的身旁，是出於她的自願。白萊克嘗一連幾夜地不睡，而同時必需他的夫人陪伴，因爲這樣他才能安心快樂地工作。白萊克夫人出於自願，似乎是不可相信，但他們雖在這狀況之下，而生活却是很快樂的，那將怎樣解釋呢？也許愛情使得她不顧一切地容受吧。白萊克夫人是一個眞實的愛人，結果她成爲一個女英雄。她的報酬，以商業的眼光來估計，是很小的，但若從因爲她的幫助，而使白萊克的藝術達於不朽這一點

極去尋一條到海參威的路。這路的探險是所有探險中的最困難的一條。領導探險隊的是著名探險家兼地質學家希密得氏 (Prof Otto Schmidt) 全隊六十五人中，三十五人是在破冰船上服務的，三十人是探險員。這樣困難的探險中有一個唯一的女性，顯出了一種特異的生氣。

從阿欽格爾經北極到海參威的探險，在探險史中是極佔重要的，因爲這就是要尋一條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東北方面的通道。在這條路上以前曾有過三次探險，歷時都達二三年，冬季甚至完全被封鎖在風雪中。最近的一次是瑞典的阿孟曾 (Roald Amundsen) 前往的，就在大戰後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當時很引起世人的注意。這次蘇聯的探險隊想趁着北極解凍時穿過最困難的一段。他們的路線是從阿欽格爾過白海，北冰洋，白令海峽，太平洋而到終點海參威。

探險隊出發前，有十多個婦女自願偕同前往。但希密得教授祗選定羅斯諾伐一個：因爲牠的過去經驗顯示牠決不遜於其他的男性科學探險員。

在一九二二年，就是羅斯諾伐女士二十歲的時候，她已經到過阿欽格爾北方北冰洋中的諾伐奈勃拉島探險，和那裏的埃斯基摩人同住了一年。下一年，牠又和九個俄人到諾伐奈勃拉島；那九人中有一個名叫柴洛拉夫斯基的，就和羅斯諾伐在北洋的冰天雪地中結了婚。當花燭之夜，尋訊傳到俄國時，阿欽格爾的電台特別爲這對探險夫婦用無線電放送結婚音樂給他們；這個了無線電放送結婚音樂的記錄。但後來他們又離了婚。

羅斯諾伐是一個中等身材，黑髮而活潑幹練的女子。她

看來，那便偉大了。克塞林的一生侍奉他的丈夫，並不是爲滿足她的愛情，而是爲滿足她丈夫自己的本能！沒有一個藝術家再比白萊克超乎尋常的將自利心表現得充分了。她又怎樣能忍受的呢？這大概因爲一般丈夫對於妻子都是孩子般的。加塞林看到她的成人的孩子，拿了鉛筆很快樂地從事畫圖，正和一個母親看到一個孩子玩一個玩具而覺得滿足沒有差異。當然一個成人不能完全像個孩子，但成人的完全倚賴他的妻子，正無異一個未成立的孩子倚賴他的母親；而這種母親的愛，就是她最高的滿足。白萊克夫人之嫁給這一位偉大詩人與偉大藝術家，她以最大的犧牲來維持她的愛情，講到精神是勇敢的，講到婚姻是危險的。那危險的地位，就是造成她榮譽的原因。白萊克臨終的時候對她說『……你永遠是我的天使，……』可見白萊克感激他夫人之深了。

再轉向白朗寧夫婦，他們的結合，似乎是很容易的。不過白朗寧夫人之能克服生理上的缺陷，對於白朗寧十分信任，應許他的求婚而從她的父親家中逃出，卻是具有很大的勇氣。白朗寧夫婦逃到意大利後，一直住在一起沒有分開過。十五年後，白朗寧夫人死時，白朗寧受了很重大的精神上的打擊，在最初一星期內，他口中不斷地哭喊：『我需要她，我需要她。』後來由白拉格頓女士(Miss Isa Blagden 他們一個很忠實的朋友與佛羅棱斯的，鄰居)勸告，白朗甯才帶了他的孩子白乃尼(Penini)由他的故居(Casa Guidi)離開，住居於白拉格頓女士的別墅(Bellosguards)中。住了幾年，他最後才決定回到故國，與他不能忘的意大利辭別。

這一對可愛的詩人，在文藝的領域，皆有偉大的成就，他們的結合，更能激勵而揮發他們的天才。彼此認識對方的價值與精神上的相互瞭解，使他們的婚姻永遠立於穩固的基礎上。白朗甯夫人的年齡長於白朗甯也許她對於這位青年丈夫，不但盡妻子的義務，而如慈母般地愛護。

是一個磁氣學專家，又是一個最喜歡研究北極的科學家。在目前世界她是唯一到過北極探險的女子。(倫)

巴拉圭婦女立誓救國

南美洲巴拉圭和玻立維亞二小國，爲爭奪大查谷(Grand Chaco)的一塊森林地，在月前發生戰爭；糾紛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巴玻二國軍隊都很少，只幾十人；但作戰時卻全國同仇敵愾，個個人都願爲國家的主權拚死鬥爭。二國婦女的踴躍愛國，尤其值得稱道。

巴拉圭的婦女因爲見本國的軍隊人數比玻立維亞少，在戰事發生後立刻自動召集組織娘子軍，願與男子兵士一同拚死。玻立維亞的婦女也起來要求陸軍部教她們放鎗作戰的方法。戰爭的結果，是巴拉圭先受挫，查谷礮台被佔了幾座，到現在玻立維亞還不肯歸還。巴拉圭的婦女已經立下了誓說：『在查谷森林沒有奪回以前，大家永不搽粉塗胭脂和用香水！』

從前伽太基國的婦女在著名的波納克戰爭時，割下了自己的髮辮來作弓絃，戰勝敵人。這已傳爲歷史上婦女愛國的美談。現在巴拉圭婦女的立誓救國，可以不讓古代婦女專美於前了。(倫)

婦女與牙醫職業

牙醫是一種極合於婦女的職業。據美國最近傳來的消息，在紐約的女牙醫，沒有男子能和她們競爭營業，初出學校的女牙醫，每年能賺一千二百金元，好的能賺到二千四百金元，比做中學教員的已經好得多了。

同樣，在愛迪(H. S. Ede)著的 (Savage Messiah)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年長的婦人白拉式斯卡(Sophie Brzeska)以母親般的愛去愛年青的藝術家高狄兒 (Henri Gandir)。白拉式斯卡專心愛護這位年青天才的雕刻家，這藝術家的爲他的藝術而努力，也確使白拉式斯卡痛苦。在高狄兒眼中，只有兩件事值得他注意；生活的繁複，乃是人間的藝術材料，這材料對於幻想的富於可塑性，正如泥土之對於藝術家手指之富於可塑性一樣；而藝術的使命，就是在光榮生活的意義，其光榮生活的方法，是在把那生活的衆相，使之美化，而使訴於耳的聽，目的視，手的觸。高狄兒投身於他的繆司足下，他很少顧到在他左右的白拉式斯卡。白拉式斯卡在這意義下，也就成了爲愛而犧牲者。假是藝術家詩人是個成人的孩子，那婦女選擇了成人的孩子爲其愛的對象，那末她的愛也就得變換其形式。男子有兩種愛可以繫其心神，一種是母親的愛，一種是妻子的愛，而前者是更能經久些；也只有那種愛，是能經過好多痛苦而不變更。白拉式斯卡的能對於那位青年雕刻家的愛護備至，歷久不變，恐怕是前者的成分居多而後者的成分居少的原故。我們只要一讀愛迪的書，就可以明白這種意義。

由康拉德 (Joseph Conrad) 夫人所著的我所知道的康拉德一書，中我們也可以知道康拉德夫人之待她的丈夫，也是那種母親的本能是維繫他們愛情的要件。康拉德這位海上的浪人，當他把異國的情調，攝入他的眼中，逐孕育而成那繁複曲折的小說。他寫小說的時候，極需要他的夫人的照料。因此拉爾(Lar)，這火爐邊的小神，逐將那弄舟海上的遊子，他本是飄浮無定到處爲家的，也安定下來，在他的小範圍中，度着那另有一番風味的生活。

所以一個作家，這樣看來，是他的繆司的情人，他的妻子的孩子，他的女人的愛人。有眞實的愛的女人，對於她的丈夫，不但要有愛情給與的力量，並且要有愛情抑制的力量。當那

美國女子在中學畢業後，進牙醫學校學習十個月，便可畢業做牙醫；這不能不說是簡便的事。但據紐約新開的摩萊葛根牙醫院主任參考爾牙醫博士說，婦女要學牙醫，必須具備幾種重要的資格。第一，學習時的年齡最好在十八歲；因爲牙醫重在手術，年紀太大了，骨骼太硬，手術不能學得靈巧。第二，學牙醫的婦女必須有一個強硬的背脊；因爲做牙醫的常須終日立着施行手術，肩背不強健，便不能支撐下來。牙醫的身體也不能太胖；胖女人在一百三十五磅以上的，便不能學牙醫。第三，做牙醫的婦女必須性情和靄，能忍耐，而且細心；這一項資格是多數婦女具備的。

牙齒的疾病以愛吃糖菓的兒童和婦女最多發生；治療的人自然以婦女爲最宜。據一般的預料，牙醫這種職業將來或許會被婦女所獨佔。（倫）

波蘭女革命者去國

波蘭女革命者柯斯摩斯卡 (Irene Kosmovska) 是波蘭左翼農民黨的一個重要人物；在大戰後的波蘭政治舞台上，很顯過一番身手。但因爲畢蘇資基將軍的恐怖統治，使牠難以在國內立足，上月初牠宣布將離國他去。

在不久前，柯斯摩斯卡女士曾經因爲侮辱了畢蘇資基，被拘禁起來，判處六個月的徒刑。但後來她又被特赦放出了牢獄。她不因爲特赦的「恩典」而減少她的反抗性。出獄後，牠照舊肆言無忌，攻擊畢蘇資基的恐怖統治；於是她所處的教師職位，又被剝奪去。她在波蘭被迫到無生活的路。

許多波蘭的革命者現在都流亡在國外。柯斯摩斯卡覺得國內不能久居，而且國內的革命暫時也沒有發展的希望，所以也決定到國外走一趟。據說她將到南美洲的巴西去住

繆司走進他的身上，他的每個神經纖維都被繆司的纖指敲着，他這時變了他的繆司的奴隸。但當他從他的繆司那方面回轉來，他的凡人的興趣並沒有與人兩樣，他又是一個真實的愛人，忠誠的丈夫，他需要他的妻子的愛護。正如其他的丈夫一樣。所以一個女人嫁給一個作家，並不要像她信任達最高程度那麼好，也不像她恐懼達最高程度那般壞。

美國當代女詩人米萊

華君

美國目前有不少女小說家，但很少女詩人。大概「詩人」這種東西是和現代的實現生活太隔絕了，所以一向被認爲近於詩的女性也少去嘗試了吧！在美國流行的書籍中，不大見有風行一時的詩集。但在一九三一年的每月最銷書目上，卻出現一冊詩集，而且是一個女詩人所寫的。那不能不說是一件有趣味的事了。那詩集的題名叫"Fatal Interview"作者是米萊女士(Edna St. Vincent Millay)。留心美國近代詩壇情形的人，會記起米萊女士是在十多年前出版一冊名叫荊棘中的數枝無花果的小詩集而成名的，現在這冊"Fatal Interview"應當是她幾年來努力的好收穫了。在美國當代稀若晨星的女詩人中，米萊女士可說是獨自放着光芒的一個。她的生活和作詩經過，很可以給我們讀讀。

米萊的出生地是在曼茵州的凱姆登城。母親是做看護的，並不富有。家中沒有男孩，只有米萊她們三個姊妹，而米萊是最大的女兒。母親因爲想有個兒子，所以把米萊當作男孩一樣撫養着。家中經濟不寬裕，比較二個妹妹大一些的米萊祇好像個男兒一樣照顧些家中的事情。這樣，米萊竟養成了男性的自信和進取的氣概。她在家中不大聽人叫女腔的小

[illegible]。（念）

印度焚死孀婦的惡風

印度因爲宗教的迷信，對婦女極輕視。虐待婦女的行爲，像幽禁，鞭撻，都是社會上常見的事。但以焚死孀婦的風俗，算最殘忍。這種風俗曾經英政府禁止，在城市中較開化的印度人，都已革除這種殘忍行爲；但在遺僻的鄉間，還留着這種惡風。

最近的阿格拉地方附近的達治瑪哈廟中，又發生了一個婆羅門教新死丈夫的孀婦，攀登柴堆等待燒死殉夫的事情。因爲中了迷信風俗的毒，那孀婦竟願自己活活的被燒死，不能不說是可憐的奇事。但更奇的是那孀婦的親屬竟都整齊到場，預備看這慘酷的禮節。幸虧當柴着了火，還沒有燒到那孀婦身上時，被警察得知，趕去救了下來。據說，這個達治瑪哈廟，就因爲過去燒死過無數的孀婦，在印度很著名。（愉）

捷克婦女要求有墮胎之權利

最近捷克婦女向國會提案，要求有墮胎的權利。這提案如經國會通過，則墮胎一事，在捷克國內便可認爲合法。

據說在上面的要求提出時，附帶有這樣的條件，就是墮胎手術必須在國立醫院施行，而且必須合於下面的一種或數種情形，才可以得到允許：

胎的內小孩被判定有神經或身體方面的病態；

小孩生下時會危及於母親的生命或健康；

小孩生下會破壞父母或其依賴者的經濟安定，或者父母的經濟狀況不能使生下的小孩受適當的教育；

名「伊特娜」而常被喚着像男孩的名字「文生」的。

家中雖近於窮，但很有生氣。三個女兒會伴着母親和生活奮鬭。米萊長成得毫沒有長怯的女性氣質，卻活潑頑皮，像一個村童。母親在看護職業之外，也會做詩；對於那頑皮而沒有女性氣質的米萊，她竟很早就教她學詩了。而使人稱奇的，這野女兒竟會漸漸通起詩理來。

在十四歲時，米萊就得了「聖尼可拉」一的詩的金質獎章。這樣小小的年紀，她已在本地成了名。從十八歲的一年起，她又動筆寫一首名叫再生(Renascence)的長詩；這詩經過她十九歲到她二十歲的時候纔寫成。美國文學批評家戴爾(Floyd Dell)在紐約公論雜誌上稱讚這首長詩的表現力量，說『她用雙手大膽地抓緊着生活，雖然生活中有着刺！』

帶着二十幾歲的青春，這位女詩人接着從家鄉到了紐約。初時她祇和二個妹妹同在紐約居住，不久後又把母親接了出去。紐約有着浪漫的環境，但她的家庭給她背上一個沈重的負擔。漸漸她發覺做詩是不夠供給生活的；她在熱鬧的城市中最初嘗到了一些生活的淡淡的苦味。於是她試過着浪漫的生活，她希望做一個女優。那一段短的女優生活是在「劇院公會」嘗試的；只參加了一本戲，第二本戲上演時她就被拒絕了。這樣她纔受到了真正的打擊。經濟真的困窘起來；寄出去的詩稿一封封原樣退回。每一封稿的退回像一顆針尖刺着她的心。但她照舊寫下去。有時抵不住生活的煎迫，她只能用假名替雜誌上做些填尾的文字，換點錢來敷衍生活。她把家移在格林威希村居住。在最苦的日子，只有淡茶和麵包安慰着她家人的口和胃。

當她正受着生活的磨礪時，震撼着歐洲的大戰爆發了；戰雲也掠過美洲，把北美合衆國的平靜生活激盪着。野心的政治家軍人主張參戰，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都表示反對。政府的斷然宣戰激怒了許多人民，米萊女士也是其中的一個。在審判反對戰爭者的法庭

姙娠的成立是一個十六歲以下的女孩被強迫或欺騙而發生性關係的結果。

最後有一條聲明，就是在執行手術時，還必須得到被執行手術的婦女自已的允諾。（倫）

募集新娘與拍賣女工

不景氣的流行，影響於全世界，也影響及婦女。下面的二則短訊，前一則是間接影響的結果，後一則是直接影響的結果。

最近日本因爲經濟不景氣，許多青年男子不得不離開本國，到南美洲，南洋，滿洲等處殖居，另謀生活。許多輪船公司都開臨時特班，運送移民出外。同時日本婦女海外協會的會長松平繁子，以爲青年男子移殖海外，不能缺少女人，就和西尾及杉田二個委員協議，決定派遣全體會員到日本東北方面的米澤，仙台等窮苦的農村，舉行講演會，電影會，談話會等等，招募一般青年女子做新婦，伴同殖民的男子出外。因爲牠們把國外殖民說得非常有希望，很有貧苦的農女應募。

美國因爲經濟恐慌，女工失業的極多。在生活程度很高的美國，跌到麵包線內的人就不易生活。於是失業的女工都感到非常的困苦。在綠衫磯有一個慈善家名叫貝侖斯的。記起舊日封建時代有拍賣奴隸的辦法，則無法生活的女工當然也可以拍賣，於是他在空場上實行拍賣失業工人。被拍賣的大半是工廠女工和家庭女侍者，但應當說明的，她們被拍賣不是身體，而是工作或力氣。我們看見過一張新拍賣的照片：空場上做交易的男子擁擠不堪，貝侖斯和一個二十二歲

米萊和許多急進者齊聲和虛偽的法律相抗爭。她痛恨着這種表面文明的國家中所包藏的不公平。數年後，當著名的沙谷樊薩蒂案發生於波斯頓，激起巨大的抗議風潮時，她也參加在示威的行列間，提起反抗的呼聲。她發見她的詩的一種新應用；她覺悟了詩在空虛地吟哦着「愛」和「美」之外，也可用以爭正義，鳴不平。於是她爲沙樊的事件，寫了一首麻塞州中無正義的詩。

早年養成了猖野的性格，生活的磨礪又加濃了她血中的反抗的因素。對於各種抗爭自由的運動，這位女詩人都表同情。她也同情着爲她的一性爭自由的女權運動。她早先讀書的伐薩大學出一位女權運動的健將，名叫密洛朗特(Inez milholland)；這人爲她所十分景仰。她寫的一首詩前驅者，便是紀念她心目中的這個女英雄的。

但是使米萊女士在全美國成名的，卻不是上面所說的那種反抗性的詩，而是一冊薄薄的小詩集，荊棘中的數枝無花果。這是一冊上，舒情小詩集，在一九一七年她畢業於伐薩大學的時候出版。的樂觀的美國人喜歡輕鬆的愛情小詩；這集中的可愛的小詩，正投着一般青年人的心。它的風行和使米萊女士成名，祇好這樣去解釋了。

成名後的米萊女士，有幾個雜誌社願意資助她到歐洲去旅行一趟。旅行回國後，她和一個名叫鮑西凡的男子結了婚。這男子正是她所崇拜的女英雄察洛朗特的前夫。在新婚中，夫婦二人再到海外去作了一次蜜月旅行。度完了蜜月，二人在紐約的奧斯悅里茲附近處一個田莊上住了下來。米萊女士在過去多年中和生活經着太長久的苦鬬，身體已經有了病，這時正好在田莊的自然環境中恢復起來。他們夫婦二人每天清早六點鐘就起身在田莊花園間親自工作着。多半的時候他們都全身不穿衣服。讓夏天的太陽曬着金色的光在他們皮膚上。這種近於自然的生活，把米萊女士的健康完全恢復了。她的皮膚曬得像半熟的野莓，她的精神比以前更活潑而充滿。在

的女侍者立在拍賣台上；開拍的結果，有人用每小時五十仙的價格把那女侍者拍了去。(倫)

曾祖母會

最近在英國曼爾邦地方，開着一個最最新奇的會。那會名爲『曾祖母會』，是當地的教會發起的，參加的必須是曾祖母，或是有曾祖母以上資格的婦女。結果有九十四個曾祖母和二個高祖母參加；牠們每人得了一個壽餅和二個鷄蛋的禮物。

那天會中最大年紀的，是一個九十五歲的高祖母。牠是新南威爾斯人，人家稱牠做居甘太太(Mrs. Keegan)。但是會中得到最大榮譽的卻是一個名霍金遜太太(Mrs. Hopkinson)；牠現在七十七歲，但已生了二十個子女。(倫)

世界女子打字錦標

現在握世界女子打字錦標的，是法國的派烏女士(Mlle Odelte Piau)。最近法國的打字學院在洛恩地方舉行第七屆世界打字錦標比賽，派烏女士又造成了世界打字速度的新紀錄。她的紀錄是每分鐘打未預備文句九十字，打預備文句達一百二十字。

派烏女士同時又是打字整齊紀錄的保持者。她在去年十月中的世界打字比賽中，打破了英國倫敦的寧乞爾女士(Miss Eleanor Mitchell)的紀錄，而取得世界打字的錦標。以前三年的世界打字錦標，都是被寧乞爾女士得去的。(倫)

這種甜密的生活和愉快的心境中,她寫成了"Fatal Intesview"這册詩集更攫住了美國青年的心;它的風行造成了米萊女士在美國詩壇上更大的光芒。

水國兒童的教育訓練談

伯衍

婦女不論在家庭中或在社會上,都有知道些兒童教育法的必要。原因婦女是兒童最切近的人,又是兒童出世後第一個教育環境。但可惜的是婦女雖然負着最早教育兒童的責任,卻多半不懂得教育兒童的正當方法。我們見到大部分做母親的婦女只是任着感情應付兒童,而不知道怎樣依照教育原理系統地施以教育或訓練,這種情形使我們覺到有先教育做母親的婦女以兒童教育法的必要。但怎樣使婦女受這種教育呢?刻板的兒童教育研究法,偏成許多條目的「應該」「應該」……和「不可」「不可」……,看了常使做母親的頭痛,而結果是一點也不能依着去做。大半婦女是不願把這種條目一看的。我想比較上還是記敍某種實際教育兒童的情形,要活動而多興趣。一般的說,誰都可以把這些當做故事看;但在婦女一方面,當讀着這些故事時,還可以從裏邊尋出多少關於教育和訓練兒童的有益的提示。

這期要講的,是一個水國的人民的兒童教育法。這裏所說的水國,是指南太平洋新幾內亞和薩摩亞等幾個島。這幾個島現在被美國所管轄着。島上的重要居民,是一種名叫曼諾斯族(Menus)的。那是一個半開化的民族,住的是築在水上的屋子,過的是穿波逐浪的生活。沒有我們的文明環境,那民族是完全包圍在自然的環境中和風、雨、潮、浪等各種自然勢力搏鬪着。但這種與自然搏鬪的經驗卻搆成了他們特有的生活精神和方式。就是他們的教育和訓練兒童的方法,也非常新奇,而富有教育上的意義。先發見這民族而加以研究的,是一個美國的女人類學者梅特博士(Margaret Mead)。她在曼諾斯人中和他們同住六個月,回國後寫了許多關於這人民的各種生活——尤其是青春生活——的文字。這裏所講的水國人民的兒童教育法,也是根據她的記載而轉述的。

生活於水上的人民,他們所要教給兒童的便是怎樣去適應水的生活的方法。在曼諾斯人中,兒童到能夠站立行走的時候——大約二歲光景,——做父母就使他們去練習水上的生活。曼諾斯人把兒童體格的發展看得非常重要,因為在和自然搏鬪中,體格是第一個制勝的要素。不像我們太「文明」的種族,兒童到了能走的年齡,還不敢放他們多走,到了喜歡試着用力搬弄物件的時候,還不敢給他們去弄;曼諾斯人的兒童很早就被放在水中,他們怎樣用手划水,怎樣在獨木舟上打漿,都

在父母的嚴切注意下練習起來。

父母在教育或訓練兒童時的態度，是非常鎮靜冷漠的。兒童在練習中有了一種進步，父母大概會答以一種鼓勵的表示；但是當兒童跌了，或者傷了些皮膚時，父母完全不去理睬他，就是哭了起來，也不願加以些微的安慰。一個兒童要跌了或受傷了再爬起來，掙扎前進，纔受到父母的高聲讚美。比較小的兒童，因跌或傷而畏縮不再練習時，父母不過冷然的對待他；在較大的兒童，若使稍經挫折便畏縮不前，父母常施以嚴厲的懲罰。在我們「文明」的種族中，一個兒童因爲不謹慎而跌了或稍稍受些傷，通常做父母的是給以怎樣的愛撫和安慰：問他痛不痛，教他不要嚇，給他撫摩傷處，甚至用溫暖的臂裹它在懷中！但半開化的曼諾斯人這樣想：生活要練成用勇氣去對付，不能鼓勵兒童用眼淚去對付的；在練習身體時，兒童因自己的錯誤或不謹慎而受了挫折，不能用安慰的方法去鼓勵他再來一次錯誤或不謹慎的。

曼諾斯人中做父母的從不恐嚇兒童；他們祇有鼓勵兒童膽大不怕一切。兒童最初入水時，是由父母帶着到淺灘去，放在水中數分鐘就完事。這樣經過幾天，父母就讓兒童在住屋下面的淺水中自己練習。父母自己通常總住在屋內或走廊上，不給兒童知道有人在照顧着；但聽了兒童的某種呼聲，父母知道他們是游到了深水中去時，便立刻會去救回來的。當兒童開始學習泅水時，從沒有聽見過什麼「不可以……！」或「當心點！」苦苦囑咐。曼諾斯人中做父母的相信兒童從最小時起就應練習自己用判斷力，而且用得愈多愈好。他們以爲給兒童知道處處有人監護着，會減少兒童的自信心，養成他們的依賴性。

這樣訓練的結果，曼諾斯的兒童在三歲時大概都已熟識水性了。他們在海中和在平地上一樣安穩。他們能在鬆軟的泥灘上奔跑，在光滑的屋下柱子上攀緣。父親會遣使兒童取一把燃燒的柴桿來吸煙，不怕住的板屋着起火來。兒童能獨自駕着獨木舟，在浪波中穿來穿去；有時從舟上跳到水裏，踏着浪推着船前進，到倦了纔攀上船緣，回到獨木舟中。

曼諾斯兒童划船的訓練大概是這樣的。在二歲半時，父親就造一隻四五尺的小獨木舟給兒童。這樣兒童便開始學習打槳的方法，過了些時，父母又教他們練習操縱較大的獨木舟。據梅特女士說，她看見四五歲的兒童，駕着一只十二尺長的獨木舟，給父親在船頭閒着抽煙和看水景的，一點也不算希罕的事。

曼諾斯兒童的教育訓練，使他們都成爲實現主義者。確信物質世界的一切，自己都有能力操縱；這是曼諾斯人的特殊生活態度。在幼年教育中，他們就樹下這生活態度的根基。

我們在自己的「文明」世界裏發見許多懦弱的，無自信的，虛浮的和離開現實的人。要尋出他們的病源，多半是屬於兒童時代的教育訓練方法的錯誤。看了這種所謂「半開化」的曼諾斯人在幼小的訓練中養成抓住實現生活的方法，我們應該覺悟自己對於幼小兒童的教育訓練要從那一方面改良了吧！

文藝欄

編者 徐調孚

右第二章

終葵

一

到四點鐘以後，鎗聲礮聲都沉靜下去了。李先生慢慢兒從地板上爬起來，反轉右手在自己背脊上輕輕地搥了幾下，摸着一張椅子就坐了，側着頭出神。

七歲的大兒子學着父親的樣，屁股一聳，也就站了起來，蹦跚得一步，就絆着他妹妹的肥腿，撲地跌倒了，就哇的一聲哭的很響，把李先生和李夫人都嚇了一跳。

「唉！烏黑黑的！——這忽兒開一下電燈想來不要緊罷？」

李先生自言自語的，也沒徵求夫人的同意，就開亮了電燈。

因爲突然一亮，半睡半醒的五歲女孩子把兩個肥厚的手背到眼上去揉，也嚷了起來了。李夫人看一看睡在她懷中的三歲小兒子，又抽出左手來拍着那女孩子，輕聲唱道；

「妹妹，不要哭，東洋兵來啦！擋擋東洋人……」

那男孩子已經走到父親跟前，就想照老規矩騎上父親的膝頭；但一看父親板起了臉不理睬，只好懶懶地靠在父親身旁，又學着父親的樣，側着頭。

父親和母親卻小聲兒交談起來了，是母親先開口：

「這一會兒倒不聽得了。是打完了罷？」

「誰知道呢！我想出去看看。」

「不要出去噢！？」

「出去看一看也不要緊。我不走遠去！」

「告訴你不要出去喲！你這人就是不聽我。白天裏大家都逃了，租界裏鐵門也關了，老媽子也吵着要走，我急得什麼似的，等到你公司裏放工回來，你倒寫寫意意說包你身上沒有事。老媽子要走你又讓她走。你——」

「老媽子在這裏，難道就不怕東洋兵？」

「噯，人家着急，你倒說皮話！三個小東西，總得人抱了走呀！老媽子在這裏，多少也抱一個。可是東西就帶不了走——」

「哦，你又想到要逃難了！」

「你就只想去看看？去看了來幹什麼呢？」

李夫人有點生氣了，身體一震，懷中的三歲孩子就叫了一聲。李夫人趕快拍着那孩子，又哼着「小寶貝，小寶貝，媽媽在哩」；她的眼睛憂愁地望着她的丈夫。

李先生低下頭去，把一隻手掌在大腿上一來一回的摩擦，過一會兒，他皺着眉頭說：

「眞糟糕！不逃呢，不放心；逃呢，多化錢。我總以爲打不起來的，誰知道——」

「我也是怕化錢，白天裏這纔聽了你不走。總算幸氣，沒有喫流彈。」

李夫人看見丈夫發愁，就後悔自己剛纔的話太生硬了一點兒。她想了一想，勉强做出點笑容來，又說：

「好半天沒有響聲了，看來不會鬧出大亂子。阿大的爺，你去睡罷。明天你還得上公司裏辦事。」

李先生望到他的夫人也勉强笑了一笑，跟着又打一個呵欠。他覺得夫人的話很對。日本兵是蠻凶的，他們在瀋陽北大營並沒遇着抵抗，據說也是機關槍大礮亂轟了一陣。說不定剛纔那鎗礮聲就是北大營的老文章，那麼，明天大概還是一切照舊，不會出大亂子。公司裏仍得辦事，他仍舊得去。不去就白白丢了二元五角的大洋，何苦！

「那麼，我去躺一會兒再說。」

李先生徵得了李夫人的同意，就拍拍大腿走上樓去。那七歲的大兒子也想跟了去，可是李夫人喚住了他叫他靠在自己身上，給他蓋上了一條毯子。

李先生走到樓梯頂忽然又不放心了。從他現在站着的地方再上去一個矮小的梯子，就是曬臺；他忽然想到曬臺上去眺望一下，到底外面是鬧到怎樣一個地步。

剛開了曬臺門，就聽得砰，砰兩聲。李先生的身子立刻縮回。他從門縫裏張望：滿天的凍雲中間夾着幾點寒星，有風，直衝那門縫吹來，冷得

很。鄰家的晒臺上似乎也有人在那里瞭望。李先生膽壯一些了，把頭上的羅宋絨帽拉下來罩滿了整個的面孔和頸額只露出一對眼睛，——這麼準備好了，然後側着身體貼着牆慢慢地把身子移到晒臺上，趕快蹲下了身體，尖起耳朵聽。

只遠遠地傳來了呼號的聲音，但也許是風。天空也沒有什麼紅光或黑煙。正像一個平常的臘月盡頭的半夜三更。李先生慢慢地把身體挺直了，走到那晒臺的水泥闌干旁，想看得仔細點兒。

「李先生，也來看看麼？剛纔打這隻角裏望過去看得見一道一道的紅光；想來就是東洋人開砲呢，他媽的！」

猛不防有人招呼，李先生愕然轉臉對聲音來的地方注視；直到聽完了那人的話，李先生這纔認出那說話的就是住在隔鄰亭子間裏的阿祥，是公司裏鉛印部的一個工人和李先生算是「同事」。

「哦——你看了半天麼？」

李先生隨口說，一面卻皺緊了眉毛，瞪大了眼睛，向四下裏張望看還有沒有紅光之類。雖然和阿祥同在一個公司而且又是鄰舍但因爲他們的身分不同，一個是編輯先生，一個是廠裏的做手，他們兩個平日很少來往，見面時也不過用眼睛看一下代替呼名喚姓的招呼，所以李先生這時還只是隨便應酬了一句。然而阿祥卻例外很高興地又說道：

「東洋兵打敗了！」

李先生渾身一震。什麼？倒是東洋兵打敗了麼？有點難以相信！他轉臉對着阿祥看。他看見阿祥露出一排很大的白牙齒，捏起拳頭做了一個手勢。

「東洋兵打敗了！都逃回虹口去了！」

這回是聽得很眞的了，李先生不能不追問：

「你怎麼會知道？」

「里門口站崗的警察這麼說。我還看見——」

「你去看了麼？你看見什麼？」

「我看見許多許多十九路軍朝北走。聽說是到天通庵車站幫助那邊的兵把守。日本兵也打寶山路口也打敗了，都逃到匯生路，躲在那里。」

「哦？哦哎——」

李先生半信又半疑。他這纔明白了爲什麼剛纔他急急忙忙和老婆兒女跑到樓下客堂裏平躺在地板上的時候，那鎗礮聲就像從四面八方打來，一條活路也沒有。原來他的住址正夾在兩條火線中間呢！他定一定神，不由得歎一口氣說：

「這事就鬧大了！東洋人一定不肯罷手——」

「那就打他媽的！」

阿祥這話剛出口，突然砰砰的兩響破空飛來，接著又是砰砰砰幾響，像是回禮。李先生驚得呆了，身子蹲了下去，腿直發抖。他聽得阿祥自個兒喝道：

「哈！又開火了！死不完的東洋人！打，打！」

然而那幾響過了以後，便又是沉寂。李先生覺得那沉寂也就像一塊大鐵板壓得他心痛。他蹲著挪一挪他的腿，心裏想，還是趕快下去和老婆商量明天怎樣逃難罷，猛的在他腦上刮過一陣風，他悶著嗓子喊一聲，又蹲了下去。而就在這時候，一片達達達的機關槍聲從北面來，雖然李先生的耳朵是藏在厚毛絨的雜宋暖帽裏，也還是像要震聾了似的，那一定是很近，而這曬臺卻偏偏又是朝北的。李先生急出一身冷汗，蹲在地上，不敢動，又覺得不動也是等死。達達達達達！東！東！李先生突然抱著頭直跳起來，但隨即像一塊木頭似的倒了下去，連爬帶滾，到了曬臺門邊，又從那小扶梯上滾了下去。他只喊得一聲，便好像失了知覺。

「阿大爺！阿大爺！嗚嗚，哇——」

李先生的神經被樓梯下這哭喚聲一刺激，居然立刻又清醒過來。達達達的聲音現在又沒有了，只是散散落落還有幾聲砰砰。李先生摸一摸頭，覺得還是好好的，就又連滾帶跌地跑下那扶梯。在扶梯腳邊，李夫人撲過來了，一個身子和一串梗咽住了的悲啼。李先生接住了，便坐在那扶梯的最末一級。

「阿大爺！阿大爺怎麼的，傷在那里？傷在那里？」

「沒有！」

李先生顫著聲音回答，心裏頭臭蟲似的釘著那個問題：明天怎麼逃得出去？

二

快天亮的時候，七歲和五歲的孩子都縮在氈子底下睡著了。三歲的那個卻在母親懷裏咿咿呀呀喧起來，顯然那特別的大地鋪，使他高興。

天井裏那隻預備過年用的雄鷄也喔喔地高聲兒啼。

李先生仰面躺著，睜大了他那一夜沒睡的紅眼睛，皺緊了眉頭，不作聲。

大門外腳步聲騰騰騰地不曾停過一秒鐘，李先生他們睡在地板上的頭也覺得有些兒震。嘈雜的人聲滾到大門前，又滾了過去。

李夫人抱著三歲的孩子坐了起來，沒有心緒去應酬那孩子的咿呀呀，就把身體來回地搖著。搖了一回兒她望著李先生那邊問道：

「阿大爺，想好了沒有呢？」

「等天亮了去打聽打聽，總該還有一條路可以逃出去。」

李先生啞著聲音回答嘆一口氣。他翻一個身，臉就對著夫人那一邊了，他苦笑了一下，又說：

「這又是一個鐘頭沒有聽得響聲了。也許今天就講和，——英國或是美國領事出來調停，不打了，也是很可能的。」

「昨天你不是老說不打不打麼？晚上就打了起來了！」

「那麼等天亮，我們一準逃到租界裏住幾天罷！」

李先生順著夫人的意思說，心裏便計算到租界裏住旅館，一天得化多少錢；兩大三小只住塊把錢的小房間就行了，吃飯大概也得一塊錢。他身邊還有六十多塊，十天八天還混得過去。只是在上海這個華洋雜處，中外觀瞻的地方，難道他們就打了十天八天麼？李先生想來太難以相信。可是他也不說出來。昨天的話已經失了信用。現在他只把這「新希望」藏在肚子裏自己寬慰自己。

是這麼想的，李先生倒又心定了些；一夜沒睡，精神也委實來勿得了，他就朦朧地閉上了眼睛。

然而不到十分鐘，他就從朦朧中跳醒來。里內人聲亂嘛嘛地，又夾著一種混濁的像是非常有力的大聲音，胡胡地只近在頭頂。李先生和李夫人驚惶地對看了一眼，不知道又是什麼大禍事。有幾個人的聲音卻在大門外嚷著跑過去：

「東洋飛機來擲炸彈了！躲到家裏去！」

「躲炸彈！躲炸彈！許多人鬨在一堆是要喫炸彈的！」

於是就聽得前前後後都是慌亂的腳步聲，接著又是近在耳邊的幾聲砰砰——是左右的人家碰上了大門或後門，然而在這時候，李先生夫婦倆就誤為礮聲或炸彈，嚇得臉都青了。

飛機聲卻也愈來愈近，軋軋軋軋軋軋！好像就在他們頭頂。全個里就同死去了一般，只有那空中軋軋軋軋軋的聲音，忽遠忽近。李先生和夫人，背貼背的坐在那地鋪上，三歲的孩子驚異地睜大了眼睛，伸長了頸子：他也在聽。那兩個大些的孩子依然縮在氈子下面睡得很熟。一家兒都在眼前，都在一堆。李先生忽然想到這個時候倘有一顆大炸彈擲下來，那就

他全身的血都冰住了，他不敢再想。

這時候，天已大亮，可沒有太陽光，原來昨夜又落過了雨，天空像張著一幅淡灰色的幕。飛機似乎去得遠了，只隱隱還聽得胡胡的聲音。再過了一會兒連這胡胡的聲音也沒有了。李先生鬆一口氣，尖起了耳朵再聽；昨夜把他嚇得要命的機關槍和大礮的聲音也沒有！嘈雜的人聲卻又在前前後後浮起來，大門外又有了人們來往的腳步音。

李夫人自言自語的，看看手抱裏的孩子，又看看睡在氈子下面那兩個。

「怎麼辦呢？不知道路上好不好走？」

「總得出去看一看。守在家裏，不會有人來告訴你！」

李先生說著就站了起來，對他的夫人看了一眼，似乎徵求同意，拍拍身上那件老羊皮袍，就打算走。李夫人想來也沒有別的辦法，也就不說什麼，只嘆了一口氣，眼睛一閉，忍住了兩滴眼淚。

李先生也不敢走遠去，只在里內徘徊。同里的人家，昨天也和李先生一樣不預備逃的，此時就有很多批抱了孩子拏著小包裹紛紛出去。據說是太陽廟那一路還可以通行。李先生心放寬了一半。他走到里門口。那大鐵門已經關了，只留那大鐵門上的小門，外邊是警察站著雙崗，

不時仰起臉望著天空。出去的人不少，進來的卻幾乎沒有。馬路上三三兩兩的走過人，光景都是逃難的。

李先生隔著鐵門跟那站崗的警察打聽消息。

「喂老總！逃出去行麼？」

「行！」

「沒有危險麼？」

「那可不一定。」

「這忽兒還在打麼？」

「你聽！」

李先生心一跳，忙即尖起了耳朵聽。隱隱有幾聲砰砰，他再聽，又沒有了。他仰臉看天空。北面的高空有三架飛機，蜻蜓那麼大，雌趕雄似的在那里繞圈子。忽然排成一行了，漸漸兒大了，胡胡的聲音也就聽得清。待到李先生看明了是銀灰色的，而且有兩點紅，那聲音就是軋軋軋軋地叫人心抖。馬路上剛剛走過來一隊兵，趕快就分散了，都把背脊貼在人家牆上不動。李先生轉身就跑，剛到了自己大門前時，就聽得遠遠地一聲——

蓬！

李先生臉全青了，對著迎接他的滿面驚惶的夫人一疊聲叫道：

「走！走！走！」

說完，他兩腿一軟，就坐在地上，喘做一堆。李夫人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她返身去抱住了三個孩子，悶住了聲音哭，沒有半點主意。

遠遠地又是接連了兩聲——

蓬！蓬！

李先生跳起來，面色轉白，也沒說話，抱了大兒子和小兒子，李夫人抱了女兒，就往外跑。他們到了里門口時，那里擠著許多人，大鐵門上的小鐵門也關閉了，一個警察在外面喊道：

「不要慌！蹲在家裏！能跑出去，送死！」

鐵門裏的男女老小都亂叫亂嚷。軋，軋，軋！一架飛機從那個里的後面飛來，直向北去，北面天空，有兩股黑煙愈冲愈高，飛機在黑煙旁邊轉一個圈子，突然往下沉落。鐵門裏的人都歡呼起來。可是一轉眼那飛機又冲破黑煙斜鑽出來，轉向東方去了，接著又是一聲——蓬！

李先生看著心慌，沒有主意；他的孩子們一邊哭一邊嚷肚子餓。李先生把大孩子放在地下，和夫人商量回家去等過一會兒再說；能，死也是命！李先生問了人，知道太陽廟那一條路倒底不行，須得走中山路，從曹家渡大寬轉緣可以到租界，大約有三十里的路程。李先生心一橫，決定了主意。

拖著三個孩子再回到家裏，李先生叫夫人弄點東西喂孩子，他自己到樓上去整理書籍衣服。現在他心定了一些兒。靠兩條腿要走三十里的路呢，況且又拖著三個小孩子。李先生只好把他的幾本書都扔下了，單去檢點衣服。他先把好些的衣服打了一個包，提在手裏顛一顛，太

重了，他嘆一口氣，就單檢幾天裏要用的衣服打過一個包，可是也還覺得比他那五歲的女孩子重些。三十里的不很平坦的長路在他眼前一閃。他第三次選剔，終於只留下替換的襯衫褲和他夫人最得意的一件夾袍，那衣包也就有枕頭那麼大。

李先生揩一揩臉上的汗珠，去關那玻璃窗。天空瀰漫了黑煙，那淡黃的太陽光毫無精神。李先生直覺到那一定是什麼地方起了大火，可是他也沒有心緒去多想，挐了那小衣包就下樓。

三個孩子都已經裝飽了肚子。小的一個扶著椅子很得神地說他自己懂得的話，大的兩個卻在天井撲捉一些小小的飛揚的黑蝴蝶似的東西。李先生看著這活潑的三個小生命，想到他十年來艱苦締造的快樂家庭轉眼就要沉沒在殘酷的礮火中，忍不住也滴了兩點眼淚。

李夫人忽然從竈披那邊跑來，手裏還挐著一條抹布，哭喪著臉喊道：

「你知道麼？你知道麼？商務總廠吃著炸彈，全廠都燒著了！」

「什麼！什麼！那一處大火就是廠裏麼？誰說的？」

「隔壁阿祥的老婆！」

七歲的孩子捉得一些那飛揚了滿天井的黑東西，飛跑進客堂裏來。他的妹子在後追。李先生瞥眼一看，那些黑東西是紙灰。他立刻明白了！他的心直跳！東洋人砸了他的飯碗，東洋人砸了幾千人的飯碗，東洋人破壞了中國最大的出版機關文化機關了！李先生突然獰笑了一下，臉色轉爲青中帶紫，發狂似的喊道：

「東洋人太不講理了！」

什麼炸彈的危險他整個兒忘了。飯碗已經打破，危險還怕什麼！李先生一面狂喊，一面就跑出大門去。跑出去幹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也不曾想。

李夫人帶哭嚷著追出去。可是那三個孩子在後面一齊哭起來，又把李夫人拉回。

李先生一口氣跑到里門口，就看見他的鄰人阿祥和一個同伴進來。李先生好像遇見了親人，一把拉住阿祥問道：

「廠裏燒得怎樣了？」

「幾十個火頭！」

阿祥氣忿忿回答，口沫直噴到李先生臉上。阿祥是穿了廠裏消防隊的制服，水溼了一半，滿臉通紅，頭上是黃澄澄的銅帽子。他挐起手背來抹一下嘴唇，又氣忿忿的說：

「東洋飛機的炸彈就像落雨，炸開了就是火！廠裏那一樣不是引火的！我們廠裏的消防隊顧了這里，就顧不到那里！聽說東洋人不許租界上的救火車過來！他媽的東洋人！老子一定要跟他們拼命！」

「就賸一個第五廠，可是東洋飛機遲早要去炸的！」

阿祥的同伴說。李先生知道他也是廠裏的「做手」，可不知道他

的姓名。李先生的心卜卜地在跳，他覺得那心好像跳一跳就漲大了一些。站在這兩個威風凜凜的人面前，李先生自己也好像變做另一個人了，他咬著牙齒說：

「東洋飛機都停在虹口公園裏。打到了虹口公園裏，就好了！」

「一定要打的！十九路軍今天要打得東洋人都逃上船去！」

阿祥很確信似的露出他的大牙齒笑了一笑。阿祥的同伴也說：

「十九路軍打東洋人不要怕兵少！我們都情願去當兵！總廠是燒了，我們沒有工作，我們是不逃的，我們去打東洋人！」

李先生覺得他那跳著的心又漲大了一些，血奔到他臉上來了。但是那邊來了他的夫人，一手拖著一個孩子，阿祥的老婆幫忙抱了那最小的一個。李先生眉頭一皺，就歎一口氣；他看看阿祥和他同伴的一身筋骨，又看自己的一雙手，那是相差得多麼遠呀！「致身各有其道」——李先生忽然想出這一句來，心裏便減少了幾分惶愧。

怎樣走中山路抄曹家渡大寬轉的問題，於是又在李先生腦子裏顯來倒去地忖量。飛機的聲音還是忽遠忽近在他們頭頂上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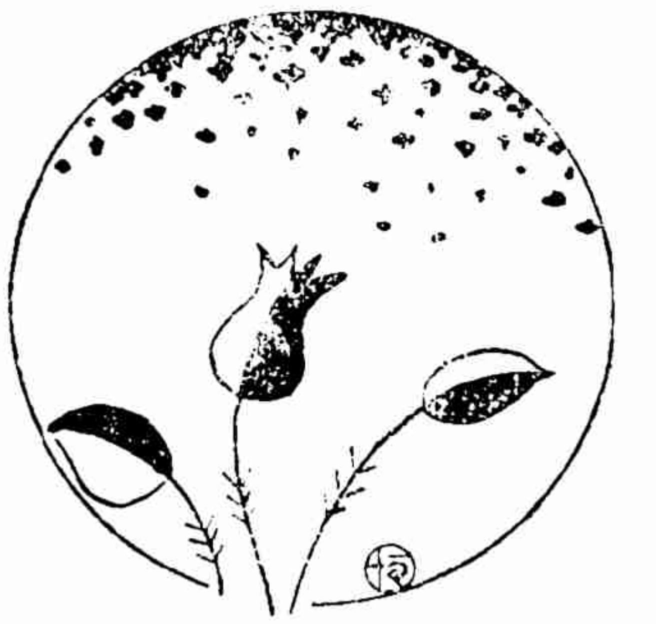
（下期登完）

中國文學史序

鄭振鐸

我寫作這部中國文學史，並沒有多大的野心。既不曾將牠成爲鼓吹什麼的東西，也並不是什麼『一家之言』。老實說，那些式樣的大著作，如今還談不上。因爲如今還不曾有過一部比較完備中國文學史，足以指示讀者們以中國文學的整個歷史的過程，和整個的眞實的面目的呢，如何談得上進一步的什麼。中國文學自來無史，有之當自最近二三十年始。然這二三十年間所刊布的不下數十部的中國文學史，幾乎沒有一部不是支體殘廢，或患着血症的。易言之，即幾乎沒有一部所敍述的不是有缺憾。本來，文學史祗是敍述些代表的作家與作品，不能必責其『求全求備』。但假如一部英國文學史而遺落了莎士比亞與狄更司，一部意大利文學史而遺落了但丁與鮑卡契奧，那是可以原諒的小事麼？許多中國文學史卻正都是患着這個不可原諒的絕大缺憾。唐五代的許多『變文』，金元的幾部『諸宮調』，宋明的無數的短篇平話，明清的許多重要的寶卷，彈詞，有那一部中國文學史曾經涉筆記載過？不必說是那些新發見的與未被人注意着的文體了，即爲元明文學的主幹的戲曲與小說，以及散曲的令套，他們又何嘗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敍及之的，也祇是以一二章節的篇副，草草了之，反而大張旗鼓的去講什麼河汾諸老，前後七子，以及什麼桐城，陽湖。這是那裏說起的謬誤觀念呢！難道中國文學史的園地，便永遠被一般喊着『聖主賢明，臣罪當誅』的奴性的士大夫們佔領着了麼？難道幾篇無靈魂的隨意寫作的詩與散文，不妨塗抹了文學史上的好幾十頁的白紙，而那許多曾經打動了無量數平民的內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稱心的喜樂的眞實的名著，反不得與之爭數十頁行的篇幅麼？這是使我發願要寫一部比較的足以表現出中國文學史整個眞實的面目與進展的歷史的重要原因。這願發了十餘年，積稿也已不少。今年方得整理就緒，刊行於世，總算是可以自慰的事。但這部中國文學史也並不會是最完備的一部。眞實的偉大的名著，還時時在被發見。將來儘有需要改寫與增添的所在。惟對於要進一步而寫什麼『一家言』的名著的諸君，這或將是一部在不被摒棄之列的『爝火』罷。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四日鄭振鐸於北平。

（本書共分四册，第二册現已出版。定價六元，預約五元，十一月底截止。函索樣本附郵一分。預約處：北平景山書社內樸社，上海廣州開明書店）



夜叉

施蟄存

我遵從了醫生的叮囑，在三個星期之後才到寶隆醫院的四百三十七號病房中去探望我的朋友卞士明。在這三個星期中，我每天都打電話去問那德國醫生烈希德，究竟我的朋友患了什麼急症；可是烈希德博士除了以拙劣的英語回答說他是因爲受了過度的恐怖而神經錯亂之外，一點也說不出所以然。我的妻曾經有一天使道去探望他，那時他正在說囈語，病房裏的兩個女護士都不容許她湊近去聽。據她們說，我的朋友大概是在戀愛上受了什麼刺激，因爲他大多數的囈語都祇是那句『可怕的女人，這怪女人，你不要走過來！』說時總是伸着兩手，演着撑拒的樣子，其他的話便又是很沒有倫次的了。

但是我對於這說數很懷疑，因爲我曉得我的朋友以前並不曾有過戀愛的葛藤，他是個天眞的中年人，他每天不是在寫字間裏辦公，便一定是在運動場裏打球或擊劍，他有強健的體力，也有壯健的靈魂，他常常誹笑人家的失戀的悲哀，也誹笑人家的癡情，卽使他與女人有關係，他決不會因戀愛而神經錯亂的。

況且，我更猜想不出來，我底表妹到了上海才祇有四天，雖則去年曾經見過他一面，但他們二人中間可並不曾有過什麼關係，爲什麼她會得在他底神經上起這樣可怖的作用？！這眞是怪事，我很後悔當初給他們介紹了。

我站住在四百三十七號病房門前，白色的牆和白色的門使我覺到一種恐怖。這似乎應當是黑色才不錯，但醫院中的白色——非但是這牆和門，凡一切的牀，被褥，器皿，解剖臺，卻都使我好似走進了喪事人家去的那樣，感動了緊張的情緒，連呼吸都屏窒起來。我掏出手帕，幸虧這手帕上有藍色的格子，牠使我稍微舒緩了一下。然後我彎曲了中指節，輕輕地扣着房門。我不知這扇門開了之後，我將看見怎樣的景像。

門好像自動的地移開了一條縫，我先看見兩點黑的眼睛，隨卽又看見一個可愛的朱脣，這是一個美麗的女護士底一條臉。我說一條，是的，在門框與門邊緣中間。但這已是很不容易看出來的了。後面是白的牆，上面是白的帽子，而她又生着一個同樣嬌白的臉。如果不是距離得

很近，我一定會以爲是白茶巾上遺留着兩顆龍眼核和一枚小菱角的。

我們像一對幽會的情人似地低聲談話。

——卞先生好了些嗎？

——好了，快好了。

——現在呢，醒着嗎？

她搖搖頭。

——我可以進來看看他嗎？

點着頭，把門開得足夠讓我進去。當我第一步跨進去的時候，她對我搖着手，示意我不要高聲。隨即就把門關上了。

但我並不需要像做小偷一般輕手輕脚地走過去。我底朋友底亂髮蓬鬆的頭已經在轉動了。他旋過臉來，嘴唇翕張了一下，眼睛睜開了。我恰巧走到他牀邊。

他底眼光從我底腿上升起來，與我下垂的眼光相接觸了。他凝神了一刻兒，喉間微微地呻吟了一個聲音，向我點點頭。隨即又努力地從棉被下伸出手來，與我握手，但我覺得他顯然已消失掉從前的握力了。

——老卞，你認識我嗎？你好了嗎？

他雖然笑點着頭，但我總懷疑他還有些狂氣。我再重複問：

——你認識我嗎？

出於我意外的，他像健康的時候一樣地對我朗笑着，推動着棉被，很敏捷地坐了起來。當一個女護士給他墊枕頭，另一個女護士遞一杯牛乳給他的時候，他說：

——怎麼，老施，難道你以爲我已經發瘋了嗎？我已經好了，完全好了。我再過兩三天就要出院了。

——你真的好了，我就安心了。我至今還不曉得你生了什麼急病。你那天從我表妹身上看見了什麼，會得那樣地驚叫起來的？你覺得你自己昏倒在地上嗎？

聽了我底發問，我底朋友對我又凝看了一眼，飲了一大口牛乳，對兩個女護士道：

——請你們暫時退出幾分鐘，我會得撳鈴的。

兩個女護士呈着疑慮的神情退出去之後，我底朋友命我坐在牀邊上，將牛乳杯放下在牀頭的小桌上，略微思忖了一刻兒，就嚴重地說：

——這是一樁可怕的事件，我本來不應該說出來的。但是，如果不對你說了，也許我不久真會得瘋狂了。你知道我最近曾做了什麼事情？……我告訴你，我完全告訴你：

你知道，我是爲了祖母的葬事而到杭州去的。墳做在留下鎮裏的小華山脚下。我就住在墳親的家裏，那地名叫做楊家牌樓。做墳的事情，自從破穴到着結頂，一直忙了半個月。但我並不覺得住在鄉下的厭煩。那地方實在是很好的隱居處。我底墳親是住在一個山兜裏，一排有五家，而他底屋子是靠東的最後一所。門前有繁茂的竹林，旁邊有深沈的

古潭，而屋後的清溪，牠底晝夜不斷的琤琮流水聲，更是我莫大的娛樂。

葬事完了之後，我還不想走。我特地寫信到上海來繼續告十天假，我想趁此在鄉下再休養一會兒，遊山玩水，也是難得的機會。我又從西湖圖書館裏去借了許多關於這地方的掌故書來看。從松木場到留下鎭，這十八里西溪沿岸，是儘有着許多幽幻奇祕的勝蹟足够我們搜尋呢。竹林裏的落日，山頂上的朝陽，雨天峯巒間迷漫着的煙雲，水邊的烏桕子和蘆花，鎭上清晨的魚市，薄暮時空山裏的樵人互相呼召的聲音，月下的清溪白石，黑夜裏遠山上的野燒，啊，你沒有到過那裏，你不會想像得出那裏的美景來的。

但是，我怎麼想得到我會在那裏逢着這樣禍事的呢！一天，我雇了一隻小箬篷船到交蘆庵去玩，你趁過那樣的小船嗎？很有趣，你總讀過杜甫的詩『春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所謂野航，一定就是這種船了。一個中年婦人替我划着船，從紛歧的小港中穿進去，好久才到那四面皆水，無陸路可通的古庵。這是我看了西溪志和其他的書才知道的一個名勝，因爲那裏可以憑欄看蘆雁，又可以從寺僧什襲珍藏的箱篋中看到唐寅倪雲林諸人的畫本，於是才決定這次遊程的。

我底小船才划到那古庵門前的石岸下，有一艘同樣的小船恰在開行。我們底船舷彼此擦過。我從篷窗裏看到那隻船的後艙，你猜，我看見了什麼？……就是看見了這個，於是當夜就闖禍了！怪異的怪透了。我一瞥眼看見了一個渾身白色的女人。一個穿白衣裳的女人，這並不是什麼希罕的事，況且那時候我底精神狀態正如我底肉體一樣地健全。我明知她也不過是一個別處來的遊人，一個妓女之類的妖淫女人，在上海，這種女人我每天會看見幾百個，我底腦子裏從來不會替她們留印像的。但是，這就是最不可思議的事情，就從這一瞥眼間開始，一個閃着明亮的白光的影子永遠地舞動在我眼前，正如我眼鏡片上的一粒頭垢。

我看唐寅的畫，在落葉的樹木背後，窺見一角寺樓，而寺樓中有着那白光之衣的女人。我看倪雲林的畫，在小山竹樹間，看見那白光之衣的女人，在做着日暮倚修竹的姿態，我又連接着看許多畫，每一幅上，都有這妖媚的女人。在漁翁的草舍中，在花朵的蕊裏，在高山上，甚至在瀑布中都有這女人在捨身而下的。我那時雖然有點吃驚，但我還祇歸咎於我底邪念，我承認我在那一瞥眼間，確然曾有過一點猥褻的思想，因爲一個女人蜷身斜倚在蘆篷的小艇中的姿態，是有着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嬌佚。我雖然意識的地誹笑着，譴責着，而且竭力地屛棄着這種邪念，可是當庵中小僮泡了茶，引我到水閣裏去憑欄賞蘆的時候，我看見每一簇蘆花都幻成了這女人而搖曳在目前。於是我感覺到不能抵抗的憂鬱了。

這是一個平凡的女人呢，還是一個特異的女人？在上海，沒有一個女人會這樣地誘惑我，而在這裏，我倒有點把持不住自己。這是人的關係呢，還是地的關係？……可是我不承認我底神經會驟然反叛了我底

本質，我也不否認那個女人確實曾顯着風靡一世的丰度和容顏，所以即使當那一瞬間心中有些動搖，但這決不會是有着一瞬間以上的生存價值的境界，同時，我又不能從這淡日朦朧的水鄉中發見出色情的刺激性來。於是我把一切的讚賞都歸之於我底不健全的眼睛，我想回到上海之後就去找一個眼科醫生。

回到我所寄居着的小樓房中，已是煙靄迷濛的夕暮了。我應該告訴你，我底姻親是鄉下的地主，他底屋子蓋得很講究，三開間的樓房，我佔據了靠東的一間樓。地板，天花板，窗檻，都是用一種極沉靜的中國黑漆髹染的，穿過了後窗的玻璃，我可以看見兩個重疊着的山峯，從旁邊的窗中我可以俯瞰那停滀着古水的神祕的方潭和迤邐向山脚下去的一帶茂林修竹。我每天總喜歡在這樓房中獨坐着，讓自己包圍在昏暗中，領受這古風的鄉村裏的秋暮的恬逸。我開了窗，微涼的風把夾着松葉的芬芳的炊煙送進來，傾聽着山徑上的樵蘇歸步，和喬木上的鴉噪鷹呼。於是我會得很愉快地看完一卷或兩卷書。

這日我照例地坐在那半敝的籐椅上，點了一枝從鎮上帶回來的「金鼠牌」稍微安定了一下之後，就隨手向旁邊的四仙桌上抽了一本書。拙劣的煙味使我咳嗆起來，我底手都震顫了。書在手中隨着顛跳，牠自動地翻了開來。我丟掉了大半枝殘煙，低頭一看，恰是一條關於附近一個山峯中從前曾經出現過夜叉的記載。

據說，這是一個林木繁密的高山，在一百年前，曾經出現過一個夜叉，牠常常在傍晚時候幻化做美麗的婦人，在山麓的墳塋門邊啜泣着或孤坐着，以誘引過路的農人或樵人。最恐怖的時候，在附近的村莊裏，差不多每晚會失去一個人，而每個早晨會有人發現一堆白骨的。後來，鄉下人在這山上放了一把火，熊熊地焚燒了七日七夜，把所有的林木都燒完了，再在山麓各處豢放着許多凶猛的狗，於是不再有這樣恐怖的災禍了。但是沒有人敢說這夜叉已經消滅了，因爲每逢午夜夢回時，鄉下人常常聽得他們所放着的獵狗，在互相應和着悽厲地呼嗥的。

這是一世紀以前的事情。是的，書上這樣說。但文字的力量能夠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隔閡，讀了這樣的記載，我也有些恐怖了。我想像一個披薜荔兮帶女蘿的山鬼，在月影蕭森的山坡上疾走，一忽兒就不見了。但再停一會，我又在林際中窺見一個滿身縞素的女子，似進似退地在掩映着。夜叉，這就是我所猜想得出的夜叉。但是我曾經看見過夜叉嗎？誰知道？當他變形的時候，你當面看見了也不會覺得的。譬如……譬如什麼呢？哦，也許會有這樣的事情，剛才在小蘆篷船中所看見的那個妖異的白衣女人，誰敢說她一定不是夜叉底化身呢？我斷言我不曾在她那船艙裏看見第二個人，她是孤單地獨自個佔據着這小船，這就可疑了。我心中充滿了疑慮，愈想愈覺得她不像一個真的女人，她有邪氣的臉，她有魔咏的眼，她必然是夜叉的變形。於是我閤攏書本，漸漸地擡起頭來。我底目光從窗戶中直射出去。一縷青煙，我很清楚這是後面一所板屋裏的炊煙，裊裊地上升，好像在兩個山底夾谷中升上來的一樣。我

眼光跟着牠上升，一直到山頂，一直從山頂再升上去，於是牠迴旋了三匝，在空中分散成一個白色的形像。你試猜想猜想看，我看見的是什麼？……喔，如果你那時和我並坐在一隻椅子上，你一定不會否認這是一個破空而去的白衣女人的。

我覺得很不舒服，我尤其不解怎麼會讀到這一節的。我一向是強壯的人，但那時卻感覺到疲倦，我才曉得我是在開始患神經衰弱症了。然而，不幸我底主人太要好了，當我們用晚餐的時候，我被勸飲了兩三斤紹興酒，於是醉使我忘記了一切。餐後，照例地在那古老的保險燈下圍坐隨談的時候，我又回復了我底好興致。

當大家睡靜了之後，我獨自在樓上，倚着窗檻抽煙。大約已是三更天氣了。一輪秋月從山肩上徐徐地推升，又大又黃又近，顯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情。我遂乘着一些殘醉，獨自下樓，輕輕地開了門溜出到屋後。我在林間穿踏過黃金的月影，我以詩人似的精細態度來流連於這夜景中。

月升到山頂上，顏色漸漸地變作銀白的時候，我已經漫步得很遠了。我顧盼這月光中的山林原野，有一種透明的感覺。我們住在上海的時候，是再也沒有機會能夠享受着這種肅穆而原始的福氣的。

可是這個福氣我並沒有享受得多久。我剛從一株大樹旁邊走過，突然，我覺得有一個白色的光，從斜裏投過來，掠過我底頭上，向前方疾飛而去。這是什麼？我眼睛炫耀得一點也不明白，我祇看見牠投向前方灌木叢中去了。於是我走向那灌木叢，我要探看個明白。我開始後悔沒有帶手杖出來，否則我可以用牠去撥弄那些紛亂而柔弱的枝條的。我站在一叢荊棘旁邊，從枝葉的隙縫裏窺看進去。我的確看見有一個白色的東西。我拾起一塊石頭，對準了牠投過去，但似乎沒有擲中。這白色的東西稍微顫了一顫，但一點也沒有移動。於是我再投第二塊石頭。這一次中了。牠很迅速地對着我竄出來，在我胯下穿過，等我來得及回轉身去，牠已經疾馳到距離五十碼以外的茶葉地裏去了。但我看得很清楚，這是一頭野兎。

我懷疑剛才從頭上掠過的一定不是牠。兎子是不會飛的。你看見過會飛的兎子嗎？這樣想來，要不是另外有怪異的東西在着，則這頭兎子一定是可疑的東西了。我不自主地——也許這裏有着一點好奇心，走向那茶葉地去。

穿過那黃沙的茶葉地之後，你曉得我看見了什麼？哦，你猜不出來的。我看見下面的小路上，月光是那麼樣的明亮，而在這明亮的冷光中閃動着的，宛然是一個白衣婦人的模樣。我很詫異，在這樣夜深的時候，在這山谷裏的小路上，這婦人將做什麼？於是我心中轉念到這是人呢還是鬼的疑問，而這疑問同時就勾引起我底記憶。這是一世紀以來還未滅掉的夜叉，牠變作女人，在交蘆庵外的小船裏，牠變作飛鳥，牠變作兎子，現在牠把我引誘到這裏之後，牠又變作白衣的婦人了。我這樣幻想着，四面看黛色的羣山好像堵成了一道魔壁，把我包圍在一個表面

上極美麗而實在是極恐怖的魔宮中的迷園裏。我又不由的注視着那白衣婦人，她還是在飄忽地前行。她似乎不經意地走，但是很輕快，——輕快到不像一個鄉村婦人底步法。她將走到那裏去呢？夜叉底巢窟，這倒是我很想去探查一下的。你知道，我一向是有胆量，有膂力的，雖然覺得沒有把獵鎗帶出來是很大的遺憾，但我也滿不在乎，我就邁開大步躡踪上去了。

我們的距離更近了。月光下，看得很淸楚。誰說不是剛才在蓬船裏看見的女人呢？一樣的身材，一樣的衣服，只不知她回轉臉來時，所呈現的是猙獰的面相呢，還是一樣的美麗。啊，但是，你以爲我在跟蹤她的時候，懷着那一種希望？我希望她以猙獰的夜叉臉回身轉來呢，還是以姣好的女人臉回身轉來？……不，我全都不希望，我知道在這兩種希望中間，無論實現那一種，都是危險的事。你懂得。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了。我雖則已經斷定這是一個化身的夜叉，但萬一她站住了，以美麗的容顏回身倩笑，那時我卽使明明白白地知道是危險的事，也恐怕會不禁以手去撫摩她底肩膀罷。涼冷的透明的秋夜，不是戀愛的好季節嗎？花木扶疎的幽谷，不是戀愛的好地方嗎？與一個夜叉戀愛，雖然明知數分鐘或數小時之後，我會得肢體破碎地做了這種不自然的戀愛底殘虐的犧牲，但是在未受這種虐刑以前，我所得到的經驗將有何等怪奇的趣味呢？於是，我底心驟然燃燒着一種荒誕的慾望，我企圖經驗古代神怪小說中所記載的事實，我要替人類的戀愛擴大領域，我要從一種不自然的事實中尋找出自然的美豔來，我眞的完全拋撇了理智，我戀愛這永遠在前面以婀娜的步姿誘引我的美麗的夜叉了。

而我底健步，終不能取勝於她。我緊緊地跟着她，沿着一條灘岸寬闊的溪流走。我跟她從一個斜坡上走下到沙石的灘上。她底影子像一個水中仙女似地在溪水中浮泳過去。前面有一個碕岸突出着，岸崖邊長滿了叢草，我看她轉過這個碕岸，但等我走到那裏的時候，我再也看不見她。流水潺潺，水中也不再有白色的影子。祇有一條巨大的蛇，順着水流過去，牠對穿過溪水上的我底影子，好像曾經嚙食了我底心。

猛一擡頭，在對岸上我重又獲得了她。原來距離我所站住的地方不遠，溪水中矗起着幾塊大鵝卵石。她一定是從那裏渡過去的。於是我也從那裏穿過了溪，上岸去繼續追蹤她，但我們底距離愈遠了。

她好像沒有覺得我在後面，她也好像沒有聽到我底脚步聲，正如我不聽到她底脚步聲一樣。我竭盡了我底目力去注意她底行程，如果我們之間的距離再增加五十碼，我想我一定會失了她的。我有點不耐煩了。我從地上拾起一塊銳利的石片，用投鐵餠的姿勢對準她投擲過去。雖然不知道中了沒有，但我自己確曾聽見拍的一聲響。然而她呢，怪極的事，她好像始終沒有聽到，照樣地在前面走。

她終於穿進了一座樹林去。約莫三分鐘之後，我走到樹林外，隱身在一株大松樹背後，望林中窺探着。我看見裏面有一所白牆的墳屋。我

底心頓然緊張起來。夜叉的巢窟|我眞的親臨其地了|我屏塞了呼吸，籌劃着要不要進去。這屋子裏有些什麼呢？她會不會躲在門背後，等我一進去就用雞爪般的手扼死我的呢？……

我輕輕地走近那屋子去。門是虛掩着。我聽見一種呀呀的聲音，和一種急促的喘氣聲。在這爲沉沉的林子裏，我倒有點恐怖了。我不再懷着剛才那種荒誕的浪漫心。我很嚴肅。我覺得一個大危險已經臨頭了。我應當鄭重地考慮我底行止。

我退縮嗎？不，決不。你知道我底素性，老施，愈是在危險時候，我愈是挺身而出的。我自信我有冒險精神，而我底膽量和膂力都足以做我底堅强的後盾。那麼，卽使是鬼怪之類的東西，我既然跟了來，又何必退縮呢？也許我能夠滅除了這一世紀以來的老妖魅的。

於是事情就這樣的錯定了。我略略定了定心，咳嗆一下，便猛力地推開了一扇門，因爲用力太大而那樞紐已經腐朽，這門便砰的倒進去了。眞快，我一聳身竄進去，先就看見一個龐大的黑影從牆脚下升起來，立刻——我說「立刻」這兩個字，其實還不夠形容，因爲當時眞是異常的迅疾，這黑影就從長着豐草的墳墓後面逃去了。我再回頭看牆脚邊，那白衣的女妖還在着，她蜷縮做一堆，嘴裏呀呀地呼號着，兩手向前伸出，好像做着預備搏擊的姿勢。月光斜照過來，她底影子在牆上更顯得可怕。我對她凝視着，因爲我曉得人底銳利的眼光能夠鎭壓住妖魅，祇當你眼光一移動之際，牠就會撲上來了。

忽然，她凶惡而遲緩地站起來了，我覺得這事有些不妙。我應當先下手爲强。我怪笑了一陣。如果你那時在場的話，你一定會聽得出我底笑聲是多麼可怕。我搶步趕上前去，不等她底爪接觸着我，我已經扼住了她底咽喉了。我一咬牙齒，一閉眼，兩隻大拇指一使勁，我隨卽覺得她手脚抽動了一下，就不再撑拒了。死了？死了嗎？我竟很容易地扼死了一個夜叉。我定睛仔細看着還沒放手的頭，多可怕！長髮披垂在後項，眼睛突出得挺大，嘴張開着，可以看見裏面兩排白皚皚的牙齒……但這時，我底兩手忽然恢復了感覺，我好像緊握着的是柔和的人類底肌膚，像平常的人類一樣，沒有一些幻異的跡象。我縮回兩手，這屍體便橫倒在地上。月光臨照着。天啊！我便再等候十年，她也不會顯出什麼原形來給我看的。這就是她底原形了。她是個人，正如我相信自己一樣確實是個人。這鄉下女人！我才明白過來，我做了一樁大錯事了。我怎麼能相信自己竟會得到這裏來扼死一個赴幽會的鄉下女人的呢？我看她底臉，我看她底衣服，我一點也尋找不出有和日間所看見的船中女人相似的地方。我底手首先痛楚起來，接着我渾身的筋節都好像鬆散下來了。我呆立了一刻兒，就踉蹌地逃出了那墓門。我向四下裏亂奔跑，繞了好幾個圈兒，才尋到了我底寓所。我悄悄地溜進去睡了。不，並不眞的睡。我沒有睡熟，我祇是躲在帳中罷了。

天一亮，我就起身了。推說忽然想起有緊要公事，我便辭別了我底墳親，到留下鎭去趁最早的公用汽車進城。在待車室裏，許多鄉下人正

在談論着一個雙啞的女人在昨夜溜出了家屋，失蹤了的新聞。

我不再耽擱，一進城就雇車到城站，我覺得非立刻就到上海不可了。我底兩隻犯法的手，無論放在什麼地方，總好像還捧住着那可怕的頭。所有的人都對我看着，好像他們全是偵探。他們也許會從我臉上看出我昨夜曾犯了殺人罪的。我把帽簷扯下來，遮到眉梢。我不敢擡起頭來。我買了票，就忽急地擠出鐵門去，但是在將車票交給軋票員而免不得要擡起頭來的時候，我一眼看見月臺上獨立那蓬船中的白衣女人。她一定是有魔法的人，所以她會得將自己的印像引誘人去做殺人犯，我這樣一想，就隨時小心着竭力避開她，不使她看見我了。

在車中，我不敢對那些乘客看，我並且覺得連我底兩隻手都不能給人看見。於是我袖着手，伏在窗檻上，瀏覽沿路的風景。車過嘉興站不久，我回頭換一個方向看，使我驚嚇得手足失措的，是後面的一節車底車窗中忽然探出了那女人底頭。她迎着風，頭髮往後亂舞着，嘴張開着，眼皮努起着。這宛然是夜間被我扼死的時候所呈現的那種怖厲的神情。難道她底鬼魂跟着我嗎？她將怎樣可怖地譴責我呢？於是我縮進了頭，蜷伏在椅角上，提心吊膽地到了上海。

沒有人知道我曾做了什麼事，也沒有再看見那白衣的女人，雖則我底手還老是覺得熾熱，但我可以自己想出種種方法來安慰。回到上海之後的一二天，我差不多很有把我所曾做的事情忘記的希望了。可是，在第三天，我到永安公司去買一包菸草，卻在對面的糖菓櫃上又看見了車中的那個白衣女郎。她並且還對我警告似地微笑了一次。於是我底病就埋伏下來了。我急忙從人叢中溜出，回到家裏，心中總是那麼樣地忐忑不寧。我底生命顯然已成為一種必須償還人家的債務，而現在債權人已經來了。

第四日我就來找你，我原來就是要把我底祕密告訴你，一則使我自己能從這裏得一些愉快，二則請你給我一些安慰。我自己實在禁受不住了。但不想着一進你的家，就看見那車中的女人已經在等候我，我底神經突然昏亂起來，恐怖，煩擾，慌急，一時都襲擊了我，於是我到這裏來了……

一個女護士開進門來！

——先生，醫生勸你談話不要太多。

——唔，我不說了。你們可以進來。這牛乳已經冷了。

我底朋友卞士明講完了他底故事，我才知道他那天所以看見了我底表妹而驚厥的緣故。也許我底表妹很像他所看見過的船中女人，或被他扼死的鄉下女人。不錯，我底表妹是與他乘同一列車來的，第三天她從永安公司買了東西回來，還告訴我她曾遇見卞士明，她說他比從前羞澀得多，因為一看見她就急忙地避了開去。

我忽然想起表妹和妻曾約好了在一小時之後來探望他的。於是我走出去打了一個電話，通知她們不必來了。

白鳥之歌

巴金

白鳥一生決不歌唱，只有在臨死之際才歌唱一次。歌聲是異常美妙，好像牠把一生的精力都積蓄在那裏面。

「白鳥要到什麼時候才會歌唱呢？」女兒近來常常拿這樣的話來問父親。

「我不知道。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父親總是淡漠地這樣回答着。他說着微笑一下就不再去想白鳥歌唱的事情而且他完全忘記他在三四年前常常提說的白鳥之歌這一段故事了。因爲如今還有別的更重大的事情佔據着他底頭腦。

但是這回答卻不能夠使女兒滿意。女兒發出這問話，顯然是另有用意的。她想到白鳥歌唱的事情，全是因爲看見父親底舉動不合她底心思。她看見父親一天天向着深淵走去，她不能夠挽住他，因此人就變得憂鬱起來了。女兒底臉上現着憔悴的形容，稍微精細一點的父親是可以看出來的。

父親整日家忙着寫信思索，但是多少也有些時間注意到女兒底面容，而且也還有時間問女兒：「你這幾天老是愁眉不展，這是什麼緣故？你們年青人應該時常快活起來呀！」

女兒苦笑。這苦笑在從前就會使父親擔心，可是如今父親卻注意不到。他以爲女兒是眞心在笑了。他覺得很寬心，因爲在這些時候他底思想完全集中在一個女性底身上，這是一個在歐洲留學即將回國的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女畫家。他所遇見的唯一了解他的人。自然論年齡她可以算做他底女兒，但這有什麼關係呢？她了解他，她願意把愛情獻給他；他也愛她，他願意和她共同分擔生活裏的一切。

固然社會已經給過他兩個女人了，而且那兩個女人也曾在他底生活裏留了不可磨滅的美麗的痕迹；但是過去終於是過去了，所以他又有了這第三個女人，同時還預備在未來的生活上去刻印那第三次的痕迹。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差不多把他底全付精力都用在

這上面了。青春的熱情在他底老年的身體裏重新燃燒起來。他感到一種新的產生，他在一個短時間裏甚至於就相信他可以從這裏得救了。他完全陶醉在愛情的幻景裏。他天天忙着寫信給那一個女性，或者讀她底來信。因此他當然不會明白年青的女兒爲什麼整日家要擺出憂鬱的面孔。

『你像這樣子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爲什麼不快活起來？我們父女分別了三年才得會面，難道你就沒有快活的面孔給我看？』父親有一次責備女兒說，不過聲音並不嚴厲，顯然父親還是關心女兒的。

『但是我已經是很快活的了，』女兒分辯說，她淡淡一笑，就把話題支開了，好像父親底話對她並沒有什麼影響；而其實她底心卻因了這些話而痛楚了。她想父親在從前決不會對她這樣說話。父親從來是很體貼她的，這一次的分別不過三年，三年的短時間似乎並不能夠在他們父女中間築一道牆壁，而且父親在外國的居住期中還時常和她親密地通信。但是如今父親回國後還不到三個月的時光，情形就大大地改變了。父親在歐洲認識了一個留學生中的女性，這女性底愛情在父親底心裏竟然代替了她底位置。因了這另一個女性闖進來的緣故，在她和父親的中間漸漸地眞的有一道牆壁築起來了。在她一方面，事情就像白日一般地明顯。父親底眼睛上顯然縛着一層布，父親似乎就只看見愛情。此外甚至在他底面前的事物他也不能夠看見。

父親底年紀說起來也不算小了，至少四十七歲是過了的。他先後

娶過兩個妻子。他和這兩個妻子都有愛情，而且第一個妻子還給他留下了這一個女兒。這女兒也曾經被他熱愛過。但是如今他又陷落在第三次的愛情裏面了。誰也不會想到像他這樣年紀的人居然會去戀愛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女子，而且像年青人一般狂熱地爲愛情顚倒。這一層，女兒無論如何是不能夠明白的。

是的，女兒還記得很淸楚，在從前當他未去國的時候常常有些年靑人到他那里來訊問他關於種種的事情。他都以父親般的態度誠懇地一一回答了他們。有時候他們被單戀所苦惱着，或者因了戀愛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解決，生活觀念也發生動搖，他曾經以堅決的態度和語調勸他們把精力用到學問和事業方面去。他說在那方面得到的安慰要比戀愛所給的陶醉更有力量，更能持久。他底這一番話究竟是否產出了大的效果，她現在是不知道了。但是她卻可以相信她自己至今還蒙受着牠底影響。她自己現在還努力在學問和事業裏面去尋求安慰，一半也是因了父親的緣故。

是的，她愛父親，她很虔誠地愛着父親。當四年以前父親底第二個妻子死去的時候，她也很傷心地跟着父親淌淚。她很知道那個女人底死對於他是一個何等巨大的損失。同時她卻又決意用她底愛來給他補償。她要像那個女人那樣地愛他。她要代替那個女人來愛他。她果然照她所想的做了，而且有了顯著的效果。她使父親漸漸恢復了生活的勇氣，她使父親漸漸忘掉了那個死了的妻子。她鼓舞起父親在學問和

事業裏去尋求安慰。甚至父親到歐洲去的計畫也是因了她底慫恿才決定的。

　於是在三年前一個冬天的早晨，父親就別了女兒踏上海輪往那未知的國土去了。一月中旬正是在冬季最寒冷的時候，那天落着雪，馬路，房屋都被雪片蓋滿了，天空中還淩亂地飄着雪花，風刮得厲害。兩部汽車載了人和行李到碼頭。江邊顯然𠪚起來了。他們父女和一些送行客人上了輪船。那些送行者都向着父親說了祝福和期望的話，他也對他們說起他出國的計畫以及回國以後的工作。後來他們走開了，只剩下這父女兩個。當時的情景至今還刻印在她底腦筋裏：艙房裏只有他們兩個人，外面還響着起重機底聲音。他們對望着，說不出一句話。起初女兒笑了，為了不要讓父親看見她底眼淚。後來父親也笑了，為了使女兒不要悲痛。於是起重機底聲音停止了。從窗洞裏可以看出雪也早停止了。父親開始溫和地囑咐了女兒許多話，甚至說到一些瑣碎的事情。這使得她忍不住淌起眼淚來，她不斷地用手帕去拭眼睛。

　「我這次出國，時間至多不過三年。三年的光陰是很短的。以後我們就可以長久地一塊兒工作。你不要為這短時間的別離傷心了。你好好地等着我回來罷。」這是父親臨行時對她說的話。這一段話她記得很清楚，因為這三年來在寂寞中她常常背誦着牠，用牠來鼓舞自己，用那未來的幻象來鼓舞自己。

　她果然等待了三年，她在艱苦和寂寞中忍耐了三年。她常常幻想着三年後的比較充實的生活。父親底書函對於這幻想是很有幫助的，而且甚至給她添了新的幻想。於是父親回國的消息來了。這消息給她帶來了大的快樂。她歡欣地不能忍耐地計算着日子，而且預備着父親回來以後的生活。

　父親回來了，三年的等待算是完結了。他底相貌沒有什麼改變，不過人變得年青一點，這自然使女兒很高興。看見自己底父親更強健，更活潑，誰也會高興的。女兒相信這一次父親是預備來獻身給事業和學問，永久地和她在一塊兒工作了。

　但是事實很快地就證明出來她底幻想永遠是個幻想。父親並沒有預備來走她所想像的那條路。他已經有了一條新路，而且尤其是使她驚奇甚至悲痛的是他有了一個新的女性底愛情。這一層父親在回國以後一個多星期的光景，就含糊地對她說過了。

　據父親底話看來，事情差不多快到了無法挽救的地步。他和那個女性的愛情已經完全成熟了。她現在只有一個機會來戰勝那個不認識的女人，這就是她在父親底身邊，而那個女人還遠在歐洲，雖然不久也會回到中國來。

　她太愛父親了，她當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把父親送到別的女人底懷裏去。她便開始工作起來。她暗示着一些朋友去勸阻父親進行這新的戀愛。同時她自己也拿愛慕去安慰他，拿事業去鼓舞他。但是漸漸地她看出來這努力也不會有大的用處。她底愛慕並不能夠安慰父親

底熾熱的心，而事業也不能夠引起父親底興趣。他目前所最關心的還是那一個遠在歐洲的女性底歸來。

「戀愛是兩個人中間的事情，而且還是人們底神聖的權利，不能夠受第三者干涉的，」父親顯明地對那些勸阻的朋友表示說。這一段話是一把很堅固的鐵鎖，把門鎖住了。那些朋友就不好再說第二句話，因爲他們也主張過戀愛是一種神聖的權利。

女兒知道勸阻是沒有一點用處了，父親底意願是必須實現了。那另一個女性是一定要來的，不僅插身在父親和她的中間，還要插身在父親和事業的中間。在事情到了絕望的時候，她又懷着一線的希望退一步去找尋新的挽救方法。

她於是用種種方法從父親那里打聽着關於那個女性底一切。那是一個畫家，一個資產階級的女郎，人是很溫柔的，性情是和父親底相反的，思想是和父親底不同的。父親和那個女郎結合以後一定會走另一條路。

她還擔心着另外一件事情：父親如今雖然比起從前要年青一點，或者强健一點，但是這只是表面上的，他底身體已經衰老了，他底精力也很有限了。在戀愛和事業之間他只能夠選取一個。新的愛人和事業站在相反的地位，女兒卻站在事業底一邊。父親選取了新的愛人，就不僅會撇開女兒，還要撇開事業。

顯然地如今是沒有一點挽救的方法了。她只有靜靜地等候着另一個女性底到來，來把父親從她身邊奪去，從事業中間奪去。這是必然的事實，雖然對於她是如此苦痛的。

因此她變得很憂鬱，人一天天地憔悴起來，雖然她常常對父親掩飾說她很快活，但是她底面貌會把她底真心告訴人的。這連父親也漸漸地明白了。

「你爲什麽不多和男朋友往來呢？我看××和××對你都有意思。他們都是很好的青年呀！」有一天父親忽然微笑地這樣對她說。他還以爲她是陷在性的煩悶裏面。

「我還不懂得愛情是什麽一回事，而且我近來不大喜歡和異性來往，」女兒故意皺着眉頭冷淡地說。

父親略略紅了臉，沈默了半晌，然後就給女兒解說愛情底意義和價值，最後還引了英國詩人布郎寧底話說愛情是至高無上的。

「我底頭有些疼痛，我現在到牀上去躺一會兒，」女兒聽見最後的那一句話，馬上就站起來，假裝頭痛回到了自己房裏。她並不往牀上躺，卻走到窗前，打開窗戶，愁煩地望着外面的景象。

如今時候是十二月，天氣已經很冷了。外面在落雪。天是很黑暗的，周圍是很黑暗的。前面是空的草地，這時候卻成了泥濘。有幾處已經墊起了雪。再過去是一些房屋，一些燈光，燈光也是很陰暗的，就有些像鬼火。空中淩亂地飛着雪花，顏色也是灰暗的。幾片雪花飛到她底頭上和臉上，黏着化了。風微微在響，冷氣從四面撲來。

她連忙關了窗戶，理了理被風吹亂的頭髮，想坐在書桌前面寫點東西。但是剛剛坐下她就覺得心裏疼痛起來。眼前只是一片灰暗，就沒有一點希望。寂寞和幻滅壓迫着她。她支持不住，只得往牀上去躺。

躺下去她就想起父親底事情。想起父親底事情她就變得更是煩愁。她彷彿看見父親就站在一個深淵底邊沿上，而且正拔起脚要踏進深淵裏去。她竭力勸阻他，呼喚他，都沒有用。父親並不聽從她底話，而且父親和她是一天天地離遠了。很近的，並不要等多久，那另一個女性就會到來把父親拖進深淵裏去。她絲毫不能夠把他挽住。

父親說過××和××對她很有意思，她也有些看得出來。父親說這話，顯然是要撇開她把她推到另一個男性底懷裏去，好讓他和那一個新女性安靜地去走新的道路。她愈想愈覺得父親底這意思是很明顯的了。父親竟然這樣不體貼她，他完全不想了解她，而且不明白她底渴望究竟是什麼，單是那男性的愛情是否就可以使她底渴望着事業方面的安慰的心滿足。她有着這個渴望，第一次還是受了父親底鼓舞。父親安放了一個目標在她底面前，可是她如今勇敢地，熱心地向着這目標走去時，父親卻要回轉身子把她撇開了。

她一身努力底一點成績，她底這三年來的等待和計畫都給另一個不認識的女性破壞了。其實不僅是她底一切，而且父親底一切也都給那一個女性毀壞了。這父親底損失是更使人可惜的。父親忍受了四十多年的困苦生活，想得着一點成就。就像造一座九層塔那樣，他已經克服了種種的困難造成功六七級了。於是他忽然拋棄了這計劃，就毫不憐惜地把以前辛苦地造就的六七級完全毀掉了。固然這時候他底塔還聳立在那里，但是已經有一級在崩潰了。她是親眼看見的，這損失太大了，縱然父親自己就沒有一點顧惜，她也是不能夠忍受的。

是的，她不能夠忍受下去，她不能夠袖手旁觀讓那時候到來。她應該趁早設法做出一點事情。於是她底眼前現了一些青年底譏笑的面孔。每個面孔都在對她做歪臉。她知道他們並不是在譏笑，但她就覺得和譏笑並沒有兩樣。

「××，你父親底戀愛事情進行得怎樣了？」

「××，你底新母親什麼時候會來呢？」

「××，你又有了一個母親了。」

「××，你父親什麼時候結婚呢？」

「××，你父親都找到了愛人，爲什麼你至今還是孤另另的一個呢？你爲什麼不也去在異性底愛情裏尋找幸福呢？你比起父親來是更有這權利的。」

這些話是從一些年青的男女朋友底口裏說出來的。漸漸地積起來就有了許多許多。如今全都在她底耳邊響了，就像許多朋友圍在她底身邊。每一個人都說一句譏笑她底話。

「××，你爲什麼不勸阻你底父親呢？你就忍心看着你底父親犧牲掉他過去的一點成就，而走進那深淵裏去嗎？」一個年青的女朋友

對她說。

「我已經用盡我底力量了，」她絕望地回答。

「你沒有！你並沒有用盡你底力量！你看，我底父親是常常聽從我底話的！」

她找不出話來回答那個女朋友了。

這些話語，這些過去的事情刺痛着她底心。她不能夠再忍耐了。她在牀上反覆地翻着身子，她含着眼淚把臉在枕頭上面揩摩。她覺得這顆心就要碎了。她覺得再要在牀上躺下去，她就會發狂的。

於是她站起來，用溼的毛巾把臉揩了一下，就匆匆往父親底房裏走去。

父親俯在書桌上面注意地寫字。她走到他底身邊，他並不擡起頭來看她。顯然地他在寫信，而且是寫給那一個遠在歐洲就要回國的女性的。

妬嫉和氣憤壓倒了女兒。她悲憤地喚了一聲『父親。』

父親擡了頭看她一眼，就埋下頭去繼續寫信。他甚至不曾看出來這女兒有的是什麼樣的臉色，他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你還不曾睡？』就讓女兒獨自站在旁邊，不再去管她。

這冷淡在女兒底憤怒上面點了火。她默默地站了半晌，就悲憤地對父親說：

「父親，你這信不可留在明天寫嗎？我想和你談幾句話。」

父親放下筆，他開始覺察出來女兒今天有着異乎尋常的心情了。而且他也記起女兒近來整日家擺着憂鬱的面孔的事情了。女兒一定有着什麼祕密，這祕密在蠶食着她，這他也有些了解了。但是這祕密是什麼，他卻完全不知道。

「好，你說罷，」他溫和地回答。他究竟還愛女兒，他果然就不去寫信了。

女兒在他底對面坐下來。她擺着莊嚴的面孔，她用悲痛而戰抖的聲音說：

「父親，我說你就不可以把你底戀愛事情終止嗎？你看，牠在你底朋友中間留了個什麼樣的印象……」

父親似乎不懂得女兒底意思。他茫然地望着女兒底被悲痛燃燒着的臉。他不知道應該說什麼樣的話。

「父親，你到了這樣大的年紀為什麼還要把精力浪費在戀愛上面？難道除了女性底愛情外世間就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安慰你嗎？」女兒熱烈地說着，聲音裏面帶了眼淚，她咽住了一句話：『難道我底愛慕也不能夠溫暖你底心嗎？』

父親還是不開口，但是他底臉色有些改變了。他現在明白了女兒底意思。這些話來得太突然，他簡直想不到。女兒自來是很體貼他的，而且很關心他底幸福的。可是如今當他正可以從另一個女性底愛情裏得着幸福的時候，她卻跑來干涉他了！

愛情底權利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不管在什麼時代，在什麼年紀。年齡有什麼關係呢？當他底身體內還積蓄那麼多的精力的時候，他爲什麼不可以去戀愛一個女性呢？愛情的事件完全是兩個人底事情，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來干涉。他已經屢次用這樣的話回答過朋友們底勸告了。他這許多年來就持着這樣的主張。而且當一些青年因了愛情的緣故受着家庭和社會環境底壓迫時，他又曾經那麼熱心地鼓勵他們，幫助他們。在個人的生活中愛情是佔着一個極重要的位置。許多的人就因了愛情的不滿足而常常終身陷於悲慘的命運。這樣的例證太多了。他爲什麼還應該蹈這覆轍？難道就只因爲他底年紀大了？或者因爲他答應過要把自己獻身給事業？年紀大是不成問題的，八十多歲的老詩人歌德臨死時還戀愛着一個年青的女郎；另一個老詩人布郎寧也說人生底至上善就在於和少女一吻。至於第二層，難道人就應該犧牲掉自己底一切專爲事業而生活？他不是一付機器，也不是一株枯木，他是一個有感情的人，而且就從事業方面着想，幸福的愛情的生活不是也可以增加他底工作底效率嗎？

這樣想着他就有些生氣了。他自己沒有一點錯處，他底女兒卻毫無道理地跑出來干涉他，而且連這一點愛情的幸福她也不要他享受。愛情迷住了他底眼睛，另一個女性底美麗的面龐壓住了他底心，使他變得更固執了。於是他激動地對女兒表示了上面的一些意思。

「權利？父親，你爲什麼還要說權利？這時候在你周圍不知道有若干的人因了無愛的生活而痛苦着，不知道有若干的人一生也不懂得愛情底意義，享受不到愛情底幸福，你還有什麼權利來進行第三次的戀愛？這時候我正在開花的年紀，我在生活裏面還沒有得着什麼享受，什麼幸福。如果說戀愛是一種神聖的權利，那麼最先就應該輪着我來享受牠。如今我孤另另地在生活在工作，想從事業裏去尋求安慰，我從沒有享受過你所說的愛情的幸福；你，你做父親的人，你又有什麼戀愛底權利？」女兒帶了過分的悲憤責備父親說。她從沒有像這樣生氣地對父親說話的。她這一次是被妒嫉，絕望，悲痛蒙住了心了。

父親不再說話了。他驚訝地睜大了兩眼望着女兒，不明白她爲什麼會是如此悲痛。但是他卻覺得自己底固執是在漸漸消失了。不知道怎樣他底心竟然隱隱發痛起來。

女兒忽然站起來，像讀判決書一般地大聲對父親說：

「這幾年來我整天地等待着，等待白鳥底歌唱。我等着聽那世間最美妙的歌聲。但是現在我才明白我是在做夢。白鳥是永遠不會歌唱的了。」

她說完，眼睛就發亮，她淌出眼淚了。她並不留着等父親答話，就一個人往外面走出去。她不走回自己底房間，卻往樓下走去。

在這夜深在這樣冷的天氣，她到什麼地方去呢？

父親茫然地望着她底背影，他有些不明白方纔的情形。他疑心是做了一個不愉快的夢。但是女兒底話還留在他底耳邊，夢裏的話不能

夠是如此響亮，而且女兒分明不在家裏，他親眼看見她走出去的。這不能夠是夢。

爲了要鎮壓他底紛亂的心曲，他便俯下頭去繼續寫信。但是不知道怎樣，他底頭腦卻開始脹痛起來。他拿起筆許久寫不出一個字。信紙攤開在他底面前。先前寫好的字跡都變作一些黑點在他眼前跳舞了，他自己也認不出來是些什麼字。就在這時候愛情已經不能夠溫暖他底心了。他好像開始從渺茫的夢裏醒了過來。

他於是絕望地放下筆，把兩手捧着頭。人覺得很煩燥，眼裏現了一些模糊的景象，都是他這許久所不曾夢想到的。最後女兒底憂鬱的面孔突然明顯地現出來，把一切遮掩了。她底眼睛裏盪漾着許多哀訴的話。

他爲什麼不能夠和女兒在一起像以前那樣地過活呢？他開始問起自己來。

他苦惱地擡起頭，把眼睛向四面望，無意間他底眼光觸到了書桌前面的那扇玻璃窗。

窗戶關閉着，風敲着玻璃響。玻璃上面聚了一些水點，還有幾片雪花，是剛剛貼上來的。外面正落着大雪，房裏的火爐也快要冷了。

她底房裏靜靜的。她走下樓以後，他就沒有聽見她底皮鞋聲。她還不曾回來。

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在這樣寒冷的雪夜！——這一個思想突然來抓他底頭腦。他並不再思索就突然站起來，恐怖地發出一聲叫喊，但依舊是很低微的。

他先跑到她底房間裏去。那里果然沒有一個人。

「完了！」他着急地自語說，就匆匆跑下樓，開了後門出去了。

他直立在風雪下面。地上白皚皚的雪已經墊起來了。街市很靜寂，只有陰暗的燈光，沒有行人。在地上牆邊有些脚跡，就像是女兒底皮鞋迹印，但是有幾處已經被新的雪掩蓋了。

雪花依舊漫天地飛舞着，風割痛着他底鼻子和兩耳，風又把雪花吹到他底臉上，風又使他底稀疏的頭髮飄動，但是雪地上的脚跡卻使他忘記了這一切。他忘了自己地在雪地上大步走着，沿着那牆邊的脚跡。看着這脚跡他就彷彿看見女兒底背影，他覺得就在女兒底後面跑。

走完了兩條街，他並不曾看見她底影兒。只有路旁一株長春的樹木在風雪裏戰抖。到了第三條街，雪地上面忽然添了許多脚跡，常常脚踏在脚上面，把幾個人底脚跡都弄得凌亂了。他跟着一對皮鞋迹印走。已經分辨不出這是否她底脚跡了。

他走到一條小河旁邊，就在那橋頭，女人底脚跡突然沒有了。橋上另有兩個男人底脚跡。河邊有好些黑洞，這里也沒有她底影兒。

一個恐怖的思想突然佔有了他。他圓睜着眼睛望着水面。他覺得全身的血都衝到了臉上來。

水面上沒有一點騷亂的痕跡。雪落在水面上就化了，許多點滴在

水面上動，那里看起來是一片白濛濛的，不像有一個人曾經落進了水裏去。

但是他依舊茫然地在那里站了一會兒，用瘋狂的眼光望着水面，口裏低喚着女兒底名字。他暗暗自語說，只要女兒能夠活起來，只要她會再來和他在一起生活，他就願意完全依照她底意思做去，他很可以犧牲掉一切。他悔恨地在心裏說着這樣的話。直到他底手凍殭了，耳朵和鼻子凍痛了，眼睛裏淌出淚珠，頭髮上落下水滴，他纔絕望地無力地轉身往回家的路上走。頭腦是昏沈沈的，他甚至不覺得雪已經住了。

他回到家裏人已經沒有一點氣力了。他垂着頭，樣子顯得十分衰老。一個沈重的思想壓着他底頭腦。他沒有絲毫的生趣。

他走過女兒底房間，房門大開着，那裏面燃着明亮的電燈。她分明坐在書桌前面，俯下頭在寫字。他看見她底側面，飄蓬的黑髮蓋着的美麗的少女底面龐。

「怎麽？——你回來了？」他急急走進房間，驚喜地大聲問他。他覺得自己從來不曾有過像這樣的喜悅和安慰。

「是的，我覺得房間裏很氣悶，所以出外面去走走，後來看見雪下得很大，就急忙回來了，」她站起來這樣回答他，同時給他一個親切的微笑。

「我以爲你——」他用顫抖的聲音含糊地說了四個字，就突然止住了。他底身子微微抖着，就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來。

「父親，你看你一身都是雪！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來？」她關心地說着，就取了一方毛巾給他揩拭了頭上和臉上的水滴和雪花，隨後又把他底衣服也揩拭了。「這夜深你還到什麼地方去？你是個上了年紀的人，比不得青年，你很容易受涼的。你也應該愛惜你底身體呀！」她帶笑地温和地說話，就像母親在責備兒子。

「我去追你，我一直跑到河邊，我以爲你已經——」他喘息地說，好像還看見先前的那些可怕的景象。

女兒還在揩拭父親底衣服，就突然住了手，現了嚴肅的面容，似乎在思索什麽，但馬上她又用一個温柔的微笑把那嚴肅掩蓋了。她繼續去揩拭父親底衣服。過後她就温和地低聲說：「是的，我果然有過那種心思……我從房裏出來，我沒有別的思想，我底腦裏充滿了絕望……我走到河邊，我正看着那水面……忽然一個聲音在喚我……這是一個鄉下人，我到他家裏去過幾次，他拿了燈籠陪着一個中年的醫生從橋那面走過來……他告訴我他底大的一個小孩生急病，已經請醫生治了，現在是送醫生回去……他問我爲什麽好些時候不到他們家裏去了，他底妻子很念我，她很願意常常聽我底種種勸告，她很感謝我前次在她生產第三個小孩時給她那樣幫忙……他又說他底小孩們也常常盼望着我去陪他們玩耍！」

女兒停頓一下，把手巾放好了，就回來坐在父親旁邊繼續說：

「這鄉下人，他就是××小學校裏的工人。他千萬想不到他底一

番話把我救了。我看見他對於他底小孩底病那樣關心，我就想起我自己也是一個有着父親的人。他對我提起他底整日家在貧苦裏過活的妻子，我就覺得我並不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小姐，我也還可以幫助別人，而且我又明白世間像她妻子那樣需要幫助的人是那麼多，而一般人卻只顧到自己底幸福。……所以，我就從河邊急急走回來了。……父親，你笑我愚蠢嗎？……我以爲決不再做那種傻事情了。』女兒親切地多少有些抱愧地望着父親，等候他底回答。

感動和羞愧壓倒了父親。他半晌說不出話來。這一次他顯然地看出來另一個女性和女兒底中間是存在着怎樣的一個差別了。另一個女性使他認爲只顧念到自己底幸福的人，而女兒卻要使他去尋求別人底幸福。這一層這幾個月來她就向他屢屢表示過來了，但是一直等到這一晚他才覺察出來。

『父親，你該明白了我底這心情罷。我們是生來幫助別人找幸福的，不是來給自己找幸福的。我們這一家裏已經有過不少的人把幸福享受得太多了。他們把我們底以及許多別人底幸福都享受去了。現在應該由我們償還出來。這思想還是你教給我的，至少你總是第一個鼓舞我採取這見解的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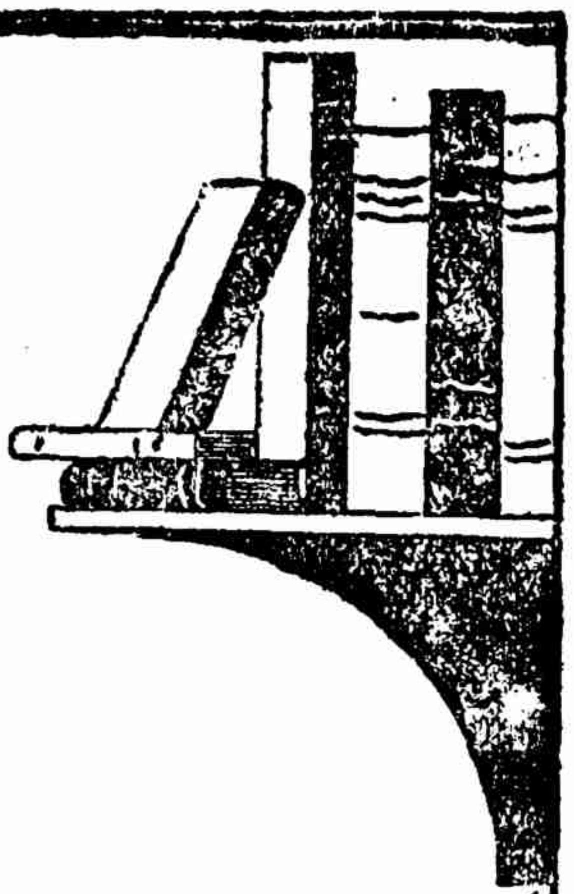
『不要說下去了，我很明白，我完全了解你。你說得不錯：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的年紀，我的確沒有戀愛的權利，』父親感動地打斷了女兒底話，他底眼裏暢快地淌下淚來。淌出很多的淚，就像他在痛哭一般。但是這時候他沒有一點痛苦，他完全不想到自己馬上就要貢獻一個犧牲，就要拋棄一個自己愛過的女性。因爲他底心開始在開花了。

『我又找回來我底失去的父親了，』女兒感動地，滿意地說。

父親笑，女兒也笑。兩人底笑裏都有眼淚，但是兩人都很快活。在這一對父女底中間前些時候還有一道牆壁，如今這牆壁就完全潰倒了。父親覺得現在了解女兒，女兒也覺得了解父親。

『白鳥是要歌唱的，我告訴你，白鳥是要歌唱的，牠一定會唱出牠底最美妙的歌聲來。你再等待一些時候罷！』父親用顫抖的聲音安慰女兒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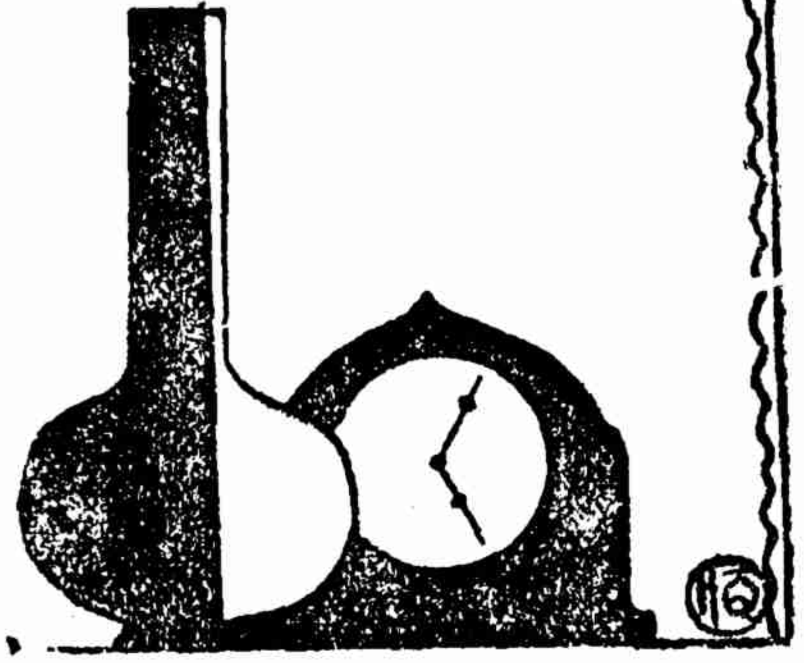
這一夜父女兩個做了差不多相同的夢。他們夢見白鳥歌唱了，那歌聲的確是很美妙的，美妙到他們醒起來時還不能夠把牠忘記。



大地（續第三號）

美國 布克夫人 著 宜閑 譯

（前文提要）農人王龍和他年老的父親住在鄉村的三間小屋裏。他因沒有錢正式娶親，便從城裏的黃公館領了竈下丫頭阿蘭來，做他的老婆。她幫助王龍勤苦操作，並且給他生了兩個兒子。後來黃公館漸漸敗落了，王龍便用自己辛苦積起的洋錢，向黃公館買進了城牆邊的好田。王龍的家境好起來，但他的無賴的叔父，因爲一家過不了活，常要王龍照應。正在王龍因爲他的叔父借錢去，心裏不快活的一天，阿蘭偏生了他們不願有的一個女孩子。



↗

神們一旦和人們過不去，似乎就不會再管顧人們的。夏初本該落下來的雨收住了。一日復一日，天空照耀着新鮮的無情的陽光。曬焦的荒地於他們是不中用了。從天亮到天亮，沒有一點雲。晚上呢，殘酷模模明媚的金黃的星星，高懸在天空。

那田地，雖然王龍拚命地耕種過，却乾燥而且開裂了。在春天就已勇敢地抽起來預備結穗了的稚嫩的麥桿，從泥土，從天空得不到什麼，便中止了生長，起初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太陽下，到最後黃萎下去，成爲荒廢的禾稼了。王龍所種的稻秧在暗黃的土地上彷彿是方方的翡翠。他放棄了麥田之後，天天用竹扁担挑着沉重的木桶帶水到那里。然而雖然他的皮肉上現出了凹痕，結成了碗樣大的鷄眼，雨水還是沒有落下來。

最後，池水乾結而成泥餅了，連井水也沉到很低，這樣阿蘭對他說道：

「如果孩兒們得拿水來喝，老頭子又是要開水的，那稻準要曬死了。」

王龍帶着轉成唏噓的怒氣回答道：

「哦稻死了，大家都得餓死了，」他們的生命都依靠着土地，這是的確的。

只有城壕邊的那塊田生了禾稼，這是因爲過了一顆雨也沒有的夏天，王龍放棄了別的一切田地，整日停留在這塊田裏，從濠裏舀了水來澆在這滲不飽的泥土上。這一年，他第一次將他的穀在收穫之後立即賣掉了，當他覺得有洋錢落到自己掌上時，他將牠一把捏緊。他心裏想，不管神們怎麽樣，不管旱荒怎麽樣，總要照自己所決定的那樣做，他爲的這把洋錢磨折過身體，流過不少的汗呢，他總要將牠好好兒來用掉纔是。於是他急忙走到黃府去，會見了管地產的賬房，便老實地說道，

「我帶了洋錢來買城濠旁邊接連着我的那塊田。」

現在，王龍已經到處聽得黃府在這年中差不少窮得精光了。那老太太有許多天沒有足夠的鴉片抽，她過不了癮，好像一隻老雄虎，每天叫了賬房來，兇罵一頓，並且用扇子打着他的臉，向他厲聲叫道：

「可不是還有剩着的田呢？」直叫得他沒有辦法了。

他是連平常自己從這一家的各種交易上留起的作爲囘扣的錢也已經拿出來用掉，所以他真是沒有辦法了。而且，既經到了這地步，老爺還再娶了一個姨太太，是他家裏一個老丫頭的女兒，也做了丫頭的，那老丫頭年青時給他蹧蹋過，現在呢，因爲老爺對她厭棄了的緣故，已經嫁給這家一個男僕了，這老丫頭的女兒還不上十六歲，他現在起了新鮮的色慾，將她看上了，原來他愈是老弱腫起來，他似乎愈加想望嬌嫩年青，甚至還只好算是孩童的女人，使他的色慾不至於衰減下去。正同老太太離不了鴉片一樣，他離不了色慾；而且他領悟不到：沒有錢可以給他的愛寵買翡翠耳圈，給她們的玉手帶金器了。他一輩子是要多少有多少的，怎能明白「沒有錢了」這補話呢？

少爺們只看着他們的爹娘這樣子，聳聳肩胛說，一定還有着儘夠他們一輩子化的。他們只在一件事上是聯合起來的，這就是罵賬房將田產料理的不好，因此從前是心寬體泰，賊忒嘻嘻的他現在却不免憂愁苦惱起來，而他的肌肉也消減了，那寬搭搭的皮膚就好像破大衣似的掛在他身上。

黃府的田地上，老天可也沒有賜下雨來，那邊也沒有收穫，所以當王龍來到賬房跟前，叫着「我帶了洋錢來」時，這就仿彿一個人來到餓漢跟前說着「我帶了吃的東西來」似的。

賬房抓住了那洋錢。做這種交易，在先前總是有一番喝茶講談，論量價錢的，現在呢，兩人只急切地輕聲講了幾句話，還沒有完，錢就過付，契就簽押，而田就是王龍所有了。

又是一囘，王龍沒有將過付自己的血肉換來的洋錢看做心疼的事。他用這洋錢買了心中所想望的東西了。他現在有了一大塊好田地，原來這新買的田有第一塊的兩倍大：然而除了這塊田的肥沃以外，還有更使他稱心的，就是這曾經屬於大公館這一個事實。這時候，他沒有將自己所幹的那件事說給誰聽，連阿蘭也沒有告訴她。

過了一個月又是一個月，雨還是沒有落下來。秋天快到了，小小的輕雲緩緩地聚集在天空，村街上便看得到閑空而且焦急的人們站立在那裏，他們的臉朝着天仔細判斷着浮朵雲，那朵雲，共同討論着可有一朵含着雨意的。然而雲塊剛積聚到快有希望時，從西北方却刮起一陣大風來，吹散了天上的雲塊，好像掃帚掃除了地板上的塵埃一樣。於是天空明淨而且荒涼了，莊嚴的太陽每天早晨升起來，向前進行着，而每天晚上孤寂寂地落下去。月兒便依時照耀在那裏，明亮得像一個小太陽。

王龍從他的田地上，收割了稀少的豇豆，又從他的玉蜀黍田，——這是當稻秧還未插到水田就枯死了的時候，他心灰意懶地種着的——他摘取了門短的玉蜀黍穗，疏落落地綴着穗粒的。在簸打時候，一顆豆也沒有失掉。在他和那女人打過了豆藤之後，他叫兩男孩子在手指縫裏篩着打禾場的灰塵，他又在堂屋的地上剝玉蜀黍，忒楞楞地看望着飛開去的每一粒。當他要將玉蜀黍都放開，當作柴燒時，他的妻開口道：

「呃——這些東西不要燒掉罷。我記得幼小的時候在山東碰到了這樣的荒年，我們連都也磨了粉吃的。這比草好了。」

她說了之後，他們都沈默下去，連小孩子們也默着。在他們築不了田地的這些怪晴的日子，是有着預感的。只有那個女小囡是沒有知道恐懼。在她呢，有着娘的兩隻大奶袋，還裝滿着她所需要的。然而阿蘭一面給她哺奶，一面却喃喃地說道：

「吃呵，小東西——吃呵，趁着還有得吃的時候。」

隨後，仿彿命運還不夠苦似的，阿蘭又復懷着身孕，她的奶乾了，不住地哭着要吃的小囡的聲音便充滿於這恐慌的家

如果有人問着王龍『你們這一秋怎麼過活呢？』他該會回答說，『連我自己也沒有知道——到處都是荒。』

然而誰也沒有那麼問着他。在這鄉間，誰也沒有問着誰，『你們怎麼過活？』誰都只有自己問『我今天怎麼過活？』做爹娘的，那就說，『我們怎麼過活，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們？』除此以外，是什麼也沒有問的。

現在王龍的牛呢，他是盡心竭力照顧着的。他當家裏還有着稻草和豆藤的時候，就將那些東西拿些給這牲口吃，隨後他走出去，摘了樹葉來飼牠，直至到了冬天，連樹葉也沒有了。那時候，沒有可以耕種的土地，種子種着只不過枯死在泥裏，而且他們也已經將他們的種子全部吃光了，他爲了這些緣故，纔差了大兒子整日騎在牛背上，手裏牽着穿過牠鼻孔的繩子，將牠趕出去自己尋食。然而，後來他卻連這麼辦也不敢了，恐防村上的人們，甚至鄰居們會從孩子這裏搶了牛去殺着吃的。因此，他將牛拴在門口，直至牠消瘦下去，好像牠的骸骨一樣了。

然而，沒有米又沒有麥剩在那裏，有的只是幾顆豆和些許的玉蜀黍的這一天到了，牛餓的嗚嗚地叫，於是老頭子說道：

『我們過一會兒要吃這牛了。』

那時王龍發急了，因爲在他聽來，彷彿有誰說，『我們過一會兒要吃人了』似的。這牛是他的田間的伴侶，他一向跟在牠的後面走，看着牠的脾氣，也稱贊牠，也咒罵牠，他從幼小時候，就認識這牲口了，那時他們買進來，這還不過是一頭乳牛。於是他說道：

『我們怎好吃這頭牛？我們怎麼再來耕田呢？』

然而老頭子卻沉着地回答道：

『哪哪！你的性命要緊呢，還是畜生的性命要緊？你兒子的性命要緊呢，還是畜生的性命要緊。再買一頭牛總比買自己的性命容易呵。』

然而那天王龍卻不肯殺掉牠。過了第二天，第三天，孩子們嚷着要吃，沒有法子安慰他們了，阿蘭瞪着眼看王龍，爲孩子們央求他，他終於見到這事情非幹不可了。這纔他粗聲說道：

『那麼，殺了他罷，然而我卻不能動手。』

他走進他睡覺的房間裏，躺倒牀上，便用綿被蓋了頭，免得聽到那牲口死時的叫聲。

於是阿蘭跟蹌地走出去，拿了灶間裏的菜刀，在那牲口的頸子上，割了一大刀，就將牠的性命結果了。她拿碗盛了血，煮成塊兒給他們吃，又將那大大的屍體剝了皮，斫成一塊塊。直至一切舒齊，而肉煮好放在桌上了，王龍方纔走出來。但他待要吃那牛的肉時，卻噁心起來，嚥不下去，只喝了一點湯。阿蘭對他說道：『一頭牛不過是一頭牛，而且這頭牛也老了。吃着罷。日後再好買一頭，比這好得多的。』

王龍於是略略安心了，他吃了一口，又一口，他們大家都吃了。那牛終於被吃完，骨頭也敲碎了，將骨髓吃掉，這都消磨的十分快，於是除了綳在阿蘭所做的竹架子上的又乾又硬的那張皮之外，什麼也沒有剩了。

起初，這村上起了對於王龍的敵意，因爲人家以爲他有洋錢藏着，有食糧囤積着。他的叔父，是在最初挨餓的隊夥裏，他便到王龍的門口來纏擾，那人和他的妻和他的七個小孩子確乎是什麼也沒有吃了。王龍捨不得似的把一小堆豆和寶貴的一把玉蜀黍放到他叔父的長衫襟窩裏。於是他堅決地說道：

『我只能省下這點兒來。我即使丟開了孩子們，我的老爹，總得首先顧到他的。』

當他的叔父再來時，王龍大聲叫道：

『我全家過不了活，還管得孝順麼！』他空手打發他的叔父去了。

從那天起，他的叔父便像一隻被踢的狗似的，和他結了仇怨，他在村上家家戶戶輕聲說道：

『我的姪兒那邊呢，他有洋錢有食糧，然而他卻一些也不肯分些給我們，連我和我的孩子們，算是他的親骨血的，也不給一些。我們只有餓死了。』

這小村上一家復一家吃盡了各自的積貯，而且在清淡的城市上用完了最後的銅錢，從沙漠地帶吹下鋼刀樣冷，又乾燥又荒涼的冬風來時，村人們的心因了自己的饑餓，因了他們受苦的妻子，和啼哭的兒女的饑餓，不由地狂暴起來，待到王龍的叔父像瘦黃狗似的在街上發抖，從他那餓癟了嘴唇，唧唧噥噥地說了這番話：『有一個人有着食糧哪——有一個人，他的兒女還養的胖胖的，』人們便擊起扁擔來，在一天晚上奔到王龍家去撞門。他聽到鄰人們的聲音開了門，他們便向他撲去，從門口推開了他，又將他那受驚的孩子們從家裏摔出去，他們搜索到角角落落，他們用手移動了一切器皿，找尋他藏食糧的所在。待到他們尋到了些許乾豆和一碗乾玉蜀黍這一點可憐見的積貯時，他們便發出了頹喪和失

望的大吼。於是他們搶奪了他的一件件家具，桌子，條櫈，還有受驚而且哭着的老頭子所睡的那張牀。

於是阿蘭走上前去開口了，在衆人之上，起了她那平凡而且遲緩的聲音。

「不要這麼——且不要這麼着，」她大聲喊。「還不到拿我們家裏桌子條櫈和牀的時候。我們的食糧都給你們拿去了。但是你們家裏的桌子和條櫈還沒有賣掉呵。我們的且讓我們留着罷。我們大家相等了。一顆豆，一粒玉蜀黍，也沒有多過你們——不，不，現在你們有的比我們多了，因為你們把我們的全都拿去了。你們如果再多拿，天雷要打死你們的。現在呢，我們要大家出去，搜尋草根樹皮了，你們為着你們的兒女，我們為着我們的兒女三個，還有這種時候還要生出來的第四個。」她說時，手按自己的肚皮，於是衆人在她前面覺得羞愧了，一個一個溜出去，原來他們除了飢餓的時候以外，並不是壞人。

有一個姓金的逗留着，他是臉色黃黃的，小身材的，沈默的人，那臉孔在好時候，像是猴子的臉孔，而現在瘦削憔悴了。他本想說句抱歉的話，因為他原是忠厚人，不過他那啼哭着的孩子逼的他作惡罷了。然而他懷裏却有着一把豆，是貯藏的所在尋到的時候，他所攫取的，他恐怕一開口，就非將豆還出來不可，這纔只有向王龍默默地看了一眼，便即走出去了。

王龍站在他的天井裏，那地方他是半年錢打他的豐盛的禾稼的，現在多月以來橫着沒有用了。家裏什麼也沒有剩下來，可以養他的爹，養他的兒女——養他的這女人，這女人除了自身以外，還得養大別一個，這別一個呢，帶着熱切的新生命的殘酷，是要剝削她的母體的血肉的。他臨到了極端恐怖的刹那，隨即他的血裏像葡萄酒似的流過了這一種安慰的感覺。他心裏想：

「他們不能拿去我的田地的。我的身體的辛苦，和田地的收成，我都放到那拿不去的東西裏了。如果，我有的是洋錢，這就要給他們拿去的。如果我用洋錢買了什麼藏起來，也都要給他們拿去的。我還有着田地哪，這總是我的。」

九

王龍坐在他的門檻上，心裏想着：現在總得有個辦法纔行哩。他們不能夠留在這空屋子裏等着死的。在他那瘦瘦的身體裏有着求活的決心，恰當他快到得一生裏最發旺的時候，突然被運命奪了生命去，這樣，他是不甘心的。現在他內中有着往往不能表現的氣憤。有時這像瘋狂似的制住了他，於是他奔出到那冷落的打麥場，向那照耀在他的頭上，永是蔚藍而明淨，清冷而沒有雲的呆呆的天，揚一揚手。

「嗄！老天菩薩，你太惡了！」他就莽撞地叫。如果一刹那間。他害怕了。其次的刹那他就淒然地嚷道：「我還曾碰到更壞事的麼！」

有一回，餓壞了的他有氣無力地一步一步走到土地堂，便對準了那和土地太太並排坐着的舒泰的小菩薩的臉，呸的吐了一口唾沫。多月以來，這一對菩薩的面前，沒有香火了，他們的紙衣服扯碎了，從裂縫裏露出他們的泥身來。然而他們却一動不動坐在那裏。王龍咬了牙齒向他們一看，便咕嚷着走回他的家來，撲到他的牀上。

他們現在差不多誰都沒有起身了，也用不着起身了，間歇的睡眠至少暫時替代了他們所需要的食物。玉蜀黍的莖，他們已經曬乾吃掉了，他們還剝了樹木上的樹皮。全鄉間的人們吃着他們在冷山上尋得到的野草。到處沒有牲畜了。人可以接連走幾天看不到一頭牛一匹驢子，或是任何一種牲畜和家禽。

孩子們的肚腹受了空空的一股子氣，便膨脹起來，在這些日子，人一定看不到孩子在村街上玩。王龍家的兩個男孩子至多匍匐到門口，坐在太陽下，那殘暴的太陽是決不終止其無窮的照耀的。他們從前圓胖的身體現在消瘦而且露骨了，除了他們的大肚以外，那錯落的小骨好像鳥的骨。小囡雖然過了獨自坐地的年紀，却連那麼坐也沒有坐，只是裹在一條舊綿被裏，整日不吵不鬧地躺着。起初她的不住聲的哭曾經充塞了這一家，然而她却也漸漸地平靜下去，什麼東西放倒她嘴裏，就無力地啜着，聲音也提不起來了。她那瘦削的小臉孔向他們全家人看望，青紫的小嘴脣好像落了牙齒的老太婆的嘴脣，而深陷的黑眼睛瞅着。

這小生命的堅韌多少博得了她父親的憐愛，如果她又胖又快活，像年紀和她差不多的別的孩子們一樣，他倒要因為她是女孩子，不注意她了。有時，他看着她，柔和地輕聲說道：

「可憐的東西——可憐的小東西。」有一回，當她露着光牙齦，浮出了一個淺笑時，他餓的落了眼淚，便將她的小手捏在他那粗硬的瘦掌裏，使她的指頭抓住他的前指。此後，他就時時擎起她來，全身赤裸着，照她睡時一樣；便將她塞到不大暖熱的他的短襖裏邊，貼着他的皮肉，這樣地抱了她坐在家屋的門檻旁邊，看望着乾燥的平坦的田野。

至於老頭子呢，他吃的比誰都好，原來家裏如果有着什

麼可吃的東西，當可孩子們沒有份兒，這總先給他吃的。王龍心裏驕傲地想着：誰也不該說他在生死關頭忘記了老爹了。即使拿了他自身的肉去養老頭子也是應該的。老頭子日夜睡着，有什麼給了他，便吃着，他的身上還有些氣力，可以趁太陽暖熱的當午時分在天井裏蹀躞一會。他比他們每人都快活，有一天他用了微風吹過叢竹似的老嗓子顫顫地說道：

「更壞的日子也有過咄——更壞的日子也有過咄。從前我親眼見過男男女女吃着小孩子。」

「我們家裏決不至於有這樣的事情的，」王龍在極端的恐怖中說。

有一天，他的鄰人姓金的，現在憔悴到不像人樣了，來到王龍家的門口，他從泥土樣乾黑的嘴唇輕聲說道：

「城裏的狗都吃光了，到處的馬呀，雞鴨呀也都吃光了。這地方，我們也吃完耕田的牲口以及草根樹皮了。現在還有什麼剩着好吃呢？」

王龍絕望地搖搖頭。在他的胸窩，躺着他那女小囝的輕小的骷骨模樣的身體，他低下頭去，看看那脆弱的露骨的臉，又看看那變從他的胸前不住地看定他的，銳敏而且淒哀的眼睛。當他一眼看見了那雙眼睛時，那小囝的臉上浮現了搖曳的淺笑，這使他傷心了。

金將臉更偎近些。

「這村裏，他們吃着人肉了，」他輕聲說。「聽說你的叔父和他的老婆就吃着。要不然，他們怎麼過着活，還有着走來走去的氣力呢？——他們是，大家知道，什麼也沒有了的。」

從金說話時偎上前來的那個死人模樣的頭，王龍退後了。那人的兩眼這樣睜着，是可怕的。王龍忽然莫名其妙地害怕了。他立即站起身來，彷彿要躲避一種密布的危險似的。

「我們要離開這地方了，」他大聲說。「我們要到南邊去了！在這一帶地方，到處餓着死。可是老天，無論怎麼壞，總不會一下子除滅漢族子孫的。」

他的鄰人耐心地看着他。「唉！你還年青哪，」他淒涼地說。「我可是比你老了，我的老婆也老了。我們除了一個女兒，沒有什麼牽罣。我們死了也能夠安心的。」

「你是比我舒服了，」王龍說。「我有老爹，有這三個小家口，另外還有一個快要生出來。我們必須出門去，免得日後忘掉了天性，像野狗那樣，隊夥裏面相吃了。」

於是他忽然覺得自己所說的話是很對的；現在呢，灶頭上沒有吃食，灶肚下也沒有柴了，阿蘭天天躺在牀上不作聲，他便叫着她。

「喂，我的女人，我們要到南邊去了。」

他的聲音裏有着多月以來誰也不曾聽到過的一種歡欣，於是孩子們抬起頭來看，老頭子從他的房間壁出來，而阿蘭歡洋洋地起了她的牀走到他們房間的門口，便抓住了門框，說道：

「出門去是好的。即使走死了也比在家裏好。」

她身上的胎兒像一個結毬的果實，遂在她的瘦腰下，她臉上所有的肉全都消失了，從她的皮膚底下就凸出石頭似的錯落的骨來。「且等到明天罷，」她說。「到明天我也許做過產了。我從這小東西動着的樣子，就能夠曉得的！」

「那麼就明天罷，」王龍答說，隨即看見了他的老婆的臉，他便起了深切的憐憫。這可憐的傢伙還拖帶着別一個哩！

「你怎麼走呢，你這可憐的傢伙！」他喃喃地說，隨又對那還在門口倚着的鄰人金不顧說似地說道，「如果你還剩什麼吃的東西，請你發着好心給我一點兒，救救我兒子的娘的命，那麼我就忘掉我所眼見的你在我家裏搶東西這一同事了。」

金羞答答地向他看了一眼，慚愧似的回答道：

「從那時候到如今，我想起你來，心裏總覺得很難受。這原是你的叔父來引動我的，說是你有好好的穀麥堆藏在那里。我對着這凶惡的老天，不瞞你說罷，我只有一把光景的乾赤豆埋在我門口的石頭底下。這是我和我的老婆放在那里，預備着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孩子過最後的時刻的，這纔我們可以肚裏裝些東西死了。然而這裏面，我也要分些給你們。明天你們到南邊去。我和我的一家人留着。我年紀比你大，又沒有兒子，活也罷，死也罷。」

於是他去了，不一會又回來，帶着兩把泥污的小赤豆，包在一條布手巾裏。孩子們一見這食物，便爬着過來，連老頭子的眼睛也亮晶晶了，然而王龍卻推開了他們，將食糧拿進到他那躺着的老婆那里，於是她一顆一顆地將這豆吃了一點兒，她[illegible]不要吃，只是她做產時候快到了，她知道如果不吃下些什麼，自己就要痛死的。

只有些許豆，王龍藏在自己的手裏，他將這些豆放進自己的嘴裏去，嚼成了軟塊，隨即將自己的嘴唇放到他女兒的嘴唇上，將那食物推送到她的嘴裏，他看她的小嘴唇動着，覺得彷彿自己也吃過了似的。

那晚上，他住在堂屋裏。兩個男孩子在老頭子的房間，而

第三個房間裏，阿闍一個人做產。他坐在那里靜聽，同他的初生兒子生着時一樣。她到現在也還不要他在她臨產的時候近身。她要獨自一個人做產，蹲在她爲此留着的舊木盆上面，後來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稍過了所有的痕跡，同野獸藏過生育的污跡一樣。

他一心聽候着他所熟知的尖細的啼聲，他頹喪地等着。男呢還是女，現在於他不成問題了——只不過再來一個須得養活的家口。

「如果沒有一口氣，倒是稱心了，」他喃喃地說，隨即聽到了微弱的叫聲——多麼微弱的叫聲啊！——刹那間從沈寂中間發出來。「但是在這種日子，不會有什麼稱心的事的，」他哀苦地總結了話，坐在那里傾聽着。

第二聲叫就沒有了，全家的沈寂成爲堅不可破了。許多天以來，到處是沈寂——是不活動的，各自在家裏等着死的人們的沈寂。這一家就充滿了這樣的沈寂。忽然間，王龍覺得耐不住了。他害怕起來。他站起身，走到阿闍所在的房間門口，向門縫裏叫，他自己的聲音使他略略興奮了。

「你平安麼？」他向那女人叫。他聽着。料想當他坐在那里時，她已經死了罷！然而他却聽得到微微的悉悉索索的聲響。她在那里動着，終於她回答了，那聲音好像嘆氣。

「進來！」

他走了進去，便見她躺在那邊牀上，那身體沒有將綿被擡起到怎麼高。她一個人躺在那里。

「小囡在那里？」他問。

她在牀上略略做了一下手勢，他便看見了地上那小囡的身體。

「死了！」他嚷道。

「死了。」她輕聲說。

他俯下身去，察看那小囡的身體——小小的一把皮和骨——是一個女兒。他剛要說，「可是我聽得牠叫着——是活的，」便即向那女人的臉看了一眼。她的眼睛閉着，她的肌肉顯着灰也似的顏色，而她的骨頭在皮膚底下聳着——一張忍耐到了極度的，可憐的沈默的臉孔，橫在那里，於是他沒有話可說了。究竟，這數月中，他拖着的只有他自己的身體。這女人呢，帶着從裏面侵蝕着她，拚命來活的挨餓的傢伙，她所忍受的是多麼痛苦的飢餓呵！

他沒有說什麼，却將死的小囡抱到別的房間裏，放在泥地的上面；他搜尋到一條破席子，將牠包起來。那圓圓的頭左右擺動着，在那頸子上，他看見了兩個暗黑的傷疤，然而他却願自做完了那上手的事。於是他抱了席包，走到離家很遠的地方，便將這個包放在一座老墳的低窪的近旁邊。這座墳荒廢着沒有人來照管了，聳立在小山邊許多別的坟的中間，那小山靠近着王龍的西畈。他剛將席包放下，就有一隻惡狠狠的餓狗奔到他的背後來，雖然他拾起一塊小石頭，擲中了牠的瘦肚子，那畜生也不肯跑開幾步去。終於王龍覺得兩腿沒有力，便兩手捧着臉走開了。

「還是這樣好，」他自己喃喃地說；第一次他滿腔充塞絕望了。

次日早晨，當沒有變動的太陽升上蔚藍的天空時，他覺得先前曾起了這一個念頭，要帶這一班幼小的孩子，這個孱弱的女人還有這個老頭子出門去，似乎是做夢一般了。他們怎麼跋涉一百里，甚至還要多的路程呢？就是到了南邊，有沒有東西吃，誰知道？這饑荒的天也許是沒有盡頭的罷。說不定他們會走的筋疲力盡，在那地方再見到一班饑餓的災民的。倒不如仍然留在他們能夠在牀上好好地死的這地方。他心灰意懶地坐在門檻上，淒涼地看望着荒旱的田野，從那里，凡是可以吃可以燒的東西，收拾得一點也沒有剩了。

他沒有錢了。最後剩着的錢在好久以前就已用掉了。然而現在就是錢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爲沒有食物可買了。他在先聽到人家說，城裏有一班富人，他們囤積着糧食自己吃，並且賣給有錢的人吃，然而這個消息也不再使他生氣了。他即使可以去白吃，這天覺得自己也不會上城去。他委實沒有餓了。

他起初覺到的腸胃裏深烈的侵蝕現在是過去了，他從田裏什麼地方掘起一撮泥土來，給與孩子們，不會想着自己。這泥土浸在水裏，他們吃過幾天了——這就叫做觀音水，因爲裏面有着些微的滋養料，雖然還究竟不能維持生命的，然而做成了粥的模樣，這却一時解了孩子們的飢餓，而且也使他們膨脹的空肚子裏，有些東西放進去了。他決不去觸動阿闍還捏在手裏的那幾顆豆，而且聽得她隔着許多時候嚼一顆地嚼着，心裏就隱約地安慰了。

隨後，當他拋棄了他的希望，坐在那門口，做夢一般愉快地想着躺在牀上舒服地死去的辰時，幾個人穿過了田野，向他走來。他們走近時，他仍然坐在那里，他見一個是他的叔父，同來的是三個他不認識的人。

「許多天沒有看見你了，」他的叔父帶着響亮而且不自然的滑稽腔調叫。再走近些，他便用了同樣響亮的聲音說

道,「你鼻孔可好!你爹,我的哥哥呢,他好罷?」

王龍向他的叔父看了一眼。那人瘦是瘦的,可是他應該餓死了卻還沒有餓死。王龍覺得自己憔頓的身體裏那股最後剩着的氣力凝成一種對於他叔父這個人深切的憤怒了。

「你怎麼有東西吃的——你怎麼有東西吃的。」他接連着喃喃地說。他對於那幾個陌生人,對於什麼禮貌都一點也沒有想到。他只看見骨頭上還有着肉的他的叔父。他的叔父睜大了眼,向天空一揮手。

「吃空了!」他叫。「你只消去看看我的家!那邊連孩子也啄不起一些米屑來。我的老婆——你記得她多麼胖?她的皮膚滑油油的多麼好看呀?現在,她就好像一件衣裳掛在竹竿上,——皮膚裏面只有頹巍巍的幾根骨頭了。我們的兒女,只剩了四個——有三個小東西丟掉了——丟掉了——說到我呢,你看哪!」他抓了袖子的邊緣,細細地揩每隻眼睛的邊角。

「你有東西吃的,」王龍呆呆地重複說。

「除了你,你除了是我哥哥的你爹,我什麼也沒有想過,」他的叔父厲聲回着說,「現在你就可以明白了。我早先從這幾個好心的城裏人賒了一些糧食吃,答應着我有些氣力,就領着他們到我們村上來買田。我最先就想到你這親姪兒的好田。他們是拿了錢來,買你的田的,你有了錢也就有吃了!」他的叔父說完了話便退後一步,兩手籠在他那骯髒的破長衫的袖管裏。

王龍沒有移動。他沒有站起身,又沒有招呼到來的那班人。他抬頭看着他們,一見他們穿着泥污的綢長袍的確是城裏人。他們的兩手軟綿綿,他們的指爪長長的。看去他們是吃飽了的,彷彿他們血管裏還漲滿着血。他忽然以非常的憎惡仇恨他們了。他有孩子們餓着肚,吃着田裏的泥土,而他的旁邊竟站着這幾個吃的喝的從城裏來的人;他們到這里,是趁他急難時來強買他的田的。他漠然地擡頭看他們,他那露骨的骷髏樣的臉上,他的眼睛深沉而且巨大。

「我不賣我的田,」他說。

他的叔父踱上前去。這時刻,王龍兩個兒子中那小的,用手和膝爬到門口來。因為那孩子近日沒有什麼氣力了,所以他往往照他嬰孩時代常有的樣子,反而爬行了。

「這可是你的那個孩子?」那叔父叫,「那個夏天我給過一個銅板的胖胖的小孩子?」

於是他們都向那孩子看了一眼,這時間,一直沒有哭過的王龍輕輕地哭了起來,眼淚滾下他的兩頰,喉嚨裏起了哽咽。

「你出多少價錢呢?」他終於輕聲說了。想起來,這三個孩子——還有老頭子都要養。他和他的妻不能自己在田上掘了墳,躺在那里睡過去的。

城裏人中間,有一個隨即開口了,那人一隻眼瞎了,陷進在他的臉上,他假殷勤地說道:

「可憐的人呵,為了那個餓着的孩子,我們就多出些價錢給你罷。這是這些時候到處都辦不到的。我們就給你」他停頓了一下,隨又厲聲說——「我們就給你一百個銅板一畝!」

王龍苦笑了。「嗐,」他叫道,「這是拿我的田白送了。我買進時候,出的還不止念倍!」

「哦!但你不是餓死的時候買的呵,」別的城裏人說。他是生着瘦瘦的高個子的小個兒,然而他發出的聲音卻出於意料的粗大。

王龍向他們三個人看了一眼。他們這班人看煞了他!一個人為着飢餓的孩子們,為着老年的爹,什麼不可以放手呢?他內中屈從的弱質融成了他一輩子從未領略過的那樣的憤怒。他直跳起來,向他們撲過去,正像狗進撲一個仇敵。

「我決計不將田地賣掉了!」他向他們尖聲叫,「我要將田地裏的泥土,一塊一塊掘起來給孩子們吃,等到他們死了,我就將他們也埋在這塊田地裏,我和我的老婆,還有我的老爹,我們都要死在這塊生養我們的田地上!」他放聲大哭起來,於是他的怒氣忽然風也似地消散了,他哭着哭着,站在那里哭。那班人站在他跟前微笑着,一點也沒有感動,他的叔父就在他們的中間。這一番話彷彿是發狂的話,他們便等候到王的怒氣出盡了。

於是,忽然間,阿蘭來到門前,向他們開口了,她的聲音平淡,彷彿這樣的事是天天有的。

「田地,我們一定不肯賣掉的,」她說,「如果賣掉了,我們從南邊回來的時候,靠什麼吃呢?但是桌子,兩張板凳,連着鋪,四隻條凳,還有灶頭的鍋子,我們要賣掉。但是鐵把,鋤頭和犁兒,我們不肯賣掉的,田地也不賣。」

她的聲音裏有着一種鎮靜,這鎮靜帶着比王龍的全股怒氣還多的力量,於是王龍的叔父將信將疑地說道:

「你們真的要到南邊去麼?」

終於獨眼的向其餘的人講話了,他們喉嚨中間嘀咕了一會,獨眼的回轉身來,說道:

「這些都是破東西只配當柴燒的。一共兩塊洋錢,買也

罷，不買也罷。」

他說時看不起似的轉身去了，然而阿蘭卻平靜地回答道：

「還不到一張牀的價錢，但你如果有洋錢帶來，就給了我，拿了這些東西去。」

瞎眼的人在他的腰帶裏掏摸了一下，便將洋錢丟到她那伸出的手裏。於是那三人走進家裏來大家搬了桌子，傢俬，王龍房間裏還着他鋪的牀，他們還挖起了那個擱在泥灶上的鍋子。但當他們走進老頭子的房間裏時，王龍的叔父卻站在門外邊。他不願他的哥哥看見他，不願當他們將老頭子放在地上，搬他下面的牀的時候自己在場。待到一切舒齊，而家裏除了兩柄鐵耙兩柄鋤頭和那犂兒在堂屋的角落以外，一無所有的時候，阿蘭對她的丈夫說道：

「就趁着我們有這兩塊洋錢，我們去罷。我們現在還可以留住幾根屋椽子，到回來時候做我們的窠穴。」

於是王龍淒然地回答道，「我們去罷。」

然而他卻也看望着田野上那班回去的人的小小的後影，蹩蓮地喃喃地說道「我總還有着田地——還有着田地。」

十

他們除了關好木樞上的門，扳緊鐵搭紐以外就沒有事了。所有的衣服，他們都穿在身上。每個孩子的手裏，阿蘭遞過一隻飯碗和一雙筷子去，那兩個男孩子連忙接住了，當作將來的飯食的豫約，緊緊地捏在手裏。這樣子，他們成了淒涼的小小的行列開始橫過田野去，他們慢吞吞地移動着似乎他們決走不到城牆似的。

王龍將女小囝抱在手裏，直至看見老頭子快要跌倒了，纔遞給阿蘭，自己俯了身子，將他的爹背起來在老頭子的乾枯的風樣輕的軀殼底下，搖搖擺擺地走着。他們默默地向前走，經過了土地堂，那裏面有兩尊莊嚴的小菩薩從未注意過前面走過的什麼的。雖有冷冷的淒厲的風，王龍因爲身體弱，還是淌着汗。那風不住地刺着他們，那兩個男孩子便叫着冷了。然而王龍卻勸誘着他們，說道：

「你們是大人了，你們去做南邊的客人了。那邊天氣暖烘烘，吃是天天有，我們大家天天好吃白米飯。你們就有東西吃了，你們就有東西吃了。」

他們走幾步歇一歇，好容易到了城門口，那地方王龍從前曾經有過涼快的的感覺，現在當着一陣猛掃過城洞，像冰泉衝過山巖似的冬風，他就不由地咬緊牙齒了。他們腳底下，污泥厚厚的，夾雜着鐵針樣尖利的碎冰，兩男孩子便走不過去，而阿蘭抱着女小囝險些兒溜跌了。王龍背着老頭子搖搖擺擺走了過去，將他放在地上，隨又走回來，將小孩子一個個抱着過去，待到這樣舒齊了，他就用盡了氣力，雨一般滿身是汗了。這纔他得依靠在潮濕的牆邊好些時，兩眼閉着，嘴裏呼呼地喘着氣，而他的家屬站在他身邊索索的抖。

他們現在走到了大公館的門口，然而那兩扇鐵門卻密不通風地緊閉着兩個灰白色的石獅子兩邊給風霜剝蝕過了。石步上蜷臥着幾個形容污穢的男女，這些襤褸的人們正看着那關閉的大門，待到王龍帶着他那淒涼的小行列經過時，有一個用了破竹似的聲音叫道：

「這些有錢人心腸也同老天菩薩一樣硬。他們既有飯米吃，還拿了不吃的飯米去做酒，可是我們卻要餓死了。」

別一個人接着發牢騷：

「我如果我手裏還有一點兒氣力，我真要在這門口放了火，將房子裏裏外外都燒掉，連是我自己燒進在這火堆裏面也甘心。該死的這姓黃人家的主子！」

然而王龍對於這些話卻沒有來附和，他們向着南邊默默地走去。

他們走的十分慢，穿過城，走出南門，已是傍晚的時候，天色快黑了，那時他們見到一大隊的人走向南邊去。王龍正想在城牆邊揀一塊好些的地方，他們可以擠做一堆睡着覺，忽然間，他見自己和家屬夾進在人羣裏，於是他向擠攏來的一個人問道：

「這羣人都到什麼地方去？」

於是那人說道：

「我們是災民，我們去趁火車坐到南邊去。這是從那邊房子開出的，有着價錢不到兩角，給我們這種人坐的車子。」

火車這名兒是聽到過的。王龍從前在茶店裏混的那些日子，曾經聽得人家說起這種一節一節連接起來，不用人也不用牲口拉，卻用龍一般吐着水火的機器拉的車子。他有許多次起了念頭，要趁什麼空閑的日子，自己去看牠一下，然而他住在城北，忙着田裏一件件的事，老是沒有空。人對於自己不知道不認識的事，總是不大相信的。除了自己日常生活上省不掉的事另外也許是不去知道的好罷。

然而現在呢，他卻疑疑惑惑地轉向那女人，說道：

「那麼，我們也去坐這火車罷？」

他們從過路的羣衆將老頭子和孩子們略略拖開，便又憂又急地，互相看了一眼。一停息，老頭子便蹲到地上，兩男孩子便橫倒在塵埃裏，不管衆人的脚在他們身邊到處踏着了。阿蘭還是抱着女小囡，然而小囡的頭卻落在她的臂膀外邊，那閉着的眼睛上帶着死人樣的神色，竟使王龍忘掉了一切，呼叫道？

「可是這小丫頭已經死了罷？」

阿蘭搖搖頭。

「還沒有。她裏面唏呼唏呼地響着。但是今天夜裏她總要死的；我們全家人除非——」

於是彷彿說不下去似的，她向他看了一眼——她那張頹喪的瘦削的方盤臉。王龍沒有回答什麼話，然而心裏卻想着，這樣的再走一天，他們可就到夜都要死了罷。他聲音裏帶着些許的高興，說道：

「起來罷，我的兩個兒子，攙着公公起來罷。我們要去坐火車，到南邊去了。」

從暗黑裏隆隆地過來了一陣龍也似的巨響，以及兩隻射出火來的大眼睛。這纔個個人喊着奔跑了，要不是這樣，他們可會移動的麼誰知道。他們在混亂中間向前擁去，忽而擠到東，忽而擠到西，可是始終拚命地拉攏在一起，直至擠到了什麼黑魆魆的地方，而在許多聲音的叫喊中間，進了小小的開着的門，進了箱子樣的房間。於是他們所坐的那傢伙，發着不住的吼聲，肚子裏裝着他們，衝向暗黑裏去了。

十一

王龍用他的兩塊洋錢付了三百里路程的費，那收取他的洋錢的公務員找給他一把銅板。王龍用其中的幾個，從那車子一停，就將他那盛着貨物的桶盤塞進窗洞裏的小販那里，買了四個窩窩頭，和給女小囡吃的一碗白米飯。多日以來，他沒有一下子吃過那麼多，雖然他們餓的要命，但當東西進嘴時，反而不要吃了，勸誘了好一會，纔使兩男孩子能夠嚥。然而老頭子卻在他那光牙肉之間，將窩窩頭耐心地吮着吃。

「吃是總得吃的，」當火車的輪子一路轉動的時候，他向擠在身邊的一切人，很和氣地笑着說。「我的呆肚子，過了這許多沒有動過什麼的日子，懶壞了，我也不管牠。吃是必須給牠吃些的。我不肯因為牠不願動一動的緣故，白白地死掉。」衆人對着那個滿下巴是疏朗朗的白鬚子，笑迷迷的乾癟的小老頭子，不由地大笑起來。

然而王龍卻沒有將銅板全部用在吃食上。他留起了夠買蓆子的錢，這蓆子是當他們到南邊的時候，給他們搭棚的。火車裏有着往年到過南邊的男女；有的每年到南邊繁華的城市去做工，去討飯，積受些飯食錢。王龍對於他所在的奇怪的地方，對於從車子的窗洞所見的急旋的土地，漸漸覺得慣熟了，便傾聽着那些人所說的話。他們賣弄着別人沒有曉得的知慧，大聲在那里講談。

「第一件事，你得買六張蓆子，」有一個生着拖下的厚嘴脣，像駱駝嘴巴的人說。「如果你內行，不做土老兒，兩個銅板一張，就夠了，不然呢，就要你三個銅板，這是貴了，我很知道。我不會上南邊人的當的。那怕他們有錢。」他搖擺着頭看看人家佩服不佩服。王龍焦燥地傾聽着。

「隨後呢？」他們保答。他們蹲着坐在車子的底板上，這車子其實只是木造的空房間，沒有好坐的東西，從那底板的罅縫裏飛上風和灰塵來。

「隨後，」那人在底下的鐵輪子的聲響上提高了嗓子，愈加響亮地說道，「隨後，你將蓆子湊攏來，搭成一個棚，你於是出門去討飯，先用污泥和垃圾塗滿了全身，竭力裝成可憐的樣子。」

王龍一輩子從來沒有向什麼人討飯過，他厭惡着向南邊的陌生人討飯這一個意想。

「不討飯不行麼？」他問。

「哦，是呵，」厚嘴脣的說，「你們且等吃過了纔去討。那些南邊人有着多不過的米，你們好每天早晨上施粥廠去，出一個銅板，白米粥就讓你的肚子裏裝飽。這一來，你們就好舒舒服服地討了錢，買青菜豆腐和葱頭。」

王龍從別的人們，略略縮回了身子；他轉向邊壁，用手在腰帶裏將剩下來的銅板，暗暗地數了一數。買六張蓆子，再是每人一個銅板粥，除此以外還剩着三個銅板。他起了一個安慰的念頭，以為這一來，他們能夠開始新的生活了。然而舉起碗來，向過路的什麼人求討這意想，卻還使他難受着。在老頭子，在孩子們，甚至在那女人，還是很好的。然而他卻有着他的兩隻手。

「兩隻手，難道沒有好做的工麼？」他轉過身，突然向那人問。

「哎，做工麼！」那人用輕蔑的口氣說，接着吐了一口痰。「如果你喜歡拉，你好給有錢的人們拉拉黃包車，跑的時候，你熱得滿身滲出血汗來，一到坐着等人家叫的時候，你身上的汗，就冷得像冰衣裂了。我是寧可討飯的。」他咒詛了

一依，這幾王龍不再問他什麼了。

然而他聽到了那人所說的話卻還是一件好事。爲什麼呢？因爲當火車將他們運帶到牠所要到那麼遠，趕出到地上的時候，王龍早就預備好一個計畫了。他將老頭子和孩子們安放在那邊站立着的一所房子的灰色的長牆邊，叫女人看顧着他們，他自己便出去買蓆子，向這個那個問着市街在那里。那些南邊人說話時候的聲音那麼尖利，那麼清脆，他起初幾乎不能懂得那些對他說的話；有幾次，他問着，而他們沒有懂時，他們便不耐煩了。於是他學會了怎麼察看那種可以問話的人，便揀了臉上和氣些的，原來那些南邊人有着暴躁的脾氣。

然而他終於在城邊尋到蓆子店了。他像曉得物價似的將銅板放在櫃上，便帶了束成一捲的蓆子去。當他回到別了其餘的人的地方時，他們還站在那里，兩男孩子一見他便寬慰着向他大叫，他看出他們在這陌生地方，是充滿了恐怖的。只有老頭子帶着愉快和驚愕的心情看一切，他向王龍喃喃地說道：

「你看這些南邊人，他們都多麼胖，他們的皮膚多麼白嫩油潤啊。他們一定是天天吃肉的。」

然而過路的人們卻誰也沒有向王龍和他的家屬看一眼。人們沿着往城去的石子大路來來去去，各自忙碌着，決不斜過眼來一看乞丐們，每隔一會兒，就得得地走過了一隊驢子，牠們的小腳落在石子上很適宜，牠們負荷着一籃一籃造房子用的磚頭，以及橫擱在牠們的擺動着的背上的盛穀麥的大口袋。在每個驢子隊的盡頭，驢夫騎在最後的一匹上，手裏拿着一條大鞭，他一面喊，一面將這鞭在那些牲口的背上怪響亮地辭喇辭喇地抽。每個驢夫經過王龍的前面，便丟給他一個輕蔑而且傲慢的眼色。這些穿着粗衣服的驢夫，經過了站在路邊呆看着的小羣的人時，那副傲慢的神氣，雖是公子王孫也比不上的。每個驢夫見着王龍和他的家屬那麼異樣，便在恰恰經過他們的時候，將手裏的鞭振動了一下，那從空中發出的尖利的爆裂聲響使他們一跳，驢夫們見着他們一跳，便嗑嗑地笑起來。這樣的情形有了兩三回，王龍惱了，便轉過身去，找尋能夠搭棚的地方。

依附他們背後的牆的別的棚已經有了，然而牆裏邊怎麼樣，卻誰都不知道，要知道也沒有辦法。那灰白色的高牆，展延到很長，牆腳邊，小的蓆棚像虱子釘着狗背似的釘住在那里。王龍將那些棚察看了一番，便將自己的蓆子這樣那樣地拗起來，然而這些劈開的蘆草所做的蓆子到底還是硬僵僵的拙劣的一件東西，於是他灰心了，那時阿蘭忽然說道：

「我會做的。我小時候做過還記得。」

於是她將女小囡放在地上，這樣那樣地將蓆子拉了一會兒，便拗成了直到地面的圓圓的棚頂，高到人可以坐在底下不至於碰頂。她將就近拿起的，以及叫兩孩子拾來的磚頭，壓於拖在地面的蓆子的邊緣上。搭好之後，他們走到棚裏，用她留着沒有用掉的一條蓆子做了地板，便在庇護之下坐下來。這樣的坐在那里面面相覷時，想起上一天他們別開了自己的家和田地，而現在自己的家和田地在幾百里以外了，似乎是十分奇怪的。這麼長遠的路程，他們走起來總要走上幾十天，而且有幾個，一定不待走完，就非死掉不可的。

隨後，他們對於這塊沒有人會挨餓似的富麗的地方，起了饒統的豐盛的感覺，待到王龍說了「我們去找找施粥廠看吧」這一句話時，他們便差不多喜洋洋地站起身，重復出門去。這一次，兩個小小的男孩子一面走，一面用他們的筷子敲敲碗，因爲過一會兒，就會有什麼東西放到這碗裏來的。他們不多久便發見那些棚舍搭在長牆邊的緣故了，原來從牆的北端走過幾步去，就是一條街，有許多人帶着空的碗呀，木桶呀，以及洋鐵罐之類沿街走，這班人正到那街盡頭不多遠的施粥廠去。王龍和他的家屬這樣混在這班人中間，同到兩所蓆子搭成的棚屋，於是個個人從每所棚屋的敞開着的一端擁了進去。

每所棚屋的後邊都有着泥灶，比王龍曾經見過的都大，那上面的鐵鍋像小池那麼大；待到揭起木製的大鍋蓋來時，那里就有沸騰着的白米好粥冒上香烘烘的蒸汽來，現在衆人嗅到了這米香，這送到他們的鼻管裏去，就彷彿是世間最甘美的東西了。他們結成了一大羣，大家擠向前去，男的吆喝着，女的在氣憤和恐懼裏叫喊着，怕的是自己的兒女被人家踏在腳底下，而小小的孩子們啼哭着，於是開鍋的人們喊道：

「這夠大家吃的，一個一個輪着來！」

然而什麼話也止不住這飢餓的男女羣衆，他們直至都吃過了爲止，像野獸似的鬥爭着。王龍捲進在他們的中心裏，只顧得拉住着他的爹和他的兩個兒子，待到他被擠進到大鍋邊時，他遞過他的碗去，盛好之後，摔下了他的銅板，他要在這事情舒齊以前站住腳，不至於再被擠開去，是用盡了氣力的。

隨後，他們又來到街上，站在那裏吃着他們的粥。他吃飽了，碗裏剩着一點兒，他便說道：

「這點兒我要拿回家去晚上吃。」

然而近旁却站着一個人，是這地方的一種警察，因為他穿的是藍色的特別服裝；那人厲聲說道：

「不行，除了裝在肚子裏，你一點也不能帶回去。」於是王龍詫異起來，說道：

「喲！我付過了錢，我是不是裝在肚子裏帶去，和你有什麼相干？」那人於是說道：

「這規矩是非有不可的，因為有一種人沒良心，他們要來買這粥，這是布施窮人吃的——一個銅板那里好給誰都這麼吃——他們帶了這粥家裏去喂豬。這粥是給人吃，不是給豬吃的啊。」

王龍驚訝地聽了這番話，便嚷道：

「有這麼沒良心的人麼！」隨即他說道，「但是為什麼有人會這樣的布施窮人呢？是誰來布施的呢？」

那人便即回答道：

「是富家和城裏的紳士，有的做這好事，因為這是救人性命的好事，可以積些功德修下世，有的因為這是公益事，可以出個好名聲。」

「無論為了什麼緣故，總是好事啦，」王龍說，「有的一定是出於好心的。」他見那人沒有回答，便辯護着自己的意思，添說道，「這種人總有幾個罷？」

然而那人却不耐煩和他講話了，他轉過背去，哼着懶洋洋的調兒。那時孩子們拖住了王龍的身子，王龍便將他們都領回到他們所搭的棚舍去，他們躺在那里，直睡到次日早上，原來他們從夏天起，這是第一次吃飽，這纔睡的酣暢了。

次日早上，必須再有些錢纔行，因為他們將最後的銅板化在早粥上頭了。王龍心裏不知道怎麼辦纔好，瞪着眼看阿蘭，然而這時候，却沒有帶着先前在那荒饑而且空虛的田野上看她時那樣絕望的心情。這里是，街上來往着吃的胖胖的人們，小菜場裏有着肉，有着各種的蔬菜，魚攤上有着桶裏游來游去的活潑潑的魚，一個人和他的兒女怎麼還會餓死呢？在他們的本鄉裏，可就不是這樣了，那邊什麼都沒有，連洋錢也買不到吃的東西的。於是阿蘭彷彿熟悉了這一種生活似的，沈着地回答他道：

「我和這三個孩子能夠討飯的，老頭子也能夠。他那斑白的頭髮一定會感動有一種不肯給我錢的人。」

於是她將兩個男孩子叫到她跟前，原來那時候，他們照小孩子的樣，已經除了自己又復有着東西吃，並凡在陌生地方這事情，什麼都忘了，他們跑到街上去，站在那里一心看着經過的一切。她對他們說道：

「你們每人拿着碗，這樣的托着，這樣的喊着——」

於是她將自己的空碗拿在手裏，托着伸出去，淒涼地叫道：

「好老爺，——好太太！發個慈悲罷——做些好事修修下世罷！擇個銅板，給餓死的孩子吃些東西罷！」

兩男孩子瞪着眼看她，王龍也這樣。她在什麼地方學會了這種叫的？這個女人藏着多麼他沒有知道的本領呀！她回答着他的那副神情，說道：

「當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這麼叫着過活。就在也像這樣的荒年，我被賣掉做了頭。」

於是那一直睡着的老頭子醒了，他們給了他一隻碗，四個人便走出到路上去討飯。那女人叫喊起來，向一切過路的人搖搖她的碗。她已經將女小囡插在她那裸露着的胸顚了，那小囡睡着當她拿了碗伸出在前面，跑來跑去勸着時，小囡的頭就左右擺動着。她在討的時候，指着那小囡，高聲叫道：「好老爺，好太太，向你求討些——這個小囡要死了——我們餓死了——我們餓死了——」那小囡，她的頭左右振動着，的確像死了一樣，於是有三兩個人不高興似的擇給她一個小銅錢。

然而過了一會兒，兩男孩子就將討飯這事情當起玩意兒來了，大的有些難為情，有的時候，露着牙齒羞答答地笑，他們的娘隨即見到了，將他們拖進棚舍，重重地打了他們的嘴巴，氣呼呼地將他們罵一頓。

「你們說餓死了的時候還笑呢！你們這種呆東西，那麼索性去餓死！」於是她接二連三地打他們，直至她自己的手酸痛了，從他們臉上簌簌地流下眼淚來。他們嗚咽地哭着，於是她打發他們走出去，說道：

「這樣子你們去討就對了！你們再笑一笑呢。再打的厲害些」

至於王龍呢，他走到街上到處問，直至找到了人力車出租的地方，他走進去，租了日間拉一天的一輛，租價是半塊洋錢到夜來付，於是他將那撈什子放在背後，拖出到街上了。

拉着他背後這一輛兩個輪子着地的顚巍巍的木造的車子，在他似乎覺得個個人將他當作獸子看着似的。他在車槓之間，好像上了犂的牛初次耕田那樣的不自然，而且他幾乎不會走路了；可是他要謀生，却非跑不可，原來在這城市的街路上，拉着坐人的車子的人們到處總是跑的。他走到一條狹弄上，那地方沒有店舖，只有關閉着的幾戶住家的門。他走

來走去拉了一會兒，自己習練着。恰當他在失望中，心裏想還是討飯的好時，一扇門開了。跋出一個穿着先生模樣衣服的戴眼鏡的老頭子來，高聲招呼他。

王龍起初對他說，新拉車子不會跑，然而那老頭子却是耳聾的，原來他沒有聽得王龍說的話，只泰然地向他做了手勢，叫他放低車槓，讓他坐上去，於是王龍怔着給那老頭子的耳聾，以及他那衣冠楚楚的有學問的模樣逼到除了依從，沒有別的辦法了。於是那老頭子直挺挺地坐上去說道：

「拉我到夫子廟去，」他坐在那里，直挺挺而且鎮靜，在他的鎮靜裏，有着不容動問的那種神情，這一來，雖然夫子廟在什麼地方，王龍一點也沒有知道，他却照着他見過別人所幹的樣子，向前奔跳了。

然而他却一面走一面問，因爲那條路正落在鬧熱的市街，有挑着担子的小販們來往着，有出來趕市的女人們，有馬拖的車子，有像他所拉的許多車子，一切擠擁着，跑也不能跑，所以他從容地走去，一直意識着他背後那個重荷的不自然的碰撞。他對於背上的重荷是受慣了的，然而拉却沒有拉慣。那個廟的牆壁還沒有看見，他的臂膀就發酸，他的兩手就起泡了，原來車槓壓着的是鋤頭沒有碰着過的地方。

當王龍到了廟門，停下車子來時，那老先生從人力車上跋出來，他從懷裏掏出了一隻小角子，便交給王龍說道：

「我是不再加了，用不着嚕囌的。」他說着，轉身走進廟裏去。

王龍是不想嚕囌的，因爲從前沒有見過這一種小角子，又沒有知道這能夠掉換多少錢。他走到近旁兌換銀洋的米店，彩計收，這角子，便付給他念六個銅板。在南邊，錢來得有這麼容易，王龍不禁詫異起來了。然而別一個車夫，却站在近旁，在他數錢時，斜過身去看了一下，便對王龍說道：

「只有念六個。你給那老頭拉了多少路呢？」待到王龍告知了他時，那人叫道，「老頭子眞小器！應該給你的車錢，他只給了你一半。拉起時候，你們講定多少呢？」

「我沒有講過，」王龍說。「他說拉到這里來，我就拉來了。」

那人向王龍憐恤着似的看了一眼。

「你們看，好一個鄉下土老兒！」他向旁邊閑立着的人們嚷。「人家叫他來他就來，這個呆人養出來的呆人，他不會問一聲，『拉來給我多少錢？』呆人呵，要知道只有外國人纔好不講定了給他拉！他們的性子有灰一樣躁，但是他們叫你拉，你就好相信他們給拉的，因爲他們是外行，他們沒有知道什麼東西的準價，任着他們袋裏的洋錢水也似的淌出來。」

於是聽着的人都笑了。

王龍沒有說什麼。在這一羣城裏人中間，他的確覺着很慚愧朦朧了，他一句話也不答，便拉着他的車子去了。

「但是，這總好給我的兒女明天吃一頓了，」他固執地忖着，隨即想起了車租到夜就要付，而有着的委實還不夠付一半。

那早晨，他又得了一個顧客，他和這一個較量了一會，纔講定了價，下午又有兩個人叫他。然而到晚上，他數了手裏所有的錢，共總只比車租多出了一個銅板，於是他十分懊惱着走回他的棚舍去，心裏忖着：自己做了比田裏做一天還辛苦的工，倒只賺了一個銅板。於是他的田地的回憶湧上他的心頭來了。在這生疏的一天之間，他一次也沒有想起過他的田地，然而現在呢，對於那田地的想念却使他安心了，那田地固然橫在遠遠的故鄉，然而在那里期待着，而且是他自己的。於是他來到他的棚舍了。

他進了棚舍，便知道阿蘭討飯一天，接得了四十個小銅錢，連五個銅板還沒有到，兩男孩子呢，大的有了八個錢，小的十三個，併攏來足夠付早上的粥的價錢了。但當他們將小的男孩子的錢併到一塊兒去時，他却因爲是他自己的，咆哮起來了。他愛着自己討的錢，到晚上睡覺，也將這拿在手裏。直至他爲了自己吃的粥，自己付出去了爲止，他們沒有法子從他手裏奪下來。

然而老頭子却壓根兒沒有接到什麼。他原是十分聽話地整天坐在路旁的。然而他却沒有討。他睡過去，又醒過來，瞪着眼看經過前面的東西，待到厭倦了，又復睡過去。他是長輩，不會受埋怨的。當他看見自己的兩手空着時，他單是說道：

「我耕過田，撒過種，我又割過稻。這纔有着滿碗的飯吃。我除此以外，還得了一個兒子，兩個孫子。」

他討時，想起自己有着兒孫來，便像小孩子似的確信着總有東西會給自己吃的。

十二

當王龍的饑餓的最難受的銳感過去了，他看見他的兒女天天有着什麼吃，知道每天早晨可以得到一餐粥，而從他的日間勞動和阿蘭的行乞，有着足夠去吃那粥的錢的時候，他的生活就不復生疏，他開始感覺到自己依附於其邊緣的那城市的眞相。了天天整天在街上跑，他好像領略了這城市，

他看見了牠的各樣祕密的部分。他漸漸知道在早上他所拉的車上的人們，如果是女的，上市去，如果是男的，他們上學校和公事房去。然而那些學校除了名叫什麼什麼大學以外，是怎麼一種學校呢？他卻無從知道了，因為他從來沒有跨過那些大門去，如果他走進了，他知道就有人會來問他，闖進來幹什麼的。至於他拉了人們去的公事房叫什麼，他就沒有知道，因為他接了車錢之後，不復顧到什麼了。

晚上，他知道自己所拉的人們不是上茶館，他是到娛樂的地方去，那些娛樂有的公開着向街上放送出音樂的聲浪，以及用象牙和竹片的塊兒拍桌子的賭博聲響來，有的是祕密，靜默而且藏在牆壁後面的。然而這等娛樂，王龍卻一點也沒有明白，因為除了他自己的棚的門檻以外，他的兩腳沒有跨過一條門檻，他的路線是到大門就完結了的。他住在富豔的城市裏，生疏得好像富家的老鼠，那是靠着拋掉的殘屑喫，到處藏躲着，永不成為那家的真實生活的一部分的。

雖然三百里沒有三千里那麼遠，而陸路也比不上海路，可是王龍和他的老婆和兒女在這南邊的城市裏卻好像外國人一樣。街上走來走去的人們固然是有着黑的頭髮和眼睛，同王龍和他的全體家屬，以及王龍誕生的本鄉的一切人有着的一樣，而且這些南邊人的語言，如果仔細聽着，固然是勉強可以懂得的。然而安徽究竟不是江蘇，在王龍誕生地的安徽，語言緩慢而深沈，是從喉嚨裏湧出來的。然而在他們現在住着的江蘇的城市，人們卻用從脣間和舌尖迸發出來的音節講話。那邊王龍的田地上，一年兩次徐緩地產生着稻和麥以及些許的玉蜀黍，和豆和大蔥，這里，城市邊的田畝裏，人們卻用臭不可當的人糞肥料強制土地，急促地生出稻和各種各樣的蔬菜來。

在王龍的本鄉，人有一張裹着蔥莖的好好的麥餅，就算是舒舒齊齊的一餐，用不着再多了。然而這里的人們卻嘗着肉圓呀，筍呀，和栗子同燉的童子雞呀，鵝鴨的臟腑呀，以及各色各樣的蔬菜；每逢帶着昨天的大蔥氣味的人走過來，他們便聳起鼻子嚷道，「好臭的北邊人呀！」大蔥的氣味會使布店裏抬高藍布的價錢的，正同他們對外國人抬高價錢一樣。

然而貼住牆邊的那些棚舍所成的小村卻沒有成為那城市或其近郊的一部分。有一次，在夫子廟的角落，那邊是誰有演講的勇氣，誰都可以站立的，王龍聽得一個年青人向一羣人演講着，那年青人說，中國必須來一個革命，必須起來反對可憎的外國人，那時候，王龍覺着自己便是那年青人的氣昂昂的話語裏所反對的外國人，不禁心裏一慌，便悄悄地溜掉了。又有一天，他又聽得一個年青人講着——原來這城市裏滿是演講着的年青人——那人在街角說，現今時候，中國人必須聯合起來，必須注重教育，那時王龍也沒有覺到那人正對他講着。

是他在商業的街上兜攬着乘客的一天，他學會了他所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這城市裏，有着較他更其外來的一種人。這一天，他偶然經過一家店鋪的門前，從那里往往走出在裏邊買好綢緞的太太們來，他這纔往往覺得了比大概多付錢給他的人。這一天，他忽然碰到一個人走出來，和這家伙模樣兒相同的，他從未見過。這是男性呢還是女性，他全不明白，然而這卻是長長的，穿着一種粗硬的質料所做的直挺挺的玄色長袍，頸子上還有死獸的皮圍着。當他經過時，那個不知是男性還是女性的人向他敏捷地做了一個手勢，要他將車頓放低，他便這麼幹了，待到他又復站直身子，對於眼前的光景有些張皇起來時，那人用破裂的嗓子指揮他到橋街去。他不知怎的，急急地奔跑起來了，隨即碰到了他從日間的工作上偶然認識的別一個車夫，他便向那人叫道：

「你看哪——我拉着的是什麼傢伙？」

於是那人向他回嚷道：

「一個外國人——一個花旗國的女人——你是發財了——」

然而王龍因為害怕着背後的奇怪傢伙的緣故，卻儘快地跑，待到他到了橋街時，他精疲力盡，流下大汗來了。

這女性於是蹾下車，用同樣破裂的嗓子說道，「你用不着拼死命地跑的」，隨即將兩只角子放到他的手掌上，這是平常價錢的兩倍了。

於是王龍知道這真正是一個外國人，在這城市裏還比他外國，又知道歸根結蒂，黑頭髮，黑眼睛的人是一類，而黃頭髮藍眼睛的人又是一類，從此以後，他在這城市裏，不復全是外來人了。

那晚上，他帶着他所收到而還未用掉的角子，到棚舍裏時，他向阿蘭說了一遍，於是她說道：

「這種人我是看見過的。我常常向他們討錢，因為只有他們纔肯不拿銅板卻拿角子丟到我的碗裏來。」

然而外國人的丟角子，是出於慈悲心，並不是因為不知道拿銅板來給乞丐比角子更合適的緣故，這一層王龍和他的老婆卻都沒有覺得。

可是從這番經驗裏，王龍卻也學得了年青人沒有教過他的一件事，就是他屬於有着黑頭髮黑眼睛的自己的一類。

這樣貼住着散漫而豐裕的大城市的邊端，至少缺乏糧食的事似乎不至於發生了罷。王龍和他的家屬是從鄉間來的，在那鄉間，如果人們餓死了，這是因爲田地在無情的天空之下産生不出什麼來，以致絕了糧食的緣故。手頭的洋錢在那沒有東西的地方，買不到什麼，也就不中用了。

在這城市上呢，到處有着吃的東西。有魚市的石子的街道上，兩旁擺列着的是一大籃一大籃晚上纔從河裏捕捉起來的銀色的大魚，一桶一桶從張在池上的網裏撈起來的亮晃晃的小魚，一堆一堆慢條斯理地爬着蠕着的灰色的蟹，還有算是宴席上的美味的扭動着身子的鱔；在雜糧市上，有着一大籮一大籮的穀，那些籮大到人踏進去，沈在裏面悶死了，誰也不會知道的；有着白米和黃米，深黃的，淺黃的麥，黃豆，赤豆，和綠的圓豆，黃苓苓的黍粟和黑白芝麻。肉市上，全身對剖了的整隻的豬，就頸子掛着，露出紅色的肉，一層厚的板油，以及又厚又白的柔軟的皮來。鴨舖子裏呢，在承塵下和門口，一排排地掛着的有許多醬黃色的烤過的熟鴨，那些是戳在串子上就爐火前面慢慢地轉動過了的，還有白色的鹽漬過的板鴨和一串串的鴨肫肝，那些賣鵝和雉雞和各種禽鳥的舖子也是這樣樣。

說到蔬菜呢，凡是人手能夠從泥土裏爬羅出來的，什麼都有着，亮晃晃的紅蘿蔔白蘿蔔，青菜和芹菜，蜷曲着的豆芽，醬黃色的栗子和花花綠綠的香菜。在那城市的街上，凡是人的口胃所想望的東西沒有一種找不到。小販來的來，去的去，賣着糖果呀，水菓呀，花生呀，甜油裏煮過的，熱騰騰的甜美的番薯呀，裹着斫碎的肉餡，冒着汽的湯糰呀，還有米粉做成的蛋甜的糕餅呀；城市上的孩子們滿手拿着銅板跑出到賣這些東西的小販們那里去買了來，直吃到他們的皮膚給油和糖沾的發亮了。

怪不得人要說，在這城市裏不至於有餓死的人的。

王龍和他的家屬依然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出他們的棚，他們拿着碗和筷，結了一小隊，加入到人們的長行列去。那些人們各自從棚裏出來，穿着滲到當不住潮濕的河霧的衣服索索地抖，當着寒冷的晨風，彎着背走向施粥廠去。那地方化一個銅板人就可以買一碗薄粥的。王龍儘管在他的人力車前拉着跑着，阿蘭儘管討着飯，他們還是賺不到足夠在自己家裏天天燒飯的錢。如果付過了施粥廠的粥錢，還多銅板，他們就買些青菜。然而青菜還東西無論價錢怎樣，總是貴的，因爲要在阿蘭搭着當作灶頭的兩塊磚頭之間煮起來，必須兩男孩子出去尋柴草。這柴草呢，他們得從挑着蘆葦或草的擔兒上城裏的柴市去的農夫那里，偷偷地抓幾把來。往往兩孩子給人家捉住了，便挨了結實的一頓打。有一晚，那比小的更膽怯而對於這種勾當害羞的大孩子，閉着一隻給農夫的巴掌打腫了的眼睛走回來。然而小的孩子卻漸漸熟練了，的確他幹小竊的勾當是比討飯更熟練了。

在阿蘭，這不算什麼一回事。如果兩孩子討飯時候不笑不頑皮辦不到，那麼索性讓他們偷着來飽肚皮也罷。然而王龍呢，雖然他對於她沒有什麼回答的話，卻一見他兩兒子的這種竊賊勾當，就覺得厭惡了。大的做事還慢時，他也並不責備他。在大牆陰下的生活不是王龍所愛好的生活。還有他的田地正期待着他哩。

有一晚，他來得遲了，而煮着的菜裏有着圓圓的一大塊豬肉。自從他們殺了自己的牛以來，這是他們第一次有肉吃，於是王龍的眼睛睜大了。

「今天你們一定向外國人討了錢了，」他對阿蘭說。然而她卻照着她的習慣，不說什麼話。於是幼小得不懂事的小男孩子，覺着自己聰明，便得意洋洋地說道：

「我拿來的——這塊肉是我的。賣肉的從櫃檯上一大堆，斬下這一塊來，我趁他向旁邊看着時，跑到來買肉的一個老太婆的臂膀下，我便抓了來，跑進一條小弄，將這塊肉藏在一個後門口的空水缸裏，等到哥哥來。」

「那是我不要吃這塊肉了！」王龍忿忿地叫，「我們要吃我們買得來討得來的肉，卻不要吃我們偷來的。我們可以做乞丐，我們卻不是竊賊。」於是他用兩個手指從瓦鉢裏拿出了那肉，拋在地上，便不管小兒子的號叫了。

於是阿蘭慢吞吞地走過來，拾起了那肉，用些許的水洗一洗，便塞回到沸騰着的瓦鉢裏。

「肉總是肉呀，」她靜靜地說。

王龍於是沒有說什麼，然而爲了他的兩兒子在這城市裏快要變成竊賊了的緣故，他心裏卻惱着，害怕着，雖然當阿蘭用筷夾開了那柔軟的煮熟的肉時他沒有說什麼，當她將肉一大片一大片的遞給老頭子和兩兒子吃，遞女兒的嘴巴裏也給塞滿了，而她自己也吃的時候，他也沒有說什麼，他自已卻以他買來的菜爲滿足，不想嘗一嘗這肉。然而吃過了這一餐，他卻就將他的小兒子到帶街上那女人聽不到的地方；在那邊一所房子的後面，他臂膀下夾了那孩子的頭，重重地打在那兩頰上，不肯因那孩子號叫着就住手。

「哪！哪！哪！」他噓着。「這是給賊骨頭受用的！」

然而他讓那孩子哭着回家去之後，卻心裏想着：

「我們總得回到本地去。」

十三

在這城市的繁榮所憑藉的貧窮的基礎中間，一日復一日，王龍生活着。雖有流溢於小菜場的食品；雖有飄揚着黃的，紅的，橘色的，鮮艷的綢旗，以廣告他們的貨色的綢緞店的市街；雖有穿緞子，穿絲絨的富人們，綢衣遮掩了皮膚，兩手像花一般，又軟又香，而且有着安閑的美的，肌肉嬌嫩的富人們；雖有迎合着這城市的繁華美的那一切，但在王龍過着生活的這部分，卻沒有足夠解除慢性的饑餓的食品，又沒有足夠遮掩瘦骨的衣服。

人們整日辛辛苦苦地焙製着富家的酒席上所用的麵包和糕餅；孩子們從天亮勞動到半夜，油污的，猙獰模樣的身子便照原樣睡在貼地的草舖上，到次日再搖搖擺擺地走到灶邊去；而給他們的錢呢，還不夠買一塊他們給人家做的好麵包。男男女女辛辛苦苦地裁剪着冬天穿的厚實的毛皮，春天穿的輕軟的毛皮，以及繡花的綢緞，給吃着小菜場上的時鮮的人們，縫製華麗的袍褂，而他們自己呢，抓一塊粗藍布，急忙地縫攏來，遮掩他們的裸體。

在那些爲別人的享受而勞動的人們中間，過着生活的王龍聽到了種種希奇的事情，對於這些，他是不大注意的。老的和女的，大概是對人家不說什麼話的。花白鬍子的拉了人力車，推了裝煤和柴的獨輪車往麵包作，往華麗的大房子去，當他們在石子路上拉着拖着沈重的裝貨的塌車時，他們的背部用勁到綻起筋肉來，像繩子一般。他們將他們的稀少的食品吃的很節省，他們晚上短促地睡一覺就算數，他們沈默着。他們的臉孔，好像阿蘭的臉孔，呆沈沈的，隱着不做聲的。誰都不知道他們心裏怎麼樣。如果他們說話了，那說起的不是吃的東西，就是銅板。洋錢這個名兒落到他們嘴唇邊的時候是稀罕的，因爲洋錢到他們手裏的時候就稀罕。

在休息的時候，他們的臉肉歪扭着，彷彿生着氣似的，其實這並不是生着氣。那使他們的上嘴唇掀起來，露着牙齒，變成猙獰模樣的，是好多年來在過重的擔負上的用力，而且這種勞動在他們的眼邊和嘴邊的肌肉上也放了深深的皺紋了。他們是怎麼模樣的人，他們自己全不明白。他們中間的一個，有一回，在路上裝載着傢具的塌車上的一面鏡子裏曾經看見了自己，便嚷道，「那邊一個醜相的人哪！」待到人家高聲笑着他的時候，他還不知道他們笑着什麼，趕忙四面看一看，自己可觸犯了什麼人，便苦痛地微笑起來了。

在王龍的棚的周圍，成着一簇一簇的，他們住着的小小的棚的家裏，女人們縫着破布，給她們連串地生育着的兒女做遮蓋的東西，她們從農家的田地上攫幾株菜，從雜糧的市上偷幾把米，整年在山邊爬拾柴草；一到收穫的時候，她們便像家禽似的跟了割稻的人們走，她們的眼睛忒楞楞地尋看着凡有落下來的穀粒和稻草。孩子們也在這些棚舍裏過日子；他們生的生，死的死，一個死掉了，又是一個生出來，直生得爹和娘都不知道生了幾個，死了幾個，而且因爲只將他們當作要養的家口的緣故，差不多連幾個活着也沒有知道。

這些男的，女的，和小的，出入於小菜場和布舖子，漂泊於靠着城市邊頭的鄉郊，男的爲了三五個銅板做着各種各樣的苦工，女的和小的偷着，討着，並且攫着；王龍和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們便在他們的中間。

老頭子們和老婆子們安心過着他們當前的生活。然而男孩子們長到什麼年紀，他們老還未老，卻也不好算是小孩子了的時候卻到了，於是他們起了不滿足的心情。在年青人中間，有着談話，有着憤怒的，激昂的談話。待到後來他們做了成年人，娶了親，而他們心裏充滿了增多起來的憂愁的時候，他們那散漫着的青春的怒火，收斂起來，成爲痛烈的失望，成爲深刻到不能僅僅用話語來表達的反感了。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一輩子比牲畜還苦惱地勞動着，爲的只不過是裝不飽肚子的些許東西。有一晚王龍正傾聽着這樣的談話時，第一次聽到了他們一排排的棚舍所貼住的大牆那一邊的情形。

是在初有春天再來的兆頭的那殘冬時期的一天的盡頭。棚舍旁邊的地上因有溶着的雪，還滿是泥濘，水流進到棚屋裏，這纔每家是到各處尋找了幾塊磚頭，在那上面睡覺的，然而，既有潮濕的泥土的不適，這晚上，空中還起了軟洋洋的和煦，這和煦使王龍感到了非常的不安，因此，他吃過了飯，不能照他往常的樣子，就睡覺，卻走出到街邊，在那里閑立一會。

那邊，他的老爹現在坐在他盤了腿，靠了牆坐慣的地方，他帶了一隻盛食物的碗來，在那里嚥，原來孩子們一吵鬧，棚舍裏就嘈雜得不成樣了。那老頭子一手捏了阿蘭從她的腰帶上撕下來的布的圈索的兩端，在這圈索裏，女小囝搖搖擺擺地走着不跌。他這樣子照顧着這小囝，過他的日子，這小囝對於自己當娘討飯時須得偎在娘胸頭這一件事，現在是漸漸有些反抗了。不但如此，阿蘭又復懷了身孕，這較大的小囝擱在她肚腹上，那壓力也是怪難受的。

王龍瞪着眼看這小囝跌倒去，爬起來，再跌倒去，而老頭子拉住着圈索的兩端。他這樣站着時，臉上感到了晚風的和煦，而心中湧起了對於他的田野的深切的懷想。

「在這樣的日子，」他對他的爹高聲說，「田上照常翻一翻土種麥了。」

「哦，」老頭子沈着地說，「我知道你的念頭了。我一輩子幾次三番像今年這樣逃過荒呢。我知道那些荒地裏是沒有種子，可以再來一作收成的。」

「但是你總同去的，爹。」

「有着田地嚜，」老頭子簡單地說。

哦！同去是要同去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王龍心裏這麼想。有田地在那里呢！那田地，浸潤了春雨，正擋在那里期待着他罷，他這麼想時，心裏充滿了欲望。他走回棚舍去，便對他的老婆粗聲說道：

「如果我有什麼好賣，我要賣掉牠，回到本地去。要不是有着老頭子，我們雖餓着也會走的。但是他和這個小小的孩子怎能走幾百里的路呢？你呢，又懷着身孕！」

阿蘭剛纔用些許的水洗着飯碗，現在她將碗堆在棚角，便從她蹲着的地方抬起頭來看他。

「除了這個女小囝，沒有一樣好賣的東西，」她緩緩地回答。

王龍呆了一會。

「現在，小囝我是不賣的！」他高聲說。

「我是被賣掉的，」她慢吞吞地回答，「我被賣到公館裏，我的爹娘這纔能夠回家去。」

「所以，你想賣這小囝罷？」

「照我一個人的心意，賣掉她還不如弄死她——我是吃過做了頭的苦的！但是死小囝換不了什麼。我為了你，肯賣這個女小囝——使你回得到本地去。」

「我不肯，」王龍堅決地說，「雖是我流落在這外邊地方。」但他又復出去之後，那不會無端地轉到的念頭，却引動他反對他的主意了。他看着那女小囝，在她的親父拋著的圈索的一端搖搖擺擺地走。她是大概靠着每天給她吃的東西生長起來的，雖然她還沒有說過話，可是當作養得不大當心的孩子看，也算得夠胖了。她那本來像老婆子的嘴唇微笑着，有些紅紅的。當他看着她時，她快活起來，便微笑了。

「如果她沒有偎在我的胸頭，那樣的笑過呢。」他忖着，「我也許會這麼幹的。」

過後，他又想着他的田地，於是他興奮地嚷道：

「我難道不會再見那田地的麼！雖是做着苦工；雖是討着飯，但今天我們吃過之飯，要幹些別的，總是沒有錢了。」

於是從那邊的昏黃中間，有一個粗大的聲音回答他：

「這樣的不止你一個。這城市上像你的有幾千幾萬。」

那人吸着一枝短短的竹烟管走過來了，這便是和王龍的棚舍只隔兩家的那戶人家的父親。他是在日間不大見得到的，因為他整日睡着，到夜纔去做拉着重貨車的苦工，那些貨車很笨大，在別的車子往來不絕的日間拉過街，是不方便的。然而天亮時候，王龍却也往往看見他，垂着他那結瘵塊的大肩胛，喘着氣回家來。王龍天亮出去拉人力車時，就這樣在路上碰着他，傍晚那人在做夜工之前往往走出來，和快要鑽到他們棚舍裏去睡覺的別的人們一同站着。

「哦，就這樣的永遠下去麼？」王龍淒苦地問。

那人就他的烟管吸了三口烟，向地上吐了一口痰。於是他說道：

「不，並不永遠這樣的。富的太富了，有富的辦法，窮的太窮了，也有窮的辦法的。去年冬天，我賣了兩個女兒纔捱過了，今年冬天，如果我的女人生的是女兒，我們再要賣。我只養着一個了頭胚——頂大的。其餘的，與其弄死，還是賣的好，雖然有的人家倒喜歡在女兒落地時候就將她弄死。這就是窮的太窮時候的辦法。富的太富了也有辦法的，如果我沒有弄錯呢，待我講給你聽罷，」他點點頭，用他的烟管桿子點着他們背後的牆。「那堵牆裏面，你可見識過？」

王龍呆看着，搖搖頭。那人接下去說道：

「我帶了我的一個了頭胚到那里去賣，我便看見那裏面的情形了。那所房子裏，洋錢怎樣的用進用出，我講給你聽，你不會相信的。我且說說看——那地方連傭人也用鑲銀的象牙筷子吃，連女傭也耳朵上掛的珍珠翡翠，鞋子上綴的珍珠，待到那鞋子沾了些許的污泥，或者有了你我不會叫牠裂縫的一道小裂縫，她們就將鞋子連珍珠一起丟掉了！」

那人就他的烟管起勁地抽了一陣，王龍張着嘴聽的出神了。照此說來，過了這牆，眞有這樣事！

「太富了是有辦法的，」那人說了之後，靜默了一會，便即彷彿沒有說過什麼似的，不經意地添說道：

「哦，再上工去，」於是走向夜色中間去了。

那晚上，王龍想着金銀珠寶就在自己的身子所靠住的這堵牆的那一邊，而自己的身子却裏在天天穿的這件破東西裏，原來那地方他沒有蓋的被，身子底下就只有一條擱在磚頭上的蓆子，於是他睡不着了。賣小囝的誘惑又復落到他心上，這纔他對自己說道：

「她賣到富家去，如果長起來標緻，討了老爺的喜歡呢，那就可以吃美味，戴珠寶了，也許她還是這麼辦的好罷。」然而他却又轉了一個念頭，「哦！如果我這麼辦呢，她是值不到和她一樣重的金銀的。即使賣了她的錢，使我們能夠回到本地了，那麼，再買起牛呀，桌子呀，牀呀，條櫈呀，來，還有那里來的錢？我賣了小囝，掉一塊地方去餓死，何苦呢？我們連放到田裏的種子也還沒有呢。」

於是，那人所說「富的太富了，是有辦法的」這句話裏的辦法，他一點沒有想到了。